

百年來。中國以不治治之聽其自生自育。未嘗不涵濡聖化於深山之中。一旦聞西人逼處。知將奪其利源。其喁喁內嚮之誠。至爲迫切。蓋英人進兵野人山地。及滇省近邊。不過在此三年之內。去年臣接滇商公稟。頗歸怨於騰越鎮廳之退讓。騰越鎮廳平日未諳洋務。又時時懼以起釁。獲戾倉卒爲敵所乘。措置失當。不免應之過柔。亦事理所必有。臣之與英分界實在英人占地之後。所以爭之更覺其難。然臣不敢不俯順輿情。扼要力爭。爭之不得。亦裨遠氓知我。聖朝并非棄之化外。實係時勢使然。至彼族與我爭地。動稱控制不易。冀相恫喝。彼乃得步進步。乘機侵占。臣是以明告英人。如野人山地歸中國。則撫綏彈壓。中國任之。自係責無旁貸。今中國所分昔馬之地。係一種開欽野人所居。又老界之內。亦有野人隨地散處。倘仍如承平之世。不加管理。萬一野人出境滋擾英人。英必以我不能守約。來相詰責。尤恐枝節叢生。相應請旨。敕下雲貴督臣。俟換約之後。查照約章。派撥得力練勇一二百人。進駐昔馬。替換英兵。以鞏邊防。兼可約束野人。俾就範圍。抑臣又觀西洋形勢。凡兩國接界之處。莫不明斥候。修礮台。造兵房。雖累世和好。而設備謹嚴。遂能彼此相安無事。雲南西南兩面。昔與揮人野人各種相接。所以台壘久圯。關堡不修。亦可無虞。侵

逼。今與西洋最強之國爲鄰。則如何整頓一新。如何規畫盡善。想督撫臣皆久練疆圻。公忠在抱。必有先事綢繆者矣。至各省綠營舊制。往往爲外人所輕視。以其用舊器而乏實用也。則又非酌練新軍。不足以隱銷外侮。臣之愚見如是。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陳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片

薛福成

再滇屬東南羈縻之境。以車里孟連兩土司爲最大。近年新設鎮邊直隸廳。撫理孟連北境。計此一廳兩土司之地。約可抵內省四五府。當臣與英人爭論野人山地之時。英外部以車里孟連曾經入貢緬甸。亦堅索兩土司。及新設一廳。作爲兩屬以相抵制。臣查會典及一統輿圖。車里孟連隸滇已久。鎮邊新設直隸廳同知一官。若忽改爲兩屬。尤屬無此體制。不得不儘力堅持。厥後外部遽自轉圜。願以全權仍歸中國。果使撫馭得宜。固守封域。可以支格英法暹羅三國之窺伺。而臨安普洱思茅元江諸府廳州。當皆恃以無虞。不意英事甫定。法謀又起。邇來法人迫脅暹羅。割其湄江東岸之地。而車里轄境之大半。亦在湄江以東。法人迭次以分界爲請。雖據聲稱并無侵占滇地之意。彼知英人饒舌於先。未必不思效尤於後。然英究僅有索問之

空言。并未獲絲毫之實利。臣今正與英廷互商條約。聲明車里全屬中國。與英毫無干涉。約章一定。不啻借英助我作證。法人素性畏強侮弱。彼聞中國與俄爭帕米爾。與英爭野人山。皆不遺餘力。倘竟知難而退。儘請分割界限。以杜爭端。則和平互商。自易辦理。不滋口實。不起風波。尤善之善者也。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車里界議

宋育仁

光緒二十年中英滇緬界約。其南一段在湄江左右。舊爲車里宣慰司所統十二孟

上司地。劃歸中國。英人稱爲江洪。

湄江至此名九龍江。車里司在其本城。稱九龍王。譯音呼九龍。如江洪故名。

附近江洪迄西南

角舊爲孟艮等土司地。劃歸英國。英人稱爲江場。

譯音亦作江鎮。

江洪江場之南一段地經

前使臣薛與英訂議。留爲甌脫。歸中國管轄。二十年七月中英換約。後英法各派員會勘江洪以南。留爲甌脫地段。英外部傳言法不認江洪歸中國。且言近與暹羅新立條約。江洪已歸法矣。更訊於法部。則言江洪歸中國如約。兩言皆不足信。細按此事始末疑義甚多。論其表。英與我爲好。法與我爲難。而察其裏。實英授我以難。而借我與法爲構。英收緬甸。固以護印度。窺西藏。而尤志在通雲南。故不惜代緬入貢。以款於我。法得越南。亦志在通滇。故當英得緬。與我議界。彼即兵入暹羅。掠黑江以西。

及湄江以東。郎布刺邦地與英競爭通滇之路。英國舊法相傳不與強敵接壤以避
近攻務與弱國為鄰。以便蠶食。如阿富汗土耳其皆以蔽俄之故極力保護尤不願與法連邊。法收暹羅。與英

緬逼近故當其未定。則英使數德中國。出保暹羅。及其既定。則議以湄江左右毗連

郎布刺邦之地歸中國。其南割屬英之江場。屬法之孟南。臨暹緬之交界。以為甌脫。

歸中國管理。甌脫字係中譯用古語代洋言其等不合言之甌脫空不居人謂甌脫洋文本以名獨當難於兩船倚泊其間縛繩為軸以距兩船相撞義為夾術甌脫居於無事夾術居于有事或且舊多誤會此英避近攻使蠶食之慣技。且暫借我以閔法之通滇而已。因以得專通滇

之利益。江洪八孟之在湄江之東。孟氏江之西者。居上游。與越南接壤。居下游。與暹

之郎布刺邦接壤。故十九年。我與英締約議成。法即以湄江上游左右。係越屬南掌

東浦寨故地。須補訂滇越界約為言。且言湄江下游左右。緬甸曾以歸暹羅。法使遂

於總署請立牌。以湄江東岸為界。英欲界南瓦江以限法。法欲界湄江以逼英。兩計

相持以甌脫為解。英計甌脫東止南瓦江歸中國為己利。法計甌脫并割車里。西至

湄江。迨議成而攘為己有。統觀始末。情節顯然。兩矢決射。而我先誤入彀中。避之不

能。其勢甚急。甌脫誠不必貪。車里必不可棄。車里即江洪江洪山半為法所侵佔。藉甌脫

為補苴。庶可東至孟瓦江。棄甌脫而車里之界。既不能全。且恐無從收束。如謀展緩。

暫罰不問。于英則無可解說。於法則無從推諉。湄江以東。我無遽讓與法之理。自當守滇甸之約。然法兵近屯郎布刺邦。慮其進兵掠地。不可不防。非數十兵設卡。能益於事。管見之愚。暹緬既爲兩國。有其勢交逼。早亦用兵。遲亦用兵。不如及此時出兵雲南。與江洪一帶土司相結。一面遣使責問暹羅。以冒認中國屬地。擅指與人之罪。示將用兵暹羅。一面照會法廷。請俟與暹羅事結。然後議界。告以中朝原不爭土地。特本我舊屬土司。須澈底分明。與暹理論。萬一以倭寇未平。不肯動兵。則一面照會英法。言二國界務。須根究緬甸暹羅。請俟詰明暹羅。再行勸界。一面遣使專問暹羅。與法新約。有無指江洪地歸法屬之事。因責朝貢。相機而行。暹京各省華民二百萬。重遭身稅。久望派員保護。今縱未能遽派駐紮。藉可察看機宜。以爲將來進止。非如此回翔。不能藉緩界議。失此機會。更不能過問暹羅。事屬英法使署。管見所及。不敢不陳。謹略圖該處地勢。指實情形。以備采擇。

附圖

盤南境瀾滄江



黑江以東為越南。湄江以西為緬甸。湄江以南為暹羅。英欲掠地至黑江不能。則議以孟瓦江限法。法欲掠地至湄江不能。則藉口越暹舊屬。緣兩界西踰孟瓦江。侵割江洪。兩相持。始議以甌脫。西起湄江。東至孟瓦江。為收束。

中美會訂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

大清國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大美國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十七號。續訂條約。曾限制華工赴美。嗣因華工在美國境內。迭遭苛虐。慮損邦交。中國政府欲自禁華工出境。來至美國。茲兩國政府願合力辦理。禁止來美華工。並多方顧全邦交。互立約款。彼此加意保護此國境內之彼國人民。是以 大清國 大皇帝特簡欽差出使美國全權大臣太常寺少卿楊 大美國 大總理璽天德特簡外部全權大臣葛禮山。各將所奉議約之據。公同校閱明白。現將會訂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茲彼此議定。以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計限十年爲期。除以下約款所載外。禁止華工前往美國。

第二款

寓美華工。或有父母正妻兒女。或有產業值銀一千元。或有經手帳目一千元未清。而欲自美回華。由華回美者。不入第一款限禁之例。但華工於未離美境之前。須先在離境口岸。詳結縷列名下眷屬產業帳目各情。報明該處稅務司。以備回美之據。

該稅務司須遵現時之例。或自後所定之例。發給該華工。按此約章。應得回美執照。但所立之例不得與此約款相悖。倘查出所報各情屬僞。則該執照所准回寓美國之權利盡失。又例准回美之權例。限以一年為期。以離美之日起計。倘因疾病。或別有要事。不能在限期內回美。則可再展一年之期。但該華工須將緣由稟報離境口岸中國領事官。給與憑批為妥據。以期取信於該華工登岸處之稅務司。該華工如不在稅關呈驗回美執照。無論其由陸路水路回美。均不准入境。

第三款

此約所定限制章程。專為華工而設。不與官員傳教學習貿易游歷諸華人等。現時享受來寓美國利益。有所妨礙。此項華人。倘欲自行申明。例准來美之利益。可將中國官員。或出口處他國官員。所給執照。並經出口處美國公使。或領事官。簽名者呈驗。作為以上所敘例准來美之據。茲又議允華工來往他國。仍准假道美境。惟須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以杜弊端。

第四款

查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即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十七號。中美在北京所立華

人來美續約。第三款本已敘明。茲復會訂在美華工。或別項華人。無論常居或暫居。爲保護其身命財產起見。除不准入美國籍外。其餘應得盡享美國律例所准之利益。與待各國人最優者一體相待無異。茲美國政府仍允按照續約第三款所訂盡用權力保護在美華人身命財產。

第五款

美國政府爲加意保護華工起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五號。美國議院定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三號。此例又經修改。凡在定例以前。所有美國境內。一切例准住美之華工。均須照例註冊。中國政府現聽美國辦理。美國政府亦應聽中國政府定立相類條例。凡一切美國粗細工人。商人亦如議院定例不計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均令註冊。概不收費。又美國政府允准自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於十二箇月內。將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之一切他項美國人民。包括教士在內之姓名年歲。行業居址。造冊報送中國政府。以後每歲冊報一次。惟美國公使人員。或一切奉公官員。在中國駐紮。或游歷。及其隨從雇用人等。不入此款。

第六款

此約彼此互須遵守。以十年爲期。敬候 大清國 大皇帝 大美國 大伯
理璽天德批准互換之日起計。至限期屆滿。倘於六個月前。彼此並不將停止限禁
之意。行文知照。則限禁再展十年爲期。

光緒二十年二月 十一 日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上北洋李伯相書光緒二十年

汪豫源滙生

竊維倭奴諭盟肇毀。侵佔我藩屬。攻取我要區。其欲甚奪。勢不可遏。各國安於緘默。
不肯出爲排解。迨今陰請聯和。應承者鮮。美國雖允爲作說。止傳言語。並未折衷源
論。設法勸息干戈。由此觀之。各國外場似與我和。其實不關休戚。其故何也。蓋倭人
於駐彼邦之各國使臣參贊領事隨員。互相往來。交深誼篤。而我與駐華之公使等。
除公事會議外。頗有非我族類。不可與居之意。即我國所派使臣。駐紮各邦。莫不亦
然。斯名爲聯交。而其實非也。其膜視我者在此。矧駐紮西京之公使。不知該國語言
文字。其何能與執政之王公諸臣。及各縉紳促膝相談。言語隔闕。則情意難投洽矣。
西人議商公務。最忌旁人竊聽。以防洩漏。若我國使臣等與之來往。必借繙譯方能

談論。繙譯者有洋文甚解。而華文膜外。有犯忌諱之言。而未敢逐句發明。不免遇事將就。只顧目前敷衍。此通病也。小事尚可。大事則有坐失之機。且憑繙譯傳言。本西人所不欲。我強欲之。而西人肺腑。往往不吐。嘗見泰西各國。遇有緊要事件。特派大臣馳往該國會商。不由駐紮之公使議之。已數見矣。同治六年。我國家特命蒲安臣志剛孫家穀赴歐美等邦。面晤廷臣。聯絡聲氣。惜蒲安臣半途卽世。志剛孫家穀不諳西語。遂至回華。此不拘駐紮使臣。而另派能員之成案也。今倭奴勢逼矣。時局棘手矣。祇有二則。或可解圍。一則朝廷簡派一二熟悉泰西語言文字風土人情之能臣。輕輿減從。游歷歐美諸大國。締交秉政之臣。陳說倭人利害。彼以彈丸之國。敢背公法。以小欺大。以弱敵強。他時國勢大張。將效嬴秦兼併各國。窺其意說以詞。能動其心。則與之合從聯約。申之盟誓。一則簡選兼長中外才能之洋務大員。派入總署。許列於王大臣之次。授以尺寸之柄。專與西員相接。常時聯絡。交愈厚而義愈重。此中西一體也。便則聚談肺腑。且陳利害。務使彼心向我而關切我。不致袖手旁觀。或更使其電致彼廷。脅倭罷兵議和。此二則行之。北洋之圍可望解。而後外侮亦可聞消。總署公卿。非不知如此經營。惟均有別項要差。事務殷繁。恐未暇專於此耳。

時事多艱。不能不改絃易轍。變通辦理。若必拘守舊制。則其患伊於胡底。側觀大局。寢食俱廢。勉猷芻蕘。二則。是否有當。恭呈鈞誨。伏候采擇。

甲午十一月。金州旅順口岫巖廳海城縣先後失守。倭人犯我遼陽。奉天全省震

動。爰復上此書。寶軒誌

中外約表

傅雲龍

通商訂約。未始非春秋會盟載書意也。美利加洲人丁韞良。謂中國自有公法。亦豈無見云然耶。雖然。居今斷難泥古。與其議和戰於臨時。孰若講交鄰互市於平日之為愈。就目前言。與中國約者。凡十六國。巴西最後。而俄羅斯為最先。其約始康熙二十八年。距今二百有六年矣。未交而約。已約或更。海禁大開。梯航靡止。勿恃人之易約。而恃吾之可以立約於不敵。其庶乎。考時與人與事與地。述中外約表。

國

立約時

立約人

立約事

立約地

俄約一

康熙二十八年
西千六百八十九年

領待衛大臣索額圖等與
俄使費約七等

黑龍江和約六條

尼布楚

二

雍正五年九月十日
西千七百二十八年

理藩院尚書圖禮與俄官伊
立禮

恰克圖界約十一條

恰克圖

三 乾隆五十七年

西千七百九十二年

庫倫大臣與俄

恰克圖市約五條

四

咸豐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西千八百五十一年

伊犁將軍奕山參贊大臣
穆彥秦奏

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十
七條

五

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
西千八百五十八年

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東
總畢爾將軍岳福

愛璉和約三條

愛璉城

六

咸豐八年五月三日
西千八百五十八年伊云月一日

和約十二條

和約十二條

天津

七

十年十月二日
西千八百六十年諾雅卜爾月二日

倉場侍郎成琦與俄大臣

續約十五條

京

八

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西千八百六十一年

勘分東界約記

勘分東界約記

黑龍江

九

同治元年二月四日
西千八百六十三年

陸路通商章程廿一欸

陸路通商章程廿一欸

京

十

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

續增稅則

續增稅則

京

十一

同治三年九月七日
西千八百六十四年

勘辦西北界大臣明誼與
俄大臣維哈勞

勘分西北界約記十條塔
城

十二

八年三月十六日
西千八百六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廿二欸

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廿二欸

京

十三

年同

立界大臣奎昌與俄立界
大臣巴布闊福

科布多界約三條

十四

同治九年
西千八百七十一年

立界大臣奎昌與俄大臣
穆爾木策傳

塔爾巴哈臺界約三條

十五 同

烏里雅蘇臺大臣榮全
與俄臣

十六 光緒七年 西千八百八十一年

改訂條約廿條後附專條又通商章程十七條附卡倫單

英約一 道光廿二年七月廿四日 西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

舊立和約十三條 江甯

二 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 西千八百五十八年六月廿六日

新約五十六款附專條 天津

三 年同

稅則暨通商章程十款 上海

四 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 西千八百六十年十月廿四日

續約九款 京

五 光緒二年七月廿四日 西千八百七十六年

會議三款附專條 烟臺

噶喇 道光廿七年二月四日 西千八百四十七年三月

和約三十三款 廣東

美約一 咸豐八年五月八日 西千八百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和約三十款 天津

二 咸豐八年十月三日 西十一月八日

稅則暨通商章程十款 上海

三 同治七年六月九日 西千八百六十八年七月廿八日

續約八條 京華 盛頓

四 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 西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續約四款附條四款 京

法約一 咸豐八年 西千八百五十八年

二 年同

三 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 西千八百六十年十月廿五日 同治四年八月

四 西千八百六十五年 光緒十五年四月

五 西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 咸豐十一年七月廿八日 西千八百六十一年

布 德約一 光緒六年二月廿一日 西千八百八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七月十六日 西八月廿一日

德約二 同治二年五月廿八日 西千八百六十三年七月三十日

丹 德約三 同治二年八月廿四日 西千八百六十三年九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荷蘭約 同治三年九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日斯約一 同治三年九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尼亞 同治三年九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二 同治三年九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西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和約四十二款補章六款 天津

稅則暨通商章十款附款 上海

續約十款 京

更定商船完納船鈔章 天津

會訂越南新約十款 天津

德國續約十款善後章程九款 京

德國換續約展限憑單一

和約五十五款稅則通商章程九款

和約十六款附另款

和約五十二款附專款

換約文憑一

三 九緒三年十月十三日西千
八百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七

比約 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西千
八百六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義約 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西千
八百六十六年十月廿六日

粵約 同治八年七月廿六日 西
千八百六十九年九月二日

日 同治十年七月廿九日
本約一 日本明治四年七月廿九日

二 光緒十一年三月
日本明治十八年四月

三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廿三日
明治廿八年四月十七日

秘魯約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西
千八百七十四年六月廿六

巴西約 光緒七年八月十一日西千
八百八十一年十月三日

長江通商 咸豐十一年九月
章程一 西千八百八十一年

二 同治元年九月
西千八百六十二年

古巴華工條款十六

和約四十七款稅則通商章程

九款 和約五十五款稅則通商章程

九款 和約四十五款稅則通商章程九

款 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三十三

款中國日本海關稅則

天津會議專款三條 天津

十一款 馬關

會議專條暨和約十九

和約十七款 天津

通商各口章程五款

通商統章七款

近年各約尚須廣續別表實軒注

中日議訂商約往來照會說帖八則 緒廿二年

大清欽命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尙書銜戶部左侍郎張。爲照會事。照得現訂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日本臣民。應得優待利益。均經詳載。惟中國商民如何辦法。屢經商論。貴大臣以按照歐洲條約。並無華民在外國一律優待之條。本大臣舉與國條約相證。貴大臣以與國路遠。華民足跡不到。故與國肯註於約。惟本大臣重覈馬關條款。有此次商約。以歐洲各國條約爲本。美國本有一律優待之約。貴大臣謂美非歐洲。似也。然則奧斯馬加。非歐洲帝國乎。貴大臣若按照馬關約辦理。以歐洲各國約章爲本。則與國之約。不能抹煞不算。貴大臣屢言貴國家無不優待華人。但不必分註約內。貴大臣言必有信。本大臣深加敬佩。現在約款大致已具。惟中國商民商船往來貴國者。貴國究何以處之。尙祈貴大臣查照歷次會議問答。迅賜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男爵林。爲照復事。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接准照稱。現在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大致已具。惟中國商民商船往來者。貴國究何以處之等

因前來。案查歷次會議問答。貴大臣屢以優待華人一節爲言。而本爵大臣不肯分註約內者。我國近與歐美各國更改條約。數年之內。應開通國。俾各該國人往來居住。從事生業。此次中約內。若將優待華人一節。一經分註。屆時不可不照美各國人應得優例。一律辦理。顧觀貴國未開通國。日本臣民。除在通商口岸居住。從事生業外。其往來內地者。亦爲條約所限制。不甚自便。彼此所享。大形輕重。且貴國曩與別國訂立通商條約。雖有華民應得按照相待最優之國一律相待之條。後因於該國內之利益。有所妨礙。或與該國內或該國內一處地方之平安。有所妨礙。該國終立限制之條。貴大臣當能記憶也。若夫奧國。華人稀到。所有條約。未可比照而論。以上情節。本爵大臣屢與貴大臣會議。業已面告一切矣。至其將貴國商民商船應如何辦理之處。苟非於國內之利益平安有所妨礙。我政府務期公允而昭睦誼。須至照復者。右照會大清欽差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尙書銜戶部左侍郎張。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清欽命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尙書銜戶部左侍郎張。爲照會事。案查馬關約第八款內開。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各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

省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通商行船條約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爲贖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軍隊等語。兩國自應照依辦理。今第一第二兩次賠款業經如期交清。通商行船條約已經本大臣與貴大臣逐款議定。於六月十一日署名蓋印訂期。至遲不逾三個月。在北京互換。一俟此次通商行船條約互換後。中國政府自可與日本政府妥商贖款及息如何交收。以便撤回駐威海軍隊。此係按照馬關約辦理。應及備文照會貴大臣查照。並祈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男爵林。爲照覆事。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接准照稱此次通商行船條約互換後。中國自可與日本政府妥商贖款及息如何交收。以便撤回駐威海軍隊等因前來。案查此層其應如何辦理之處。馬關條約載有明文。除遵照外。本爵大臣似勿庸贅一辭。須至照覆者。右照會大清欽差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尙書銜戶部左侍郎張。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男爵林。爲照會事。本日經署名蓋印之日。通商行船條約

第九款內開。凡各貨物。日本臣民運進中國。或由日本運進中國者。又日本臣民由中國運出口。或由中國運往日本者。均照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各稅則。及稅則章程辦理等語。所有日本參。應按照美國參稅則一律辦理。特此聲明。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欽清差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尙書銜戶部左侍郎張。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清欽差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尙書銜戶部左侍郎張。爲照覆事。頃接來文內開。本日經署名蓋印之通商行船條約。第九款內開。凡各貨物。日本臣民運進中國。或由日本運進中國者。又日本臣民。由中國運出口。或由中國運往日本者。均照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各稅則。及稅則章程辦理等語。所有日本參。應按照美國參稅則一律辦理等語。披閱之餘。本大臣並無異議。特此備文聲明可也。須至照覆者。右照會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林大臣說帖。自去冬十二月二十九號開議商約。將閱半年。尙無成議。按馬關條約。日本臣民僑寓中國。已得按照相待最優之

國臣民一律相待。是則商約不定。於日人固無窒礙。此顯而易見者也。然商約未定。究非有裨於兩國睦誼。本大臣深懷此義。極願此約從速議成。故於前交李大臣原稿之中。曾酌改大半。滿謂必邀允諾。不料貴大臣重加刪駁。至爲歉然。本大臣素願以和衷共事。終始不渝。茲再就來稿細加酌量。再三商議。審時度勢。本國家能許讓者。本大臣於此次改稿。一一允許。若如此將就。仍復見駁。本大臣即萬無再讓之處。惟有堅持此次擬稿。必至罷議而後已矣。此約成否在此一稿。維貴大臣實圖利之。至日本臣民在中國機器造貨。免稅抽釐一節。馬關條約。既准日人機器製造。若尙須徵收釐稅。斷無不提及之理。蓋收稅者。即與機器製造原意權利背棄也。是馬關約第六款。應照本國家所立見解。乃爲妥協。但審貴大臣詞意。貴國家於此一節。見解迥殊。此時既無從解釋。本大臣擬將此節。於新約內不提。一俟起有專案。即按馬關約。應如何譯解辦理。若貴大臣仍復堅持不允。深恐此約成議無期。爾時中國國家及中國臣民在日本者。既無條約之權利。自必諸多窒礙。望細思之。至馬關約所載字句詞意。遲早總當商議辨解。則候案另商。於中國似尙無礙。若區區以抽稅一層。與此約合辦。則商約恐難成議。利害相形。尙望裁奪。不勝切盼之至。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覆日本林大臣說帖。四月二十六日貴大臣送來說帖。並續改約稿。閱悉一切。貴大臣謂商約自去冬十二月二十九號。卽中歷十一月十四日。由李中堂開議。將閱半載。惟本大臣奉命接辦。始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與貴大臣會議。本大臣日行公事。本極繁重。早荷貴大臣涵鑒。此次約稿。又最緊要。條目紛如。既不敢輕率從事。自難倉卒告成。疊次會議。逐款詳論。煩徵博引。筆舌並勞。固非託故延宕。當亦貴大臣所鑒諒也。茲幸彼此相讓。再三酌改。僅逾三月。大致已具。亦不得謂之遲緩矣。至在中國機器製造貨物徵收稅項一節。本大臣屢次與貴大臣面晤。和衷商議。以期妥善。今閱台牘。貴國仍執前議。必欲別開另商。意者本大臣歷次面談。尙有未能詳盡者乎。查馬關條約。祇言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耳。至製造貨離廠等稅。應否豁免。一字未提。如果可以免徵。斷無不提及之理。既不提及。其爲應徵自無疑義。且中國係自主之國。原可任便。安定公平章程。徵收稅項。若慮中國將製造貨稅加重苛徵。使製造之權利。化爲烏有。無乃以不公不平相待乎。中國應徵製造貨之離廠稅。不過以抵所失洋貨之進口稅。於就貨抽稅之間。仍寓恤商惠工之意。貴大臣擬將此款於新

約內不提。又以馬關條約字句詞意。遲早總當商議辨解。於中國無礙。若區區以抽稅一層。與此約合辦。則商約恐難成議。具級貴大臣和平忠亮之雅。惟是事關國課。義重國權。條約中既未讓去。然則中國分內所應爲之事。貴國政府當不見怪也。各國商情所繫。有以徵稅爲損者。亦有以不徵稅爲損者。統俟晤教縷言之。詳閱此次改稿。已較前稿通融。此中仍有數款。尙須面商。方能定議。擬請貴大臣於本月十五日以後。何日得暇。酌定准期。以便會議可也。

中俄專約

大清國大皇帝以中日交戰之後。曾得大俄國大皇帝竭力協助之益。今欲使兩國邊界各處彼此來往。及兩國商務。辦至互有益處。應派員商議各事。以固兩國邦交。大清國大皇帝爲此特簡王大臣兵部各堂官原文如此爲全權大臣。與大俄國駐紮北京。特命全權大臣甘雪尼伯。在北京議定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接至中國東三省。冀便兩國往來運貨。并固水陸各防。又訂中國應予俄國格外利益。以報俄國說合交還遼東及遼東附屬之德。

一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即將告成。中國約准俄國。將其鐵路接至中國境內。一路由

俄國海參崴口。接至中國吉林省之琿春。復由琿春向西北接至吉林省。又一路由西伯利亞不論何城車站起。至黑龍江之艾瑋。由艾瑋向西南至齊齊哈爾。再由齊齊哈爾至吉林之伯都訥向東南至吉林省止。

二俄國造至中國黑龍江及吉林省內之鐵路。所需費用。概由俄國籌付。其鐵路章程及造法。概由俄國定奪。中國不必過問。所造鐵路。歸俄國一手經理。三十年期滿之後。將該鐵路從實估價。連火車機器廠及車站一切。准中國籌款贖回。其贖回該鐵路章程。屆時再行商議。

三中國現有鐵路一條。擬自山海關通至奉天省。再由奉天省接至吉林省。此路將來中國如無力建築。應准俄國籌款。代中國自吉林省起造。十年後准中國贖回。至該鐵路所經之處。俄仍照中原經丈勘各處建築。自吉林起至奉天牛莊等處止。

四中國將造之鐵路。自奉天至山海關。至開平。至金州。至旅順。至大連灣。及其各附屬。均應照俄國鐵路章程辦理。俾得利便兩國往來商務。

五俄國將造至中國境內之鐵路。沿途所經各處。均須照常由該處地方文武官一

律保護。所有在車站俄國文武各員。以及火車機匠工匠。尤須格外照料。週到。惟該鐵路所經之處。大半係荒僻之地。居人稀少。華官未能保護常週。應准俄國派馬隊步兵。在於各緊要車站駐紮。以便妥保鐵路產業。

六以上鐵路。載至兩國進出口貨。須還關稅。應照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訂定通商約內所載兩國陸地貿易章程辦理。

七中國向例禁人開挖黑龍江吉林省及長白山等礦。今本約經朝廷畫押之後。中俄人民。均准開挖該處各礦。惟須先稟明地方官。由地方官按照中國開礦章程。發給護照。方可開辦。

八中國東三省雖設有練軍。洋操兵隊。而該省陸軍。大半仍守舊法。將來中國若欲照西法整頓該省兵制。准延俄國合宜兵官。爲之訓練。其章程應以現在兩江所延德國兵官辦法爲本。

九俄國在亞洲。向無永不封河終年常通之海口。一旦該洲忽有軍務。俄國東海及太平洋水師。自難來去自由。一無阻礙。中國洞悉此情。願將山東省之膠州口暫租與俄。租期以十五年爲限。期滿之後。俄國駐守該處時所造營房棧房機器廠

船塢。應由中國購回。倘俄國並無兵事可慮。俄不遽據該口。亦不駐守該口。最要各處。以免他國疑忌。至俄國應付租價數目。將來另議附約。

十 旅順之遼東灣及大連灣。及其附屬。均係用兵緊要之地。中國亟宜設防。並修理礮臺一切。庶幾預備不虞。俄國尤應竭力幫同中國防守該兩口。並不准各國侵割。中國亦不得將該兩口割與他國。倘將來俄國與他國有事。爲勢所迫。需用該口。中國約准俄國暫將水陸各軍駐泊該口內。俾俄國易於攻敵。並便於保守。

十一 俄國倘無兵事可慮。旅順大連灣等口。政事一切。概歸中國管理。俄國不得稍有干係。惟訂造東三省鐵路。及開挖該省各礦。一俟本約經朝廷畫押之後。如有與造路開礦有干涉之人情願。即可開辦。俄國文武官商。不論在何處。指所訂各省言來往。地方官應給予保護利益。沿途亦不得阻擋。致有耽延。

十二 本約經兩國皇帝畫押之後。約中所訂各款。應即施行。除所訂辦理旅順大連灣及膠州三口各款外。餘應彼此頒示各地方官遵照。至換約之地。應在何處。日後再定。惟換約日期。須在六個月之內。此次所訂之約。由兩國全權大臣議定。用中俄法三國文字書寫。彼此署名蓋印之後。每文兩國各存一分。文中旨義。業經

公同校對無誤。將來如有辨論之處。應以法文爲正。

按此約系錄西人稿語意字面悉照原文譯出。不敢有所增損。與別稿稍有

異同。總署密牘。無從校正。吁聚六州之鐵。不能鑄此錯也。寶軒註

請酌定寶星式樣疏

總理衙門

竊臣衙門於光緒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定寶星章程。奉旨依議。欽此。歷屆欽遵辦理。嗣於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復奏請將頭等第二第三寶星。頒給限制。立案聲明。奉硃批依議。欽此。近日邦交益密。往來贈答。事類繁多。上而列國君主之周旋。下及貴戚臣工之頒賜。典儀所在。義貴精詳。寶星取象列星。外國製造。多爲光芒森射之形。以顯昭明而彰華貴。中國舊式。形方且重。與內地功牌相近。外人往往以艱於佩用。似無以達彼嚮風拜寵之忱。臣鴻章奉使歐洲。於請旨頒給洋員寶星案內。曾將應行釐定情形。附片陳明在案。現臣等公同酌議。嗣後寶星式樣。應請量與變通。參酌歐洲各大國通行式樣。加以星芒。改定形模。精工鑄造。藉示恩榮。其名曰藻飾鑿刻。一切均照舊章。其鑄造事宜。擬選募津滬良工。範以銀模。俾臻精美。其大小佩帶。均無庸加繡龍形。似此斟酌變通。其於樽俎雍容。頗爲宜稱。亦慎固邦

交之一道謹將新擬寶星式樣繪圖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卽由臣衙門遵照改定。照會各國使臣暨知照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出使 臣 遵照辦理是否有當。伏候 聖覽訓示遵行謹奏。奉 硃批依議。圖留中欽此。

天津議訂英國新拓租界章程

天津海大道以西之地。向爲中國人民所居。與租界本不毗連。近因英國在道西租地八百畝。上下建蓋房屋。英領事官欲修築馬路清除污穢。經商道稟 北洋大臣王。允准除海大道外議定界址。東至海道西圍牆。北自舊租界道口。迤西直至圍牆南。至營門迤斜至英講堂爲止。四止之內統歸英官經理。更由關道飭派租界委員。加添武弁就近照料一切。除 道憲業經出示曉諭外。謹將議定章程錄于後。

第一條。華人有之地。口係華人產業。然須遵守工部局章程。界內遇有行止不端。或 守 禁 等准英口巡捕拘拿送交租界委員。轉送關道懲辦。不得經交捕房管押。其清除污穢開通溝渠等事。專歸英官經理。並禁止停棺埋葬。原有坐地。有願遷讓者。應由中英官妥商善法遷移。自行修理整潔。

第二條。界內所有娼寮賭館。及不守規矩。傷風敗俗房舍。應由中英官員。妥商善法。

限期一律封閉。

第三條所有界內擬開馬路地位方向。將來一一標明。繪具圖說。送交華官。會商辦理。出示曉諭。自示之後。此項馬路之土。不許建造房屋。將來租地造路。如必須兩國官員會同定價者。仍按照附近地畝時價。給付業主。

第四條自示後所有華人土房與污穢房屋。若仍係自己產業。願租與洋人者。憑公給價。其未經租與洋人者。限三年之內。一律拆去。不願拆者。須按照英國章程修好。

第五條三年之後中國業主有家資者。須捐資以供修治道路等費。遇有公議事件。亦可一體隨衆會議。所有章程。應候兩國官員商定。

第六條所有水坑地爲華人產業者。務須一律填滿。如無力自填。須與英官憑公給價自行墊築。

第七條自示之後。凡界內居民。買賣地畝。須赴英領事署報明。賣與何人。三年之內。不收費用。

第八條海大道爲中國人民自經之路。將來英國修造房屋。務須寬留街道。華人俱

不得侵佔。以便車馬往來。

第九條海光寺製造局搬運物料車輛應照舊行走。

拿犯章程凡華人住在新地者為數尚多。俱由天津道或天津縣出票派役拘拿。領事官亦不追問根由。即飭會巡捕。不得干預攔阻。嗣後隨事設立章程。遇有與華人干涉者。應由中英官員會商之後。始行諭飭遵守。三年之後。界內之地如盡為洋人所租。所有新地章程。如有與華人交涉。屆期公同再議。

義秘交犯專條

番禺黎 焘譯

大秘國大伯爵理璽天德。大義國大皇帝。願將兩國所有逃犯。彼此互為緝拿。交其本國。是以特派全權大臣。同定專條以資永守。

秘國外部大臣羅。義國代辦大臣伊。今將所奉全權諭旨。互相較閱後。議定各條列下

第一條兩國王家。如遇秘國有逃犯往義國地方。或義國犯逃往秘國。均應互為緝拿。交其本國懲治。

第二條所交逃犯之法。止係違犯國律。果應入拿解者。乃得照辦。今將應解各罪名

列下。 弑父母者。 殺害小孩者。 殺人者。 用毒物害人者。 謀財害命者。 私娶二妻者。 搶劫者。 強姦者。 陰計害人者。 拐騙小孩者。 放火者。 結黨作亂者。 攔路劫奪者。 私鑄國寶者。 傷害國庫者。 假充國家憑據者。 假造銀票者。 假冒官諭者。 假充官差者。 假造印信及印花及信票者。 假造官告示者。 假造合約者。 假充證據者。 誣枉良民者。 私盜國庫者。 故意倒閉吞騙者。 在船謀反者。 故意弄壞車路電線及機器者。 海洋爲盜者。 以上均入拿解之例。

第三條所立交犯章程。止係指平民百姓而言。官家永不入拿解之內。所交之犯。係犯某罪被拿者。不能又加以別罪。及又責及前時所犯之罪。祇應照第二條章程辦理。該被拿之犯。無論已治罪與否。或此時置而不辦。限三個月內。不能加治以別罪。且限滿仍可任其復回原處。

第四條交犯之例。如遇該犯逃匿之國。查係犯罪過期。例免追究。過此限外。則原犯之國家。不得再追令拿交。各國例有不同。有係犯罪過期若干日。則免追究。

第五條立約兩國。斷未有將其本國人民。拿交別國懲治者。如果別國人在我國犯

罪。應照我國定例辦治。止要將該罪犯獲罪原由。報明彼國而已。

第六條。倘遇犯人先在本國犯罪後。又在彼國犯事。逃至我國者。按章自應拿解。但本國未有來文取問。則可將該犯拿解彼國。設兩國同日來文取犯。應按其在某國犯罪較重者。交歸某國。或遇兩國所犯罪名輕重。無相上下。又係同日來文者。應將該犯交歸本國。如先在善國後至美
國最後至秘之類

第七條。遇該犯在我國。先已犯有罪名。後遇其國來文追取者。應俟我國按律懲治後。方可拿交彼國。

第八條。該犯在逃匿之國。不論與某立有合約未滿等事。不得藉此阻撓。以爲不能拿解。

第九條。兩國遇有取犯之事。應先由駐紮公使。備文知照。將犯之罪名。及應治之罪狀。列明文內。並要該國審司判定之案卷。一併抄粘。以備查核。或將原卷抄送彼國外部。並將犯人之面貌證據。一齊照會。更爲周到。

第十條。如遇十分緊要大犯。防其聞風逃逸。則兩國可以變通辦理。彼此均從速先拿。此等緊急事情。交犯之國。不得延過四個月之外。

第十一條如係搶劫大犯。按例於拿解時。應將該犯所用搶劫之凶器。同時送交。設或該犯先已逃匿。及身故等情。又當別論。俟後搜捕到案。再行根查。

第十二條所有代拿及養犯之費項。俟將該犯解到彼國岸口。應由收犯之國。如數給還。

第十三條如兩國爲審犯重案。要往彼國詢取證供等件。應由駐紮公使。行文通知。或由大審司即如中國刑部備文知照亦可。但兩國之官。均須遵照條約辦理。

第十四條如遇重案。要取彼國證人赴審者。兩國王家。應互允所請。若該證人允肯親去作證。例應給予出口憑文。並予以川資。此項川資。應由遇事之國支發。但審問明白後。又不能以別事羈留。應令其即時回國。

第十五條爲審案內至要證人。與該犯對質者。或須別項證據。應先由駐紮公使處。行文通知。將該證人及紙張證據。寄往彼國。倘收到審定後。即須從速寄回銷案。該費用應照上條歸遇事之國支發。

第十六條不論義國人在秘國犯罪。或秘國人在義國犯罪。兩國王家。須將本國審案官所判之案情原由。互相通報。此件則由駐紮公使轉遞兩國王家。應隨時督令

所司秉公辦理。

第十七條自換約日起。兩相遵守十年。如到期六個月內。彼此均無通知轉換者。此約應再行十年。

第十八條兩國王家察驗後。即著兩國定律官。從速復驗。俾得兩國遵守。今先經兩國全權大臣簽押用印於利馬都城。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二十號。

秘總統批詞

大秘國總統爲批定事。查此專條。曾著我國議院。於本年正月三十日會議妥合。本總統操全國之權。理合再爲查驗。現查得其中各條。彼此實無相虧。爲此特用御筆玉璽。即著外部大臣遵照簽押可也。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解語

復閱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二十一號。義秘改訂交犯專條。雖妥合無訛。但念事不厭詳。尤以清楚明白爲貴。今將各條內稍有含混之語。再爲詳解。分晰於下。

一第二條內第一段所云違犯國律一語。即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所定律例而言。

二第二條內所具罪名有假冒官諭一語。即指國家收條而言。

三第二條內所云國庫一語。即指假冒太平糧單及國債單而言。

四第十四條內所云要別國人作證一節。該證人之國家。須給其憑照一紙。方免冒充。

利馬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二號 秘國外部何義國使臣伊押

公法重藏匿他國逃人之罰。故西國交犯。必另立專條。彼此國律相若。彼此即均有對待辦法。不問大小強弱。各國通例。皆如是也。中國通商之始。嘗於外情。又中

西律例懸異。此約遂未普定。南洋各島旅民累萬為英日葡德所屬宜另立專條惟中英和約第二十一條。附見

交犯一欸。僅為香港而設。寥寥之數語。其文曰。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照會英官嚴拿。查明實係罪犯交出等語。是則犯而離港。或雖在英船。而船已開往別

埠。皆不在此例明矣。又重之曰查明。曰實係。又不啻授英官以問擬之權。犯之應拿與否。若可由彼主之。如我以為重大罪犯。彼或矚犯者。一面之詞。反可以無罪

相貸。解免蔽護之弊。即緣此四字而生。十餘年來。積案累累。百索不得其一者。皆坐此失。無惑乎新加坡各埠之通為逋逃蔽也。去夏駐美使臣楊副憲。欲與美

部商訂交犯專款。冀杜流弊時。傳已攝使秘魯。因向外部鈔取此約。當時亦本英德成案。藻密慮周。防範至爲詳審。以國勢論。義爲強大。而約中所訂對待辦法。無差纒黍。則律相若也。黎君就公暇譯之。略加汰潤。旣爲呈諸上台。今出以刊示報端。因綴芻論如右。冀當事采覽焉。丁酉四月駐秘參贊謝希傳附識。

俄事轉禍爲福論

英人李提摩太

今夫燎原之火勢。起於一星。奔隄之水穴。成於一蟻。故平淡無奇之事。釀之卽爲意外之虞。纖細可舉之端。忽之卽爲非常之禍。古君子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誠謹之至也。况今者強鄰逼處。而顧可不交以道。接以禮乎。若俄皇子游歷各國。取道中華一舉。其關係誠非淺鮮矣。夫俄國皇子奉命游歷。所經各國之帝王。無不郊迎廷見。優禮有加。蓋敵體之國。禮固宜然也。乃側聞中國接待情形。竟與各國有大不同者。吾知中國禍患之興。當有不旋踵者矣。雖然。禍患之興。有輕有重。有大有小。若此之事。恐自通商以來。第一重大可危之機。其故維何。厥有三端。請先陳之。查中國從前與泰西各國啓釁之端。如廣東及天津各案。大半由開罪於西國之官民而已。夫開罪於官民。尙因之召禍。况儼然儲貳之尊乎。且俄爲

天下強國帶甲之士二三百萬。地球各國罕與比倫。今中國若竟與失和。強弱之勢顯有不敵。其極可危者一。中國從前凡與外洋各國開釁。當其初皆膠執不化。必欲從事於干戈。及至接戰以後。而中國無一次不失地。甚至蒙羞含垢。數十年來。無不皆然。倘再與俄有變端。恐干戈之禍。不能較輕於既往。其極可危者二。中國辦理各事。向來遲緩。往往事機已過。挽回不及。今俄皇子指日蒞臨。如本館知而不言。恐再過數日。即中國欲翻然改轍。而九州大錯。鑄鐵已成。雖悔何追。其極可危者三。凡此極可危之情形。皆由於俄皇子來華。中國不能仿照各國大例。接待如禮耳。是以接待果不如禮。則此番兵端之起。斷非昔年可比。倘竟能一旦破除積習。接待周至。既伸東道之情。復盡友邦之誼。非獨兵患可免。財物不耗。國體不失。且安知壇坫周旋。樽酒款洽。不從此交誼日深。遂成莫逆耶。况中國皇上及俄皇子。均春秋鼎盛。果能由此訂好。將來中俄接壤。玉帛永敦。相依唇齒。謂非一大助哉。再查西人自到華以來。所求者不過三事。一係通商開埠。為交易有無之計。一係會晤華官。為辦理交涉之事。一係使臣駐京。為互通君命之舉。此數者。中西皆有利益。並非有所偏私也。乃中國以有益之事。必欲出以干戈。故自道光年間。中英失好之始。直至破京都。失

越南皆緣此一人之見所誤耳。現俄國皇子來華。其接待未克如禮者。上既非

皇太后。皇上之本心。蓋皇太后垂簾聽政三十年中。均以修睦鄰國為事。

迨光緒十七年正月。皇上親政未久。即特旨令各國駐京大臣覲見。其亟欲和

輯之懷。天下臣民固莫不共仰。下亦非多年經辦交涉各事大臣之意。諸公老成謀

國。閱歷已深。斷不出此。其所以然者。仍誤於此一人之見耳。此一人者無他。乃無知

之人也。中國人於本國古今要事。未嘗不博覽旁通。但目前海禁大開。苟不悉五洲

之事。則仍與無知等。夫人至無知。則既往之害。本可不咎。目前之患。惟望早除。况

皇上獨具卓識。召見各國使臣。豈獨於俄之皇子。吝此一面耶。轉移之機。惟在

皇上之延之耳。所望中國及早圖之耳。總之近來自天子以至庶民。若不通五洲之

事。譬如警者獨居暗室。事事聽人主張。焉能獨宏遠識。令人欽服。故歐洲各國帝王。

未有不兼通鄰邦語言文字者。往往不遠千萬里。至他國延請名人。入為師傅。平日

博覽他國書籍報章。並不需人繙譯。故不出戶庭。而五洲要事。洞若觀火。此外各部

各省大員。即或不通他國語言文字。亦有繙譯者為之筆述。所以辦理各事。毫無扞

格之虞。近數百年來。泰西各國蒸蒸日上。職是故也。今中國果能及早變通。勤求西

學。上下一心。勿拘成例。自此以往。當不致再困於無知之手。遇事自有定見。將來情
款互通。鄰境之兵氛永息。災祲久免。民生之日用自舒。則富國強兵之道。當在指顧
間矣。蒙一介草茅。妄談大事。言之彷彿有罪。積之實歎於心。況目擊時艱。所關匪細。
倘猶默爾而息。殊乖踐土食毛之義。用特聊竭愚誠。以待軒輅之采。轉禍爲福。不禁
拭目俟之。

論朝鮮宜求中國保護

英人李提摩太

嘗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惡。形之外著。確乎
不易。此實衆目所共見。抑亦私心所自明也。卽小喻大。彼有國家者。何獨不然。夫萬
里提封之地。與彈丸黑子之區。形勢相侔。顯然共覩。若以蕞爾小邦。抗衡於大國。不
獨兵力單弱。戰守兩難。卽珠槃玉敦。揖讓聯歡。而悉索敝賦。以從事。亦徒見其民生
之日困矣。知此可與論今日之朝鮮。夫朝鮮自賓服中國以來。世守東藩。恪共自矢。
中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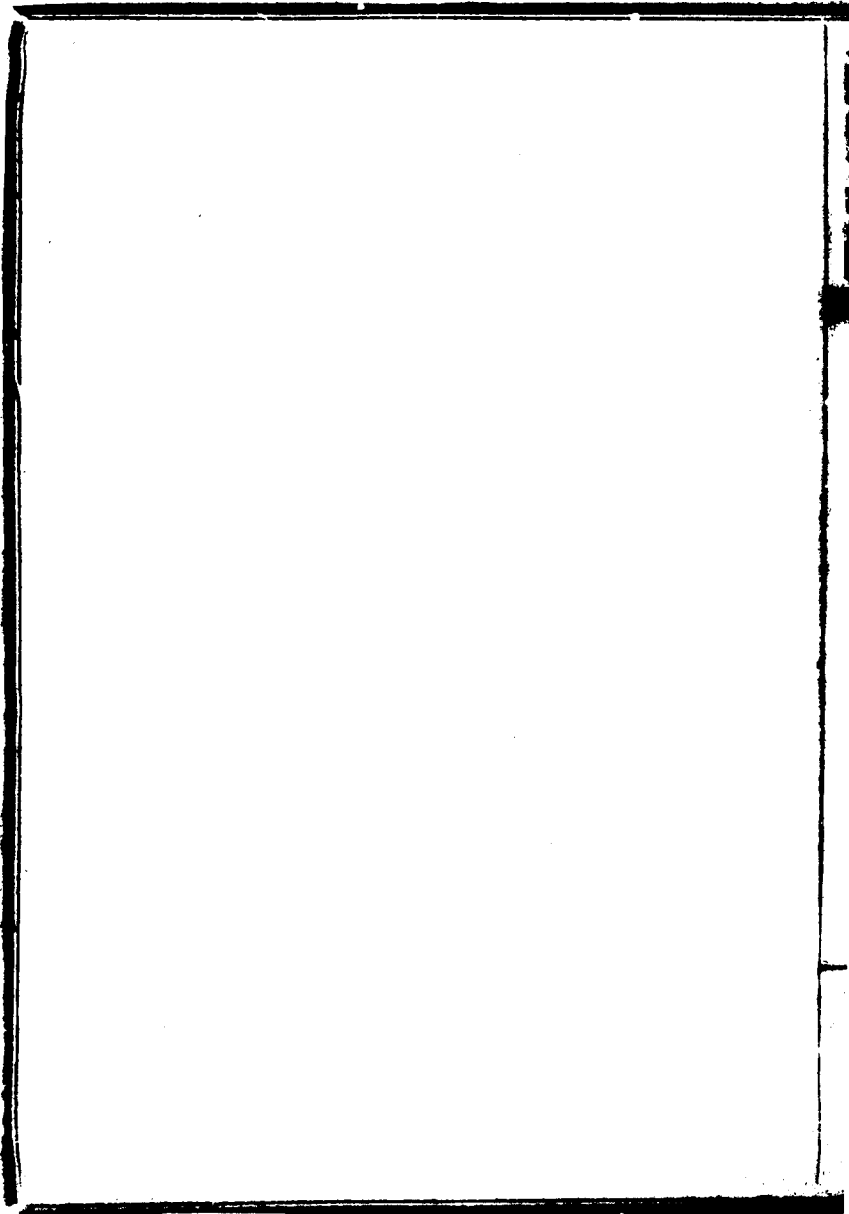
列祖

列宗。覆之如一家。歲飢則海運漕粟以賑之。討賊則

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且兩遭內亂。悉與戡平。厚澤深仁。蔑以加矣。顧該國東逼
於俄。南迫於日。而壤地褊小。財賦無多。所有水師陸營各軍。雖極力召募精練。若與

俄日相較。誠如卵石之不敵。固不特智者而後知也。近年海禁大弛。開仁川釜山元山三口。與日本及泰西諸邦通商往來。而五洲各大國。分遣大臣往駐高京。玉帛相通。禮宜報聘。但皇華載詠。雨雪往來。一切駐紮酬酢經費。所需甚鉅。區區小國。進款幾何。斷難有此舉動。識時務者爲俊傑。不務虛名。方免實禍。爲今日朝鮮計。自宜仿泰西之新法。乃策之上也。查泰西各國。其初地亦無多。迨至人材崛起。知國小勢弱。不足以禦外侮。因之會合推廣。愈久愈大。迹其治大國之法。則舊與新兩端。所謂舊法者。權勢統歸一人。各省不能自主。凡事皆須請命於國家。如俄羅斯日耳曼是也。所謂新法者。外事則悉聽國家定奪。內事則仍由各省自主。如近日之美國。前本十數小國相合而成。故又名曰合衆國。其新法凡與五洲各國往來交涉之事。皆國家定奪。倘屬內地風俗治化。仍係各管各省。雖國家亦不攙越過問。此外英國在五洲亦有極小者數處。除本地治化。仍由自主外。所有外國各事。亦全由英國國家定章辦理。近來聞風景慕。愈剛愈多。願此法不獨泰西爲然。推之蒙古西藏等處。雖爲中國屬土。亦僅齊其政。不易其俗。均與美英新法。大略相同。誠以國小力弱。不足與大國爭衡。惟有合併大國。聲勢聯絡。一經有事。不分畛域。協力拒守。非特強鄰之覬覦。從

此永杜。而偏隅之政治。亦足自安。鐘簷不驚。民人無恙。彼亦何故不樂而與人相合耶。況今朝鮮久荷 中朝覆幬之仁。世受 冊封。實與西藏蒙古無異。自應竭誠內附。求 中朝保護。凡與泰西各大國互市和約一切交涉。悉由中國代辦。如有外患。亦由中國派兵會同禦防。若中國有事。亦可遣兵助援。似此辦理。朝鮮既可省水師陸營無限兵費。又不須派使臣分駐各國。虛糜款項。徒受虧累。惟該國如願派人至五洲游歷。或另有善法。亦可照辦。總之朝鮮之於中國。非獨情誼如一家也。其土宇毗連。亦如一家之相依倚。不破除畛域。不足以保朝鮮。現在中國既開鐵路至東三省等處。似朝鮮亦應開鐵路。俾聲氣相通。無事則便商裕課。有事則調兵禦侮。唇齒相依。指臂相助。雖大敵當前。庸何懼乎。朝鮮自開海禁而後。豪傑之士。揣摩風尚。無不競談海務。以策自強。然能者所見略同。謹獻芻蕘。以俟採擇。



皇朝著艾文編卷五十八

交涉五

江都于寶軒麟莊輯

中俄訂約論

王 韜

細考中俄訂定密約情形。今已彰明較著。欲密無從。且不得仍謂之密者。其故有二。歐洲各報館大書特書。盡洩其中之底蘊。經今數月。俄廷絕不一辨。大異當初之彌縫掩飾。一也。是約也。昔則為金人之緘口。今則如陽春之有脚。漢文幾徧天下。盡人皆知。且中有數端。証以曠昔聞諸北京之語。一一吻合。益信上海字林報去秋所錄密約。即將華文逐條譯出。此為詳細妥適。二也。嗚呼。是約之成。皆出自俄使喀西呢一人之力。異日聲聞所播。直目之為喀西呢約可矣。若就中國論。李中堂自馬關訂約以還。匿跡銷聲。動招譏刺。各西國則曰。李中堂訂立此約。頗具智謀。而表忠忱。不圖息轍還轅。中朝優禮無聞。而重擔之肩如故。謂還遼後仍有多事惟李中堂是問况回憶戰禍方開之日。李中堂固儼然直隸總督也。返自馬關。何不可光復故物。坐令投閒置散。推李中堂之意。勞苦歷三十五年。功名富貴。原可處之淡然。然自局外規之。是固中朝元老也。胡乃言旋京邸。當嚴寒凜冽之際。托足一僧寮。束手旁徨。幾難自主。雖中國

于聞望夙著者。多予以不次之遷。其身敗名裂者。落井下石。比比皆是。固屬不可挽回之積習。然從未有震燦京畿之使相。無端而留諸京邸。僅擁虛名。令人懊惱于端。欲解不得者也。嗚呼。由前而論。當馬關訂約而後。遼東贖地之事。俄爲首德法助之。其時商辦各事。會心不在遠者。惟李中堂與喀西呢耳。中堂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喀西呢心焉惴之。况明知將來在華交涉各事。微特除中堂外。莫可引爲同調。且恐多掣肘之虞。因而運用巧思。旁敲側擊。既欲皇上知有實逼處此之勢。又欲使李中堂仍爲出山之雲。適會俄國慶典屆期。中國將使湖北布政使王灼棠方伯往俄仲賀。蓋方伯昔曾兩至俄都。藉資熟手也。乃喀西呢巧于鑽營。施李戴張冠之計。先遲滯方伯之行程。又于王大臣前微示之意。一若嫌其名位稍輕也者。未幾而輪音下降。李中堂實爲出使俄國頭等欽差大臣。此一舉也。或謂喀西呢之意。無非爲李中堂將來榮復地耳。非也。喀西呢之自爲計耳。况又非出於皇上之本心。迫於廷臣之求請耳。由後而論。李中堂赴俄禮畢。旋取道而之英國。開宗明義。即議加入華各貨稅。意蓋謂英果能如所請。行見頭銜可復。心迹可明。豈不甚善。乃還朝覆命。議未遽成。忽因圓明園之故。交部議處。識者觀於此。益顯然於皇上之心。

眞未肯遽任中堂以耳目股肱寄矣。或又曰。若然則李中堂之奔馳遠道。歷聘大邦。究何益乎。雖有派往總理衙門之論。豈亦不過虛有其名。或轉成爲喀西呢實受之益乎。抑知是固無足異也。蓋在馬關立約。日允贖遼時。俄使已挺身而出。面許遼東寸地。永不准他人佔據。李中堂既惑於其說。又感其情。而且明知俄實能助一臂之力。不禁慨然允許。與之訂約。藉以答保護之意。既而將次出疆。喀西呢卽面執前說。商酌約中數大事。比到京。又經俄外部大臣會商數次。核定約中之大旨。爲將來辦理之據。從此約遂成矣。噫。此卽李中堂之所以報喀西呢乎。然爾時猶若隱而若顯也。猶憶甫至英國時。英人風聞此事。驚疑不定。并有以該約之有無。立卽登復爲請者。中堂皆決絕其辭。直言無有。且於各大日報中。力辨其所問之皆誣。語意諄諄。頗多可信。雖然。僕有疑焉。不觀夫疇昔中法一役。與法員弗尼耳立約者。非猶是李中堂乎。或有叩之者。李中堂亦答云。烏有乎。由今思昔。又安知非出一轍乎。况其譯員羅豐祿。前在法國巴黎城。又明明揚言於衆曰。俄之厚待我中國者。至矣。盡矣。我中國必思有以報之。若夫英國今在亞洲之權。稍稍替矣。印之屏藩。恐度亦將不久矣。俄與我華。行將同保亞洲東部太平之局。玩其語氣。蓋不言約而約在其中矣。

前辨豈足據哉。尤有說者。當李中堂返京之日。略西呢。即出其前訂之據。呈交總理衙門。時李中堂亦與焉。留作定准。以待修正。後經恭親王暨各大臣詳加審視。不禁震而驚

之曰。此今也。日蹙國千里之約耶。烏可立。語未竟。有某大臣在側。獨以爲不然。曰。以奈觀之。是約之立。不知幾經裁度。煞費苦心矣。未可遽棄。請王爺細加斟酌。既而進呈。御覽。皇上亦不禁相顧而沈吟曰。異哉。此約果行。其不利我中國者。微特東三省。發祥之地。一旦在。掌握之中。即他省亦岌岌不可終日矣。烏乎可。王大臣亦皆曰。誠如。聖諭。略西呢之意。乃大沮。而孰知彼固別具拿雲之手段。居然由一二臣越俎而謀之力。直達。皇太后宸聽。并聞。皇太后立飭數大臣齊赴新設軍務處。會同李鴻章妥商該約。無或異議。懿旨一出。密約大定。或曰。皇太后之所以獨行其是者。豈真有愛於忠心謀國之一人。而遂甘定永棄陪京之一約哉。曰。是殆有之。然亦有不盡然者。屢使早有深入之險語。以聳聽聞。方且謂日本之允讓遼東也。惟我城實出全力以搏之。使之不得復逞耳。若夫中國者。自遭曠綠江威海衛之敗。微特京城之內。鐘虜震驚。通國官民。亦均惶恐。目下日兵尙駐威海衛。設有反覆。一舉手耳。雖有英人。以商務多在中國。曾有保護之語。然當日究未出

一頭地者。英實有私於日。尤其佔據而瓜分也。一曰已難爲力。英更爲之羽翼。中國其何以支持。是約之立。俄將大有造於華也。諸如此語。華人之聞之者。雖知其不盡可據。且逆料英人又未必遽至於此。然疑信相參之際。固早有墮其術中而不覺者。尙何暇計及英爲同盟之國。且天下之大國。斷不肯逼人太甚者哉。中國旣未遑審及於此。深恐英禍之熾。臍自不得不仰俄人之鼻息。噫。俄使誠狡矣。况尤有甚於此者。中旣恃俄爲援矣。自必有以酬之禮也。亦宜也。旣知其宜。則皇太后之心安矣。諸大臣之心亦定矣。雖有皇上一人之尙待躊躇。而又何及乎。嗟乎。嗟乎。俄之爲是陰謀詭計。以恐懼乎中國者。亦明欺各國之絕無人在耳。設我英國之使臣。果具大材識大能力。爲之直抉其隱。明發其覆。俾知我英之足以服人者。特恃有大公之約。當亦華人所深信。而共知其無他者。計不出此。轉使俄使得以獨行其惠。不逾月而親携此約。欣然以歸。枕中之鴻秘常存。東省之輿圖在握。中國事後追思。皇上與各大臣。雖已明知無益而有損。亦祇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雖然。僕有說焉。以俄而論。其已受中國之益者。正自不少。矧今又訂此新約。將來加增其益者。當必更有在也。我英旣日覩此約之立。其能默爾而息乎。抑或出而阻撓之乎。或稍削其雄

長之大權乎。茲不其論。惟細查約中所立各條款。而知其明爲中國助者。匪直爲外築鐵路也。中更有特甚其說者。幾至統中國全地。皆將爲其驅使而始快也。於何驗之。試查西伯利亞一路。當俄人締造之初。東望日本。猶無甚驚人出色事也。亦越四五年。一舉而得琉球。再舉而得台灣。水師之威。且爲之一振。假使俄之鐵路。仍欲由海參崴取道而出。與日設有舉動。勢必爲日人所困。且默計道塗相距甚遙。所需工程。又復甚鉅。俄雖早已籌及。奈猝無他途可覓。今立此約。既可由吉林迤邐接築而去。匪第路工可近千里有餘。且紆曲轉折之工程。亦可易而爲直捷通快矣。此俄人加增之益一也。且更有進者。查海參崴一口。每交冬令。冰堅數尺。輪船難通。脫與日戰。日水師之在外者。既頗得力。况又近其本國。凡修船添煤等事。皆甚便捷。俄若與之從事。其何以濟。今查此約。中國既允俄於大連灣旅順口兩處。爲鐵路結穴之區。俄遂得近濱南海。水師亦可免常年冰凍之虞。中國又許以山東膠州一口。爲各口中之首出者。聽其往來屯泊。以視向之欲通道海參崴。一年之內。幾至困而不出者半載。日本水師之環伺。俄欲阻之而不可者。今得旅順大連灣等處。從此海天遼闊。既有趨避之方。又可任其出入。豈非一大快意事乎。此俄人加增之益二也。或曰

俄既得此各益矣。英將何以爲情乎。吾得而斷之曰。英人別無他見。况俄人得之。中國失之。其出自中國。皇上自主之大權。甘心棄而與之者。我英又何必橫干於其際。致招俄國之忌。而使兩國於以解體哉。且我英之在歐洲。力保太平之局者。垂三十年。一旦越境而爲人謀。輕於開釁。大可不必。况我英又絕非無策之可謀者。羅豐祿謂我英威權稍替。微特讓德法出一頭地。抑且被俄人猛著先鞭。慎哉斯言。抑何自欺之甚也。吾觀華人之通病。多在自己欺。又豈僅羅豐祿爲足異哉。蓋亦未嘗統前後以深思。而知我英之於中國。其平日交好者在。利益者在。今突出此等語氣。所謂交以多年。失之一日。豈非咄咄怪事哉。然則英果何法以處此哉。曰。無難也。卽如中國今日之議增關稅。英誠能變通其際。卽可使俄人所得之益。極鮮妍富麗之觀者。一旦盡黯然其無色也。於何必之。敢請設爲一說。曰。英若允中國增稅之議。必將振振有詞曰。今而後彼此亦當同立一利益均沾之據。凡他國之所有者。均可共之。况俄今既得東三省矣。我英亦當有分。用開各省之地。盡爲商埠。凡口岸有礙於商務者。悉數去之。餘如海關每年所入船鈔。查照向例。除建造燈塔設浮掘淤各經費而外。今可全數盡充公用。諸如此類。在英人固意中事。想中國亦無不允。而又何

必襲俄人之故智。定陰賊險狠之計。而始大獲其益也哉。且此舉又非獨有益于英也。中國之與有益者。亦不可以數計也。反是以思。有謂我英亦易於欺蒙。或因懼他國之威權。遂盡失一己之利藪。吾意異日水落石出。當必有較然共明者。至論俄之深謀遠慮。又豈心地糊塗之國哉。不過中國目光短視。且歷辦各事。又如隔十重簾幙。無怪暗墮彼術而不知。雖然。吾尤怪李中堂暨各大臣之夙有聞望者。何亦昧昧從事。而竟慨然允之哉。若夫我英當中日戰禍大開之頃。有以未曾助中敗日之說進者。特其人之偏見然耳。獨不思朝鮮尙未啓釁之先。我英亦曾竭力調停。設使當日者中國允如所議。同日撤兵。何至有如此光景。況其爲舌敝唇焦之候。僅功虧一簣時哉。無何而戰事已成。中國氣奪。又有以我英未能逼日停兵爲說者。更未思當日德法之役。我英尙不與聞。況今並未嘗束手。故當日饑方張之會。雖未遽逼其偃旗息鼓。然試問上海一隅。在日人之貪涎欲滴者。苟非我英之禁止。令作戰外公地。吾不知人物繁盛之地。今日終歸誰有矣。且上海一口。爲中國通商總會之區。財賦所出之地也。方事之殷也。關仍爲中國之關。稅仍爲中國之稅者。又豈非一絕大事哉。尤有要者。自夏徂秋。日人又欲進窺長江之南京漢口等地。又惟我英人竭力冒

險。屢爲其難而禁止之。日人始允皆作戰外之地。迄於今長江天塹。依然中國之區。卽此二事。英於中國其有益乎。其無益乎。且如此行之。曾有所取償於中國乎。不過出於結好尋盟之一念而已。謂余不信。試請以俄國今日之情形。証我英如何之舉動。便可得其梗概。而知所從事矣。如或非之。甚或仍執日人讓遼皆俄力之議。試問賠款三十兆。將誰認乎。抑名雖贖回。今憑此約。實則仍爲俄用。又何啻以巨金購地而送之俄乎。或曰。目下之遼東。固仍在中國之手也。何患焉。嗟。人之爲是言者。特就被一面思之。未卽將來之大局。統爲籌之耳。俄人既憑此約。其鐵路可由東三省接至各地。後日四通八達。遼東非復中國有也明矣。遼東既入於俄。而謂旅順大連灣一帶。有不爲俄所屬者。將誰信哉。總而言之。今之中國各大臣。其有具忠蓋之心者。倘能籌思及此。當不至謂俄實獲我心。而謂我英作壁上觀者。雖竭綿薄。終不可恃。惟彼俄足可恃焉。且可知中國當日。若納我英之諫。斷不至到此局面。非然者。如以爲收回遼東一事。計誠莫善於此。庸詎知收回之款。所費究幾何哉。且既患於日。有意從而收之。何轉瞬反拱手授一大而且強。較日人存心爲尤險之俄國。任其於無意中得之。其患又豈可思議哉。讀者試掩卷而細思焉。當必以余言爲不謬矣。

滇緬邊界商務記略

闕名

竊惟數十年來。東西洋諸國。競知中國幅員遼廓。又有不爭遠略之名。一遇界務邊事。鮮不爲眈眈之視。若可聽其蠶食者。若英人之併吞緬甸。逼我滇疆。其一端也。案光緒十一年。英兵進佔緬甸之初。前使臣曾夔侯迭准總理衙門密電。以立君存祀。商之英國外部。英廷不允存祀。始改爲存貢之議。迨英使臣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訂立緬約。意存翻悔。經總理衙門堅持不懈。始允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呈進九物。所派之人。應選緬甸國人等因。列入約章。當時英廷以驟關緬甸全境。喜出望外。慮中國之隱掣其肘。是以有允曾夔侯三端之請。界務一端。則願稍讓中國。展拓邊界。卽指普洱洱邊外之南掌。擇人諸土司。聽憑中國。收爲屬地。商務二端。則以大金沙江爲公用之江。在八募近處勘明一地。允中國立埠設關。八募卽昔人所謂新街是也。當時曾夔侯以未曾深悉滇地情形。持論稍覺游移。又因中外往返查商之際。未便毅然斷而行之。僅與外部互譯節略存卷。旋卽交卸回華。次年英使臣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議立緬甸五條。以此三端。尙非定局。遂未列入約中。光緒十八年。前使臣薛京卿奉 朝命。與英外部辦理滇緬界綫商務。已在歐使立約後六七年。

曾侯議存節略。尙在使署文卷之內。且當時原議之人。英文參贊官馬格里。亦在使署尙差。薛京卿卽遣參贊官馬格里。赴英外部。重申前議。外部堅不承認。且云議在立約之後者。不可不遵。議在立約之前。毋庸信守。西洋公法。大抵如是。以其有約爲憑。前議既不載入約章。必非無故而然也。前議三端。既不可恃。則界線商務二者。毫無把握。且滇邊諸土司。雖久隸中國。然自乾隆以後。往往有私貢緬甸。以圖免擾害。而固其圍者。英人執此爲辭。爭緬甸固有之權。或指爲兩屬。或分我邊地。使中國既失藩屬於前。又蹙境邊於後。事勢至此。措注極難。適值是歲秋冬間。英兵游弋滇邊。常有數百人以查界爲名。闖入界內。去來森忽。野番土酋。無不驚懼。其時英兵常駐之地。則有神護關外之昔董。暨鐵壁關外之漢董。用印度武臣之謀。窺逼近界。以至沿邊騷動。風警頻仍。雲貴總督王制軍慮生變端。屢次電達總理衙門。薛京卿接總理衙門急電。以公文照會英國外部。申明此事之遠理。卽速退兵。又屢赴外部衙門。與之辨論。英兵由是撤退。嗣查野人山地。綏巨數千里。不在緬甸轄境之內。若照公法論。應由中英兩國。均分其地。前使臣曾侯當有此意。而未申其說。薛京卿因復照會外部。請以大金沙江爲界。江東之境。均歸滇屬。以爲借此一著。方可力爭上游。振

起全局。外部堅拒不應。兩次停商。數次翻議。印度總督進兵。至蓋達邊外之昔馬。攻擊野人。以示不願分地之意。薛京卿又電請總理衙門。向英使臣歐格訥辯論。力伸劃江爲界之議。以昭一律。外部既重視野人。以示不願分割。而又因中國政府堅持不讓。於是。有就滇境東南讓。我稍展邊界之說。據商稱。已與印督商定。於孟定橄欖坡西南邊外讓我一地。名曰科下。至南丁河與潞江中間。即孟良土司舊壤。計七百五十方英里。又自猛卯土司邊外。包括漢龍關在內。作一直線。東抵潞江麻栗壩之對岸。止悉劃歸中國。約計八百方英里。又有車里孟連二土司。轄境甚廣。向隸雲南版圖。近有新設鎮邊一廳。係從孟連屬境分出。英人本以二土司。昔嘗入貢於緬。意欲爭爲兩屬。今亦願以專屬中國。訂定約章。永不過問。滇西老界。與野人山地毗連之處。亦允酌量展布。其駐兵之昔董大寨。雖不肯讓歸中國。而願以穆雷江北現駐英兵之昔馬屬中國。南自坪隴峰。北抵薩伯坪峰。西逾南嶂。西而至新陌。計三百方英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旣陽江以東。有一地約計七八十方里。其餘均依滇省原圖界線劃分。外部於光緒十九年三月。行文照會薛京卿。將此情形。可請總理衙門。進呈御覽。因卽商擬條款。回覆外部。惟騰越八關界址未清。尙須理論。外部請侍印

得伯林打氏之斡旋。然亦應由此人多得其便宜也。意者自今而後。亦必有此種之利便。而補益其外交也。然則法比之於該氏。豈非假力於外交之上者乎。況該氏此後閱歷多年。則亦必通曉中國情形。而見重於北京之外交家。其伎倆之練熟。亦可以前知焉。苟如此。則將來可與英赫德氏同其匹也。然英法之於中國。奇觀卽由此出矣。

赫德氏名聲隆盛。其勢力傾動中外。此人自髮匪之亂以來。既居身於高位。邇來數十年。致力於中國海關事業。現爲總稅務司。其聲望之大。殆匪夷所思也。夫氏何由而致此乎。各國使臣之到北京者。先必訪氏。氏開口先說忍耐二字。謂處中國之事。莫能外此二字之旨。故氏在中國多年。唯守此二字。豫定永遠之計。逐次漸進而收其效。中國政府。每年所收海關稅二千五百萬兩。寔氏之功。夫稅關爲中國各種稅中之最大者。唯此一事。足見重於中國政府。而中國政府所以厚遇氏者。亦由乎此也。又聞英與列國公使假此人之力以收其效。亦復不少。然則此人在北京。中外人士視爲泰山北斗。各國公使。亦且相率拜其下風。豈偶然哉。此人既爲總稅務司。而其僚屬亦多爲英人。各居樞要之地。故其公使領事等。卽使不借赫之力。亦多賴其

僚屬之力也。則彼公使領事等之便宜。豈其餘外國所能及乎。是以近時俄法等。雖餘威振於中國。而至其實力。則固不能壓英國而上焉。謂有天淵之隔無不可也。今俄國鑒英之故轍。特築造中國東部鐵路。又開興中俄銀行。欲以監督中國將來之財政。蓋列國爭強之所致。洵不得已也。抑於中國貿易諸埠。英法德既設銀行。俄國及今始興銀行。似覺稍緩。然俄人作業。本有一種異樣之面目。則其成效。亦或出人意外。未可知焉。監理此銀行者。爲捕油地魯布氏。雖其聲名未甚著。而其人以敏於事聞。則異日將爲赫德氏之續。能干涉中國財政。遂至使中俄銀行。監督中國財政。猶未可知也。況現時該銀行爲外交之便。亦甚昭明矣。近年來中國稍知列國所以交中國之策。於是列國亦一變其政策。卽變國家與國家之關係。爲國家與一商會。或一外人之關係。現如中俄銀行。蓋中國政府與俄一銀行之關係也。俄國善知權宜。於是操縱一銀行。翻弄中國。以獲取其利權。卽中俄銀行是也。皆所以欲乘中國之衰。而恣虎狼之慾也。嗚呼。英於海關。於銀行。法於天主教士。德於練兵之武官。與賣軍火商人。俄則於中俄銀行。渠等奏功於外交之上者。豈淺鮮哉。

有一英人在北京。外國人等戲目曰。候補公使。其人爲誰。曰。達都惹恩氏。年少時爲

英國福音堂施病院醫員。偶來北京。爲曾侯紀澤所知。延爲顧問。自曾侯已逝。乃爲同文館教習。邇來在同文館已多年。又兼施醫於北京。而英大夫之名。兒童皆知。羣以不知大夫爲恥。且渠不知操何術。能亟致富。又善得親交之士。上自某親王。下至大官宰相。亦善相識。名聲日興。中國上下人士。無不知渠。夫渠一醫生耳。而有隻手診脈。隻手談天下之經濟。又能於繕方之時。以筆寫出傾動天下之文章。身居一室之間。與萬客談論。吾雖未深許其人。然思渠出身於醫生。而其伎倆能若此。亦人傑矣哉。又有宣教師李茶得。中名李提摩太者是也。中國到處無不知其名。意者中國自有宣教師以來。未有如此之名著。而博人間之愛敬者也。雖中人極惡宣教師之甚。然不但不惡渠。且羣焉師事之。此豈一朝一夕之力所能致哉。蓋其忍耐艱苦。亦已久矣。又其立言明晰。其所撰譯著述。亦多而頗佳。聞渠初擬先布教於山東。卜居於濟南府。務精通中語。又改其衣服而衣中服。中人其言貌。以投中人所好。歐洲宣教師之在中國者。以數百計。而能衣中服者。除天主教教師之外。幾乎無有。有之蓋自渠始。居此數年。知府知縣知州等。亦訂交於渠。渠輒以改俗易風之說。進於官府。更致意於囚獄之事。有某知縣力行其所進之言於政治之上。故在山東省。有使囚

人執業之法。尙存於今。該地方人士等。每以爲德。屢稱李提摩太功業極多。其後如興學會。刊新報。首唱政治理財宗教等之精理。興歐洲之新學。又或草時務策。啓格致之精。以公之於世。又或獻策於當路。蓋如李提摩太者。亦極少矣。故不止中國讀書人及信教者稱道之。雖王公大臣。亦以異域之奇材而重焉。或且欲延之爲師。現於戰後。京中設強學會。以講求時務。該會後改爲官書局。管理之人。卑辭厚禮。欲延爲顧問官。亦可以見其爲當時所重也。英國多材在北京如此。則其國之富強。與其外交之機。相待成功。亦豈偶然哉。如爲英公使者。能用此等偉材。相助爲理。則其奏功於外交之上。當爲列國欽羨不置也。

美國在中國之宣教師。不一而足。其聲名最顯者。爲李以得氏。其華名曰李佳白。初居山東濟南府。已十有餘年矣。迨後再來中國。遂移居於北京。志欲傳教法於中國。上等之人。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之門。能巧操中語。服中服。其來北京也。寓滙文書院內一室中。食中國之粗飯。怡然不以介意。每食後必往訪名門貴族之人。然此等人。甚不肯容易接見。異種未深相識之客。故李佳白爲此等守門者所阻。不知凡幾。然尙必勉強請見。及見則談論風生。妙語衝口而出。於是向不輕易接見之

人甚歎相見之晚焉。聞李曾訪翁大臣數次而未得見。一日詣李大臣處。有一客在座。李不知爲誰。問於李大臣。大臣云。此翁大臣也。佳白乃請李大臣達已之言曰。吾向者數爲翁大臣守門者所圮。請自今以往。勿爲已甚之舉。李大臣微笑。乃轉致此言於翁大臣。翁遂洞開門戶。後乃屈宰相之尊。往訪佳白於滙文書院內。見佳白不甚講求衣食。所居之房。止得一間。其書籍散亂床下。桌上則簿書亂堆。與塵埃并高。每有賓至。則延見於書院辦事房內。李之不求安居。而敏於謀事。亦可知矣。唯其如此。故欲自建尙賢堂於北京。已爲中國皇帝所允許。其爲中國謀。不亦忠乎。又常以地球諸強國。不啓導中國爲歎。故屢發策問。詢求振興中國之策。其所著策論。有如改政急使條議。民教相安議。理財篇。上政府書。東三省邊防論等。此皆爲中國籌也。李雖未成其志於今日。而其志氣勇往。洵非平常宣教師之徒所能同日而語也。惟有英之李提摩太近之耳。

論中俄專約

英人闕名

中俄新約所訂各款。業經譯覽。足見在亞洲辦理交涉。非恃威勢不可。有強謂此約不足憑信者。蓋不願遽信以爲實耳。駐京各國公使。近來何如聯絡。甘雪尼俄使名及

夕辣爾特。

法使名。

近來有無玩養紙牌之事。余未接京信。不知其詳。以理度之。二使酬

應必疎。何也。曰。日亟以威勢嚇華官也。英國外部智不足而愚則有餘。言出威未必

隨之。不然。則不言而其立意不以威逼中國也久矣。駐京英使見外部不欲有事。徒

事恐嚇。不示威勢。言與不言等。遂不言。此英使所以無作爲。亦英商所以不滿意也。

總署若不知其懦弱無爲。此亦已矣。而倫敦之麥格利。中國使館所延之參贊。必透路實情。電

達總署。實情已現。卽嚇之亦無益。最不幸者。外部大臣沙列不雷。年老固執。已無所

爲。而不准人爲其所不欲爲。德皇年幼無知。幫同俄法。索交遼東。無理取鬧。不自認

過。致今有進退兩難之勢。東方之事。與英大有關繫。前外部大臣勞斯勃雷。曾細訪

而究講之。實洞悉其隱微。若非國中有人爲難。早已功業有成。按勞斯勃雷。本爲自

由黨魁。近遂辭退。其爲難之甚可知。外部次官口訟。於東方之事。亦頗關心。所惜不

獲乎上。未能進諫。俄法舉動。遂無他國干預之患。此其要求多端。所由來也。茲請言

俄要求之益。俄皇素以弭兵爲懷。今新皇亦以無事爲主。順父意也。東方耶穌教民

俄皇向以保護之責自任。而阿米尼亞之人。慘遭殺戮。俄國坐視不救。蓋恐稍涉干

預。土國必亡。瓜分難均。致啓爭端。其與法國聯盟亦。意在牽制。使無兵事。是俄之不

欲東方有事。與其力保歐洲昇平。事無兩歧。總之俄國目前確求無事。有事必在西伯利亞鐵路告成之後。所求利益。皆不以干戈。而以恐嚇得之。善哉其用恐嚇也。日本之逼出東三省也。明知法德雖未必真能以兵力助俄。而三國聯盟。聲勢可畏。日本正值有事之後。水陸兩軍。空虛不足。唯命是聽。是其智也。中國與俄訂立新約。亦迫於俄之威勢也。其實中國若不允俄所求。俄亦未必遽行決裂。而俄之深謀。人每莫從懸揣。其威勢之所以得力也。至夕辣爾特自補鑾美亞前駐京法使遺缺之後。爲法國所謀何如。但觀法國駐東方水師情形。其亦善於用威勢也可知。今中俄新約。既以威得之。必以威用之。年內俄國或僅享利益之名。未必遽收利益之實。而約內所訂東三省各款。名雖屬華。實已歸俄。蓋訂造之鐵路。十年或三十年內。孰能保中國必購回乎。西伯利亞鐵路。接至旅順。於俄固便。將來既成之後。若俄國但派兵保護。並不阻礙英國商務。於英亦尙無大損。然俄若照約在膠州建設水師機器廠。則於英關繫尤巨。而觀其近來紛紛告人。有中國將以膠州爲水師集泊所之說。實則俄自有意舉辦也明矣。將來俄國若與水師強國有事。俄能佔用旅順大連灣等口。事固緊要。若此約僅係開端。將來另有別圖。則事倍緊要。德皇前曾明說。不論何國割

分中國。德必求其所應得之分。而法國已將中國西邊。及西南各省。劃爲己有。俄之不欲瓜分中國。其意向與英合。今立此約。雖不分而自分。亦可見其存心之深矣。將來中國果爲各國所分。作史者必記之曰。瓜分之日。始於俄國欽差甘雪尼伯駐紮北京之時。此余竊爲甘雪尼所不取也。

奏辦結教案議租膠澳與德使商定情形疏

總理衙門

本年十月。山東曹州地方。殺斃德國教士二名。德國兵船遽襲膠州。該使臣海靖致臣衙門照會。要求六款。勢將決裂。業經具摺奏聞。並將續來照會。及臣等照復。並問答節略。隨時呈覽在案。臣等仰稟宸謨。與該使臣往復商論。分別准駁。該使臣照會以山東巡撫李秉衡屢違朝旨。不受中國政府之命。釀成巨案。請將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臣等堅持不允。議令刪去永不敘用四字。但將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奏請准行。德主教安治泰。本在濟甯倡建教堂。適有曹州教案。該使欲隆保護之名。請賜匾額。請給工料銀兩。臣等議定酌照成案。用敕建天主堂五字。酌給工料銀六萬六千兩。至懲辦盜犯。償卹教士。原係教案應辦之事。該使以被殺兩教士並無家屬領賞。只可建造教堂。作爲償卹。議定曹州城內。及鉅野縣屬張家莊。各

建教堂一所。由官撥給地段。不逾十畝。卽照濟寧辦法。每處各給銀六萬六千兩。匾額仍用。敕建天主堂五字。統於教堂門首勒碑。以爲保護之據。被失去之款。另給銀三千兩了案。該使復以現在教士租賃房舍甚難。擬請於鉅野荷澤鄆城單縣武涉曹縣魚臺七處。爲教士各建住房一所。共給工料銀二萬四千兩。均作爲已殺教士償卹之用。現獲盜犯。照例懲辦。失察之地方官。從重叅處。該使又索中國應保以後永無此等事件。臣等駁以保護教堂條約所准。惟盜賊猝發。豈能永保其必無。該使語塞。因與議定。請 皇上明發諭旨。飭地方官照約儘力保護。特該國教堂究有幾處。臣衙門無案可查。並令將各府州縣。凡有教堂處所。開送臣衙門查核。該使亦經答允。庶於保護之中。稍厲稽察之意。此案失事之地方官。或調往他省。或從重叅懲。均由中國自行酌辦。該使借教案旁索商務。擬請嗣後山東一省。如開辦鐵路旁近礦務。先儘德商估辦。旋又請設立德華公司。築造山東通省鐵路。並許開通省及鐵路旁近之礦。意在仿照俄華公司利益。臣等力與磋磨。允由膠澳至濟南省城。築造鐵路一段。俟此段造成後。再行商造後段。與中國自辦幹路相接。均由德商華商集股領辦。聲明不佔山東地土。並另立合同。無庸比照他國章程。以爲中德自商之

証。該使又以德國辦理此案所費之銀。請中國賠償數百萬兩。尤爲無理取鬧。臣等告以此案中。國無賠償之理。惟顧念數十年邦交。及前此相助之誼。另籌辦法。與教案絕不相涉。須截分兩事。期杜他國藉口。斷不能認賠一錢。該使以候其國命爲辭。延宕經旬。臣等迭次催問。漸次就緒。已允撤兵下船。退出所據之地。賠費作罷。初訂明在臣衙門互換約章。適曹州地方。復有驅逐教民。殺害洋人之說。該使頓翻前議。又照會臣衙門。仍請將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復經臣等力與駁論。並欽奉諭旨。將曹州鎮總兵萬本華撤省訊問。該使始無可置辨。於本月十二日來臣衙門會晤。臣等即將繕定教案六條。照復一件。當面交訖。以符先結教案之議。臣竊維中德兩國。向無嫌隙。祇以助歸遼東。索報未遂。該國注意所在。則英法俄等國。均佔有東方海口。而該國獨無停輪屯煤之所。不足與各大國均勢。疊准出使大臣許景澄函電相聞。而膠澳又爲該國所垂涎。故本年正月。臣等有請在膠州創修船塢之奏。卽已籌慮及此。十月教案初起。奉旨令李秉衡查拿兇盜。有德方圖借海口之諭。敵謀之狡。早在聖明洞鑑之中。此次借殺斃教士起釁。遽派兵船襲據膠澳。分兵畧地。直窺卽墨縣城。德君又派其弟率領師船來華。用心實爲叵測。該使所開教案六

條。堅請照辦。並無一語退還膠澳。臣等僅恃筆舌與爭。苦無卻敵之策。再三辨論。該使始允該國提督畫佔之地。分別退還。膠州亦在所退之內。餘則作爲租用。畧如各口租界辦法。周圍以一百里爲限。按歲輸納租錢。該地自主之權。仍歸中國。送來租地照會五款。大致以保全兩國睦誼爲詞。臣等逐款覆核。租以九十九年爲限。所定租界。將來兩國派員立界時。認定周圍一百里之限。膠澳海面。中國兵商各船。任便出入。膠澳外各國險灘。准德國設立浮樁。惟中國兵商各船。往來進出。概免納費。至德國嗣後。自願將膠澳歸還中國。所有德國在澳費項。中國應許賠還。另擇相宜之處。讓與德國一欸。此指租期未滿。讓還租地而言。亦可照允。惟須訂明租期未滿以前。中國原有稅卡。照舊設立。德國不得驅迫租地之外。德兵應卽全行撤回。應交租項若干。再與該使面商。均無異詞。翌日備文聲敘。作爲完案。其一切應辦事宜。恭候命下。臣等再當咨行山東巡撫。妥爲籌辦。此案德國發難。各國多欲干預。中外新聞。電報絡繹。殊駭觀聽。臣等握定中德自商。不願他國調停。因知他國無實意相助。卽貌爲居間。而潛相要結。則中國受害益重。萬一各國互爭。竟以中國爲戰地。尤難收束。只可速結此案。徐圖自強。然計非騰出的餉。訓練精兵。不足以禦外侮。容臣等

隨時奏辦。所有商結德案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並將臣衙門與德國使臣海靖結案照會問答恭錄呈鑒。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湘撫保護游歷西人示

陳寶箴

照得禮讓爲國先聖之常型。交鄰有道。經邦之善軌。古昔列國紛爭。不廢信使。兩軍對壘。尙通往來。近自東西諸國。航海通商。始雖相見以兵戎。繼則聯盟於壇坫。既已言歸於好。卽當應對得宜。是以各國均有駐京公使。在我亦有出使各國大臣。參贊隨員。相將俱往。又屢奉旨派遣翰林院六部官屬。出洋游歷。由各國外部。給以文照。聽其所之。罔不優禮相待。故我國家於各國游歷諸人。但由彼國公使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以護照。亦卽立予給發。並咨行各省將軍督撫。通飭所過地方。妥爲保護。以敦睦誼。而弭釁端。且經彼此換約時。載在條約。我皇上與彼國君主。互相書押用寶。以示不渝。所以息事安人。冀銷患於無形也。凡我臣民。具有天良。自當仰體我皇上弭患保民至意。勤修職業。以圖自強。恪遵諭旨。以防肇釁。乃爲分內因盡之事。斷未有顯違詔命。干犯法紀。無故以非禮加之遠人。重貽君父之憂。而可自命爲忠義者。且我中國使臣。駐居各國。所帶參贊隨員。及出洋游歷部院官

屬所至之處。彼國官紳。無不致敬盡禮。迎以車馬。款以賓筵。偶游街市。商民亦皆避道讓行。其遵主命。重邦交。有禮如此。而我爲自古禮義之國。乃不以禮處人。因不以禮處己。豈所以重君命而尊國體耶。湖南爲聲明文物之邦。人懷忠義。英賢輩出。冠冕一時。自無不兼禮奉法。特以僻處湖外。雖通商已久。而於外國之人。素不習見。故常有聚觀喧嚷。甚至有肆口罵詈。拋擲瓦石之事。其間亦有讀書士人。因見通商之前。常用兵革。嗣亦間有牴牾。義憤所激。積不能平。而未能深悉聯和以後。情勢迥殊。我皇上天地之心。兼容并包。實與漢文帝之於南越匈奴。同有深意。舉動稍一不慎。則釁端自我而開。必至兵連禍結。且見一夫而按劍。不足爲武。而偶一失手。立蹈危機。又何可以一時忿氣。兒戲之舉。忘身及親。甘爲朝廷天下之罪人而不惜也。本部院自通籍後。久在湘中。今又忝膺疆寄。凡地方興利除害諸事。力所得爲。勞怨均不敢避。雖不求見信於人。而亦無阿附外人。貽害地方。以苟全祿位之心。當爲有識者所共諒。實不忍避世俗之小嫌。不爲衆人申明此義。爲此剴切曉諭。士商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自此次明晰開諭後。當各深悉此意。嗣後如有曾奉總理衙門。給予護照。飭令地方照章保護游歷洋人。不許諸色人等。聚衆喧鬧。拋擲瓦石土塊。並

闕塞衙署。造作謠言。張貼揭帖。意圖鼓衆滋事。以致頓啓弊端。釀成大患。除飭地方官嚴行查禁。照章彈壓外。倘有顯違。詔旨不服彈壓之人。是無法紀。本部院與各官不能彈壓。是無政刑。既無法紀。又無政形。何以立國。內則獲罪。君父。外則敗壞紀綱。問心既無以自解。於法亦實有難容。此等藉端生事。爲害地方。弁髦國法之徒。惟有立即嚴拿。並究明爲首之人。照例懲辦。不知其他。法在必行。各宜懍。遵毋貽後悔。

論中俄界務

闕名

俄與中國三面接壤。開國以來。夙敦隣誼。然其蠶食之跡。由東而北而西。已不下數萬餘里。其食我東界也。始於黑龍江。得志於愛琿。而莫甚於北京之約。當康熙二十一年。我聖祖仁皇帝以羅刹之亂。不得已而用兵。俄人知順逆不敵也。越四年。遣使米起佛兒來乞和。聖祖乃命大臣李克圖等。集議分界事宜。諭曰。今以尼布楚爲界。必不與鄂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爲界。彼使臣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爲界。夫尼布楚係我茂明安游牧之新。非羅刹所有。亦非兩界隙地。聖祖如天之仁。慨然予之。俄

人懷德畏威者百數十年。咸豐之季。神州鼎沸。捻匪擾我西北。粵逆延蔓東南。中興諸名將。征討不遑。俄人乘虛闖入黑龍江。欲另以烏蘇里河綏芬河爲界。

文

宗顯皇帝諭奕山等曰。如果所言有理。奕山等不必強駁。若不論情理。則天朝疆土。豈容尺寸與人耶。

聖訓煌煌。可告中外。徒以內亂未平。恐開邊釁。旋命奕山

等與之分界立約。而黑龍江北烏蘇里河以東。情隸俄羅斯矣。俄人猶以爲未足也。越二年而遂有北京之約。當是時髮捻之亂。尙未大定。英法兩國又紛紛要挾。俄人乘隙而來。要我勘分東界。讀

文宗諭曰。該彛要求。本在意中。所稱未了之事。

卽令瑞常等告以綏芬河烏蘇里河處等。均照奇吉濶屯之例。借與居住。想見當日和議之苦心。而烏蘇里河以南。及圖們江以北一帶。又屬俄羅斯矣。夫俄自康熙二十一年。始有尼布楚一帶地方。迨咸豐八年十年。兩次換約。計俄所侵佔者。較當時黑龍江約所定界址。東西極濶處至十三度。南北極長處至二十三度。縱橫約有七千數百里。雖光緒十二年經我國大臣依克唐阿吳大澂等重勘琿春東界。收回黑頂子地方。又更正倭字那字牌博。繪圖補記。而東界已蹙矣。由東而北。則有恰克圖界約十一條。雍正五年。理藩院尙書圖理善與俄國使臣伊立禮在恰克圖議定。此

約界綫從黑龍江石勒喀額爾古納三水會處起。直至沙濱達巴哈止。中俄所立之約。屢有變更。而此獨百六十年來未改者。亦以北界一隅。皆蒙古荒寒之地。既非險要。又非膏腴之壤。可以耕種。故近年以來。東西皆有荐食。而北界獨存。擇肥而噬。未暇及此耳。由北而西。則發端於咸豐十年北京約十五條。至同治三年。我國大臣明誼又與俄使雜哈勞遵照京城和約。在塔城議定西北界。約計十條。八年七月卽本此約所定之第一條第二條。一由中國立界大臣榮全會同俄國大臣穆魯木策議定烏里雅蘇臺界約二條。一由中國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國大臣巴布濶福穆魯木策等議定科布多及塔爾巴哈臺界約各三條。當時卽照所定之約勘分。而西界以定。至光緒七年。因索還伊犁。改訂條約。酌定新界。九年升泰等查勘更改。將科布多界內齋桑淖爾東南一帶地方。及塔爾巴哈臺界內賽里以西各下倫一併割去。是年八月。于是有阿拉克別克河設立鄂博之約。而俄人又無端強援七年所定新約之第九條爲詞。將塔爾巴哈臺界內之巴爾魯克山外一帶平地割去。于是有重定巴哈臺西界址之約。均非七年會惠敏立約時所及料也。光緒八年勘分伊犁。本卽七年所定之界。而分界大臣長順等。又誤將格登山割去。且其南改以蘇木拜

河爲界。其北改以喀爾達板爲界。亦非七年立約之咎也。至喀什噶爾兩約。其東北界約四條。界綫從那林濶勒起。至別謀里山止。西北界約六條。界綫從別謀里山起。至烏仔別里山止。再南卽帕米爾界。此俄之食我西界也。謹記中俄界約始末如此。

四明公所紳董懇保全公所義塚稟

竊董等昨接法國工部局來函云。頃查上海法國工部局圖。載寧波會館之地。係一百八十六號。與一百九十一號圖內之地。經貴會館動用多年。且查此地並無契據。頃敝局按照條約。稟請駐滬總領事照准將原地討還。以便作爲公舉。有益界內華民之事。如建立華民年少學堂一所。施醫院一所。宰牛羊場一所。已蒙領事允准。工部局卽於今日爲始。立一百八十六號與一百九十一號之契據。所有應給價值。候領事與地方官商量後。給與應領之人。所有前因係奉工部局所諭。相致執事查照等因。查敝公所於嘉慶二年創始。在上海二十五保四圖地方。共置田五十二畝五分二釐六毫。中造房屋兩所。爲四明公所屋外四面餘地。爲四明義塚。卽埋葬貧苦難歸之棺。迄今正及百年。執有印契爲據。義塚葬骸。已有數萬具之多。是法國創立租界在後。四明建設公所在前。故於同治初年稟請立案。保全義塚。並蒙

法領事體念四明公所。係甯商逢節祭祀之所。免其捐輸。又於同治十三年鬧事之後。蒙前法總領事葛。出示曉諭。本總領事駐上海以來。凡在本法國租界內商民。無不準情保護。茲因外面謠言。業經勸諭公董局議改前說。毋庸傷及該公所房屋。並不得傷動該義塚坟墓。非但不築馬路。並傳知四明公所董事速築圍牆。以清界限。而免疑惑等因。各在案。茲準法工部局來函。有稟請總領事准將原地討還。以便爲公舉有益華民之事等語。接訊之下。羣相驚詫。查義塚坟墓公所房屋。已閱有百年。無論不便改動。卽與歷來中西官憲諭飭。顯然不符。華人於坟墓一事。第一鄭重。而甯郡人民在滬者不下數十萬。若不曲順輿情。恐迫成衆怒。致肇事端。爲此籲求

憲台查照歷年成案。照會法總領事。諭飭工部局仍照原議。毋稍更動。庶可以相安無事。總之前法總領事葛示諭。飭公所董事速築圍牆。以清界限等語。是四明公所在法國租界地內。既有界限可清。卽毋庸重改前議。茲將同治十三年法總領事告示抄呈憲鑑。伏乞大人俯念甯波閩郡義舉。迅速照會。以期保全。而安民心。不勝急切待命之至。謹稟。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上海道批此案業經本道切實函商。並電出使法國大臣商請外部飭閱在案。希卽諭飭在滬甯人靜候商辦。毋得衆

衆滋鬧爲要。

四明公所董事稟上聶方伯蔡權使稟

劉麟書
方繼善
黃承潤

法公董局拆毀四明公所義塚圍牆。又縱兵開槍傷斃多命。以致激成衆怒。紛紛罷市停工。嗣得憲旌蒞滬。人心稍定。卽經披瀝稟陳在案。當蒙出示諭令照常開市開工。允爲竭力保全。旅居商民。罔不同聲感戴。靜候辦理。惟法公董局五月十三日致四明公所函稱。此地並無契據。又經法總領事照會關道憲蔡憲台。該地主不能交出地契。且以並無地契回覆。是以本總領事已經函知貴道。可飭公董局公平給價。與此地真正地主各等語。竊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管業。皆以地方官印契爲憑。查四明公所。于嘉慶二年四年十一年道光十八二十八等年。陸續價買上海縣二十五保四圖改字圩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八等號地畝。分別向上海縣印契。世守其業。實爲真正憑據。法公董局函詢一百八十六一百九十一兩號之地。與公所執守者不同。是以公所司事。以並無此據回覆。並非不能交出地契也。茲將官印地契摘抄畝分四址。並葛領事前出告示。以及免捐議事等據。用石印法粘呈憲鑒。伏查四明公所爲甯人春秋祭祀。並造殯房。

暫借靈柩。其塋後係埋義塚。爲貧苦窮人在滬身故無力回籍者而設。早經壅滿。毫無隙地。去秋法公董局傳語租界之內。不准穢物停放。致生疾病。議將公所浮厝之柩。限六個月運甯。以後只出勿進。此爲地方起見。並無議及遷讓地基。故甯人允之。於是在公所迤西之褚家橋分所內。添造殮房。現在新柩皆厝於褚家橋。蓋公所與義塚當初本屬一氣。嗣因改築馬路。分爲兩事。故前法領事有速築圍牆分清界限之示也。又查光緒十二年。甯紳王鎮昌等稟內有歷經稟蒙前領事詳請法欽使准作爲四明公所義塚。永遠不得遷變之語。又蒙前總領事白諭飭公董局豁免地捐。賜給印照。勒立址石。又蒙前總領事葛諭築圍牆以清界限。公牘現在。班班可考。足見仁慈惻隱。中外皆同。歷蒙保護有心。相安無事。查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公董局來函。允從公所起造毗連八仙橋路北之圍牆。由公董打樣人指畫而行。並議定章程六條。屈計至今。未逾七載。是最近之憑証。茲特抄錄呈覽。今乃忽背前案。且云不能將中法兩國所議定章程收束辦理。然則前法欽使永遠不准遷變之諭。白總領事豁免地捐之諭。葛總領事速圍築牆之示。光緒十八年公董局允從起造圍牆之信。皆在中法定章以後。獨能收束辦理乎。現在紳等靜候保全明諭。一面傳諭。

商民萬勿滋事。因恐法人固執前辭。爲特再訴下情。籲乞大人據理照會駁正。使數萬具已安之骸骨。百十年爲善之根基。保全無恙。則九原啣感。億衆傾心。萬代公候。馨香以祝也。不勝急切待命之至。再職董等三人係公所辦事董事。毋庸會同諸紳列名。合併聲明。計抄呈光緒十八年法公董局來函。並章程六條。石印告示地契免捐議事等據。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

論英國取長江一帶地方之利

英人 我克斯口

對外之道無他。惟顧所以利我何如耳。苟有利於我。輒勇往直前。棘手當事。甯取謗于一時。不貽悔于百年。而始爲得國計。事不出於是。徒憚列國勿議。畏首畏尾。模稜姑息。倣掩耳盜鈴之尤。其不誤國家者幾希。曩者有額武丁武賴特諸人。提倡曼浙斯達宗旨。言必稱放任博愛太平。其所說洵藹然仁人之言矣。獨奈其言雖切。竟無補於時局。而吾國人靡然奉尙其說。一切政治。以是爲歸。宿造詣焉。於是歐洲治亂興廢。視以爲對岸火災。漠然直諸不問。乃至我祖宗艱難百戰所取之藩屬。認以爲疣贅。欲置之化外。其於外政。國論飄搖不定。如空中旌。如水上萍。燧致列國藐視我。於今三十餘年。未有振之者。蓋吾有自取之也。

以爲扼咽拊頂之備也。近日蒿目於亞東局者。皆莫弗以此爲長計。聞本年一月內。閣大臣某公於稠人廣坐中。大言曰。英國非願割取支那一立錐地者。詎未數月。勒索威海衛。且訂定不割讓長江沿岸地於他國之約。人皆咎其議無定見。然余謂是天誘其衷。漸悔失計。樹功償愆者也。息壤之言。何足介之哉。

我政府之借租威海衛。爲戰畧起見。其爲利既多矣。卽至不割讓長江一帶地於他國之約。其關係更爲重大。所謂長江一帶之地。以其幅員居中國三分之一。以人口上於一億八千萬。舉此土地與民人。歸我建威之城。不許他人一染指。於此杜塞列國禍心。樹立大英威信。其有利於我。非特威海衛一彈丸地之比也。然英國而不具保護扞衛其土地民人之力。縱有保護捍衛之力。畏首畏尾。模稜姑息。襲用舊來政略。則不割讓之合同者。亦將作空文。殷鑑不遠。在刺額斯額爾士哥斯特。皆阿非利加地。名英國先古領之而後遂爲法國所奪。故爲吾英國計。莫若於列國未樹立威域於支那之先。早樹我威域焉。我威域已樹。根本已固。一旦有緩急。一令之下。可將其疆域全歸吾版圖也。

我英國爲尙義之國。佔領人土地人民。固非其所好。然無如長江沿岸之地。與吾通商全局。相涉頗大。而爲列國必爭之區。若任他人佔據。其承禍之烈。殆不堪設想。故

自我下刀之舉。出於萬不得已。與夫好事尋隙拓境掠地者懸殊。何咎之有哉。

向來我國政策與俄相反者。不一而足。卽如支那。俄則欲割裂之。我則欲保全之。其所見如水火冰炭不相容。然則是二國者。遂不相合乎。曰。何爲其然。兩國互退一步。苟容隱忍。則縱雖相遇於亞東。猶可無衝突之虞矣。俄之所欲。而無大干繫於英國利害。則爲英者宜與之。英之所不欲。而無大干繫於俄國利害。則爲俄者宜不爲之。若是而訂定外交家所謂互益協商□□□□□□□□□□者。不爲難爲也。互益協商。一經訂定。則英俄各享其利。無事於爭。是東亞太平之策也。竊怪吾朝野士人。猶持膠柱之見。欲救支那政府於瀕死。而不知亞東之利權。潛移默奪於他人之手。是胡異於東方已白。點燈火者哉。蓋列國之於支那。惟利是貪。如餓犬爭肉。若支那政府中。有豪傑之士當路。能洞悉各國情形。利其私心。使之形格勢禁。可偏安一隅。以保百年。惜哉。舉朝無人。朝事俄。夕事英。窺其顏色。以爲喜憂。不知國勢之日瀕於危亡。匪特此也。中央政府。威信已久不行。各省督撫。皆專制於外。藩鎮割據之勢。漸成。紀綱紊亂。民心解體。人人不復知上有天子。至其江淮以南。民久厭覺羅氏政。皆思苟有時機可乘。輒蹶起爲難。土崩瓦解之來有日矣。而列國政府。皆利滿洲政府

衰弱無能爲。而不願其振勵自強。蓋衰弱之政府易欺。而昏亂之國易取也。或曰。中國南方之地。到處有黨會。糾合其力。以殲滿洲政府。更創一國。以布維新之政。亦不難於轉禍作福。中國猶有振起之日也。余曰。是列國之所不願也。若黨會諸人。而起與政府爲難。政府不克。則必借之兵會。勤以爲邀重賞。素厚款之計也。必矣。故今之政府失民心。尙可能仗外援。以保其殘喘也。然是何異殺肉以奉狼之愚哉。吾知十年之後。土地民人。皆爲其所削取。利權盡落西人手。清社遂爲墟矣。是不特覺羅氏之不幸。抑亦中國黎庶之大不幸也。

我英國之意。異於他國。其中心願保全滿洲政府者也。但欲保全滿洲政府。則先必欲變其成法。法而不變。萬無保全之理。是猶攻中酒之症。自非禁杯中物。縱雖藥之無效也。夫列國之貪戾無饜。心利其國弱民愚。爲阻撓變法之計。所謂惡醉強酒之類也。而彼等之尤所恐者。在於遷都一事。政府一旦遷都金陵。築造鐵路。貫通四方。國中風氣。爲之一變。猶日本之例。無從逞其志也。但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而後行。非英明之君在上。振乾剛之斷。排羣疑而行之。則遷都之策。亦不可施。然則變法之舉。遂屬空言。而列國之疑懼。亦不免爲杞憂。夫清國者。萬無挽回之道也。無待龜著。

也。語曰：不取天之所畀，輒有後徂。正爲我英國言者也。宜速於中國畫定列國威域。我則進佔長江一帶地，與列國相對峙，以維我利權。而我威域內之地，不必歸我統治。封漢人二三人爲王分治，或置一政府合治，任民所便。其保護則都總之英國謂之建設一大帝國於支那。

建設帝國於支那之事，似難而甚易。其緣由有五。

一曰：支那人者，以身家爲念，而志不在國家。

二曰：中央政府，威力落地，既有尾大不掉之勢。

三曰：朔南兩方之民，不同利害休戚。

四曰：不特朔南民心不同利害休戚，卽至一省之中，東西山川阻隔，風俗言語懸殊。

之於同仇之誼，其相交如國外人然。

五曰：現在支那政治，名爲郡縣，而上之權分於地方，與藩鎮無異。

或喻支那下等動物，非苛言也。假令北京政府亡滅，地方督撫猶擁其權，不隨政府而亡，可立於民之上，以專制境內。恰與蝨虬被寸斷其身，片片皆蠕動等。是豈非我國之資乎。督撫其人而不貳於我者，撫而封之，猶於印度酋長之例。其政刑風俗，一

率舊慣。止除苛虐之制。與偏重之稅。若是則中國官民之歸我者。如熱而赴。水饑而就食。有沛然而不可遏者矣。自江淮推而及之湖廣。方數十萬里之地。不動一兵。而可運之掌上。陽避攘奪之謗。陰收統治之權。臨支那之術。未有善於此者。

或言支那人性傲慢自大。平居日他國以夷狄。恐不服英國統治。是言未足以爲的確也。凡世界中不以國事爲意者。孰有出於支那人之右者乎。蓋其平生所修養。在修身齊家。而不在愛國奉公也。曩德國之佔領膠州也。其海軍僅有老窳兵艦三隻。登岸之兵。不過六七百名。清將章高元率數千人。成是地。不及一矢相酬。望風逃竄。本土之民。又無敵愾之念。爭服德人使役。不從其命之懼。夫德之舉。卒然以暴力臨人國者。而清民之不以關其心。有如是矣。况乎英國之意。已明於中外。其國爲自主。仍是其官爲中人。仍是其政刑由舊章。仍是剷除積弊。安堵民心。卽爲清國吏民者。將簞食壺漿。迎我之不至是懼。安能抗我國。甘取不測誅哉。假有一二撫督。揮其螳臂。是一礮艦。一隊兵之事耳。素不足意也。總之建設帝國之舉。名正事順。雖大弭兵會中人。無辭可以藉口。况於奉額武丁武賴特輩宗旨者乎。

吾讀英人我克斯氏論而慙然心痛。涕泗交頤也。其詆我弊竇。語語確中膏肓。令

我無可置喙。窺其隱。若低徊慨惜於保全我國之勢處萬難。西以保全爲迂。而毅然建設威域。聞其詞。忍人也。味其詞。似有激而發。非眞忍。瓦解我崩析我者也。凡我同人。能無感奮。寶軒注。

交涉

闕名

中國自與外洋立約通商以來。濱海之區。悉開口岸。上自官商教士。下自兵役匠工。紛至沓來。履迹幾徧。而傳教則許入內地。游覽則給與護符。無論徵員商賈。與有司接見。悉禮若嘉賓。無或簡慢。竊謂中國之待洋人。已如其忠且敬矣。雖有時變生意外。釁起無端。半由於教堂恃勢欺人。小民積忿既深。羣思報復。然一經稟訴。查辦惟嚴。則中國之於洋人。誠無所負也。若洋人能返己自思。謙以持躬。恕以接物。中外一體。開誠布公。不存欺藐之心。悉泯彼此之見。我華人有不休戚相關。憂患與共哉。乃近日日見耳聞。凡洋人之到中華。每以言語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恫喝要求。以致交涉之案。層見疊出。而中國顧全大局。戒開邊釁。遇事則官長過於遷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習以爲常。愈無顧忌。如輪船於河道港口。駛行無忌。恒與華船相撞。小則船具毀壞。大則人貨俱沉。被控到官。仍復強詞申辨。或咎

華人不知趨避。或誣華人梳燈不明。改重從輕。苟且結案。而華人之身家性命。盡付東流。負屈含冤。無可控訴。又如往來孔道。馬車馳驟。行人偶不及防。無論蹂踐死傷。竟策馬揚鞭。不顧而去。倘旁人阻止。與之理論。反謂車來當讓。大肆咆哮。即使扭赴公堂。亦僅以薄罰完結。又如洋行所僱華人。每月工食。多寡固有定約。給發亦有定期。而往往借釁生端。多方扣減。少不稱意。卽行歐逐。甚至持槍恐嚇。偶一失檢。釀成命案。及事經官府。又復委曲調停。僅援悞傷之條。予以薄罰。而尤爲慘酷者。則莫如粵省奸匪。與洋人串通。散布四方。拐誘鄉愚。販賣外洋。永爲奴僕。聞古巴秘魯亞灣等處。歲中陷華人。以千萬計。其殘忍刻薄。旣大傷天地之和。其暗騙明欺。復顯背中西之約。惜路隔重洋。無人查辦。莫爲發其奸而斥其奸耳。至於貿易一途。華人欠洋人之賑。則必須控官追索。家產封填。甚且擾及鄉鄰。押其同族。而洋人若有折閱。雖饒私蓄。亦不過循例報窮。將家具拍賣攤派而已。且外國與中國進口之貨。稅從其重。而洋貨之進口。稅欲其輕。又華人到其國貿易。須照例納款。按名報繳。歲有常規。而洋人在中國經商。並無此費。試將中外接待情形。兩相比較。直有雲泥之隔。豈徒厚薄之分。是洋人先自薄待乎華人。又何怪華人之歧視乎洋人也。夫河港中禁輪

船飛駛。街道中禁馬車馳驟。無事則禁携軍器。用人則禁扣工資。而販人出洋。尤干
 例禁。泰西各有律法。按籍可稽。倘華人理直氣壯。援萬國公法反覆辨爭。堅持不撓。
 彼雖狡獪。亦當無可措詞。惟查中西立約之時。以中國法重。西國法輕。判然各異。故
 議交涉之案。如華人犯罪。歸華官以華法治之。洋人犯罪。歸洋官以洋法治之。願有
 時華洋同犯命案。華人則必議抵償。並施撫卹。無能免者。至洋人則從無論。抵僅議
 罰鍰。若過持公論。爭就條約。而洋官反暗迴護。縱遣回國。究結無從。非特輕法未加。
 抑且無法以治。此尤事之不平者。故中國好言勢者。專事羈縻。而於國計民生。未暇
 兼顧。雖不至於聞聲。然習於疲籛。不知振作。如患瘵疾。妄用補劑。而身漸弱矣。好言
 理者。激於忠義。專主攘夷。而於彼此情形。未能統籌。措置失宜。每至決裂。如患瘍毒。
 常施攻伐。而元氣日衰矣。方今辦理洋務。雖不越理勢二端。然當權其輕重。度其緩
 急。如勢足固不能以達理。勢不及尤當折之以理。彼有所請。可許者則應之。勿事因
 循。不可許者則拒之。更宜直捷。倘依遠莫決。聚訟紛紜。致洋人引爲口實。多方恫喝。
 反覆要求而結案。或議罰賠。或開商埠。使從之辦理者。莫所適從。更形棘手。所貴權
 宜應變。酌中用和。立一公允通行之法。庶中外遵守。永遠相安。查西國構訟。兩造俱

延狀師赴質。審或不公。狀師可辯其是非。駁其枉直。必須水落石出。疑竇毫無。問官始定克定罪。竊謂中國此時。亦須參仿辦理。倘有通西律。嫻清例。其人品學問。素爲中西所佩服者。大吏得保奏於朝。給以崇銜。優其俸祿。派往總理衙門。及南北洋大臣處差遣。其律法參用中西。與洋官互商。務臻妥善。如猶以爲不合。卽專用洋法以治之。以洋法治洋人。使之無可規避。以洋法治華人。罪亦同就於輕。庶幾一律持平。無分畛域。遇有交涉事務。秉公審斷。按律施行。每年終將各案如何起釁。如何訊問定讞。刪繁就簡。勒爲成書。以備各國公覽。兼資華人攷證。則是非枉直。開卷了然。詭詐欺凌。奸謀莫逞。既不失講信修睦之誼。亦可見准情酌理之施。海隅蒼生。並蒙其福。然而不祇此也。古今來良臣謀國。必深悉天下之全勢。各國之人材。敵情之險詐。知己知彼。乃能安內攘外。遠交近攻。今中國時事日艱。強鄰日逼。隨則病國。激則興戎。而敵勢洋情。尙多未諳。大小臣工意見。又往往不同。以致辦理交涉事宜。動多窒碍。猶豫徬徨。莫衷一是。至於軍機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貴洞悉各國情形。思深慮遠。非先充出使大臣之任。亦必須久辦總理衙門事務者。乃能勝任裕如。事無膠固。否則高談氣節。恥洋務爲不經。臨事張皇。息兵端而無術。同飲和而食德。實抱杞

憂。敢握槩以陳詞。備資封采。

集錄英名 論俄在中國所得之權勢三則

英人闕名

有英人名密起者。於勃拉克伍特報中。論及中國近事。并論英於東邊交涉。有辦理不善之處。畧謂各國若瓜分中土。於我英亦何益歟。是應竭力設法。以阻其瓜分之舉。因俄在荒僻之滿洲。擴充其權勢。將使此廣袤之地。向爲賊巢匪窟者。皆得歸俄管轄。而漸臻太平之世界。雖如此辦法。可以振興商務。亦英國所深願。然該處既歸入有法律之國。指俄國言凡他國商民。可沾利益之處。彼必將重征其稅。獨網其利。苛定章程。冀以抵拒外人之商務也。至滿洲所產有用之才。亦將爲俄用。而駕馭之。若并得山東所屬其民強壯之膠州。則其利更宏。當可控制中國腹地數省矣。

又英人撓門。於康担姆伯來雷報中。綜論中俄條約。及滿洲鐵路。謂俄人舉動。不利於英。將使英四面受敵於俄之先著。所謂受敵者何。蓋指俄辦理交涉得手。有可望之利益。而其中英國受害最深之處。在俄國可操鈴束中國之柄。以削英控馭東邊之權也。據上海新報所登中俄條約。中國北洋。現已歸俄保護。若從北京通有漢口之鐵路。則揚子江一帶。俄又得以遙制之矣。撓門又言。觀中國土地。有出產饒而值

價昂者。此等處所。將來或悉變而入於俄。及考海關之冊報。其商務非不旺也。其後望亦非無能爲也。如美與俄。日後或有爭端。其所冒之險。及所應保護之處。蓋卽每年三十一萬鎊之商務是矣。按此數係華人與洋商互市。百分中之六十七分也。較諸歐洲俄國美國三國商務。併計之數。猶多三倍四分之一。似此極大極要之事。我英詎可忽乎。假使滿洲而爲英有也。必將開埠與各國通商。俾同享其利益。若俄果得之。則必自定海關章程。除利己之外。且將阻遏各國之商務矣。撓門既論之。復尾綴云。東邊起衅。譬若晴日之朝升。可以決其必然。日本有鑑於此。故整軍備艦。趕速預籌。俾五年之中。步兵可增至十二隊。而侍衛之兵。尙不在內。馬軍可增至一萬八千人。其鐵甲快艦。現已在各處大船廠中定造。而如英之最有關涉者。轉無所舉動。吾故願國家當與俄訂立一約。使兩國利益。彼此均可保守。卽或不然。亦應照會俄國。謂俄若謀自利。而害及於英。則必須預備兵力。以防禁我英之亦謀利己而害彼也。譬如俄在太平洋。求一不冰凍之海口。此係一事也。而英官斐爾福者。已明言情願聽其如此辦法矣。惟在北京門口。得一駐泊水師穩固之地方。此又一事。則當別論者也。但據以上兩層。照會俄國。似亦足矣。

康坦姆伯來雷報中。尙有尤爲切要之論一則。惟未署作者姓名。其論曰。英國照約中所載優待之一款。應求擴充之利益。將奉天吉林黑龍江。亦併算入。若果出此。諒俄必將爲梗。而在中國則誠有益。昔中國當軍務之際。曾責英不相顧助。然未開戰之前。英已幾能爲其調停矣。況揚子江一帶。得免日人攻擾者。由我英保全之也。雖未向中國索酬。或另有所求。然以事論。寔爲之出力者也。中國現以遼東之歸。自鳴得意。但豈忘曾經償值買還。且轉失於較日本更甚之強鄰乎。

記倫敦商務公所會議英在中國應有鐵路之利

英人 闕明

商務總公所。於上月在倫敦會議。有名威倫斯者。條陳其說。謂俄造鐵路。經過中國西北省分利便實多。而中國政府。近已允如所辦。其意蓋欲於北邊及中國適中之地。現在已有暨將來續造之鐵路。皆得相接。又查中法約章。准法國所造之鐵路。由東京表延接至中國之南方。現已見諸施行矣。所以此次會議。應請外務大臣。亦從我英屬之緬甸築造鐵路。以至中國邊界。庶可一體均佔利益。卽宜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英法訂立條約。所載中國尤於雲南四川兩省。所予法國之格外利益。英亦當援照以求同佔應得之利。一如法國與中國所訂之約。並請駐印

大臣開導印政府。使知所議。從緬甸而暹羅而中國之鐵路。其在印度地段之內者。關繫甚重。卽應測量估價。迅速辦理。尤冀我外部商諸暹政府。促將此要緊鐵路之在暹羅地段者。亦趕早量估。公所會議之大旨。蓋因欲使英在中國得與俄法齊驅。勿致瞠乎其後。誠非若此辦理不可。故願公所長卽將會議之意見。轉達於政府。以上皆威倫斯之條陳也。又言緬甸中國之間。必須通有鐵路。已屢經衆商再三陳請。而印政府多方阻之。格不能行。是可爲之歎息者也。夫印度邊界商務。極應振興。而彼政府轉力排衆議。一若不欲商務之興起者。何其計之左也。度其所以拒此便商之捷徑者。似恐強鄰之伺我可乘。而致其攻襲也。或且以爲英之保守地方。係得有勢位之人。專便一己之私圖耳。不幸而遇此等庸碌之官。每輕視商務。但知鐵路之築。爲利行軍。其心已快然自足。無事他求。若此者固亦未可厚非。然在商人之意。必冀有此鐵路。商務暢通。可與隣近各國互市而收美利。至若近時漢密爾登爵臣。於條汪恩所問鐵路一事。其回答之辭。殊出人意料。殆亦將效法涉侯乎。漢爵臣之言曰。果造鐵路必先俟彼集有充足公司。方可相助。而於商務公所議請估量開辦各節。忽不置念。商人愈以造鐵路爲當務之急。惟其造價約需二兆鎊。或三兆鎊。若未

有機匠。測量工程。估計實價。先後具報。又焉得有人願集股本。且公所所請各層。事尚易舉。殊在情理之中。而印政府語我曰。試先造爾之鐵路。或顯有充足之公司。力能辦此。然後視吾力之所能及。以助厥成。若如所言。則株守而待。不幸孰甚。政府既將商人可得之大利。膜視玩忽。而作此答說。公所即應申駁。况俄法之在中國。已得有如許之利。印政府及我外部。正宜力助商人。以維持英在中國能有之利益。今造鐵路一事。印政府若是之非理相拒。我公所不獨必湏申駁。尤當稟諸首相。權其得失。裁決施行也。時有湯克斯者。附和其說。亦從而贊之曰。我等今日所議應辦之事。印政府及我外部。恒覺不甚着意。應請其如俄法政府之所爲。則而效之。彼皆重視商務。必爲之保有其利者也。我外部亦宜將鐵路測量估造等事。即行籌辦。由是在座之人。咸以威之條陳爲然。已允照辦矣。

論俄宜取不凍埠口於海參崴

即務拉的
倭司託克

以南

俄人

亞伯羅莫兒

俄國上下一心。懷抱雄圖。虎視眈眈。欲取不凍之埠口於東洋者久矣。達利窩士土佛新報總理巴哪務論云。俄國將以海參崴爲軍港。計議久已早定。唯世人未識其可否耳。尼哥哪務嘗上某大員書。主於在海參崴地面。設立軍隊及商埠。有亞伯羅

莫兒者。素精通海軍者也。嘗作論駁之。登載於威得莫斯科地報。其言曰。

按尼氏云。謂止宜以海參崴爲海軍根本之地。則足矣。而尙擬略取釜山元山旅順等之不凍港。是不過好與外國構釁耳。嗚呼。何惑之甚也。作如此之論。蓋愚謬之見耳。夫我俄設防。本爲備我沿海一帶起見。往年干涉中日之事。殆出於一時好奇之故。西伯利亞鐵路。唯爲聯絡歐洲與亞細亞之交通。海參崴實爲握要之區。可無論已。雖然。苟我俄不欲日人游弋於東海。又欲維持我俄威力於中國朝鮮等。則須於今日預謀異時之計。以備他時交戰之用。然則及今略取良埠。預爲之計。是爲最要矣。忖思異日爲我讐敵者。必中國與日本也。然其交戰之地。必在黃海及日本海也。夫黃海之跋海參崴。約六百餘里。而自該海至海參崴。必當經朝鮮海峽。該峽狹隘。不過三十餘里。又有日本軍隊。在對馬島及九州沿岸一帶之地。據有堅牢堡砦。則通行之路。必爲其所扼制也。若夫日俄之局。一旦以干戈相見。則日軍必略取釜山之岡。及旅順等各埠。以爲防備根本之處也。可知耳。卽今日軍不能扼朝鮮海峽三十餘里各地。又恐拒絕我自黃海至海參崴之途也。故我艦隊搭載煤炭。自沙巴林島至戰地。或自海參崴運載兵士及軍糧等而至黃海。或欲駛回海參崴修補船艦。

則須有護送之艦隊也。蓋海參歲與戰地。離隔甚遠。故致有此不利。况又恐錯用其戰畧也。凡此等議論。雖水師學堂初學生員。亦所洞悉也。尾氏云。我艦隊假令不由朝鮮海峽。而至海參歲。亦別有宗谷海峽在焉。何不思之甚也。以吾人觀之。倘我艦北下。而過朝鮮海峽。日軍未必能截斷之。如昔日法軍困於我莫斯科之時也。試問我國艦隊。卽出於宗谷海峽。將何之哉。又况此處海濤洶湧。日艦又游弋於其海岸也。如欲迂道宗谷。而至海參歲。則奈相隔千二百餘里之遠。况現又交戰於黃海。自宗谷海峽。而出渺茫之洋。將欲作何事乎。雖有國民艦隊爲援助。而日人善用水雷。如放水雷於朝鮮近海。而轟沈我國民艦。則將奈之何。且海參歲甚寒冷。如當寒暑表降下二十度之時。欲修補各種軍艦。安能利用其船渠哉。故一旦畧取良港。則絕無此慮。而各種之事。可立辦矣。抑當戰時。能速修破艦。又能亟致不足之器物。最有關於勝敗之數也。然日本則距黃海百餘里之地。現已有造船所及船渠。况在交戰時乎。現在之海中電綫。亦難必其能通。苟如此則宜派船艦。以傳使命。設或偶失事機。亦難緩急相應也。俄國利害。旣已如此。則豈可以固守海參歲而遂足哉。苟我俄欲壟斷東海之霸權。豈不可留意朝鮮海峽乎。嗚呼。是實爲我俄通路也。雖然兩

岸之山郭水村。非見樹立我俄旗章。而不知我艦隊之安全無恙也。然則我俄當略取何地乎。又須何時而行此策乎。嗚呼。此事非可以輕論也。湏及時詳加審察。以待叱咤風雲之日耳。若夫徒汲汲講自衛之道。不懷睥睨他邦之志。是安得謂之大國哉。亞細亞洲東方沿岸一帶。土地廣闊。待吾人之藉手久矣。掌握東洋霸權。誠我俄之責任。由是觀之。海參崴不足爲根源之地。昭昭然矣。蓋海參崴不過爲衰弱頹脆之人。宜求偷安旦夕之計耳。

論亞洲宜自爲唇齒

闕名

天地以五大洲別生分類。一區之中。人民禽獸不相越。必有人焉。整之齊之。君之師之。魁之桀之。聖王因其教。制其宜。不易其俗。故自唐堯以來。以裏海烏拉嶺爲戎索。以絕亞歐。以區黃人白人。然而天地之運。無四千年無亢龍絕氣。故放於東海。放於西海。其不能不相通者。期會然也。夫通則何病也。地體華離。犬牙相錯。其本氏於歐洲。其標末於亞洲。於是乎震旦病。亞洲之國。西有印度。南有巫來由族。制於佗人。威靈所不及。其在邊裔。突厥之受侮。與中國等。亦不能爲我利害也。處於溫帶者。中國爲大。東迤千餘里。海隅之國。日本爲大。由二國之北。溯甘查甲以上。尾大而掉。俄羅

斯爲大。然以赤縣之地。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闔亞洲維日本。往者中東有滄。言將率失律。師喪而地分。諸贊筆持牘者。莫不瞋目語難。冀得當一雪恥。雖以窮髮之國。饗餐於朔方。忘其欲噬。密與爲盟誓。背同類而鄉異族。豈不左哉。昔興亞之會。荆自日本。此非虛言也。中依東。東亦依中。冀支那之強。引爲唇齒。則遠可以敵泰西。近可以拒俄羅斯。而太平洋澹矣。不幸中國利弊。有兵實不練。有地藏不啓。有學校不教。受侮鄰國。惟北方尤甚。彼觀其意。且欲盜黃海以爲己屬。日本壤地相屬。而懼俄羅斯之逼處也。曰。甯我薄人。無令人薄我。鋌而走險。雖有瀛海之阻。則浚之。雖有金城之塞。則陷之。故先發難於朝鮮。遂東以撿俄羅斯所未舉。非其黷武。冀自救也。使中國生其霸心。發憤圖自強。綜覈名實。使卒越勁。使民慤愿。使吏精廉。彊力。日本將親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使中國不生其霸心。不發憤圖自強。不新制度。隨俗雅化。惟舊章之守。雖無日本。猶蠶食於俄羅斯。何耻之可雪。且國家不早自振厲。以稍陵夷。至於譙詬之中。乃欲自張大。斯不亦遠乎。夫句踐之臣吳也。猶有報志也。蜀相之結吳也。無報志也。彼甚曹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燼於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貞。宗禰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算失也。故地處其逼。勢處

其隍。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兩熊之鬪。敗者引狡以自助。則身先鬻也。今中國無深長慮。欲一快心日本。密約俄羅斯以爲繫援。至於膠州屯軍。吉林築路。齊魯與東三省將爲異域。悲夫。乃者法俄令從。南北爲羅。且夾溝而廢我。我在亞洲。猶魚之濡汰於九罟。雖日本亦有戒心焉。爲今之計。既修內政。莫若外矚日本。以禦俄羅斯。兩國廣候。遂遣於東海。勢若櫛榜。無相負棄。庶黃人有援。而亞洲可以無躓。難者曰。方今觀微之士。以爲中國肅病。犁十年而仆。雖與日本結。其何瘳乎。曰。夫發憤爲天下雄。則百年而不仆。怠惰苟安。則不及十年而亦仆。吾所議者。爲發憤者言也。非爲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雖有形勢。若旅順之阨。馬尾之險。可以失之。發憤而爲雄。而後以鄰國犄角爲可恃也。不然。則一飯之頃。已潰敗決裂矣。安能十祀。中東戰。後日人災有戒。心因中國不足有。爲故矚英臣自固。而我猶夢夢如。蒼哀。

戰寶軒注

維持地球和局議

壽州王榮懋

五洲諸大國林立。曰以增軍艦。厚兵力爲事。歐亞之中。必有大血戰。自俄人經營西伯利亞鐵路。乘間握東三省。又索大連灣諸海口。而鐵路長驅。將由俄京斯科。逕達

旅順。駸駸焉有囊括八道之勢。於是乎亞洲危。然洪鐘一震。羣雉皆雉。全球播動。勢豈能安。若英若日若德法若美意若奧比。狡焉思啓。咸覲瓜分。譬之羣虎詞肉。怒而相爭。不能讓強者以獨飽。其禍機之發。卽在目前。中州以積弱而適丁其厄。雖令補天揮日之手。力爲幹旋。豈易易哉。嗚呼。地球之局。至斯又大變矣。爲中國謀者。將使背城一戰乎。而海無船。陸無兵。餉源且告罄。固難以大局爲孤注。將聽其相攻相取乎。而火勢燎原。奚能安枕。則今日之時局。誠知其不可爲而不容不爲。夫六國合從以擯秦。而秦勢阻。連橫以事秦。而秦勢成。今之俄昔之秦也。俄扼太平洋之門戶。搏亞細亞之內地。其氣已吞懾羣雄。中國弱。不足以拒俄。計力能敵之者惟英。英與日和與德合。力益壯。俄難以威力震各國。各國未嘗不互增威力以求勝之。果使合從之勢成。俄豈敢蔑視各國中國懼俄而轉密約于俄。非計也。俄之肆志鯨吞。已非一日。昔俄先世比得皇曰。亞細亞全洲。宜歸俄屬。世世子孫。其善繼朕志哉。今假遼東一事。市德於中國。而隱逞其長駕遠馮之心。其勢爲全局所關。非獨爲中國患。法人見俄勢日張。棄歐洲之盟。而與俄。一朝有事。南北夾攻。以繫亞洲。其旣方長。爲我計。莫如蠲除宿忿。聯英與日本以拒俄人。何則。俄法之於中國。僞友也。雖西報亦明

言之。惟英爲商務巨宗。不願人之擾及亞洲。而擾其商務。日本嫉俄已甚。又懼俄之得志於東方。將無以自立。強隣日逼。亦日本之憂也。前雖構難於中國。至此亦思共保夫亞洲。則亞洲宜自爲唇齒。明甚。蜀相結吳以伐魏。豈不念白帝之仇。特大局有輕重。不能不審其所先。則今日欲維持和局。非英與日。誰足以維持。吾願中國急思自奮。勿見外於諸國也。

難者曰。子欲保和局。而合從以拒俄。安必俄人戢其雄心。而甘於中輟乎。則且爲俄進一說曰。中國雖弱。未必如土耳其。往者俄欲肆其西封。積百數十年之志力。以謀柏士樺羅海峽。興兵於土耳其。謂一舉可定。而英且大戰於天山。且力禦於地中海。且約德約法。協力同心。俄終未能償厥志。今又淡西顧之志。以圖東。中國縱非俄敵。亦必合諸國以籌之。彼英豈堪坐眛。而不以保亞洲者自保歟。况日本爲英之先衛。自遼東一役。無日不仇視俄人。俄國卽日增艦隊。日練陸兵。以圖東下。而日本與英之水陸兩軍。亦歲歲有加而未已。俄豈能操必勝之權乎。俄於此亦可少安毋躁矣。難者又曰。俄縱不先發。而英人經營商埠。北盡牛庄旅順烟台。南盡粵東浙海。及長江上下游。西暨前後藏川蜀等處。未始不朝夕垂涎。思乘機以攘據。可奈何。則又爲

英進一說曰。英母爾。英之所以雄視海上。富甲地球者。莫非安坐亞洲而取利。以數十年承平之局。日進富強。而忽焉興兵構難。吾恐英且驚廣而荒。非特亞洲內訌。未必帖服。卽非洲南洋各處。鞭長莫及。亦懼有土崩瓦解之憂。且數十年之商務。此而大墮。英何必自壞其利源。不思亟爲保護。况俄必乘敵以力爭印度。法必乘敵以逞志南洋。是英一啓兵而適自速其禍也。英雖船艦布滿地球。豈可恃以無恐。惟聯絡中日以拒俄。斯爲上策耳。

難者又曰。德法覬覦中國久矣。德所取利於中國者。惟船砲軍械是資。終未能鑿其慾壑。自干涉遼東以來。以無海軍基地爲憾。屢欲耀兵。往者廈門之金門島。已測量其形勢。福州之附近島。又欲要求。近且占據膠州。顯與中國爲難。此其一也。法人久窺粵滇。兼覬雷州瓊州諸島。邇日突進中國兪林剛灣。測量灣內及陸地而去。是德法皆將稱兵。又奈何。則應之曰。吁。德法均未審利害者也。德法世仇。終不可忘。今德又爲仇於中國。中國雖弱。人人皆有義憤之心。必欲操之過激。中國豈不能以德之審法者。反報於德歟。况法人附俄。志在復仇。設使乘德之敵。而襲其中國。徼其後路。德亦殆哉。且俄本注意膠州。暫雖無言。日後豈能無患。若兵端猝起。德既患俄。又且

患法。如羊之觸藩。進退維谷。卽以法今日者。背英而向俄。必結怨於英。內而與德有仇。與義有仇。又何必遠驚中國。以忘內憂。吾爲德說曰。爾勿稱兵於亞洲。中國且防之。英且妒之。德與意且內攻之。計仍不如不動。諸國之與中國立約曰。有利均沾。竊恐他日亦有害同受。甚勿見利不見害。而輕於啓衅端也。

難者又曰。日本變法維新。縣琉球。割台灣。脅高麗。抗羣雄。又增其海軍。以扼東洋諸要隘。非徒曰防俄。亦不利於中國。恐甲午之役。又將踵興。則請爲日本說曰。日犬牙相錯。地皆亞洲。人皆黃種。是同舟也。同舟而成敵國。鷓蚌相爭。適爲漁者之利。往者遯東一事。失計已多。今願日本勿爲戰國之宋。以自取覆亡。而爲戰國之韓。以內聯與國。且日本具有灼見者。亦思顧全大局。保我黃人。而志在興亞。豈不以和中國爲然。吾知其修內政。作軍令。務在禦強俄。不至復尋釁於中國。而爲引虎之俵。毆魚之獺矣。

難者又曰。美意粵比。皆將取利於中國。彼觀諸國之據我要口。獲我利權。未嘗不啓其貪心。而思耀其兵力。不知美去中國最遠。別處一洲。其國例不侵人地。亦不願人侵其地。大意惟在通商。未聞越歐洲數國。而欲逞志於兵戎者。至意粵比。雖亦稱強。

然船艦不廣。兵械不多。較之德法諸國。尙難相抗。但使諸國主和。三國又豈至構衅。卽西報亦論美意粵之於中國。商務相關。不願人之分擾中國。若英出而議和。必能聯此數邦。以維持大局。夫英爲地球最大之國。各國皆視英爲轉圜。英主和而英得其安。各國亦得其安。地球亦得其安。英何不力持合從之說乎。

雖然。中國而發憤爲雄。則維持和局。卽以維持中國。若苟安如故。則和局不成。各國亦不願維持。吾之倡爲合從之說者。不得已而欲存吾中國也。又不得已而欲激我中國也。英之初意。未始不欲聯我興我。以共爲輔車。乃夢夢者若罔聞知。於是諸國又將轉而攘我。及此時而不圖自強。更待何時。遠鑒於古。則衛文之訓農通商。卒能富國。句踐之臥薪嘗胆。遂以沼吳。近鑑於今。如華盛頓之興美。嘉富洱之興意。威良俾士麥之興德。日本君相之興東洋。尤其切要者也。否且爲印度。爲突厥。爲波蘭。哀吾黃人。將蹈紅人黑人覆轍。雖欲求和而又奚能。吾故曰。欲立和局。莫亟於發憤爲雄也。則維持之道。豈徒恃英日諸國而哉已。

中俄交涉紀要

闕名

攷中俄訂約。自康熙朝迄今二十五次。其中專主界務者十有八。兼及界務者三。專

主商務者四。康熙二十八年。大臣索額圖在尼布朝定約。雍正五年。尙書圖理善在恰克圖定約。乾隆三十三年。修改恰克圖界約。咸豐八年。將軍圖山在愛暉城定約。是年大學士桂良等。又在天津定約。咸豐十年。恭親王等在京師定約。咸豐十一年。侍郎成琦在黑龍江定約。同治三年。又由明誼定約。同治八年。又由大臣奎昌定約。同治九年。又由大臣榮全定約。光緒七年。出使大臣曾紀澤。在聖彼得羅堡定約。光緒八年。又由哈密幫辦大臣定約。是年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在喀什噶爾城定約。光緒九年。伊犁參贊大臣升泰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福。在喀巴河賽爾烏蘭琦爾巴定約。額福又在阿拉克別河口定約。大臣升泰又在塔爾巴哈台城定約。光緒十年。大臣沙克都林札布。在新瑪爾葛拉定約。光緒十二年。左副都御史吳大澂。副都統依克唐阿。重定琿春界約。中間專使大臣崇禮所定之約。御筆並未批准。不作爲憑。光緒二十二年。俄皇加冕。朝廷特遣李傅相往賀。今俄廷特派王爵吳克氏來華。答李傅相之聘也。

暹法交涉情形

法人闕名

法國與暹羅交涉之事。日見緊要。我國外部。既久以平靜無事。遮人耳目。而今祇聞

各報所述之事。人所共聞。想外部亦難再爲遮掩也。至暹羅人登入巴黎新報論。雖法人之至愚者。亦不能被其所惑。而謂暹羅之事非急務也。暹羅駐法參贊革洛漢君。致時報之函云。暹人實惟願與法人交好。與法人之商利。如暹人與中國印度銀行交易情形。足爲證據云云。夫暹人阻止與該銀行交易。寓居砵閣者。人無不知。此語果誰信之。時報執筆羅米爾君云。千八百九十三年前。暹人曾毀法國商船一艘。後又擊沈兵船一艘。暹人與法國交好之據。於此二事可見矣。革洛漢君函內所云。多僞詐可笑者。雖至愚之法人。皆不能欺也。時報執筆羅君。以函答之云。安南人革的爾。久被暹羅監禁。法使臣朶夫蘭司君索之。不肯交還。有其事乎。蓋實有其事也。而柬埔寨會長亦並入獄中。又暹羅逼令兩柬埔寨人。充水師兵役。非實事乎。固亦實事也。且十五日前。更有用監禁柬埔寨人十二。爲演炸藥礮臺。其人不從。欲求法人保護。暹人阻之。而十二人卒死於足。我屬地百姓。固深以法國保護爲可恃也。今死者家屬。紛紛至法領事署。求爲索賠。欺復仇。而我政府竟置若罔聞。洛君又云。暹羅阻止老搗人過湄公江左岸。亦係實事。近法領事至商達岡。遇老搗人六家。欲返江左岸。暹人阻之不得歸。又在岡比里地方。有柬埔寨會長六人。至砵閣註姓名。

册。竟被禁諸獄中。益迄今暹羅內地。猶視柬埔寨老撾等人爲開戰時之罪人也。以上各事。均極確實。我屬地之民。向來所忍受者如此。然時報洛君所知者。尙未及半。今暹羅以船巡海岸。遇柬埔寨人。則以船載歸。逼令充兵。不願者。須付重稅以免。類此之事。非只見於一省一城。而其境內無處不然。又法國使臣朶夫蘭司君。回國之前一日。曾親見暹王。請將革的爾釋放。王不允。此事固已曾屢次請諸外部者。終未允從。查革的爾。係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四下獄。迄今並未審斷。其問罪。則不過遇盜自衛耳。兩國所定之約。須共遵行。暹王雖能敬茶於法使。以示和睦之意。然禁我屬民於其最污牢獄。亦無用也。今暹王赴歐洲矣。意其到法國時。必欲玩弄我國大臣。賄購我國新報。噫。不知屆時我法國新報論以上各事者。將不可勝數焉。暹羅內地。近日非常撓亂。城鎮內外。賊盜橫行。持刀劫掠之案。已屢見之。碓閣新報日毀之。而政府不爲之動。政府竭力所爲者。惟有增加新稅一事耳。牛馬牲畜。病死無數。官長亦不爲之設法。又以錢賄暹羅人各報。使其勿宣各事。以保安平。此次王出游歐洲。命王妃聽政。人皆不悅。以其以國事交一婦人手也。暹羅內政。以刻下爲最難。將來亦難興盛。余一再申說者。惟有暹法交涉之事。不可稍緩。外部不可仍稱安

文獻雜誌社在國光

1572880

910-08
2643



21101000180312

靜無事。法人不願見逐於中國印度。則暹政府舉動及所用英人計畫。可不關心乎。

三
軍
事
策
略

皇朝蕃艾文編卷五十九

交涉六

江都于寶軒驢莊輯

各使交出十二條款光緒二十六年

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緒二十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間。在中國北方省分。釀成重大禍亂。致成窮凶極惡之罪。實爲見所未見之事。殊悖萬國公法。並與仁義教化之道。均相牴牾。茲將其情節尤重者。開列于左。

一 西歷六月二十日。即中歷五月二十四日。大德國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大臣內大臣男爵克。因公前赴總署之時。被奉令官兵戕害。

二 同日京師各使館。官兵與義和團匪勾通。違奉 內廷諭旨。圍困攻擊。直至西歷八月十四日。即中歷七月二十日。聯軍救兵方止。而彼時中國國家。乃令使臣向各使國政府。宣傳就承保全使館之旨。

三 西歷六月十一日。即中歷五月十五日。大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奉差公出。被官兵在城門外戕殺。又客居都中。及各省之諸國人民。均被拳匪官兵。殘害凌虐。或被圍攻。僅賴極力抵禦。方獲保全。而其各項房業。全無不毒遭變劫。

四各國墳塋之被汙瀆。在京者爲最。甚至墳塋被掘。骸骨殘暴。

因以上各節。遂至各國爲保衛本國使臣。以及人民之性命。并戡定變亂起見。遣派軍隊前來。乃當此各國聯軍進京之時。遇中國軍隊抵敵。祇得奮勇擊敗。而中國既自表明悔過任責。并愿挽回因此事變所生情事。於是諸大國公言允如所請。但由各國酌擬懲前毖後。必湏定一不移之要款。今將各款臚列于左。

第一款 原任德國克大臣被害一事。欽派親王專使前赴德京代表 中國

皇帝國家慚悔之意。遇害處所樹之銘誌之碑。與克大臣品級相配。用辣丁德華各文。刊敘中國 皇上惋惜此等凶事之旨。

第二款 西歷九月二十五日。即中歷閏八月初二日。上諭內及日後各國駐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湏照應得之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以蔽其辜。諸國人民。被戕害凌虐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等考試。

第三款 因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中國國家必湏用優榮之典。以復日本國政府。

第四款 中國國家湏在各國墳塋。嘗遭汙瀆發掘之處。建立銘碑。以昭滌垢雪侮。

之意。

第五款 運進中國之軍火。暨專爲製造各種軍火之各種器料。照諸國後定之則。仍不准運入中國。

第六款 凡有各國各會各人等。以及爲他國執事之中國人民。因近來各事身家財產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中國國家。須籌定各國所能允從之理財辦法。以爲就保如何賠補。以上所開虧損。以及如何措還國家措款之地。

第七款 各國應分自主常駐兵隊保衛使館。並將使館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概不准在界內居住。

第八款 京師至海邊。須留出來往暢行通道。故其有碍之大沽砲台。一律削平。

第九款 爲京師至海道暢通。不使有斷絕之虞。由諸國應分自主酌定數處備兵駐守。

第十款 中國國家。務須在各屬廳州縣。將聲名上開兩端之 諭旨。張貼兩年。俾衆周知。永禁軍民人等仍仇視諸國各會。違者問死。至開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殺害凌虐各國人之城鎮。停止各項考試。亦在此列。中國 皇帝。務須 諭旨一道。

通行布告。以各省督撫。文武大吏。及有司官。於所屬境內。皆有保持平安之責。如復肇傷害他國人民之亂。再有違約之行。必須即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官員。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亦不得藉端開脫。別給獎叙。

第十一款 凡通商行船各約。以及關乎通商各事宜。各國以修改為有益者。中國認與商議更改。

第十二款 總理各國時務衙門。必須革故更新。及諸國欽差大臣。覲見中國皇帝禮節。亦應一律更改。其如何變通之處。由諸國酌定。中國照允施行。

以上各節。若非中國國家允從。足適各國之意。各本大臣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扎兵隊之望。

- 德使穆。 奧使齊。 比使姚。 日使葛。 美使康。 法使畢。 英使薩。 義使薩。
- 日使西。 荷使光。 俄使格。

全權大臣覆各國公使照會

慶親王 李鴻章

十一月初三日。接讀各國欽差全權大臣公議條約十二款。足見各國與中國真心和好。曷勝欽感。所開各款。業經本爵大臣電奏。現奉中國大皇帝電旨。所奏十二

條大綱。應卽照允等因。欽此。旋于十七日接各貴大臣送來條款。並葛大臣照會。內開所有要款施行。其詳細條目。應請貴王大臣于會晤之先。將所有欲商各事。預爲知照。迨各國大臣議妥。以便當面答覆。而免遲延各等因。本爵大臣當卽遵照前奉諭旨。署名畫押。查諸貴大臣開來條約共十二條。中國業經允從。足適各國之意。自應照條款末節所稱。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未撤之先。自應停戰止兵。不可派兵分往各州縣城鎮。四出騷擾。致領居民驚懼。是爲至要。其餘詳細條約。欲商事宜。開列於後。

第一款 德國欽差克林德事應照辦。

第二款 載西歷九月二十五日。卽中國閏八月初二日。上諭。業將該王大臣等治罪。既據貴各國大臣條款。仍請嚴懲。自應照款內所稱分別輕重。治以應得之罪等語。奏請嚴加懲辦。又載諸國人民被戕害之各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考試。查各府廳州縣。所管城鎮甚多。應查明何城何鎮地方。如有戕殺酷虐諸國人民之爭。自應照辦。此項自指學政歲科試而言。至鄉會試係各省合考之事。其有戕害凌虐諸國人民之城鎮。仍應照前項查明辦理。其他別城鎮并無干涉者。仍應照常

考試以別良莠而示勸懲。

第三款 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事照辦。

第四款 各墳立碑事照辦。

第五款 運進中國之軍火。暨專爲製造軍火之各種器料。照諸國後定之則。仍不得運入中國。查中國內地土匪。隨地皆有。且均執有洋鎗火器。中國兵勇。若無精利槍械。難資彈壓。設紛出滋擾。中外商民均不免受害。應請酌定年限。限滿仍可購買。至製造軍火之各種器料甚多。其有國家必須應用者。應由總署隨時知照。准其購買。

第六款 中國國家須籌定各國所能允從之理財之辦法。以爲擔保。如何賠補查賠償各款。須量中國之力。或寬定年限。或推情量減。必須通盤籌畫。中國歲入歲出各款。爲諸貴國所深知。此次賠款。尤屬額外加項。凡中國籌款。有可設法增益之處。如加關稅。加礦稅。通郵政。印花稅之類。現已各國通行。諸望鄰邦一體照允。第七款 各國駐兵護衛使館。并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不准在界內居住。查此項駐兵。務請酌定數目。詳定約束章程。庶可兵民相安。不致越界滋事。至使館

境界係由何處起。由何處止。應將內有公所衙署畫出。并須先行勘定界址。以便轉諭該處居民遷徙。

第八款 大沽砲台事。凡有碍暢道。議令平毀。

第九款 京師至海邊暢道。諸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查此項留兵。共計若干。分紮幾處。應先行商定。并由各國酌定約束章程。以免附近居民驚懼。駐兵原爲保護官商之用。於中國地方及行旅均無干涉。中國國家並力任爲保護。各國人民由京師至海邊。決不使有斷絕之虞。如一二年後。各國查中國保護得力。亦可酌量情形。撤去各處駐守之兵隊。

第十款 各省文武大小官員。於所屬境內。均有保護各國人民之責。如復肇傷害他國人民之亂。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官員。卽行革職。永不叙用。查中國地方官。屢奉 嚴旨。本有保護各國人民之責。如再有傷害各國商民之事。自應按律重處。惟此次肇禍。實由民教不和。懲前毖後。自當籌永遠相安辦法。應公同妥議和平詳細章程。立爲專條。以免教案日繁。民不堪命。官不勝參。

第十一款 凡通商行船。以及關乎通商各他事宜。以修改爲有益者。中國認與商

議更改。查各國以修改爲有益者。自係中國與各國均有利益起見。凡有損中國利權。及商民生計。稅課欸項等事。當非諸貴國所愿。其通商各他事宜。以修改爲益者。中國自應認與商議更改。

第十二欸 各國觀中國 皇帝禮節。如應變通更改之處。自應臨時彼此商酌定議。

以上各欸。均係就諸貴大臣。開來各欸。引申其義。參以鄙見。詳細聲明。并非另有增改。如諸貴大臣。共同商酌。並無異議。應將以上各節。附注于開來各欸之後。卽爲將來講約底本。并條欸末節。所稱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除在京保護使館。及由京至海邊酌留屯兵外。其餘在京及保定天津等處地方兵隊。應請從速酌定日期。全數撤回。其占據北京天津保定等處宮禁城垣衙署倉庫。均應交還中國國家。想各國與中國共敦睦誼。定荷照允施行。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中西定保護長江內地章程九條 光緒二十六年

一 上海道余現奉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電示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

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爲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已另列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認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真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各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自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啓釁。燬壞洋商教士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礮台。各國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礮台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兵輪。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爲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撫提用。

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游歷各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中俄約章亟宜修改說

闕名

自秦始皇改封建之制天下統於一尊羣侯不聞裂土而春秋時列國會盟聘問之事不見於史書數千年來歷漢唐宋元明數代其風仍而弗替我朝自祖龍興遼藩混一中夏子惠黎民邁唐軼虞治躋隆盛厥後四海咸知賓服百蠻共樂會歸採珍羅奇共呈方物於是通商互一之議起而立約修好之事繁自昔及今章程屢易顧其中有裨于中國者十不得一二屈指計之各國條約之當改不改者誠不知凡幾而擇其大端言之則彼利我害貽誤大局者初以英約為最今以俄約為最英當咸豐八年乘我內寇方亟闖入大沽阻我海道不得已而使使臣桂良等在天津議和訂定和約五十六款無一款不陰受其害而察其害之尤烈者約有二端一曰刑律如英約第十六款謂英國國民人有犯事者歸英國懲辦中國人凌害英民歸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彼此公平審斷以昭允當然攷大清律例故殺人

者斬監候。傷人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充軍。而泰西律例。向無軍罪。惟擊人死者亦殺無赦。自後除去斬罪。凡故意歐人傷人者。多至監禁三年。少止監禁一月。均不及我軍罪之重。中外刑律。顯有不同。似此立約。是彼之民導以生機。而我之民陷以重法也。尙得謂之公允乎。猶憶今署理江蘇藩司陸春江方伯。知上海縣事時。適青浦縣鄉民有爲洋人所斃者。控諸方伯。方伯痛民之無辜被戕也。執公法以與之爭。輾轉相持。必欲抵命而後已。卒以上臺畏事。恐生釁端。調方伯赴他任。而此志遂不得伸。由是各國立約。悉以此條爲辭。而先此同治二年荷約之第六款。後此光緒六年美約之第四款。皆如此議。未嘗稍有更張。亦可見中國自與泰西通商以來。盟誓日繁。而我民之含冤地下者。不知凡幾。安得有爲民請命者。起而力挽此失乎。一曰稅則。如英約第十六款。照江甯約第十款章程。核定進出口各貨稅。均以價值爲率。每值百兩。徵稅五兩。然攷泰西稅則。以美國爲最重。每值百兩。抽稅至五十兩之多。其餘各國。逐漸減少。亦不出十五兩之譜。通商之初。中國未明西政。悞將值百抽五之例。載入約章。坐使餉項支絀。每年少收千餘萬金。中日之役。償款議和。國用日蹙。合肥傳相爰於聘問列國時。議及加稅一事。擬改值百抽五爲值百抽十。此議若行。於地

球各國稅額。尙屬最輕。何意請於俄。俄諾之。請於德法。德法諾之。而獨至英相沙侯。則藉口於內地釐金。竟梗其議。當此之時。雖有以停撤釐金。改行印花稅爲議者。亦迫於積弊之深。驟難變革。以致值百抽五。至今奉爲成法。不獨光緒六七年間。德約第九款。俄約第十三款章程。悉援此例也。論者咸歸咎於英人之作俑。不知亦中國不能振作所致。否則日本僅東海一島國耳。而改換條約後。稅則卽得自由。豈堂堂中國。而竟可因不可革耶。至烟臺英約。亦有關於通商大局。其中貽誤甚多。秉國鈞者。不可不參攷之。而修正之者也。至於俄當中日議和之時。假仗義以市恩。於我光緒二十二年。李傅相往俄皇加冕之禮。受其迫脅。訂密約十二款。其中之害。較英約爲尤甚。揭其大要。亦有二端。一曰地勢。如俄約第一款暨第七款。西伯利亞鐵路。得由海參崴經黑龍江達吉林。而吉林黑龍江諸省。及長白山等礦產。皆歸俄人開採。第十款則謂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各地。不得賃與別國。然東三省爲北省屏蔽。俄人南下。舍此無由。馬關之約。日本注意於遼東者。所以制俄人之死命也。中國若能守此險要。計之得也。而畀諸他國。孰若畀諸日本。日本縱不愛我。而唇齒相依。猶可與共患難。乃不是之審。而徒以一時私憤。不惜三千萬金。代俄購還此地。所謂

發祥之處。

陵寢之墟。以及龍脉攸關。二百年來未經開掘之礦。一舉而盡

界於他人。何不明利害若是耶。况旅順大連灣。形勢天然。尤其爲直隸鎖鑰。俄人覬覦其側。久思珍其臂而得之。而曰不得賃於別國。蓋即隱伏其權爲後日侵占地步。故比及二年。而租賃旅順大連灣之事起。可見發軔之初。業已震動全局。而德之租膠州灣。英之租威海衛。法之租廣州灣。玩其約章。無非曰鐵路歸我創辦也。礦產許我開採也。謂非襲俄人之唾餘。而其辭若合符節耶。說者嘗謂瓜分之勢。已濫觴於中俄密約之第十款。斯言亦非無見也。今者時移勢變。煌煌成約。已如鐵鑄而不可易。然利權所握。本與我有贖回之期。我苟銳意自強。安見此約終難改訂。而必待三十年後。始復我全省之規也。一曰兵權。如俄約第五款。暨第八款。謂鐵路附近一帶。置俄兵以資守衛。而直隸東三省一切洋操兵隊。皆歸俄人訓練。第十款又謂遇有軍事。許俄國海陸軍駐軍旅順大連灣兩處。攷俄國兵力之厚。甲於環球。故即無隙可乘。而吞噬亞洲之心。無一日去諸懷抱。况乃與以保護之名。俾得於鐵路附近之地。大張軍威。比年以來。駐紮之兵。除海參崴要塞。各海口所置砲兵工兵水雷兵外。其在遼東島者。計有步兵二聯隊。騎兵六中隊。砲兵二大隊。在墨龍江者。計有步兵

三十八大隊。騎兵一師團。三聯隊。炮兵二師團。十二中隊。其餘又有工兵及築道。工兵各大隊。蜂屯蟻聚。用以保衛鐵路。五尺之童。亦知其肺腑矣。而前者非躡之地方。有舉動。乃調兵抵阿富汗者。約有三萬之多。一旦有事。盡舉而屯集於旅大兩港。卽曰羽翼我。腹心我。而我可保其無意外虞乎。矧其陰謀所蓄。尤欲舉我可用之兵。亦歸其操縱。於是詭計百出。而有此訓練華軍之一議。迨後卽派其副將往聶功庭提督所統之武毅軍中爲顧問官。併訂明如欲更易此員。須得俄皇之命。是其目中已無中國。而欲我全軍盡歸其掌握矣。故英人於威海衛之約。亦聲明中國他日重興海軍。更改陸軍。皆請英人爲之訓練。而德於膠州灣。法於廣州灣。亦皆斷斷籌及此事。人果何愛於我。而爭爲之効力乎。有心時局者。當亦深明其故。而弗忍使此約章貽誤終古矣。總之此二約俄失於前。英失於後。而權其利害。英尙陰行其惡。俄實顯逞其奸。外患至此。尙忍言哉。或曰。目今時世糜爛已極。乘輿西幸。聯軍盤踞京津。慶王李傅相雖奉命議和。而各國要挾多端。迫我以難堪之事。不從則勢有不可從之。則受患無窮。欲僅僅如此約而尙不能。更安望其能修改。然而緬甸之約。薛侍郎力爭於英。伊犁之約。曾憲敏力爭於俄。皆得與之改舊約。立新約。則今日和議告

成。勢必與各國重訂約款。乘此而與之商懇。或亦機會所在也。不禁拭目俟之。

論俄窺西藏 光緒二十七年

闕名

西藏分三部。東曰前藏。西曰後藏。其極西曰阿里。前藏之都會曰布達拉。達賴喇嘛駐之。後藏之都會曰扎什倫布。班禪喇嘛駐之。自前明以來。宗喀巴創黃教。其達賴班禪呼圖克圖等。世之以呼勒畢罕化身轉世。迭爲宗主。故其俗最信教。僧多於民。世竭崇奉。蓋口俗已三百年於茲矣。我朝之奄有三藏也。蓋嘗竭康雍二朝。

廟算。僅乃得之。然卒亦不能全用武力。而仍以其教羈縻。達賴班禪。世受封號。其後則教衰爭起。以呼勒畢罕互相指目。高宗純皇帝至用金巴奔瓶掣籤。以

定化身轉世。蓋明知之而不得不然也。俄之屬地。初不與藏接。惟與蒙古交涉甚多。蒙古亦全用黃教。當康乾時代。俄於東方不甚注意。不善羈縻。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蒙古被額魯特噶爾丹之禍。其部衆議就近投入鄂羅斯。其大長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曰。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輩異言異服。殊難久安。莫若全部內徙。投誠中國。遂舉族歛塞內附。又土爾扈特蒙古汗和鄂爾勒克。當明崇禎時。與綽羅斯交惡。挈全族走俄羅斯。屯牧於裏海相近之額濟納河。七八十年。至曾孫阿玉奇以

羈戀舊俗。若遣使入藏熬茶禮佛。又五十餘年。至渥巴錫汗。終舉族逃歸。俄鑒於二者。至千八百七十八年間。收服諸回部。經營中亞細亞。又十餘年。侵佔蔥嶺高原之帕米爾壞地。與藏相接。則大變其二百年前政策。其取人國。一意以仍其舊俗爲宗。近年以來。若發款遣人入藏攷山川。覘風俗。先後往游歷者二百餘人。繙譯其教書以歸。知其教深入人心。猝不易改。乃特著一書。記俄事。用西藏書比附。謂俄羅斯第幾世大皇帝。轉世爲達賴喇嘛。用唐古特文字。使人齎藏。廣爲流傳。三四年來。屢誘喇嘛入貢。禮敬甚優。其與英屬印度接壤之處。則屢傳開仗。故藏僧大半皆不免仇英。嗟俄。竊謂俄於近年以來。經營東方。可謂不遺餘力。然逼於日本。終不得逞。觀其舉動。或者東噬無功。將變其西吞之策。未可知也。然如英者。其何以待之。

山西洋務局沈觀察會同法將巴堯訂立設卡保商章程

先緒二十一年

沈敦和

一議將不顧大局。仇視洋人之軍隊。離開山西。免外國人士再滋疑慮。總使此後寓居山西各國人士。可以相安。

二議須派實缺司道大員。認定責任。督同地方官保護厲晉各國人士。並奉教人民性命物產。該大員總須有才幹。有權力。可將山西從前固執之見。默化潛移。必須民

教中外。永遠相安。爲第一要政。

三議。去年山西教堂教民受害之事。必須恪遵岑撫台所訂教案善後章程十八條。認真奉行。不得延宕。

四議。由山西撫台。新練馬隊巡勇二旗。專習洋操。並習知保護洋人之責任。參仿外國紀律。按段設卡。正定府爲第一卡。獲鹿爲第二卡。井陘爲第三卡。山西平定州所轄之柏井驛爲第四卡。平定州城爲第五卡。壽陽縣爲第六卡。什貼鎮爲第七卡。太原府爲第八卡。凡遇各國洋人赴山西者。至正定府第一卡。譚譯官處。告明某國某人。前赴山西某縣。該巡卡官弁。立即派馬巡二名。或四名。帶槍妥爲護送。到卡換勇。接遞護送。該隊均穿中國洋操兵隊號衣褲。右臂上有洋文巡捕某號字樣。該勇沿途飯食馬料。均由自備。不准收受賞錢。爲某巡勇護送不力。或不恭敬。或遲誤時刻。可由洋人記明衣上號碼。函告太原府洋務局。立即知照管帶開革。如由山西起程。可至太原府洋務局。或各州縣報明。由中國官知照巡卡。立即派勇護送。以期自後洋人往來山西大道。平安無阻。中國商人裝運貨物銀兩。往來山西各府教堂者。亦將該勇保護。

五議山西各府。以及口外七廳。凡有教堂處所。遇有土匪蠢動。亦派該勇隊前往彈壓。

六議設山西郵政。亦歸巡勇各卡接遞。每三日由太原至正定府各發一次。凡中外信件。均仿中國郵政局辦理。並設法通至定州。或中國舊有郵政之處。外國軍隊。加意保護。斷不攔阻。

七議將固關井陘獲鹿至正定之電線。一律由電報局趕緊修復。以便中外商民傳寄電報。外國軍隊。並不阻撓。

皖撫覆奏條陳洋務疏

王之春

奏爲條陳洋務時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見此次變出非常。凡中國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推其致此之由。皆緣於洋務一事。人多視之甚輕。言之太易。一旦事變之來。遂無所施其補救。臣愚以爲張皇於臨事。何如考究於平時。亡羊補牢。今猶未晚。伏候 聖明采擇。所擬八條。謹列於後。

一設洋務館。從前洋務事件。沿海沿江各省爲多。其他省無甚交涉。近則日推日廣。無省無之。各省候補人員。於本省公事。尙多未能諳悉。忽遇交涉。從何料理。且各

州縣教堂林立。該地方官稍一不慎。無事變有事。小事變大事。牽連恫喝賂。錢殺人始。能罷息若早備有能曉洋務之員。事來即辦。案自易了。臣擬請 旨飭下各省疆臣設洋務館。以資練習。其有心術正大。通知洋務。堪爲師範者。無論在京在籍之京員。告病丁憂在家之司道各員。隔省候補道員。皆可聘請來館。爲之講授。惟不派本省司道。恐有藉端干求等弊。以爲定例。大省約教府廳州縣百人。以次遞推。各門功課。先由各省督撫會議奏明。奉 旨頒發爲定。各省一律限兩年畢業。再行挑選別班上學。學成之後。分別等第任使。如此省人才未能敷用。儘可借才他省。以應事機。畢業一次。准該省督撫將講授之員。從優保獎。其有不稱者。隨時另聘。有代所教各員鑽營差缺者。隨時嚴參。行之兩年。辦理洋務各員。才識兼進。遇事緩急。操縱較有把握。庶幾無失其宜矣。

一設儲才館。前請設洋務館。所以教官也。此請設儲才館。所以教士也。大抵凡人入官以後。其於學問之事。用心或難專一。更期推廣人才。則教士爲要矣。自古人才未有不學而成者。況今日各國。無人不學。無事不學。如檣礮至粗也。而講求至細。船車自笨也。而運用至靈。我一有未知。不爲彼笑。即爲彼惑。惟有學則所知日開。

所成日廣。羣才效用。庶政益修。各國自然敬重。擬請 旨飭下各省疆臣設儲材館。專教本省舉貢生監洋務交涉諸事。使其未仕以前。心地了亮。事理明通。當官後。自不致妄言謬論。貽誤 國家。其如何延師教課之法。分年卒業之期。并請飭下各省督撫會議奏明。奉 旨頒發爲定。各省一律。其有財力弗及。不能分設者。即附該省學堂之內。亦無不可。總期互相砥礪。學業日新。儲爲 國用。如各府州縣官暨本地紳商。有志集資報 國。准其稟明本省督撫。遵守奏定章程。一律設館。以收廣效。

一多派幹練人員。親往游歷之事。最長學問。中國聰明才力。并非不如外人。病在錮蔽太深。習氣太重。欲治此病。惟有多派各等人員。游歷各國。其益至大。如中國有書院。國各有學堂。一也。彼之學堂。教者數十人。百數十人不等。學者百十人。數百十人不等。師弟朝夕相見。規矩整齊。學有等級。循序以進。日深一日。以迄於成。所教皆有用之書。所學皆有用之事。我之書院。院長或以他事羈牽。不盡常年到院。學生或以膏火難給。未能常年住院。平時不立課程。月僅考八股試帖一二次。其欲收實效也難矣。又如中國有勇。外國有兵一也。彼之兵皆由武備學堂訓練出。

身。將與兵習。兵與兵習。能識字。能畫行軍草圖。能放槍礮。有準其。將廉武嚴整。深明兵法。衆皆服之。我之營勇舊制。事事與之相友。何怪強弱懸殊。當之輒靡。又如中國有保甲局。外國有巡捕警察一也。彼國之政。於巡捕一事。尤爲認真。境內警察嚴密。盜賊絕跡。間有失竊。必能尋還。各處客店往來之人。籍貫職業。必記於冊。幾於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我之辦理保甲。往往奉行故事者多。稽查得力者少。或至至良莠雜居。奸宄竊發。地方隱受其患。以上三條。乃中國處處皆有。人人皆知之事。若無外國相較。彼此得失之故。尙難自明。惟有人游歷。觀於中國如此。觀於各國如彼。雖中材之士。亦知其不如矣。知其不如。則必求所以及之者。比一大轉機也。擬請 旨飭下大學士部院堂官督撫將軍學政出使大臣。迅即保奏游歷之員。內外三品官以下。以至舉貢生員皆可派往。歸時以日記爲憑。明白事理者。獎之。能明專門之學者。加獎。在外生事。貽誤外人者。惟原保官是問。游歷經費。先行酌定。此舉頗有關係。天下事百聞不如一見。取彼之長。補我之短。似宜從此入手。處處歷驗體察。力求實濟。庶何去何從。曉然於利害之所在。不致游移罔據矣。一多選聰穎生徒。出洋游學。方今中國學堂。猶未盡設。書院亦難驟更。學者即志切。

規模亦將於何取益。臣再四思維。惟有多派生徒。出洋游學。收效較速。前大學士臣曾國藩。兩江總督沈葆楨。均創此議。近年湖廣督臣張之洞。繼之。派遣之法。於本省書院學生。慎選年少安謹之士。先核中國文理清順。有志遠游者。即可派充。東洋近年校學。教法最善。又路近費少。擬先往日本。俟經費少足。乃往西洋。所學之事。以武爲先。其他各種學問皆可學。學成東歸。即可當中國專門師範。爲用無盡。各國見遣士如此之多。求益如此之勇。知其發憤爲雄。庶不至意存蔑視。

一精選使才。出使絕域。古有專科。然未有如今日之難者也。中國士官。本無學習洋務之學堂。奉命出使。半爲京員。半爲關道。多是服官後始留心此事。於是未諳西律者有之。未通言語者有之。未知操縱者有之。動爲外人所訕笑。蓋外國最重草。其所派使臣。無不嫻熟。中國於此等事。視爲閑文。故在外遇有彼國交涉。實際多不中度。不如一小國使臣。此非我使臣之不勝任也。未講求於平昔者然也。至彼此相接。尤以通言語爲要義。既可聯兩國之情。并可探彼國之事。交涉機宜。莫要於此。否則相見隔閡。遇有事件。無從反覆討論。於是授權通事。其於事理詞氣。輕重抑揚。一經傳述。豈能盡如本意。恐有貽誤於不自覺者。又使臣隨員。不過十

數人而每次尙不免多有荐條擬請。嚴旨申禁。所有隨員皆由使臣自選。具摺奏明。某通言語某嫻西律某知交涉之事。某明專門之學。帶一人得一人之用。朝廷復於各使臣所多隨員。留心體察。隨時拔擢。以備他日出使之用。官小年輕者。言語易學。如使俄德法大臣隨員。則令分學三國語。使日本大臣隨員。則令學日本語。三年之後。通者必多。中外情形。曲折均能自達。并於暇日徵文考獻。庶品節詳明。樽俎壇坫之間。其儀不忒。更足增邦家之光矣。

一 慎選章京。總理衙門。例有章京。隨同辦事。以內閣中書六部司員爲之。每次考取。傳到當差。傳畢再考。臣愚以爲宜推廣其法。如閣部人員。久嫻職事。既經錄用。自可當差。惟所取之途本寬。恐辦事之才未足。擬請於出使大臣隨員。各省洋務館。學成候補各員。由使臣疆臣挑選保奏。皆可充補。不必考試。或必須面考。請以公事試之。看其文理之優劣。事理之明暗。以爲去取。不復以小楷精美爲長。即閣部各員。亦擬依此考取。蓋小楷與洋務本不相關也。俟儲材館有成學之人。亦可由疆臣選挑保奏。如此辦法。在京有總理章京。在各省有洋務館。有儲才館。在外有使臣隨員。皆可備異日譯署大臣出使大臣之選。途多則趨之者衆。選之者易。豈

尙有乏才之歎乎

一設譯報館。今中國貧弱至此。危殆至此。臣敢以一言括之曰。不明彼已而已。何也。我所日與爭者。地球各國也。然各國人才何如。國勢何如。我不知也。我之人才。我之國勢。我之學校。較各國何如。我亦不知也。各國議論我人才國勢學校何如。我更不知也。若此豈特不知彼哉。直不知己耳。語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果不知也。其能勝乎。爲今日計。擬請旨設一譯洋報處。派翰林部員數人。率同繙譯數人。專司其事。凡所得東西洋報。有關中國政事者。逐日譯成。進呈御覽。京外大小臣工。一井發觀。其言本國政事。亦一律譯呈。於是可知彼。并可以知己矣。或云洋報壞人心術。惑人耳目。此誤國之言。欲以塞我皇太后皇上之聰明不復求所以禦侮之策也。前兩廣督臣林則徐在任日。多方求外國新聞紙閱之。遂知洋情。林則徐精忠大節。中外所敬。豈亦爲壞人心術。惑人耳目之事乎。

一廣譯羣書。今日各國風氣大開。學問之途日廣。中國若專恃海內儒流。著書立說。其勢必有所不及。且農工商兵之學。中國專書。不盡適用。或且無之。若不借資外國。其學虛立。不能成就。前上海道馮煥光於同治年間。譯西書數十種。風行海內。

人爭讀之。有益於中國學問甚大。如算化學諸書是也。或云中國卷軸繁富。白首難窮。何爲譯此。不知中國已有之書。其講道精深者。必應謹守。中國未備之書。有學藝切實者。不妨廣求。體用本聖學所兼修。道藝尤今日之急務。考之日本初變法時。凡學凡事。惟德國是效。及學校功成。大加增改。遂成爲日本之學。與德迥殊。今我果能博譯羣書。實心采法。他日必有成學懷忠之士。善爲去取。一旦改觀。譯書有用。無可疑者。擬請 旨於京師設一譯書處。外派翰林部員數人。率同譯繙官專司其事。譯成一書。進呈 御覽後。或木印。或排印。分派京外各衙門。以資采。用。所譯之書。以武備爲要。其他有關士農工商各學者。一體譯刻。惟取近時新出者爲至要。西書譯手本少。惟日本選譯最精。中東同文。通才學東文。三月便可卒業。以後漸推漸廣。次第兼及。凡東西有用之書。皆可供我搜采。其獲益將無窮矣。以上八條。愚慮所及。冒昧上陳。是尙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全權大臣奏陳商定各國使臣

覲見禮節疏

慶親王
李鴻章

竊據領銜日國使臣葛絡幹三月初一日照會內開諸國使臣會同

覲見 皇帝

必在 太和殿。其一國使臣單行入。覲者必在 乾清宮。使臣呈遞國書。或國書必派 御輿暨應有之侍衛。前往使館。並參隨各員同迓至 覲見之宮。禮成後一體送歸。使臣齋奉國書。必由各中門行走。皇帝必親手接收國書。諸國使臣。至宮殿陛前降輿。儻設宴款待。必在 乾清宮。皇帝必躬親入座。各禮節。必與自主平等。大國成規相符等語。臣等查 覲見一事。因中西體制不同。各國使臣動援西例相衡。以爲相形見絀。三十年來。爲此事彼此辯駁。迄未能定。今乘連軍大勝之後。請將第節更改。固係有挾而求。然各國既有成規。則所言亦非盡無禮。祇可就其難行者力加駁阻。爰指出碍難照辦者四端。一使臣會同 覲見 必在太和殿。一使臣呈遞國書。須派 御輿迎迓。一使臣 覲見在 宮殿階前降輿升輿。一設宴必在 乾清宮。皇帝躬親入座。一面備文照復。一面與各使公推承辦。覲見禮節之美。國使臣柔克義。日本國使臣小村壽太郎。竭力磋商。三月二十三日。又接葛絡幹照會。但允將會同 覲見。改在 乾清宮。而轎用黃色。在 宮殿階前降輿。仍不肯改。至設宴一節。據稱各使並無必請 賜宴之事。臣等復以轎色。中國祇有 皇帝用黃。諸王公大臣皆用綠。各即使臣入 覲時。由內務府備派綠呢大轎迎送。已

足以昭隆重。若乘坐黃轎。未免駭人聽聞。碍難轉奏。又降輿升輿一節。中國向來體制。諸王公大臣均在東華門外降輿。惟賞紫禁城內乘坐肩輿者。方能乘椅轎。至景運門。各使既請均在乾清宮覲見。入宮之路。必由景運門。應仿中國王公大臣。特賞紫禁城乘坐肩輿之例。於進東華門後。換坐椅轎。至景運門。停下較爲相宜。備文照復。旋聞英國使臣薩道義。嘖有煩言。謂照復詞氣不甚和平。意將痛加駁斥。臣等佯爲不知。彼亦竟置不答。繼思迴鑾在邇。覲見禮節。必須早日商定。戶部右侍郎那桐。奉出使日本之命。小村壽太郎頗與聯絡。因屬其於酬應之便。婉曲熟商。許以綠轎。加川黃纒。小村允與各使商酌。臣等復又辦給照會。大意以日後或有國王及太子等來京。必須預留區別地步。叙明轎加黃纒。下轎可在景運門外。五月十七日。據日使葛絡幹照復轎加黃纒。各使遵允。惟降輿請改在乾清門外等語。臣等復又備文商酌。改爲至景運門外。換坐椅轎。至乾清門外階前降輿。略示通融。以卸就範。慈據日使復稱。各使視以爲然等語。自應就此定議。竊思歐美各邦。咸以遣使聯交爲重。軺車來往。絡繹於途。將命呈書。儀文必洽。興戎出好。消息可以徵叅。上年啓釁之端。莫甚於攻圍使館。是以此大各使。必欲將

親見禮節。乘機更改。使積年所不能請者。一旦邀准。雖核諸西國。敬使之儀。未必盡爲過當。而揆諸天澤堂廉之辨。豈能每事曲從。臣等設法磋磨。歷時至數月之久。始將乘坐黃轎。及在太和殿。親見暨宮殿階前降輿三節。酌議改易。其在乾清宮設宴一節。賜宴與否。既可不拘。自應暫從緩議。遇有應行設宴款待者。統由外務部出名。不言賜宴。各使當無可挑剔也。所有商定使臣親見禮節緣由。除將來往照會抄送軍機處查核外。理合恭摺由驛具陳。謹奏。

聯俄篇

觀雲

民生大地間。有知識矣。不能無辨別。有辨別矣。不能無是非。有是非矣。不能無好惡。有好惡矣。不能無迎距。甲與甲。乙與乙。其見解同。則其宗旨同。其宗旨同。則其方向同。其方向同。則其辦法同。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故黨者。天下之公言也。欲無黨。則必無知識而後可也。

新黨。舊黨。帝黨。后黨。漢黨。滿黨。南黨。北黨。勤王黨。革命黨。自立黨。調停黨。此中國數年以來之黨派也。惡黨之名者曰中國宜無黨。尊黨之稱者曰中國烏有黨。二家之言。姑無論已。而自今以後。中國黨之大別。曰聯俄與非聯俄而已。

人之不能自存也。必有所依。依則必其稔交也。國之不能自立也。必有所附。附則必其素暱也。自義和團敗。彼主持其事者。深懼見罪於各國。見罪於國中。而忽有大力者。願爲之爲之。庇護願抗禦。此未有不大喜過望而隳其術中者。彼見夫大沽之役。願爲調停者。惟俄人。高麗之役。索還侵地者。惟俄人。庚子之役。不求罪魁者。惟俄人。世以俄爲狡。而彼視之。固信甚。世以俄爲險。而彼視之。固坦甚。世以俄爲私。而彼視之。固公甚。况乎日暮途窮。舍此何依。固有明知俄人之狡之險之私。而有所不暇顧。由是挈中國數貴人。而置之俄人卵翼之下。即不啻挈中國而置之俄人卵翼之下。彼俄人者。助貴人以制其國人。雖人民之衆。號四百兆。土地之大。東際海。西抵崑崙。北包蒙古。南及南洋。以俄人挈之。若大鵬之舉一物。而無所累焉。何其易哉。

彼握中央政府之全權者。既聯俄矣。必用其聯俄者。以爲之大臣。大臣既聯俄矣。必用其聯俄者。以爲其次之大臣。其次之大臣。既聯俄矣。必用其聯俄者。以爲左右奔走之臣。而聯俄者庸。不聯俄者黜。聯俄者榮。不聯俄者辱。聯俄者富貴。不聯俄者窮賤。風旨所扇。將盡歸於一途。漸戮其有力而異議者。漸戮其有志而異議者。漸戮其有徒黨而異議者。漸戮其有知識而異議者。是後之政策。在上者必日酣嬉醉飽昏

庸顛倒而無所知。在下者必日呼號宛轉慘傷悲愁而莫之卹。必不行新政。必重興黨獄。必日益練兵。必日益搜餉。以政府爲屠丁。而俄人則爲主使屠丁之人。以政府爲獵犬。而俄人則爲指示獵犬之人。政府者。俄人之奴隸。而政府之官吏。則俄人奴隸之奴隸。其人民則俄人奴隸之奴隸焉。九幽沈沈。壓力如山。不復超拔。我中國人之前途。其視諸此哉。其視諸此哉。

且夫中國之聯俄。固有其勢甚順。而其機易合者。北京首都。偏於北方。而俄人地勢。實包中國北方之東西北三面。近則俄人東方之兵力。及山海關。而西伯利亞之鐵路。可取經線以直向北京。舉一國腦部。置之俄人權力圈中。惴惴焉。惟俄人之鼻息是仰。此地方之趨於聯俄者一也。中國用專制之政。俄國亦用專制之政。且欲助中國以保其用專制之政。同類相顧。易於吸引。此政治之趨於聯俄者又一也。中人性情。喜守舊。不喜更張。喜馴擾。不喜奮發。喜耕田鑿井。婦子家人。團聚一室。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以爲樂。不喜經營。入表。顧瞻四方。勵工興商。求學辨政。以與萬國競雌雄。而謀存立於地球之上。彼俄人者。深知中人之性情。以爲可利用之。而爲吾隸屬。而中國人亦若惟俄人政策。爲能河山不驚。日月晏然。仍可安吾舊俗。而守吾慣習。此

風俗之趨於聯俄者。又一也。滿洲大員。置產多在東偏。一旦失歡。產業先亡。此人事之趨於聯俄者。又一也。故夫今日之事。不聯俄則必謀自立。謀自立則必言變法。言變法則必更制度。破科臼。蚩蚩之民。沓沓者官。一旦去其所已知。己能者。而責之以其所不知不能。其爲不便孰甚。孰若聯俄。且無變政。且無更法。且無改制。且無易俗。凡人之具奴隸性。仰主持於人。而貪便逸以爲得計者。無不樂出於是也。是故有聯合之衆。因而後有聯合之大勢。有聯合之大勢。而後有聯合之湊機。有聯合之湊機。而後有聯合之實狀。俄人素志。欲報蒙古種之仇。志吞東方。而老大帝國之末途。其變態亦必如是焉。其故非一端也。今日者。以全國人民言之。政府聯俄。民人多非聯俄。大臣聯俄。小臣多非聯俄。官吏聯俄。士夫多非聯俄。滿人聯俄。漢人多非聯俄。舊黨聯俄。新黨多非聯俄。北人聯俄。南人多非聯俄。然而中國者。寡人政體之國。其所以操縱國人者。則功名利祿之權。自上出也。自上下下。皆視有權力操威福者之議論以爲議論。是故中國之風氣。朝廷一言。卽全國之輿論。政府一策。卽百姓之立憲也。自聯俄之策定。吾烏知數年以後。士大夫間。不隱然懸一談俄之大禁。囁嚅遷避。不敢以一言而撻政府之忌。犯強敵之怒。則俄人權力壓倒中國。而攝服其人心之

時代矣。嗚呼。朔方壤雲。頃刻變隼。布滿於亞洲大陸間。而支拉夫之族。得東向以號令天下。哥薩克之兵。得操白刃以擬中國人之頸而濺其血。則皆今日之聯俄者。階之厲也。

然則聯俄爲滿人之利乎。曰滿人之利。惟在變法自強而已。聯俄則俄人獲利列強均露。中國既盡。何有滿洲。是故聯俄之果。今日亦可約言之。曰滿洲之政權盡失。中國之種族不昌。東西列國。龍爭虎鬪。決盪於中國一隅之地。夫以地球大勢言之。新必勝而舊必敗。俄人勝則新敗而舊勝。俄人敗則舊敗而新勝。而線路之行。一屈一伸。一翻一覆。多無直徑。或者使俄人大張其燄。暴發而後斃。而後舊制乃掃地以盡。無復留遺焉。未可知也。

興泉永道擬定鼓浪嶼公地章程附西員續訂公地章程又租界中田地章程 光緒辛丑

一 中國環將鼓浪嶼全島。所有四面環水以內陸地。作爲公共地界。

一 界內應設工程總局一所。由廈門道台會商各國領事。派委公正紳董。會同經理。專司本島捐收欸項。房產道路一切事宜。

一 界內應由廈門道設立巡捕局一所。委員駐理。專爲保衛中外良民。驅除奸暴。惟

所有應籌捕費。以及約束商民章程。仍由廈門道隨時與各國領事官會商。酌定宣示遵行。

一界內應由廈門道。專設會審公所。派委專員。參照上海辦法。另訂審理訟獄章程。彼此遵守。

一倘有干犯中國法令。如誑騙財物。殺傷人命。搶劫偷竊。勾結會匪。擾害地方之犯。逃入界內。一經中國地方官查明。應即隨時派捕協拿交案。照中國律例懲辦。不得庇匿。

一界內搭房買地。及遷徙墳墓各事。悉由廈門道作主。仍聽商民自便。不得抑勒。

一現在界內一切房屋田園山地。無論華洋官私產業。應由工程局迅速分段驗契。勘量。編號註冊。以便經理。

一華人等在島租出產業。必先完清地價。並自立約日起。至西歷年底止。應納錢糧。稟由工程總局查明註冊。核結准單。呈請廈門道台蓋印發領。洋商應備租契三紙。並請本國領事官註冊畫押。一給租戶。一存領事。一存廈門道署。華商只印租契一本。遇有典賣。責成承受之戶。赴局稟請立案。其有未經稟明。私相授受者。概

不作准。仍予罰辦。

一界內華洋人等。應納地方捐款。均照上海租界章程。由工程局向業戶收清。如有逾延。照章罰辦。

一界內搭造房屋。必先稟經工程總局核准。方可興工。至於火葯炸藥。一切害人身家財產之物。概不准收藏夾帶運送。各國官商。均在界內居住。應由中外各國一體互相保護。

一鼓浪嶼所有錢糧。向由中國國家收入。嗣後遇有租買地段等事。其錢糧地丁。仍由地方官催收轉繳工程局查收。以抵各項費用。

一尙有本島取益防損一切未盡事宜。應由廈門道會同各國領事官。隨時體察商辦。

附西員續訂公地章程十六則

第一條租界之限。租界之內。現定章程各應遵守地方。係由鼓浪嶼環島潮落之處算。出十丈以外酌擬無形之處。周圍爲界。此島係在廈門西南向之西約。周圍有地合英國一方里有半。卽華四方里有半。

第二條常年公會 界內應設立工程局。專理界內應辦事宜。西歷每年正月。由是年之領袖領事官。傳知界內有闖之租業戶。公會一次。核對該局前年支發帳目。推舉值年局員。並將是年局中公費。以及該局照例應爲各項之事。酌議訂定。應於公議前十日。先行傳知。公會時。由是年領袖領事官主會。該會係指衆人公集。及未會者。統計有闖管業人不到。由付字代理人來者。有逾大半位數而定。可以續開規例。抽收捐款。照費估指田產房屋等之捐。并可抽收運入藏貯界內貨物之輸。無論係運來及藏貯。均不得貨過值百四分之一。該會衆人公集。或來會者。數逾大半。并可酌核抽收別項捐輸。

第三條特會 領袖領事官 指當時者言。 或出己意。或由別領事。 指一人或數人而言。 公局與有闖之人。 必十人聯名。 片請。可以傳知完納捐輸之人。在常會外。別集辦公會。惟特會辦之事。仍須十日前通知。并將何事特會。先期宣布。會時何人主其會。與常會時例同。會時議定之事。經在坐之有闖人三分之二允准者。在租界內之人均應遵行。惟其時在座之舉辦局事人。不得少過三分之一。一事經常會。或特會議定。仍候領事核准如無各領事中之大半批准何項條議。

雖議允概不准行。

第四條界內工程總局 局中辦事之員。以五人爲限。由公會時經有闕之人。拈鬮推舉。應任辦公事。至次年常會接辦之員。舉定後。方行交卸。何項在會議時有闕舉人員之權。一凡洋人在鼓浪嶼管地。在領事署存案估值。不在一千元以下者。可以舉。一執照有特字代前項管業人之不在此口者。可以舉。一洋人及在地紳商。除照費外。每年完捐在千元以上者。可以舉。何項人員。可以舉充局員。列左。一洋人及在地紳商。有應管產業。在鼓浪嶼估值五千元以上者。可以舉充局員。一寓居鼓浪嶼洋人。及在地紳商租捐。每年納在四百元者。無論該租係伊行伊會或公司代償。均可舉充。惟同行同會同公司之內。只許一人舉充。同居一屋者。亦只許一人舉充。局員缺出。如值年局員任內有缺出者。由值年局員公推補充。仍執三占從二之例。凡局員舉充後。皆應卽行辦事。每年支銷冊報。均於次年常會者核辦。每年新舉局員。應於首次會議時。公舉正局董一人。副局董一人。凡遇局中議事。可否三人平分。則視正局董之議爲可否。凡議事均以三人爲衆。可以作斷。如二人可。二人否。而局董可。則可者多一人。餘類推。所用

洋人兩字。係別中國人而言。凡中國之生長他國。及入他國籍者。俱不得混入。

第五條局員權分所能爲之事。照章將局員選定後。凡已經批准。附入章程以後。規例內。一切權柄勢力。并規例。爲議歸局董應辦之事。應得之物。均給與公局。值年之董事。及將來接辦之後任。該局董有隨時另行酌定規例之權。以便章程各項。更臻完善。并可將已定規例。隨時刪除增改。但不可與章程之旨相背。仍候批准。定示。方可施行。其局董照章酌定之例。除專指局內。及所用上下人等事件。必奉有約各國領事官駐京欽差批准。及特請衆位執業租主。齊集會議應允。方可照辦。

第六條局中員役。公局供役上下人等。各巡捕員丁等。公局可隨時派委雇用。以辦章程應辦事件。所需月支薪工。由局核定。作正開銷。幸可酌定規例。以便管束。此等人其任用辭退。亦由公局作主。惟未經特會允准。派員額缺。均不逾三年。第七條追欠。倘有人不肯照付章程所定各項抽捐。及不遵繳後附規例內犯罰之款。准由公局或其總經理事人。赴該管領事署。或別署控告。俟奉准後。即遵照將欠繳之款追回。

第八條控告公局 公局可以告人。亦可被人控告。均由其總理事人出名。或經用鼓浪嶼洋人租界之工程公局字樣亦可。凡控告公局及其經理人等者。應在西國領事公堂。此堂係每年由各國領事派定。惟局中派雇人員及總理事人。遇因在同奉公被控者。所應得責任。只歸公局之產業。不自任其咎。

第九條租地 凡洋人轉租地基。應赴各領事署報知註冊之處。悉聽歷辦舊章辦理。

第十條公業歸由公局掌管 凡界內現有馬路墓亭。以及公局之地址房屋。均由公局掌業。遇有推廣增築以上各項另需地段之處。准由公局與該業戶議價購置。如管業之人不肯售賣。獻出。而公局又係因公起見。如另築新路。修整舊路。以及別項公用章程。保衛民生。必需其地。可將案送領事公堂判定。倘該局實係因公起見。所事尙在情理之中。除傳到人証。問取供詞外。應由公堂將所需之地址。酌斷地價。由公局照付。如其上有房屋。亦一體酌定房價。遇有此項斷歸地址房產。其所餘之地。或因此而價有漲落。自應議及。惟公堂判定之處。皆須責令遵照。倘有不遵之處。由掌業及租戶之該管衙門轉飭。勒令遵斷。凡碼頭道路。非先經

巡捕允行。由公局核准者。概不得興築。

第十一條地租 鼓浪嶼雖作租界。仍係中國。大皇帝土地。所有地丁錢糧。及海灘地租照舊由地方官徵收轉交公局。貼充經費。

第十二條會審公堂 界內有中國查照上海成案。設立會審公堂一所。派一歷練專員駐理。所屬有書差人等。以資辦公。該員應閱浙總督部堂札委遇界內中國人民被控。干犯捕務章程之案。卽由該員審判。倘所犯罪案重大。應由該員先訊問。再行錄送交地方官審理。界內錢債房屋等項詞訟。如有中國人被控。亦歸該公堂審辦。案經該公堂斷定。必須內地及廈島地方官。飭令遵斷之處。該地方官不得推諉。凡案涉洋人。無論小節之詞訟。或有罪名之案。均由該管領事自來。或派員會同公堂委員審問。倘會審之員。與該公堂承辦之員。意見不同。其案可以上控。由道會同該領事再行提審。凡案內人証。有受洋人僱用。及在洋人地方者。傳拘票籤。均須先由該領事簽字。方奉准往傳拘。其餘該公堂聽理詞訟詳細章程。應由廈門道會同各領事妥議訂定。以便遵守。

第十三條巡捕拘人 凡有人械鬥。肆行無忌。擾亂地方。實爲巡捕偵見。雖未奉

有票文。亦准隨時拘。究各國領事官。有拘傳各該國人民之票。巡捕亦可奉行。惟案犯拘傳。應隨送各該管衙門按律懲治。不得任意稍遲。

第十四條拘送人犯逃入界內。凡內地廈地犯案後逃入界內。應由廈防廳出票派差。送由領事官簽押。方可由巡捕會同拘拿。送案究治。

第十五條追繳規例內罰款。凡違背後附規例內罰款。各款或不付執照費。公局均可立投該管官署呈控。該管官查明屬實。即飭犯例之人遵繳罰款。或存款充用。並飭將公局控追該犯例之人訟費繳出。由該員酌量辦理。至按此章及後附規例內一切罰款等項。均登計公局名下細款。以備照章支用。

第十六條增改章程。此項章程如須增改。或所載語意。或所給權勢。有疑惑之處。應由各國領事。會同地方官商酌妥當。方好上陳各國欽使。及中國國家。仍候各國欽使及中國國家批准。以昭慎重。

附西員議訂租界中田地章程二十則

一管理溝渠。凡西國租界之內。一切公用之溝。或陰溝。或陽溝。均歸公局一體管理。該惟溝應洗滌清淨。及修葺工料之資。均歸公局發給。

二監督私溝。凡各私地界內溝渠。所有陰溝陽溝。均以各局紳董監督。或自行監督。或派差弁。不論何時進入該處勘驗。應聽其便。如勘驗該私溝。或有淤塞不通。或有穢污積毒。若局內醫士云該溝能害人性命。公局令該地主應遵醫士指揮。將該溝改若何改換修築。如該地主或不在彼處。即租戶。或貸主。一禮拜後不開工。歸公局自行修葺。將修葺之費若干。到領事署控追賠償。并另罰銀。以十元爲限。

三窒礙街道。凡公局管轄之街道。如有任意窒礙。或將鋪砌之磚石等項物料。擅自取去。及私行改動者。除由公局允許字樣憑據。外應照罰銀。以十元爲限。

四伸出街道各項。凡各式房屋。門前簷前。遊廊天篷。伸出窗戶。石磴招牌。及門牆籬笆。攔阻街道。與行人致有一切危礙不便之處。均可由公局飭令全行搬開。該房屋租戶等人。奉到飭知單據。限十四天遵辦。如延不遵辦。每事以罰銀十元爲限。並由公局自行拆修移開。所需工費。仍可向索。倘不付出。即照控追賠補之例而行。所有攔阻街道各事。若由房東所爲。租戶可將自己之各項工費。在每月租金內扣還清楚。合應聲明。

五打掃街道房地。凡住地租房之人。應將房屋前面行人走路之處。遵照公局指示。隨時打掃潔淨。其四面之溝。泄水處所。亦須淘治通暢。並將灰塵污穢等項。掃除乾淨。如不遵辦。以罰銀五元爲限。

六挑除拉圾等物。公局定時。公局酌定與人家方便合宜時刻。挑倒廁所。便桶污穢物。不能稍有逾越。公局將所定時刻。出示通知。倘租界內有挑倒穢污之人。出於限定時刻之外。或將所用運物。各式車輛桶具等項。並不設蓋。或有蓋而不足適用。致臭氣四散穢污傾溢者。應照罰銀以十元爲限。如無資可罰。定押禁以七天爲限。

七坑穢。凡房地業主租戶。均不准在房內。或地界內死水之坑。令人厭惡之物堆積。經公局給示以後。逾四十八點鐘。尙不挑倒乾淨。或得陰井東廁內污水。任其滿溢浸泛。致附近居民增惡。以及收養豬豚等件。每事罰銀以十元爲限。被罰後。仍不迅速悔改。計日照罰。以二元爲限。並由公局將此等污穢坑廁陰井等項。自行挑除潔淨。以免大衆增嫌。應以此等費用。向犯例人索取。不付則照控追賠款之例而行。此項銀兩。公局先向租戶索償。倘無從尋覓。可向地主追討。

八挑除污穢等物。租界內堆積污水糞穢等物。經公局醫士。或公局無醫士。有住租界別醫士。其此兩人專函報知。云與人精神身體有碍。公局經理人即通知該物業主。或住該處之人。限令二十四點鐘內。全行搬開。如不遵辦。即行充公。由公局管業。飭承僱工役搬開。工費仍向物主等索取。不付即照控追賠款例行。

九察視房屋污穢。公局醫士。或住租界內醫士。其此二人函知公局。云租界內房屋全間。或有污穢不潔情事。致與鄰近之人。精神身體。大有險碍。或云將此屋修整粉飾。方免臭氣四達。瘟疫叢生。又云有陰井陰溝廁所。及裝污穢水坑失修。與附近之人身體精神有妨。公局即函致該物業主。云將此房屋等項。在酌定時刻內。照所指設法迅辦。有抗延者。每日以罰銀十元爲限。並由公局自行僱役。將房屋粉飾。淘井通溝。挑倒坑廁等事辦竣。所需工費。照控追賠款例行。

十照顧水井。鼓浪嶼地方之人所川之水。皆是井水。最爲關重。應即設法不使該水井有污穢。則不准廁所及糞坑暨污穢等物。臨近水井。其所臨水井遠近。應遵公局醫士。或住租界內別醫士二人所斷而行。如有污穢臨近水井。函報公局。傳知該人將各污穢除去。如二天內不照行。應即罰銀以十元爲限。嗣公局便可派人

將該各穢搬去。其搬開工費。仍向該人索取。不付即照控追賠款例行。

十一報犯瘟等斃。凡有瘴子瘟霍亂出花。或別傳染之病致斃者。應於十二點鐘內報明公局。察勘該處情形。除去瘟氣。如該地主租戶。無力可開除去瘟氣之費。公局或全行發給。或不全行發給。如房主家長不報。罰銀以五十元爲限。

十二阻止打掃街道工役之罰。凡所租房地。在租界以內。經公局僱定工役。專司打掃。如有人不肯遵照。向其任意攔阻者。每次罰銀不得過二十五元。

十三蓋房屋與華人居住先問公局。從此章程後。後附規例頒行之時。凡有房屋與華人居住。或欲新蓋房屋與華人居住。如公局函准起蓋。應遵公局函示而行。不准私相授受。其房屋須遵公局指示。或應改易。以免疫氣傳染害人。倘有不遵者。罰銀以一百元爲限。公局可將該屋折去。仍向該犯例造屋之人。索取需費。不付即照控追賠款之例辦理。

十四危險貨物。租界以內。與人性命有害之貨物。如火藥易轟之物。及礮硝硫磺。又應行阻止。蘆積堆放數目不能逾額。火油石腦油及各種易轟之煤氣藥水等物。均不准運到鼓浪嶼岸。倘有犯者。第一次罰銀以二百元爲限。第二次以下。不

得過五百元。並可將該貨充公支用。如有將煤油或別易延燈油運進租界內者。僅准堆放。乃公局專指棧房。或別處所准。租界內各房屋及鋪戶。不准堆過十箱。或自己用。或售他人。以十箱爲限。如有違者。每次罰銀十元。另將十箱外之溢額充公。

十五執照費 租界內如有人開設衆所遊玩之處。如唱曲所戲館打球場馬戲場彈琴所酒店。令人沈醉之藥。食肉各鋪。宰牛羊豬雞。所賣賭票鋪當舖賭場等。或出賣各酒。令人醉藥肉食等物。出租船車馬車。各其在公局碼頭裝貨卸貨。自置出租之船。並賣賭票鋪等各項生意。均捐取公局所給執照。倘係給與西國人。須由領事官畫押。公局可任便定立執照條例。向捐執照人索取各式保單。亦有隨時酌量情形。無須執照保單者。所有各執照捐銀之數。按年會議議定而行。倘犯此例。每一次所罰。不過一百元。如不遵照。每二十四點鐘。應罰以二十四元爲限。十六不准嚷鬧 租界內如有人在公路。或距公路不遠。施放大小洋槍。或無故意大聲喧鬧。乘馬驅車。到處疾馳。及不合情理。惹人厭惡等事。每事議罰銀不得過十元。惟打靶場及公局所指之處。准其放槍。

十七不准身帶利器。租界之內。不論何人。不得身帶利器行走。大小洋槍。刀札。刀棍。上有鐵皮包者。亦作凶器論。除領事官公局特行允准。及水師員弁團練兵。穿號掛之兵。因公出外。如犯此者。罰銀以十元爲限。或押一禮拜。有作苦工。或不作苦工。打獵者不在此例。

十八規例。凡事照常例。係取人厭惡。致被控告。有責任者。不能援引此例。以爲所行合例而冀推卸。

十九罰款追繳之法。此條例內罰外國人之款項充公等項。如未指明如何追繳之處。可在該管領事署控追。該管領事查實。即飭犯例人照付。並酌令繳出堂費。及公局控告之費。

二十。此條例刊印後。如有例應議事人向索。即由公局經理人照給。不取分文。

論美國禁止華工之故

西人斐倫

駐美國加利福尼亞省正埠中國領事何佑君。前曾在本報發一向題。題爲美國禁止華人。究於美國有何損益。閱者無不悉心研究。然當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與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時。美國已將此事查考。辨論明切。然後議院始將禁例頒行。此禁例

以十年爲期。明年五月屆滿。美人擬請議院續申前禁。美國各外交家亦均以禁止華人一事。須勒爲定例。永不更改。查此禁例創行之初。不過試辦。藉觀各華人情性能否轉移。然頒行已二十年。而各華人一切行爲。絕無少異。故我輩殊不願與同處一方之內。

禁例頒行以來。奉行甚力。然華人詭詐百出。闖入仍多。故雖禁止有年。而華人未嘗減少。一千八百八十年前。此議未興。每屆十年。編查戶口一次。華人歲有所增。自議禁後。戶口冊上。華人雖未見少。却不見多。以加利福尼亞省一千八百八十年戶口而論。華人共七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名。一千八百九十年。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名。一千九百年。則僅四萬五千六百四十一名。以紐約省論。一千八百七十年。祇有二十九名。一千八百八十年。增至九百九名。一千八百九十年。增至二千九百三十五名。一千九百年。又增至七千一百七十名。即是以觀。可知加利福尼亞省華人。已漸遷至美國東部各省。故加利福尼亞省禁止華人成效已著。如東部各省踵而行之。華人當不至蔓衍我國也。

加利福尼亞省禁止華人有効。故十年以來。本省美人景况。較前大勝。猶憶禁例未

馬車言一ノノノ
行之先。本地工人頗受排擠。幾於無可傭生。饑寒既迫。往往游蕩街衢。聯結黨羽。乘機肆禍。此固當日實在情形也。何君乃謂並非工人無事可圖。致設此禁。實有好事之輩。憎惡華人。故聳動羣工。致成此舉云云。此語實爲未確。議院初亦疑禁止華人。非出衆意。故特令美人投票。以觀公論所在。加利福尼亞一省。在此禁者。祇有八百八十三人。議院俯順輿情。故特派專員至加利福尼亞省覆查。各專員稟復議院。謂華工必須禁止。然後議院始頒禁例。禁例既頒。遂無無業工人。沿途滋事。倘使議院不從此請。竊恐游民滋擾愈甚。至今必有不堪設想者矣。

美國議院行事。視衆情爲向背。華官深悉此情。故欲竭力轉移美人之公論。知此事與政府辨論無益。故不用公牘往來。特將美人此禁如何有損。弛之如何有益。各節往復辨論。投書於美國各代表人。以圖改其方針。設計不可謂不巧。若不早爲駁詰。恐不免墮其術中。故加利福尼亞省正埠工部局員。已召集通省名人。議稟議院。俟此例滿期。仍申前禁。現定十一月二十一日會集。當即可定議矣。

何君深知新建國如美者。需用中等工人必多。故云中國來美工人。俱爲凡庸之輩。斷不能與美工爭衡。何君蓋知美國上等工人。大都自相團結。以保其本有之利權。

禁止華人，多爲若輩提倡。故爲此言。一以滅美國上等工人懼嫉之心。一以動美國果業農家之欲。蓋場園傭值，華工獨賤。而彼輩極喜雇賃也。何君用意可謂精密。我輩不可不直揭之以破衆人之惑。何君又云。禁止華人，大不利於美國。禁例頒行，不過二年。加省貿易，大見敗壞。合美國通國與中國貿易，已減少七百萬圓。此言未免相欺。查禁例頒行之後，美國與中國貿易，非特不減，且漸有增。一千八百八十年，凡貨物之中，美運華由華運美者，共值二千七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二金圓。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增至三千一百七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三圓。一千九百年，已增至三千八百一十三萬圓。確鑿有證，非可空言欺衆者。又據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君本年八月分冊報，內言各國運華之貨，英國最巨。次卽美國。華貨運往外國，則美國首屈一指。故將由美運華及由華運美之貨，與由英運華及由華運英之貨，除英國殖民地不計外，兩相比較，其數不相上下。他國則皆瞠乎在後云云。此卽禁止華人與美國貿易無損之實據也。旅美華人所川由華運美之貨，爲鹹魚海產白米等物。稅關報冊，自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頒行禁例以來，各物入口，並未減少。卽各物進口數之旺損，全視辦人之多寡。其餘如絲茶等品，則與旅居華人無關。禁止華

人固與美國貿易無甚牽制也。即華政府亦不至因美國禁止華人遂生嫌隙。蓋華政府深知此禁不獨吾美國爲然。故雖因此事稍有爭辨。而他事交涉。我愈持平。因此齟齬之處。久之亦漸銷滅於無形矣。

美人福司達君著外交論一篇。內言自美國與中國通商以來。美政府力禁美人不准在華販賣鴉片。因政府知鴉片一物有害中國。並犯中國例禁。本國政府曾命駐華公使照會中國政府。凡美人在華犯禁貿易。美國政府斷不能庇護。又前數年旅華美人因事受虧。由華政府償銀七十三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圓。美國議院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會議。謂美人索償太鉅。因繳還中國政府四十五萬三千四百圓。殊非中國所料。中國政府當時曾命駐美公使道謝。并云兩國交情。嗣後更形親密。况此次拿匪肇亂。中外失和。美國對華之策。尤足令華人感贊。故余謂禁止華工兩國交情。不至有損。况中國昔時本不願本國人民旅居外洋。近因生齒日繁。始解其禁。以免己國人滿之患。願華人移居外國。與他國不同。他國一人外出。即失一人之川。華人之至外國者。初至甚貧。歸時甚富。故中國國家不但不失一民。且可因之得益。華人病歿異國。必歸其骸骨於故土。其不忘本國之心如此。誠可畏也。

何君欲請美國删除此禁。全就工作立論。略謂華工甚拙。僅堪供耕種之役。精巧工藝。俱不能爲。故華人來美與美國各種工藝無損。斯言亦不可不辨。美國禁止華人。非僅從工藝起見。亦非爲分別種類起見。係爲保全國制與我國文明起見。我輩試思其言。凡華人來美者。半爲賤業粗工。誠如何君所言。如開礦造路耕田植果等事。華人取值甚廉。人樂用之。白人生業。遂爲所奪。然此猶有益於美者。其他則更無可取矣。華工既無室家。又不樂居此土。所得工值。仍輸之於本國。故其傭值雖廉。吾等已覺所失不少。然此猶粗工耳。賤業耳。至上等工藝。如製烟造履縫衣攝影鑲牙漆製鐘表等事。精巧不護美人。且亦能自立規約。卽以製烟一業論。加利福尼亞省。已有一千五百人。造履一業。又約一千人。試一遊加省正埠之所謂中國街者。其精美工作林立也。華婦之爲縫工者。手指既佳。工價亦賤。故善之者多。而美國各女縫工。因以失業者不少。某富商憐之。特設一製造廠。專用美國女工。然不久卽以折本閉歇。蓋不敵用華工者之業勤值賤。獲利甚豐也。且華人食品粗糲。非美人之所能耐。同一果腹之資。又美人奢而華人儉。此皆與美國女工大有關礙也。吾美女工。生途本狹。若再爲華工所奪。必至無事可爲矣。

加利福尼亞省男女童。特裝鐘糖果營生者頗多。加省正埠華領事署側有大糖果肆一。肆主華人。凡管理機器製鐵箱木箱裝鐘及封口各工。亦悉用華人。有時華工不足。始招美國男女童。然以美國之人。與華人同時執工。一切操作情形。卽與華人無異。殊有碍我國體面。

觀本年六月三十日正埠工部局冊報。可知華人不僅執粗工。并能爲各種上等手藝。計正埠一處。製呂宋烟箱店五。用白人六十名。華人八十名。帚刷廠八。用白人一百名。華人九十名。呂宋烟行三百二十一。用白人五百名。華人八百名。化學製造廠六。用白人一百名。華人四十名。製衣廠三十。用白人八百名。華人二百五十名。糖果鐘廠十一。用白人二千五百名。華人三百五十名。洗衣廠二百九十。白人所設者。一百三十九家。華人所設者。一百五十一家。共用白人一千六百名。華人八百五十名。火柴廠四。用白人六十名。華人二十名。汗衫廠四十。用白人八百名。華人七百名。製鞋廠十六。用白人七百名。華人二百五十名。織呢廠一。用白人一百二十五名。華人二十名。婦孺汗衫廠十六。用白人二百名。華人五百七十名。以上各種工作。美人俱視爲上等。而華人所占之數。若是其多。可知何君所云。華人僅堪爲賤業粗工及耕

種之川者其說未確矣。惟華人初至美時。往往僅執賤役。此係實情。然到美不久。即能學習上等工藝。與美國上等工人相敵。如旅居華人太多。上等工業。必爲所奪。美國上等工人無處謀生。則不獨下等工人受其害矣。就令華人至美。僅司種植。於美亦不相宜。美國農業若盡恃華人。必蹈古羅馬覆轍。羅馬戰勝敵國。輒虜其人以歸。使代耕田。而已則遷居城市。致城市人浮於事。失業者衆。遂結黨騷亂。而羅馬民主政體以毀。美國不可不預爲之防也。

何君又言美國地多未闢。招集華工。令其開墾。美人產業進富。謀食之路日宏。華工到美。無損美工。按此言。仍就華工不能爲上等工藝立論。不知華人到美不久。便操上等工作。即使從事墾闢。所得之利。仍多屬於華人。勢必與白人相爭。愚意美國未闢之地。不如留待美人。緩緩自闢之爲得也。就令華人不能操上等工作。其益於美者。亦不過肆主受之。於國民毫無補。况華人所得備值。又悉運歸本國哉。吾國需用粗工。黑奴已足。黑奴所得工資。仍川之美。無慮漏卮。華人不然。自千八百六十八年來。統計華人自美奇歸中國之貨。不下金錢四百兆圓。其數可謂鉅矣。何君又言中國昔時建築長城。爲備北寇之用。恐其闖入。故爲之阻。今美人所立禁

止華人之例。亦與築城阻寇者無異。顧所禁雖同。而被禁之人則不同。北寇之來。專事劫奪。華工至矣。雖得雇值。然究爲美人代勞。事足相抵。此論實似是而非。世界人種。有高於華人數百倍者。并不欲來美。但其地位已被華人所佔。是美多一華人。即少一上等異國人。况美人思想與何君全異。何君視工人如機器。美人不然。何君謂機器製物有益於國。人所共知。以華人取值之廉。自奉之儉。所作之工。多益於美。正與機器無殊。美國不禁止機器。何以偏欲禁止華人。殊不知機器不能自動。恃人司之。機器用以助人。華人到美。司機之職。亦爲所奪。淺見者往往謂華人僅堪爲粗工賤業。詎知華人大有則效能力。一切上等工藝。不久必全爲所攬。現如造鐵路。製巡船等事。多川華人。可知華人聰明。無讓白人也。

本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君本年册報。凡由東方運往美國貨物。小宗川美船裝載。大宗則先運日本。而以日本船轉運至美。日本已創航業。來往外洋。與各國爭利云云。按華人種類。同於日本。日本人能如此。華人不久亦必能之。當此萬國商戰之時。資本之權力。最爲無限。若禁例竟除。將來資本家水陸各業。悉川華人。美人生機日盛。日川起居。勢必全爲華人而後可。華人性質馴良。資本家俱喜用之。喜用華人而

不用白人則美人工業必亡。美人工業亡則美國民主政體亦必隨之而亡矣。何君又言從前美國南部各省用黑奴作工致富。倘美國今在北部多用華人其功效亦必相等。不知南部各省以用黑奴致富。然富則富矣。而社會受害殊多。所得究不償所失。美爲民主之國。人人操平等自由之權。南部各省因用黑奴致分人類爲三等。一爲貴族。一爲平民。一爲奴僕。平等自由之局。因之而敗。雖富亦何補哉。况南部因用黑奴。致開戰釁。兵禍既起。南部各省不僅耗所得之財。且傷踐人命不少。元氣大損。不易恢復。至今回首。猶覺心悸。故我輩今日所發問題。不在華人之能致富與否。亦不在華工之值虛與否。而在華人來美與美是否相宜。愚意華人受雇。即與美人同值。亦在當禁之列。蓋以華人居美。與吾美政體大有礙也。

何君又言人謂華人在美。舉動迥殊。事事不能融洽。故議禁止。不知此皆美國不許華人占籍之所致。倘亦等諸齊民。同操選舉之權。則此弊自免。英屬坎拿大刑官某曾言。口本人現在坎拿大者不少。我等應許其有選舉之權。議政院議例局內。俱應許其有參議之權。否則將來民數日衆。殊爲有礙。觀某君所言。可知美人應許華人有選舉之權云云。向使美人願華人久居已國。自不靳此。不能以上等工人與尋常

工人特示區別。然觀美國現在情形。不願華人久居美國。既不願華人久居美國。則禁止華人之例。安能遽廢。如慮美國民數未充。不妨以白種補之。究勝華人多矣。我輩皆美民。宜勿忘美國立國之本意。未立國前。東縛於專制政府之下。相待刻薄。衆心不服。始叛而自立。以成民主之國。以保我平等自由之權。以遺我子孫萬世。安樂定國之初。洞開門戶。無論何國人。如有喜平等自由而避其國君之苛虐者。苟來吾美。無不受之。償以所求。但必遵守美國之律。美國政府。以其遵守國律也。保護之一。如本國人。然所許者。專指歐洲白種言。未嘗兼及黃種也。黑種人居美久。故所得利益。與美人同。黃種又不能與黑種並論也。總之。無論白種非白種。苟有自由思想。而為本國政府所不容者。美人推立國之初心。許其共處。乃華人之至美者。並非因本國政府刻待。欲覓自由而來。既至美後。亦不以其歸附本國之意。移而歸附美。居美之日。嘗念故鄉。美又何樂有此人乎。且華人亦無真知自由之福之為可貴者。其至此也。非由自願。大都受人傭雇而來。現在加利福尼亞省有公司六家。專以傭募華工為事。若令廢業。恐即無華人是跡。昔華民有欠外人債者。往往鬻身債主。被迫至美。傭工受值。圖自贖品質卑下至此。而謂其可為我國之民乎。

據加利福尼亞省巡捕廳與正埠各教會監督所言。華人旅居美國三十五年。其與美人締婚者。不到二十人。所生子女半爲敗類。故前次加利福尼亞省議政局會議。新立一例。嗣後華人不許與美人締婚。向來美國之律。祇禁與黑人嫁娶。今則華人亦須禁止矣。華人至美。非獨不能與美人雜處。且亦不願蹤跡所至。必聚其同族而居。卽許其入籍。亦長爲異種之人而已。

現以上各事。可知美國政府許他國人來美。而獨禁中國。實欲保全本國人及他國人之故。萬國公法。本國禁止他國匪人入境。並無不合。公法欺目至繁。惟以自存居首。其他欺俱不能有所侵觸。華人惡習。輸入美國。最足擾亂我等教化。若不早絕其源。吾國聲名。必漸敗壞。今旅美華人多無家室。且美國學校書樓教堂戲院。罕見其迹。至敗俗隕德之事。則往往樂爲。又不守衛生章程。叢生疾病。多所傳染。過聖節日。亦不遵守教規。晝夜操作。衣食儉素。以濡染數千年陋習之華人。一至美國。乃與吾受教循分之民爭利。此事安可忍也。吾國教化。乃吾祖吾父熱心愛國。汗血經營。不知經幾何年代。始能將野蠻氣象。漸滌殆盡。今乃爲華人所敗。將聽其墜地乎。抑將竭力保全乎。

華人操作堅苦。惟白人未娶者足與之敵。然欲與華人爭利。即終身不能婚娶。乏嗣之患。即滅種之緣也。以已娶者與華人爭。妻子必致凍餒。吾國療貧院遷善所之人數。必至日以加多。美國社會。宜早慮及。惟盡力禁止華人。庶有濟乎。

由此觀之。若許華人來美。必至華人日盛。白人日衰。吾國文明教化。恃何人保全。敵國外患。恃何人捍禦。謂華人爲有用之工役則可。謂爲有用之國民則未可。總之華人在美。實爲美之痼疾。痼疾之深淺。視乎華人之多寡。故華人即能爲美人闢地。爲美人殖產。爲美人推廣種種事業。然所得之益。終不敵所受之害。况國家以保全社會無形之利爲上。而財產有形之利次之。華人來美。縱能使美國生產日富。貨值日賤。然銷此貨者仍白人。無識之農家廠主。以雇用華工爲有益。試思華工所製之物。用之者爲白人乎。爲華人乎。華人日多。白人日少。即令貨美價廉。誰爲取用。則究其終極。亦未必有益也。况華人工賃雖賤。然輒寄歸本國。此之金銀。流出不返。是無異廠肆既與之值。而社會亦與之值也。

唯華人之害如此。故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兩次設禁。而華人之害。絕不見減。若稍寬弛。何堪設想。彼心地慈祥者。不計人民利害。動謂世界一家。

凡來歸者。不宜或拒或受。此言殊爲可惜。夫視世界爲一家。此意誠善。然我國已多遣教士至他國傳教。輸進我國文明。似已盡吾先知先覺之職。又何必定使外國之人悉歸吾國乎。

耶穌教徒保羅嘗對雅典人云。全世界人皆上帝所造。同一血脉。然又云。上帝令衆民各有界限。不令淆亂。今吾西部之人。雖已將禁止華人之利弊。大聲疾呼。而東部猶有聲望素著之輩。日欲弛去此禁。何其不憚通國之詬罵也。

按美國禁止華工。極天下至不平之事。明年禁滿。我國總領事何君先期著論登報。發明公理。冀以感動輿情。爲異日挽回之計。雖未觀全文。然觀篇中所引各節。辭婉而意摯。要可想見其心乎吾民矣。斐倫此論。抨擊不遺餘力。陽以保全文明爲辭。而陰主分別種類之見。不然。何以云美人與華人。同時工作。有碍體面。又云美民未充。補以白種。究勝華人耶。且篇中所言。亦多未能服人者。試舉數端。華人在美。何以不許占籍。但以現在情形。美人不願一語了之。而不能明言其故。一美之立國。既主平等。何以保護他國人。乃云專指歐州白種。而不兼及黃種。二既自明禁止之故。不爲工藝。不爲種類。而處處又從工藝種類立論。三吾料何君必有

以折之。然勢力所在。又安能以理爭也。物競之說。演爲種界。種界之極。乃懼黃禍。白人其天之驕子耶。日本與我同種。篇中引美領事古納所報。未嘗不怵然於彼。乃工人之祭。不敢加諸日本。而獨加諸我。毋亦以日本國勢方盛。不敢顯撻其怒歟。嗟乎。神臯沃壤。吾民之宅。羣客攘主。不甯厥居。謀生道窮。乃適異域。求爲僕隸。亦不可得。彼蒼者天。何酷我黃人之甚耶。往者已矣。繼自今。願吾民牧哀此窮黎。本推內溝中之心。爲發憤自強之計。而吾民亦爭自濯磨。善受教育。毋甘守其卑污之習。而見摻於文明之外。安知吾黃人之氣之不終吐也。

外交史及其研究法

日人有賀長雄

極東其外交之癡點哉。處今日而乏外交之智識。危險失利。其何待言。不佞憂之。乃於數年前刊行外交史及外交時報。又在學習院專門學校慶應義塾大學部特設外交史科教育之事。而東京帝國大學亦議設講座。並派助教習於歐洲。專攻外交史。誠慶事也。茲應東京日日新聞之命。因掇拾所欲言者。憂世之士。庶幾覽焉。

研究外交史。有直接之目的。其一曰練外交之技能。外交者。技術中之技術。今欲從學理上研究法則。其途未開。故舍實地熟練外。似無研究方法。雖然。有類似之比例。

則陸海軍之參謀術也。以軍事之要素複雜。變化無方。亦似無就學理上研究之法。然觀我陸海軍大學校及歐美各學教授之法。則以戰史爲最大要部。蓋戰史者。記過去之實事。兩軍之主。統率軍隊艦隊於一定情況之下。若者勝。若者敗。詳悉其事。實而分解其理由。實足以資後來之參攷。夫前後之事。必一一符合。分毫不差。斯固絕無僅有者。然類似之情況。則數數見之。涉獵戰史者。追他人之經驗。爲已事之材料。必有益於判斷之力。外交亦然。事不必同。而但期相似。則若清國近年之地位。可以比土耳其。俄日之於朝鮮。可以比英法之於麻洛哥。其尤著者也。其他髣髴之端。尤不可以數計。故博通外交史者。鑑既往。定將來。得以縱橫其策而不害。夫亦賴是耳。卽如北京使臣會議之初。我當軸若知當時土耳其問題。屢開會議之故事。自不使俄得置滿洲問題於此議之外。不佞前報已指示之。惟是陸海軍之參謀術。尙有野戰演習以代實驗。而外交術則否。故以外交史練外交術。其要更甚於軍事。其二曰在知歐美列國相互之關繫。列國對外之舉動。必有因其國內部之形狀。及外部之關繫影響而發者。故欲於一定之時與地。豫知一國之舉動。其一國之內情。無論矣。其對外也。若者有所恐。若者有所恃。若者有所困。審其有無。而察其形變。所

謂要事。無逾於此。卽如英國困於南阿之戰爭。及中央亞細亞國境對俄之關繫。不知者乃曰滿州問題。日英同盟也。無論其說之無益。且足以搖惑一國之耳目。此近事之彰彰者。惟是列國之關繫種種。實因於前而果於後。自今以前。曾不知幾經變遷。幾經角逐。而至於此。是則欲悉其因。乃究其果。欲窮其果。再溯其因。舍外交史其誰歸哉。

研究外交史之目的。既如是重大。而研究之法將何如。法國革命前之外交。封建之外交也。於今爲無用。拿破崙戰爭後之外交。始爲歐州現在國際直接之前驅。則請自維也納公會始。雖然。欲求一聯貫詳備之書而不可得。不佞所輯不足數。其他則酒井雄三郎所譯之近時外交史而已。法人塞薄有一千八百十四年後歐洲政治史。美人麥克威恩近譯爲英文。昨巴黎出版之拉威司與命李合著之尋常歷史。最後三卷。可謂

縣密。德人翁根所著失之簡。彌勒所著每年史失之繁。然此皆尋常歷史。不專屬外交也。夫研究之不可緩如彼。而求書之難又如此。無已。則集重要之外交文集及關繫各事之外交紀載。與有名外交家之傳記。以資材料。可乎。余常討論愛尼之外交文集。以研究一千八百六十年後事變之材料。餘如維也納會議希臘戰爭普法戰

爭柏林會議之事。可分求之諸家著述。又如梅特耳加威耳拍密斯敦畢斯馬克關係外交之人物傳記。亦最重要而有興味之材料也。畢斯馬克躬踐錄及秘事錄。既占近時外交史之光明地位。而近日刊行之克利斯比之私傳。荷恩崙公之備忘錄。亦多載外交史所未發之材料。要之研究外交史之目的。唯分求其事於書。而貫絡穿雜其事於心。研究者不啻編纂也。此余之所以忘寢食而樂此不疲也。

雖然。以上書籍傳記。大概出於事變數年之後。此數年中世變紛乘。錯雜迷昧。則欲知現時之形勢。又不能悉賴於此。而不能不別擇良法也。是欲知現時之關繫。必得最速之報。則必與歐洲政治訪事預立契約。卽如外交時報。因編纂故而糜鉅金。與某報館締立特約。並通消息於政府。不然。則事之眞僞正負。不得不用十分之辨識力以斷之矣。然若徒恃研究而不臨實事。則僅讀前後數日之尋常新聞雜誌足矣。區區一國之報告。烏能得公正之解而不爲人所蔽哉。故必博覽焉而得其中。而尤要在能知新聞雜誌之筋節。在載確實消息。蓋無論何報。必有其主義之所在。雖或有時變易。而就數年連讀參酌之。則此報之若爲所長。若爲所短。自能習知而得之。又於暇時綴集報告。成一完足之傳記。亦最良之方法也。

外交無爲論

日人有賀長雄

外交之無爲也。有二曰鈍拙者。曰利巧者。

外交無爲。往往流於鈍拙者何耶。曰。是由涸竭其外交之資源以自斃者也。外交資源者。外交界之專門語。在制外國政府以爲我用之謂。是故資源豐富者。有實行吾意之效。而窮乏者反之。今日外交。不外乎利益交換之舉。苟我所處置。有影響於外國利益之關係。則務有以籠駕外國。使在不得不容吾請之地。其利益關係點多者。謂之外交資源之豐富。否則窮乏而已。

一千八百七十年九月三日。緩丹敗報。達於巴黎。帝國政府既仆。巴黎選舉之議員。集府廳。別立護國政府。而裘爾斯法布路斯膺外務大臣之任。與戰勝之德軍議和。十八日會俾斯麥克於非色野。法布路斯本不知德法外交之實際。所謂挾彼我利益關係之所急。以操縱彼國。使爲戰後條約之輕減。固無甚把握也。徒以滔滔雄辯。說正義之原則。政體之得失。冀以感動敵人。此足博國會議場之怵贊而已。彼老滑宰相。豈爲所動哉。竟以無功。緩而氏所著德法戰爭外交史評之曰。非色野之會。於巴黎防戰大事中。亦殷鑒之一也。法蘭西戰爭之初。既誤於中等外交家之失機。而

今又躓於急就之外交家。爲獨拉孟公。拿破崙第三之最後外務大臣之措置。可以見株守正直作用者之失策。於法布路斯之舉動。可以見不知外交資源者之爲自欺也。

然而外交資源之豐富。在於彼我利益之關係點多。果何道以多之耶。曰。無他。平時外交。勉增彼我交涉之事端而已。種種交涉之事端。有利益於彼者。有利益於我者。前者我或示與彼同意以爲誘彼之作川。後者我把持之。或姑放棄之以爲動彼之方便。如其素無交涉。無關係。則何以施擒縱自在之策耶。此無爲外交之所以拙也。以無爲外交而欲有實益於國家。猶之無金而閱市。此歐洲列強外交家。所以於外交界之事。不問其起於何國。與吾國有直接關係否。必進而干涉之。以爲外交資源之所由也。近如希土之爭。其與法國關係者。不過巴黎條約中與盟之一國耳。然而亞諾多利用其地位。首倡調停之策。求列國之贊成。如革雷得島自治案。如希土講和規約。皆卽亞諾多原案修正之。而於此交涉之中途。亞諾多屢用之於他事。使關係各國。無阻礙法事之意。此固可想見也。英吉利亦然。雖不現於表面。而其實世界各部外交之事端。英政府與其外交官。無文牘往來者殆稀。讀歷年藍皮書可知。獨合衆國守其孟祿主義。對歐洲列強外交之事。立旁觀無爲之地。然其事苟有影響。

於美洲大陸之形勢。則雖與合衆國無直接之關係。而以孟祿主義第二則證之。必進而干涉無疑。遠如墨西哥帝政。近如斐津濱之事。可見矣。

惟外交資源。在滋之於平時。而非可臨事急就者。當今之時。欲不依爭議。不依兵力。於平和嘉會之途。而吸收利益於他國。以無損於列國共和之實。唯在有爲之外交家。扶殖外交之資源。以豐富其利益交換之資料而已。若乃戰戰栗栗。畏多事之難。而偷一時之安。非所以盡其職也。

雖然。外交無爲。亦有因以爲利巧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法之於俄戰也。嘉富洱侯。以比鄰交親國。對此大事。取無爲外交之方針者數月。及九月。英法聯軍抵克賴密阿。勝負未決。迫冬寒。苦傳疫。不得不暫駐於窮乏困難之下。義大利知大勢之將定。及時而動。與拿破崙第三結同盟之約。以少數之軍應援而勝俄。其報酬也。由拿破崙第三之翼贊。而成義大利統一之局。此無爲外交之利巧者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軍之迫康士坦丁也。英俄。步。日赴危急。俾斯麥克對之。取外交無爲之方針。頗促干涉而不應。其後時勢逾。至於歐洲全土之靜擾。一視德國之進退以爲準。而後出而爲之。先與英奧二國語。玩二國之宰相於掌上。而開公會於柏林。抑制

俄相古察誇夫而使俄國棄戰勝利益之半。遂使德國立十年指導歐洲之地步。此又無爲外交之利巧者也。夫無爲之所以利巧者。始若無爲而將以大有爲者也。若乃始終無爲。則何往而免於鈍拙耶。

論改訂中國通商條約

日人大隈重信

前年五月團匪亂作。所在焚掠。外國人之旅居中國者。備嘗困苦。貿易亦多蒙傷害。列國政府震慄。代爲鎮定。旋於北京會使臣開議。各國全權幾經辯論。而和約告成。償金四百五十兆兩。先付債券。北京大沽間分駐兵隊。善後之策。幾完成矣。議約之始。除京津一帶駐兵外。其餘在華軍隊。依次撤退。自騷亂以來。已一年有半。至今始復見平和焉。

列國與中國之交涉。尙有改訂通商條約一事。此條約如何締結於將來。列國貿易之消長。大有關係。各國皆就其要求條件。竭盡腦力。深思熟慮。不稍退讓。然此條約之大綱。未知列國爲合議。爲分議。其中利害。英國最有關係。首派麥亥君爲議約專員。副以戈班德臣二君。中國則以盛大臣任之。今列國已準備齊整。早晚當可開議。向來與中國通商。感最大之利害者。爲英國。使臣會議時。於關稅事。反對最有力者。

亦莫若英國。其所占地位。優於他邦。故派員最先。爲改訂通商條約之前驅。未嘗不合於事理也。英國屬地。徧於全球。國旗所至。貿易繁盛。其國民之態度。誠可贊賞。然英國之外。尙有俄法德奧美諸國。及我日本國。商約專員。尙未見派。是否觀望英國所定通商條約。亦未可知。英國專員與中國專員之交涉。其增進通商權利之益。必無遺算。他國附英驥尾。依樣要求。如有遺漏。則照相待最優之國之條款。自能均霑。英國所有之權利。其權利之益。亦無所謂高下也。果爾則列國亦不必以締結通商條約爲必要之事。中國政府。亦惟固執舊見。不允英國之專員要求。可耳。以英國專員一人之壓力。不能動之。非若列國公共之壓力。可以強制之也。不分高下。固列國所視爲便利之法。然我於中國。與歐美列國不同。以通商貿易論。假令英國居第一。則我國可居第二。發達程度。年年增進。二成以上。遠駕英國。雖英國當締結通商條約之任。以爲列國楷模。然我國則別有所要求。望政府速派專員。以當此局。使其貫徹。我國固有要求條件。庶將來可於四百兆人之大市場。以擴張我之商權。我惟求我之便利。可不顧他國之所爲我之改訂通商條約。不可不直向北京政府開議也。商約開議。我國不可過於恃強凌弱。堂堂帝都。祇此孤城殘壘。若苦以種種之難題。

迫以必不可之事。決非我國將來之利益。但有害於我國貿易發達之制度。不可不除去之。列國訂此條約。如使中國有所難堪。我國不宜附和。即令可成。亦宜努力避之也。明治二十九年。我與中國締結通商航海條約。惟以擴張我商權之便利。今雖比前大減。然論其細密之事。猶復不少。非朝夕之所能盡。今舉其最要者。以告政府及國民。苟能改正實行。其餘瑣細問題。自可渙然冰釋矣。

一廢釐金 廢釐金一事。非獨我之私見。列國亦同此心。苟於中國市場。望其商務之發達。其障礙前途如釐金者。誠不可不廢除之也。中國舊制。本無此稅。髮逆猖獗。軍餉不支。始行之於江都仙女鎮之各會館。咸豐三年六月。頒行全國。以濟軍需。向來中國之常備軍及八旗綠營。每年由政府支出經費。無虞不足。自髮賊亂起。始徵此稅以養新勇。延至今日。久而勿替。釐金歸各省巡撫主管。徧設分卡。委員徵收。分卡之數。又無限制。任便施設。故外人至中國內地。無處不見有釐金官吏。或謂全國分局有一萬四千所。貨物經過。先向總局完釐。貨物銷路稍遠。無得倖免。路程愈遠。課釐愈多。往往有大宗貨物。售去若干。其餘尚須運往他處。而以再完釐金之故。不得不將貨物全行勉強盡售者。

商人欲免此苛稅。必經行未設局卡之處。或繞道而行。或舍水就陸。廣東廣西兩省之西江附近處。以徵收釐金過甚。貨物轉不出其途。而繞陸路出北海港。或竟出法屬東京地方矣。夫徵收釐金。所以充各省地方經費。完納定例。約在百分之二三。然無一定規律。變更稅則。聽官吏之自便。且與常關不同。釐金委員。如所收不足。則賠墊之。有餘則私取之。故漫課重稅。亦自然之勢。每年徵收總額。無人能知。研究中國情事者。均無從解釋。即解釋亦不能精確。蓋徵收釐金。無一定之規則。即詢之完釐之中國商民。亦決不肯與外國人明言。若明言之。必受官吏之報復。然有一事可以見之。昔有某商由九江內地運貨至九江。先納原價百分之一五。以免內地諸稅。觀此可知運出貨物。至少亦納百分之一五之通過稅。此言行厘凡由甲地運至乙地之貨物。課如許之通過稅。甲乙兩地間之交易。必不便宜。故甲地之產物。不能應乙地之所需。於殖產及貿易上。均為一大障害。故不廢去此稅。中國商務。斷難望其發達也。中國各省疆吏。不獨專司軍務。亦兼納租稅於政府。歲入釐金。多為疆吏所掌。如有不足。更收他租稅以益之。故各疆吏以其所入之豐。為不可明言之事。每謂廢去釐金。終不能行。然則非先改革中國政治大體。必不能廢去釐金。此事在改訂通商條

約中爲最重。但行之頗難。欲觀其成。更不知費幾許。歲月總之免釐一事。不得謂非各國公共之大問題也。

二廢通過稅。此言子口稅中國內地。既有如上文之不法稅課。進口貨固蒙其害。出口貨

亦未必有利。終必將條約所載進出口之一定稅制。變易而失其功效。英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江寧條約。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條約。凡進出口貨。完納進出口正稅外。再以其二分之一。完子口稅一次。即進出口稅值百抽五。子口稅值百抽二。五。合計共徵百分之七五。其一切內地稅皆免。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中日通商條約第十一款。日本臣民欲將運入之貨進售內地。如係應完稅之貨。則照進口稅一半輸內。如係免稅之貨。按值每百兩徵收二兩五錢。內地各徵。一概豁免。第十二款出口貨亦同。可爲勝著。然此不過條約之權利。而實際仍歸無效。進出口貨。仍有課不法之重稅者。幾爲今日不可爭之現狀。其原因有數端。舉之如左。

(甲) 外國人由通商口岸運貨入內地。或由內地運貨至通商口岸。照條約所定本僅納子口稅。沿途釐金。毋庸完納。然其貨到後。在其地售與中國人。即徵收落地稅。此與納釐金何異。當有一商人。由廣東運棉紗二包至桂林。其一包以未納子口

稅沿途釐廠完納四圓十八錢。即一角八分餘一包已納子口稅。領有稅單。免納釐金。至桂林仍納落地稅三圓三十三錢。合之已納之正口稅一圓三錢。共完四圓三十六錢。即納釐金。其數尙不至如此之重。又由內地運貨至通商口岸者。其弊亦同。有一外國商人。在江西省買繭一擔。出口時先完子口稅一員半。釐金局先已就賣繭之中國人徵收釐金十員。又產茶地方。中國人售與外人之茶亦然。如上所言。雖不徵外國商人之釐金。而使中國人出之。其爲商務之障礙一也。

乙一 中國人由內地運出貨物。或運入內地。若完子口稅而不完釐。必受官吏種種虐待。又故託他事以報復之。於是中國商人。遂無不願納釐金矣。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有商人由重慶運棉紗入內地。完子口稅。攜帶稅單。分裝小船數號。行經內地釐廠。命將小船拘留。不得已重納釐金。方許放行。非特留停十二日之久。且到其地後。又徵落地稅百分之三。自有此事。各商人引以爲戒。嗣後其地方無敢領子口稅單者。總之中國官吏。權力廣大。商人見之。全失其在己之權利。不可不知。

丙一 中國各地。設有商業聯合會。當地方財政窘蹙之時。先納金於官吏。每年認繳若干。即可得徵收釐金之權。而利川之。以苦工聯合之同業者。終則爲聯合者獨

占之營業。以抽釐爲一己私利。廣東省有棉紗聯合會。在釐金局認定應繳之數。除聯合者外。皆課二倍之稅。此項營業。遂爲聯合者所獨占矣。中國官吏。百方籌畫。反對條約所定之子口稅。而汲汲於徵收釐金者。以釐金充地方經費。且可飽其私囊也。子口稅則不然。不獨歸中央政府。且有洋關徵收。毫不能行其私曲。苟欲於中國商務。謀其發達進步。非決然廢去之。而且勵行其廢去之實不可。然非功效完全。終不能除去此障害也。

三弛中國米出口之禁。中國四百餘州。土地最爲豐沃。長江沿岸。產米最多。與所謂南京米者。其質有異。宜於我國人之常食。其價廉於我國。故中國之米。一旦弛禁出口。則我國糧食價值。因之低廉。可免屯積之騰貴。於我商工立國之方針。利益頗大。況中國南省漕米。現未盡廢。每年供給北京米穀。四百餘萬石。所支經費。每年約數百萬兩。此固爲中國無益之糜費。而有益於南北之航業。要自不少。故弛米穀出口之禁。不特我之糧食不足。可由中國輸入。且可由長崎馬關。運至北京。再由中國南省。運入長崎馬關以補之。其貿易之盛。不難預知。即爲中國計。當此國用浩繁。正宜裁節糜費。廢漕米之舊制。聽各地自行轉運。惟南北航業。失政府之津貼。不免減

色。我國運之長崎。轉運北京。與直由中國南省運至北京之費。雖不見省。然從此我九州地方。與中國米穀貿易。有非常繁盛之象。其進出口之數。卽以現在之漕米四百萬石折半計算。出口二百萬石。又進口二百萬石。其貿易之數。已得四百萬石。一石之價。以十圓合算。已增四千萬圓之貿易。我國船主及商人所得運費工食。亦必不少。夫弛米穀出口之禁。其及於我國之影響。如此重大。而於不常食米之英國。毫無關礙。且果行之。我國糧價低廉。可防屯積之騰貴。在商工業之爭競。英國亦豈得謂無益。我國委員。於此次改訂通商條約。可不奉爲方針乎。姑無論其與英國大旨相同。據此情形。已爲我國特別之利益。若使引相待最優之國之條款。而於改訂之事。視爲等閒。恐難望將來商務之發達也。

駁之者曰。中國米進口。本國米價必致低落。米商農戶。均失其業。運入廉價之物。與國內土地所產之物相爭競。其結果必有不利。雖然。就此言而推至其極。就令因其不利。而盡廢其舊業。轉而爲他之利業。其損失亦決不至如上之所慮。故我國於此。凡諸米商。若改營他種利益豐富如養蠶等事。雖暫時不免有所損失。然終必獲利如前。可無疑也。如此比較。是我國地位毫無不利。就令弛禁之後。米價低落。久之兩

國終必平均。將來騰貴。亦爲自然之勢。況此時我國米價。決不落至中國米價半額以內。然則我米商之不利。誠屬細微。更有與米價同落之一切用物。計其利益。米商所蒙之不利。殆可謂絕無矣。且彼此米價。差異無多。中國米出口弛禁。食料價廉。工業亦感其實惠。雖我國罕遇凶年。而米價有時暴漲。財界秩序。頗虞紊亂。若能與中國米穀流通。得抑制其暴漲之勢。其利益實匪淺鮮也。或慮弛禁之後。我米商被其影響。皆思多運米穀入口。仍不免爲進口稅所限制。此則可隨我國之意爲之。總之米穀出口弛禁。不可不求中國之承諾。若舍此機會。恐再無達此目的之期。彼喋喋於保護或改良農業者。徒知泥於一隅。而不顧全體之大利害。其眼界之狹小。誠可恨也。

四改正進口稅 就改訂通商條約之時。而改正進口稅。不可不熟諳我國之情形。並約章所議定之精神也。而其主義。尤在於貫徹貨物之價值。

欲於四百兆人口之市場。輸入我種種商貨。最大者莫如棉紗。不獨我國然也。英國之出口亦相等。我國之貨。大抵甘手以下之土物。然細紗亦不獨英國有之。我國近來進口亦頗多。我國業紡織者。宜隨時製造細紗。先英國運往。以爲同業之競爭。雖

然我國土紗與英國細紗其價迥然不同。土紗一駄。三十價約百圓內外。細紗則在三百圓以上。中國關稅每百斤均增稅銀七錢。合我國金錢八十錢許。我百圓內外之土紗與英三百圓以上之細紗既同爲一駄。不可不完二圓四五十錢之稅。然以價值計。我土紗所完關稅已百分之二又四五。英國細紗所完僅千分之八。今進口稅視爲同價。抽足百分之五。凡屬棉紗皆爲一類。而不問其產地之同異。未免不平。若照約章所定。估價抽稅。而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九十八年九十九年三年中之平均價格爲準。我土紗棉紗之下等者。如向抽百分之二又四五。今倍之而爲百分之五。如此則我國土紗。任價值百分之五之關稅。英國細紗。僅任八分之一又六七而已。或以三年中之平均價格。合各種棉紗爲計。進口之數。上等少於下等。若以此爲定。其結果仍低於平均價格。如上等三百圓。下等一百圓。可以二百圓爲中數。然尙有高至百二十圓者。亦未可認爲棉紗全體之平均價格。假令棉紗價格爲百二十圓。若值百。抽五。即爲六圓。凡棉紗一駄之進口稅。就現在百斤論。向完八十錢者。今增二圓。無論何種棉紗。一律徵抽。則英國上等貨之所增。不過比其價值增加百分之二。我國下等貨。且於照約抽收之外。又增一分矣。由此觀之。卽棉紗一物。其所

謂估價抽稅。取三年中之平均價者。究不知其以下等爲準。抑以兩等之中數爲準也。現在棉紗。並無分別。若不一變向來之稅則。則我國之下等貨。與英國之上等貨相爭。極爲不利。苟欲在中國擴充我國棉紗之銷路。不可不分爲若干種類。各定其價值百分之五。以立一定之稅則也。

今我國之棉織物。其運入中國者。雖未顯著。然我國欲以商工立國。而固其基礎。不得不以出口貨爲重。現在我國出口之下等金巾。與英國所製上等雲齋一種。其價相去。不啻數倍。中國稅則。無論上下。凡四十碼。概徵稅銀八分或十分。故我國亦宜區別其價之貴賤。分爲若干種類。辨明其實數。定百分之五之稅則也。其他貨物。有今尙未出口者。有稍稍出口者。此後必有逐漸增加之勢。我國爲商工業之後進國。故一切製造。欲與英國及他商工業先進國及佔有多年之販路者相角逐。無他道之可恃。惟有廉價之一法耳。今得改訂通商條約之機會。必須抱定條約切實值百抽五之意。統現在或日後出口之貨物。一一預定其廉價之進口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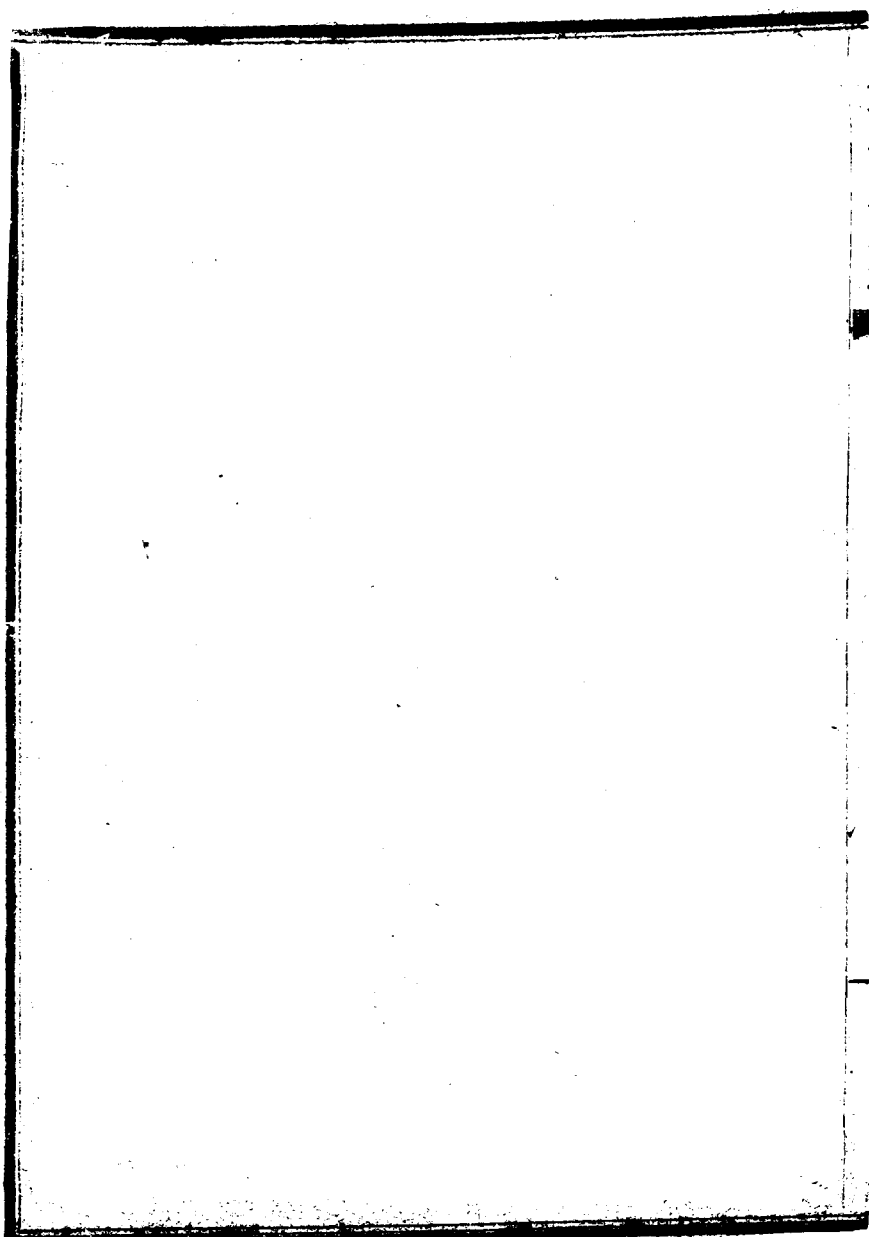
五修整各通商口岸 我在中國之海運業。所必需者沿海之航海權。及內河之航運權也。然揚子江沿岸通湖之處。及內河之航業。昔年英國已求得之。我與各國均

需其利。故大坂商船公司。開揚子江之宜昌航路。今尙擬擴張重慶航路。大東汽船公司。又開上海至蘇杭航路。此外航海之權。無論何處口岸。皆可自由。我國亦別無要求。所希望者。通商口岸之設備改良耳。無論沿岸航海。如何利便。若如今之各口岸。設備不善。海運之利。終有欠缺。現在上海及他處通商各口岸。如棧房。躉船碼頭等。若設備完善。必有裨海陸之聯絡也。欲圖貿易之進步。不可不注意於此種之設備。非獨商其國者可資其發達。卽主國亦何嘗不因之獲利乎。再出口紅票。亦宜豁免。中國於各口進出船隻。當進口時。計其噸數納稅。名曰船鈔。其期以四個月爲限。雖他國亦有此例。然比較之下。無重至此者。此亦爲海運業發達之障礙。宜乘此改訂通商條約之際。請其政府廢去之。卽或不能。亦宜示以限制。

總之改訂通商條約。日英兩國之利害關係。大體無異。然其細目却不能盡合。如上文所論。在我國關係重大。而在英國則毫無干涉。故我國不可視此交涉爲閑談。而袖手以觀其成也。兩國利害有相反之處。我可不自獲其利益乎。

嗚呼。我政府。我國民。當中國北方之亂。誠可謂忠勇義烈。無愧軍隊戰勝之榮。和局既定。又得極盛大之市場。以擴我國之商權。以增進國權國利。不可謂非千載一時。

也。之。遇。今。當。改。訂。通。商。條。約。凡。我。國。人。其。再。四。思。維。毋。稍。遺。漏。而。誤。國。家。百。年。之。大。計。



皇朝蕃艾文編卷六十

外史一

歐洲東方交涉記序

江都于寶軒驪莊輯

英人林樂知

西歷九百八十年。至一千十五年。俄立國未久之時。有稱爲大之俄皇沃拉地迷阿者。始奉希臘教。令國中棄其一切拜偶像等舊俗。皆奉此教。俄國教化之行始此。東羅馬朝皇。即希臘朝皇以其妹妻之。遂爲俄與東羅馬相親之始。泊亦稱爲大之俄皇伊萬。亦名約翰第三在位時。一千四百六十三年至五百五年。東羅馬朝失於土耳其。其今之土京卽其京也。其公主名沙斐亞。逃至西羅馬京城。後卽爲俄皇伊萬所娶爲后。是則俄與東羅馬朝世爲婚姻。顧昏媾而念國讐。恃兵力以張國體。始萌克復土京。再興東羅馬朝之意。然而尙未之行。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俄皇格得靈第二毅然行之。土耳其嘗然敵之。俄更得奧之援。土實大敗。英普二國。見俄與驍驍乎將得土京。大有害於其國。合力抗拒。歐洲一大東局於是創。自是以後。英則必欲保全土朝。不使分崩離析。且其地爲印度屏藩。印度愈強。保土朝愈力。俄則格得靈以後之皇。知其地甚廣。得土朝反貽後患。不復思得土京。故邇來俄之於土。明明謂欲救其同類之司拉甫人。同教之希

臘人而已。乃英尙疑其有前皇之意。時事之亟。實由於此。是書所載。係將近日俄土之戰之本末。有關於歐洲各國。及文件往來。若何辦法之處。言之甚詳。又於英俄無所偏袒。持論之公。讀者自能辨別。不待予之贅言矣。

克里迷亞之戰本末 歐洲東方交涉記

溯自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於枯曲克那基立約以來。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四年。俄國謂土屬基督教人。基督者天主耶穌希臘等教之總稱下 俄皆得以保護。各國謂如是則碍歐洲大局。欲去其權以歸各國掌理。於是有克里迷亞之役。其未戰以前情事。曾載明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月。英國佛靈司康薩得。與其軍機大臣文件中。今節錄其文於左。

助土之先。應確知助土無損於英否。土與英不相背。不至英欲和而土欲戰否。土因不得伸其自主之權。不服俄約束。十二兆基督教人。不反因得伸其權。任二兆回人。歐洲土屬回教人其時約有此數 肆意暴虐基督教人否。且土得英法之助。不將猥自強大。欺陵弱小否。耶。吾知土實有如是之可慮者。故英若出兵助土。是自損政令。昧厥本心。無益有害矣。必欲助土。凡議兵議餉。或戰或和之事。土皆一一聽命於英而可。不然不能爲之。

興師。然自識者論之。必謂土不必計及矣。當思英與各國關係如何。蓋俄若一得土京。或土屬地。俄在歐洲。如虎傅翼。愈足可畏。故究其終極。惟有與俄抗衡一戰。雖然。如是言戰。固非師出無名。但專注歐洲各國利害。與政教所由。非爲保土土地矣。然時至今日。宜思大者遠者。奚暇爲土謀。即日後息兵立約。亦當顧各國利權教化。從長計議。俾各國共享昇平之樂。如是則勝於以歐洲饒沃之區。被蠢魯回人。故作不靖多多矣。暗指土國

此文件由大臣阿白亭傳於軍機。軍機大臣幾皆以爲然。惟派而茂司登獨謂業已有礮船一幫。駛往助土。惟有使土不失寸土。專爲庇護而已。至佛靈司康薩得。欲土允各國所行基督教規。善待其所屬基督教人。免歐洲再生禍患。迂矣。迨後派而司登一再思之。亦與佛靈司康薩得意見吻合。故致書於克蘭倫登曰。時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所論整理土屬回教外人之事。尙有餘意七條。如左。

一使回教外人例得從軍。並得由升階擢至軍中官職。

一許回教外人。遇有民情犯法等案。得爲見証。

一應立會審公堂。凡有回教人。回教外人。互相涉訟。皆歸兩教中會審官員判斷。

一凡回教人官土省撫憲。須派銜職相當回教外一人。副之。於撫憲有蒞事偏私。虐民受賄等情。副者得以奏聞。

一回教外人。或在土京。或在外省。無論文武等職。皆許肩任。并速即如是簡派。以顯是條實據。

一土京外省。宜一概禁止捐納。蓋難保無匪人倖進。至服官後。或由不學無術。或因情性乖戾。或借得缺以贖捐資。致有酷虐小民之事。

一非但回教人與別教人。皆宜等視。即或土國外國。有先從回教。後改別教者。均不議罰。

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各國大臣集法京。立和約。土皇有赫推夫明。即諭旨與各國大

臣。所有修改各條。與夫別款。赫推夫明中一一備載。各國大臣莫不鄭重誌之。謂此赫推夫明之益。良非淺鮮。於是各國亦許不以赫推夫明爲干預土國之據。蓋互相訂定。謂土皇允以回教人所得利益。願與回教外人一體均沾。則各國認土自主之權。國中政事。他國概不干預。是則土苟不踐其言。各國之所許。亦必旋廢。吾爲之下。一轉語。庶幾派利和約第九條反言之意。是約於蓋印畫押後。英公議堂大臣會議

時亦曾議及此條如派而茂司登曰。赫推夫明中所允行之事。不得不行。業已將赫推夫明誌實於約。其中所定之件。備列於約。設或不遵。各國可以干預。夫至各國干預。遣使爲之已足矣。遣使已足者非謂不以干戈從事又如荷蘭司登曰。約中縱有他國不以赫推夫明爲憑。干預土國之詞。然各國常行之法。與未戰以前當行之道。從未一言計免。則征伐之權。操仍在我。

是年春。派利和約既定。至一千八百六十年五月初四日。俄宰相親王銜告司告夫。會各國使臣。查勘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保該力阿三省。皆土屬回教外人苦况。嗣卽傳檄各國。敦請行遣使干預之事。卽派而茂司登所謂遣使爲之已足者也。今節其文於左曰。

各國近日於東局之事。議論紛紛。不能備述。然本國從無私謀詭計於其間。有滋人議之處。惟本意所在。不可不一一陳明。故今爲此文。以言其概。本大臣閱近年本國駐土各報章。屢言回教外人至省。官員不法。回教外人困苦情形。歷歷如繪。至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保該力阿爲尤甚。事非一朝。計將安出。微特無望轉機。并且日甚一日。

上以告土皇冀其悔悟。曾示以報章而不省。下以勸回教外人。毋思發難。又苦無善法以久持。伏思事不專係本國一國。是以曾將報章之詞。決裂之機。他國孤與土爭。土卽面從。終爲無益。須各國大臣。披肝瀝膽。與土明議良策。以濟艱難之意。各大國詳哉言之。以勢甚岌岌所當維持補救之者。不能少緩。亦不容稍隱。非謂獨斷獨行有所希冀焉。今所宜行之事。莫如各國與土同派使臣。往回教外人之省會查。果確如報章所云否。再戮力同心。會同土國。設一定章。以期大有造於土之回教外人。實爲至計。

此則並非干預土事。撓其大權。實如此通融辦法。厥有三利。土屬回教外人。知各國惻然動念。爲彼請命。可望轉危爲安。其利一也。土知各國急謀土難。以安其國。顯係友邦雅誼。可與各國安心酌度。無有疑貳。其利二也。各國救災恤民。得以永相輯睦。法良意美。其利三也。今人見一孺子。將入於井。尙急呼往救。豈有二十兆回教外人。陷於水火。反可漠視。是以吾大皇帝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也。各國大臣。當日時艱。諒不以斯言爲河漢。苟其謀之不臧。碍土體制。抑或躊躇莫決。坐味事幾。則滋蔓難圖。其憂方大。

觀此文則知立派利和約四年之後。俄告與立此約各國。謂土於赫推夫明所許。概置不行。如各國實察其言爲不謬。卽一心共持大局。非思獨攬保土之權也。於是各國令駐土官員。以回教外人近况。土於赫推夫明所許。究屬何如等情。回報英之領事先後所報。除近時駐土使臣來約得外。皆衆口一詞。謂回教外人身家性命。日受制於回人。無從訴告。土之官吏。尤爲罪魁禍首。歐洲皆文治之邦。豈能容此。來約得則謂土法回教外人。尙無不善。兼能曲體教情。無微不至。天壤間寬容仁厚。恆受不白之冤者。莫回人若也。來約得故作違心之論。以歧視其初見。於意云何。解人可索。吾不必言。然若是之是非倒置。以誑國家。試由其爲欽使時言。觀其昔時游歷所記焉可。其誌援希百助。土國一類兵名一則曰。

拔希百助。人類不一。皆糾自各省。以成一隊。內以有膽識者爲首。土朝給以文憑。可象養馬兵四五百名。至千名以外。設人或不足。多招流民盜賊。以足其額。恒資食於鄉。逞其所欲。民以是畏甚。其首游行無定。如各省中欲借其兵彈壓。則擇多酬其值。可飽肆劫掠者爲之。其誌誌迷里亞見聞一則曰。

阿迷里亞地方。其教堂門低如竇。入則欲背曲至膝。膝以其限回人之牛馬等。進此

汚踐也。導引人葉古柏告予。有一處無辜被殺者三百餘人。同行與吾言可駭可驚之事。多類此。

來約得又至一地。筆其所見曰。

其地連於山麓。可層累而上。初上有自上墜下者。骷髏也。繼上而纍纍在望者。白骨與破衲也。再上則矮叢短樹中。全尸之骨。難以悉數。上至壁立峭折處。所見更夥。首骨則老者。幼者。齒未生者。齒已脫者。莫不隱約可辨也。尸骸徧野。碍足難行。不禁爲之股慄矣。葉古柏見予色變。謂予曰。此猶未甚。僅逃免鋒鏑。墜崖而死者。請從予行。葉古柏遂導來約得至山巔。見一骨沒坦地。下臨大江。死者爲誰。避回難之。回教外人也。來約得記其事曰。

凡有男女老少咸來此人迹不到之地。苟延殘喘。不意土國大吏勃特聞之。即令兵丁圍繞此山。以待其德。時暑甚。回教外人止備三日之糧。爾糧盡思降。勃特以咕嘍特勃經立誓。謂交出軍械財物則生。若信不汝容。有如此經。回教外人曰諾。豈知枯特特勃軍上山收軍械畢。乃殺之。有厭殺者。推入於江。免者一人云。其時據來約得謂婦稚被擄爲奴外。無辜死者萬人云。試問何以使回人妄殺如是。曰無他。回人貪其器用。

財賄。及其婦女而已。至來約得所記忒可買地方一事。爲時尤近。蓋來約得過其地數日後。忒可買婦女死於枯特兵者無算。逃者刃戕。有婦稚逃至山口。爲兵追殺者三百人。居民死者過半。景教牧師亦與焉。凡美國良池。教堂村社。均爲邱墟。又錄來約得回人紀略曰。凡有不從回教者。無論其基督教與否。回人恒不與往來。視若仇敵。卽立約發誓。亦不信守。不爲回人者。惟有兩途自擇。非從其教。有死而已。有一不從回教支派。名壓雪提者。百年以來。備遭荼毒。土南省人姬妾侍婢。恆自彼以術羅致。各省大吏。年以兵至其地。殺其人。擄其幼小販鬻爲常事。卽以所得之值。供勃特用款。此與拔格達特。及馬蘇二處。軍需不足。官吏縱兵入壓雪提中搶掠。以補軍費。皆駭人聽聞之事。彼時鄉人一聞兵至。急逃避。有老者不能行。避入暗室。兵皆殺之。劫掠一空。焚燬殆盡。其兵首年力已衰。亦添薪助火。老而彌篤。回人野性。至是大肆。此皆在克里迷亞未戰以前之事。來約得之所紀如此。夫英領事等本與俄不合。不以俄言爲然。至其所報。則欲不與俄同而自同。可知土自克里迷亞之戰以來。至近日俄土之戰。依然苛政是行。與克里迷亞未戰以前無異。是則赫推夫明久作廢紙。土實不令人認其自主之權矣。初各國以其有赫推夫明。可望新土之國。是以引爲

與國。今既若此。各國有辭。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洵然。各國得告司告夫之檄文。所查情形。抑復相同如彼。

乃其時適有土南西利亞地方。亂殺回教外人之事。各國大臣皆急謀此難。故反置告司告夫檄文爲緩圖。英法二國之意。以爲克里迷亞之戰。業經救土拒俄。奪其獨攬保土之權。則除暴止亂。責在兩國。不得不以干戈從事。派而茂司登意亦如是。惟曰。吾恐法兵一入西利亞。卽據爲已有。不肯退出也。土皇使其首相恐人曰。如他國據有其地。亂將自此大矣。英駐法使臣致意法駐土京使臣。亦以土人至急無能擇。更將思亂爲恐。獨法外部大臣曹文納則不然。曰。土之恐詞不足信。倘因爲此懼。則以後土若有亂。再出此言。何以爲計。

英外部大臣勒塞所見。與法外部同。曰。近得西利亞亂耗。悉戰死者之外。被戕者五千五百人。其孤寡乏食。流離載道者。不下二萬人。回人則疾視其死而不救。更可駭者。突而吮克茂地方。大吏奧司猛。先搜盡回教外人器械。再絕其食。閱八日。乃令兵殺之。聞他處回人。亦若欲盡滅回教外人者。吾國家見土無仁心。以除其害。故允法皇來文。興歐洲兵往西利亞。以免後患。已定撥水師兵船一幫。長驅而進。有特旨下。

水師提督。謂事急則登岸開仗云。

英法乃與共立派利和約。各國另立專條。允其代各國干預土國。土皇仍以前言恐之。英法謂益師可也。土見兩國實逼處此。畏其甲兵之疆。乃佯言以許之曰。兩國來免吾難。吾其幸矣。英法之師遂進。英統兵大使臣特活林。即與法之同往大臣。查得素爲首惡中之尤。係一大吏派賽。乃土欽差大臣富愛寶以爲其人無罪。英法大使臣則實指其罪。不講於土。遽欲加之以刑。富愛寶謂衆怒難犯。使大馬色地方回人因此作亂。危乎不危。英法大使臣謂吾有水陸大軍在。知所以制之。乃將派賽再問定罪。縊死。好大言妄爲之回人。至是氣懾。皆低首下心。曾無一人敢思逞。罪人斯得善後宜籌。特活林草一治勒白能。西尼亞別色。即作亂之處。章程。使土准行。土曰。否。不有派利和約。認土自主之權。一言乎。英法則不與論辨。以兵待之。土懼。從之。法於西利亞戍兵一年。以觀其後。所定章程。雖未盡善。然西利亞從此大定。凡得章程之益者。賴是以安。當其時。俄則宰相親王銜告司告夫奉國家之命。聽英法干預土事。並令西利亞沿海俄水師兵官。俱受英法水師提督節制。且當是時。英宰相大臣等皆疑法有異志。派而茂司登尤恐法自西利亞進窺埃及。欲法減期撤兵。告司告夫行文彼國駐各

國使臣以明其利害曰。

戍兵一年計時將至。本大臣觀其時勢。不無顧慮。憶前次貴大臣在法京會議。曾奉
上諭。謂撤兵之前。土尙未定保護之法。使回教外人有恃無恐。則撤兵不能無患。各
大國宜先時計免。以期善始善終云云。本大臣揆之所見所聞。惜自戍兵以來。實不
能免此懼。至西利亞各國人民。亦急急然以撤兵後。皆有身家性命之憂。曾繕公稟
以告各大國。願貴大臣將此情形。使先時會議始議。臣知之爲幸。本大臣以爲不顧
西利亞情形。不顧先時所定保護回教外人之法。撤兵時已行。回教外人已得其保
與否。不使會議各大臣計及撤兵後之危。本大臣以爲於分有虧。今則先言於前。撤
兵後之關係。已爲指明。可不任其責矣。今大皇帝特命貴大臣遵此。使會議各大臣
皆知此意不疑云。

然則俄之私謀詭計。明証安在。俄遵派利和約。告於與立此約各國。謂土背其赫推
夫明。仍害回教外人欲各國共立救荒良法。至各國查閱之後。知其事有過於告。司
告夫所云者。而英爲甚。於西利亞事。俄亦欲各國壹心干預。見英法進兵。先爲之助。
撤兵先陳其害。究未嘗有一兵在西利亞也。

虐害保該力阿人事

擇其有證據者錄於篇

歐洲東方交涉記

噫。人之好逆億以爲知者。何其甚也。即吾英明識之人。皆妄言保該力阿人。慘被殺戮。惟俄之故。以其叛亂之中。皆俄所指使云云。並云先時土朝發練軍往保該力阿。彈壓俄駐土使臣意。辭迺剔夫阻之。土遂如其意。撥色開雪亞。拔希百助。二種兵往。使彼殘殺過甚。以快意。辭迺剔夫之心。且謂有私通俄者。將保該力阿死亡人數。不過三千。過分言之。侈傳於英。使俄有辭責土云。

夫如是云云。有證據否。曰。無有。不過妄測私議而已。然疑俄之人。謂俄必如是。是以雖無證據。妄言而不顧也。語云。凡有辨論。有言否者。不必令其必有証據。有言是者。不可無證據。故吾雖不必證言俄使臣必無阻土發練軍之事。然以俄爲確有此意者。非特無所證據。直故作違心之論也。

至於先查叛亂之由。英駐土使臣哀立浩曾派一人名排令。往保該力阿面查回報。先是欲派他人。後因其人非向土者。未果特派排令者。以其心向於土也。排令以其妻父爲重譯。其人亦心向於土。與土親暱者也。吾所以瑣言及此。以見排令如有偏袒。在土斷不在俄。乃後排令回報。則甚公允。並無偏護。

其報作亂之由。則謂十四年前。有人在蒲加立司得。羅曼尼阿京城立一保該阿會。思擾亂保該力阿人云。觀其所言。會若爲外國人所立。故百人中有九十九人。謂此必俄人爲之。後其報章辨正曰。

閱吾報者。恐其誤以會爲外人所立。然立會之首。實久家於羅曼尼阿。或色飛亞之保該力阿人。名益告司克。文可夫。郝立拖等。雖久居於外。然於保該力阿。不可稱爲外人也。其首領中又有一人。名啞特洒里。實不知其或係俄人。或居於俄之保該力阿人與否。至吾報章所云。實未有外國人與於叛亂之意。

排令查叛亂之由。確係如是。又云。不論何處。凡有土之官吏。回教外人即苦之。今春尤甚。一由土之大員孟慕德。雖有明文。許修改一切弊政。而卒不行。一由保該力阿人。奏聞土皇。土皇不聽。並由捐稅太重云。債每百抽六十七分額外需素不計

美國亦派一人。名司克鏤。往保該力阿。其人所報。與排令同。然人皆不信。必欲得土所自報。及與土親暱之人所報。此雖不公。然亦可引以爲證。費里保巴勒地方。所設特問保該力阿亂人額外衙署中。有云。羅曼尼阿。色飛亞。所設之會。久欲設計。使在魯米里亞之保該力阿人作亂。特大變。保該力阿可以自主。行新政云。

此報章雖哀立浩不以爲然。然其確實叛亂之由。與排令司克鏤所報皆同。又有土皇所派一人名察克。往近朵淖伯江維拉葉省。查報亂始。觀其報章。與上額外衙署中所有之報。皆無有暗指俄國。激動亂人之意。夫俄人見保該力阿人立會。求遂所欲。有如英人前見意大利麥齊尼。及楷來牌地二大臣。求遂所欲。爲之隱傷於心。則有之。或俄人見會中苦乏。助以資財。使成其意。與前英人助意大利二大臣有同情。亦有之。然英國家並未相助楷來牌地。以敵兩西雪里。愈可知俄國家更不相助保該力阿人矣。蓋前英人曾有痛心疾首。復以資財親助楷來牌地。不能言英國家之意。則俄人即有痛心疾首。助會人以資者。可云俄國家之意耶。况排令所報。且謂俄無一人與於保該力阿之亂也。四年前。有羅馬君牧師。告予。意大利中各小國合而爲一。其端實自英之緝蘭司登啓之。其所著一書。論及南百里。其時尚未合於意國。爲津浦邦朝人所據之事。其筆較楷來牌地之刀更利。是以激動歐洲各國之心。使意相楷華。在法京會議。陳其國家之苦。各國皆信其言。致有色而否里拏之戰。見於意國史記又使楷來牌地。得以奪回教皇所轄各邦云云。是以君牧師見狄司立爲英相。今而後喜可知也。曰意大利其將得英之助。以復舊制乎。

牧師所見甚是。使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初。英國不改換國政。或可有奧人仍據有維尼灑。及浪保迭二處。蒲邦朝人仍治南百里。三處皆意屬後為權蓋前爲英相之大關。及狄司立不願意大利合爲一。有所講之論。及所行文件可証。至英國人民則不然。即派而茂司登亦與國人意相合。故於楷來牌地興兵克復之時。不助亦不阻。居於局外而已。夫奧人在維尼灑。浪保迭。蒲邦朝人在南百里。或有暴虐之事。然視回人於保該力阿。回人亦非土國土著故以他國僑據者相比則以知禮之人。比生番。無可比也。夫生番爲政。或貪晏安。或受賄賂。則受治之人。尙有生理。然此不可必。苟或一朝奮發。兇性大肆。則生民塗炭矣。今回人雖重法國。稍襲其文貌。然其心尙野。回教外人。身家性命。恒懸於回人之手。亦無律法相保。苦無可言。夫回人非天生是獨。亦非其性本惡。惟其所行之教。於回教外人。總視以爲敵。所行律法。亦不稍庇回教外人。視若草芥。兼有古語相傳。先人爲主。故習染甚深。今紀二事爲證。一則有人名司別而們。自海蒐果斐那致書於樊大晤士大報曰。日者於營中醫生處。見其醫治十三歲回教外孩。云被回孩用洋槍所傷。回人見之。反稱其能。讚揚不已。事聞他國領事。欲土查究。僅派人查報。卒置不理。後領事欲土官吏治以應得之罪。派洒異曰。予不已查報乎。夫土於

回人干犯法紀。則查而已矣。從未責罰。至於回教外人。則未查先罰。如此故分軒輊。噫亦奇矣。

然據實而言。回人罔法以害回教外人。如無使臣領事干預其事。查且不查。遑論罰乎。

一見於排令所報保該力阿之事。曰。今觀保該力阿人情形。與前無異。仍被回人虐害。吾試以確有可憑者爲證。以見回人無一不持軍械。前日有一回孩。稍受回外婦人抵觸。即開槍以傷其腹云。

夫至回孩皆敢以傷人爲戲。回教外人身家性命。尙何可言。初何俟他因激動。以生其亂哉。故人謂保該力阿民人相安。年歲豐稔。皆不足信。蓋彼所見者。在回兵未滅之先。而非在回兵殺奪之後也。況物產豐盈。回人可以坐享其成。並其可以享利者。而絕之。有是理乎。非予一人之私言。凡領事報章。使臣文件。及久居於保該力阿之人。無不如是云云。紛無可紀。

至城中官吏。亦使人得以獲財。以便其漁利。密特大臣尤慣爲此事云。

倫疑俄之人不信予言。或信其同類之言。吾卽以其言爲証。如倫敦司坦得大報主

人亦疑俄之人當其派探報人往土查報。司坦得大報主人曰。宜據實詳報。不可虛飾。意欲顯俄之惡也。及其回報。則出意外。不勝駭異。今錄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三月八日。由土京回報一則曰。人謂俄雖立約。仍欲行其故見。將土割餘數省。激其生亂。以期滅土爲快。雖然。吾料土國人恐俄照約而行。不恐俄有他意。俄如違約。設計以激動人心。莫不易滅。如照約而行。善爲撫治。滅土必矣。何則。俄如於保該力阿二年之中。使其人身家性命。皆得自保。稅課亦復公平。則保該力阿將日漸富庶。吾知隣近之民。咸生慕焉。謂彼何甚樂。此何甚苦。咸願受一塵而爲其氓矣。阿得里安堡。土舊京在保該力阿交界處中十五萬居民。相去不遠咫尺。亦將曰。噫。身其地者。何幸如之。不能保其必無蠢動。有一英人居此已久。土之官吏與其治法。皆所素悉。能道其詳。一日告予。謂當日土定保該力阿之界。若將阿得里安堡劃歸保該力阿。則可冀興旺甚速。且得與土京通商。回人可獲大利。其如土難割愛。事不果行何。夫苟如其人所見。則在阿得里安堡之人。失其所望。其能久待乎。推之色樂尼楷七萬居民。見有新開海埠。極其富庶。亦不能無動於中。吾知土輸於俄之阿米尼亞。巴東。阿特漢。喀斯。白耶集等處。忽成繁盛之區。其得來必從阿斯隆等處居民。皆將有適彼樂郊之思矣。此係

七戰既戰後情形必其無心流露。該力阿之苦比明言者更足見信放錄之。以上証明保該力阿之亂原已足。以下試查俄使臣意。意辭迥剔夫阻土發練軍。請土撥亂兵之事。果有所據否。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初三傍晚。土京接得電報。悉百尼果立斯太。在保該力阿叛亂。

初四日。土即遣練軍八百人。由土京前往。初五六日。又令守京將軍愛得力統兵一千六百名。另有旂牌官數員。及萬三十四匹。行山炮一副。前往初八之前。由土京而往。練軍已有三千。至初八日。又發阿得里安堡。援後兵洋槍四百箱。火藥彈子等二千二百箱。初三叛亂之日。已有四隊兵往彼彈壓。往四日。另有援後兵三百隨往。此皆明載在土京中新報。及立伐德新報。又腓力巴城。有人致書於土之官報。今節其二則。一曰。腓力巴官吏發雷報往阿得里安堡請兵。隨有兵一百五十名往彼彈壓。腓力巴官吏亦令彼處援後兵官。領兵佐之。兩日後。又發兵二隊。由鐵路前往。一曰。土京練軍帶有礮數尊。到腓力巴後。即同彼處援後兵。及拔希百助追殺亂人云。據土京中官報。民報謂十五日。又有三隊兵。從土京往保該力阿。十六日。又發一隊步兵。二隊馬兵。十七日。有出夫克及阿白特而禁二兵官隨往。

又有土派人查保該力阿之亂。其報章云。其亂始於腓力巴府屬。已爲土皇御前軍。

壓止矣。

英副領事杜坡一於五月初六申詳英駐土使臣哀立浩曰。地方官聞知有亂。即集兵搜捕。自回兵至後。即安堵無恐。至由省所發援後兵。及由土京往者。仍復絡繹不絕云。初九副領事杜坡一。又申詳使臣。謂除初七日申明之後。其事無甚大異。以吾觀之。兵至之後。民心已安云。

英駐土使臣哀立浩於五月 七行文英外部大臣大關。更明謂從土京發往保該力阿之兵。已有五千云。

五月初八。阿得里安堡。接得打白柴葉地方。回兵首黑放司電報。謂已將無軍械之回教外人一村落。飽其所掠云。

夫保該力阿亂事。無甚緊要。五月初八所發之兵。已足滅此朝食。副領事杜坡一亦謂初九兵至之後。民心即安。是初九之前。其亂已平矣。

至回兵亂殺百姓之事。排令報章所紀。謂初七日在克里蘇勒。初九日在白打。十三日在彼魯司別柴。則該處大吏來希得爲之主謀。至三十日在薄耶奇觀。則練軍中副將出夫克所爲。將無辜生民。誅滅殆盡云。

由是觀之。保該力阿一有亂機。土於是日卽發練軍往彼平亂。故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二十一大關文中有曰。保該力阿之亂。無甚可畏。惟阿得里安堡中大臣。急欲發兵。以致匪人皆冒兵丁。乘機搶奪。殘殺之慘。實爲百年來所未有。又謂不特亂兵如是。卽土之練軍。亦復加害無辜赤子云。觀上逐日所記。則知搶掠殺害等事。皆在亂平之後。練軍與亂兵所爲。而罪首禍魁。尤在土之官吏。密特更爲首惡之尤。何以言之。英所派大臣名少而司裒。至土京後。卽令二人往保該力阿查報。一爲領事楷而浮得。一爲武員阿道其得該處回人田主之証。卽回報曰。至其地後。各田主皆謂土治百姓苛甚。是以作亂。而尤歸咎於腓力巴大臣阿克夫。謂觀其行事。非國家令其如是。必任其所爲而已。

密特其時雖非首相。實爲軍機大臣領袖。故派出夫克往保該力阿之後。日以殺人爲事。密特反從優以保舉之。英大關指斥其人。亦袒庇不究。更有阿得里安堡大吏。爲英大關所唾罵者。亦密特之故舊。其人諭施令尼亞縣官海希大。給拔希百助軍械。使其在所轄縣境。殺害回教外人。海希大不從。密特卽派出夫克爲之。其時海希大非特不從其命。且將其縣中回教外人。力爲保護。另免七村落於難。後大關行文

指斥出夫克。土朝欲海希大爲見証。以保出夫克。海布大亦不從。密特遂黜之。更有甚者。美國參贊司克鏤第二次報曰。保該力阿官吏。能作非分之事者。其國家必升以官爵。或賜以寶星云。出夫克見英外部大臣大關行文。斥其暴虐。即以抗大關之言。登於土國官報。英大晤士大報述其略曰。吾在保該力阿所行之事。皆分所當爲。且遵土皇之命。故與挺白里力。排耕剔里力。皆有憑據。可以或燒或殺。或威逼人也。如其不信。請觀憑據。

英駐土使臣哀立浩行文大關。亦略言及此事曰。本大臣曾告土兵部大臣。人皆不滿於出夫克。若尙欲姑爲縱容。不一查問。則出夫克所云有國家憑據。敢於妄行者。人皆信以爲實。將壞土之聲名矣。

美參贊司克鏤於第二次報中亦曰。人謂保該力阿亂殺之事。非土皇之意。土皇實未知之。然其派往彼處平亂後。復統兵往色飛亞之阿白特而禁。前兵部大臣黑深兵夫尼。及密特大臣等。雖非有所指使。皆實知之。

夫土事必甚不可爲。是以參贊司克鏤。敢明言如是。觀此則保該力阿之事。俄使臣意辭迺剔夫。果有私意其間否。吾非爲意辭迺剔夫辨。惟不欲使本國人以虛爲實。

率爾偏袒。致人誚吾國之不明也。至保該力阿所死人數。何止三千。美國參贊司克鏤查報。謂其所查之處。不下一萬五千人。排令所報。腓力巴一府。實有一萬二千。杜坡一所報之數。與司克鏤同。此皆指受害極重之處而言。他處死者。所在多有。尙不在此數。保該力阿希臘主教哀克柴。謂死者約共有二萬五千。此爲得之總之。土若有密旨傳於回人。令彼得以殘殺。况回教外人服飾。與回人不同。尤易辨別。故不特在保該力阿。殺者甚衆。卽在黑海左近。及小亞細亞等處。被害者亦復不少。

土京會議紀略 歐洲東方交涉記

當英派少而司褒。往土京爲全權大臣會議時。圖人皆以爲然。祇有一大報論及此事。獨以爲否。

會議之先。德奧俄法意五國之見。皆於三事吻合。一。土屬擾亂確實緣由。由土之行惡政也。二。如平定其亂。必欲使亂省自主也。三。土朝如無擔保。保其所許。終歸無益。勉強之法。必欲行也。以上三事。俱從藍書中摘出。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八月底。意大利謂奧國與各國所至要者。同行一文於土朝云。英駐土使臣聞之。急發電報。報知英外部大臣大關。謂各國同行一文之事。必不可

行云。至少而司褒往土京時。道經意大利京城。遂入見外部大臣。論辦東局要事。外部大臣曰。土朝若不寔有擔保。將其回教外人。善爲撫治。各國終於心不安。又必不欲各國以所議行之事。爲必視派利和約。爲其拘束。卽今所派各大臣。亦毋爲和約所拘。不能暢陳其說。若議定之後。陳於土皇。諒必不拒而不納也。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國家亦有此意。見於大關與哀立浩文中曰。今日下午。俄駐本國使臣來見。密與吾言近日所得其宰相司告文之意。謂俄國家欲陳明於英奧兩國。土若不依現定和議。使亂省自主。則有三事宜行。奧宜發兵據守保斯尼阿。一也。俄宜據守保該力阿。二也。六國兵船進保斯花勒斯峽。三也。告司告夫又謂。一言及此三事。已足令土聞之生懼。可強其必從所請。可以免戰。可使東方回教外人。得土朝一律寬待。後又來文稱。若各國兵船進保斯花勒斯一事。已足其餘二事。可不必行云。

如是則欲如俄之與人無競。與世無爭者。鮮矣。蓋若各國兵船駛近土京。英一國之船。較各國所有更夥。若俄則甚少。是以俄不啻以土京首歸英權所得。而俄若不與聞者。卽與聞而亦無奢望者。不特表其無私意。且知英疑夫俄者。俄則不疑夫英矣。

各國兵船進保斯花勒斯一事。奧國甚以爲然。英駐奧使臣問奧相安得蘭雪曰。土若見各國兵船來前。貴大臣以爲土其許進大迭納而乎。由地中海進黑海之水道安得蘭雪曰。未必抗拒。否則明與歐洲各國爲敵。土其敢乎。

但安得蘭雪猶以爲未足。行文大關曰。不但土與色飛亞。莽台尼格羅。宜立息兵之約。各國亦不必欲豫立若何平定之法。強土。遵依爲要。

德國亦以爲然。欲土於大關文中所陳三事之外。使亂省多得自主之權。蓋有英駐德京參贊大臣之言曰。德國外部大臣藩樓。謂必欲設一善法。使將來保護受難之人。吾揣其意。蓋欲使其人多得自主之權也。後又告予。謂必欲原始要終。設一善法。救其人於水火之中。使歸自主云。法亦急欲行勉強之法。且力請英外部大臣大關。從伯靈會議紀略。而大關及宰相謂其所以不從之故。半爲土若不遵。必欲勉強也。

試覆述外部大關。及宰相皮根士非而之言曰。本大臣等不從伯靈會議紀略者。以紀略中所責土之事。量土必不能行。不能行而各國必欲用兵據其地。是廢所宜行之約。碍土自主之權。本國家是以不肯允從也。若允從此紀略。則將土若不遵。必欲

勉強者而亦允之矣。是豈本國之心哉。

是則宰相外部明謂從伯靈會議紀略。卽從勉強之法。故如其所云。五國均已准行。是准行勉強之法矣。

五國將簡大臣往土京會議時。其心同合意之事有四。知首惡出於土行政之人。一也。土政必欲探原修改。二也。各國理應干預。令土遵行各國所定修改章程。三也。爲保不忍人之心。及歐洲和好之益起見。如土不從。必欲勉強。四也。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八月底。英宰相及外部之意。亦有四。一謂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保該力阿。三省之亂。不過地方上稍作不靖而已。其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之亂。寔由奧官員詭計。奧國家之指使。若保該力阿。則由私下結會之人。激動性情溫柔之色。開雪亞。拔希百助使然。二謂探原修改。事不可行。惟土以兵力壓止亂人可也。三謂阻各國干預土朝。是英國家之責。四謂倘有他國勉強土朝。英國必欲保土全權云。

其時英之宰相與外部。其見尙如是。乃未幾大關見一國人心已變。其法全不能行。遂有所謂俄若出而敵土。英則不能出而保土。甚爲可恥之言。後大關不特從干預

之法。而亦欲勉強土朝。故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大關行文哀立浩。謂各國必欲土改一治亂省之德。有擔保以保其必行。始可釋然無憾云。夫所云必欲者。解卽勉強也。

試更摘少而司褻將往土京會議。英國家訓彼之詞。以明大關欲土於亂省改法之意。何若。其詞曰。色飛亞。莽台尼格羅。今此情形。可存而不論。惟欲土與各國所派會議大臣。在土京立約。卽畫押爲定。使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無論其名屬於土與否。均得自主。俾其自理其事。自保其民。免土暴虐。若保該力阿。亦許其一律自保。不至再受土之虐政云。

此尙訓詞大略。於少而司褻自土京後。與各國大臣臨時詳定者也。其詞雖未必極其嚴厲。然英國家志在必行。故於土不願各國干預。思以密特大臣所定章程以卻之。英國家謂少而司褻宜有定意。毋爲其計所惑。又將少而司褻錄往土京之訓詞。摘於左曰。

土今不從各國所請。本國家不以爲然。曾告土國。謂徒事應許。無濟於事。卽使本國家能從。他國均所不願。今當速平亂省爲至要。然觀其情形。惟在各國合謀而成。至

土所應許之辭。迄今尙未全行。不能見信於各國。土所許修理之事。雖各大臣會議時。不能置而不顧。然欲平其亂。非空言所能集事。因關歐洲和好大局。各國理應自查。土立何法。平定亂省。更必欲土設可恃擔保。保其必行。恐各國大臣會議時。貴大臣一至土京之後。土又將設難抗拒。是以本國家預言及此。使貴大臣不爲其所惑。有辭以處土。土行兇暴。以壓保該力阿之亂。已激天下之公憤。必欲立法。以免其再行。知土朝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立派利和約。名列萬國以來。所應許修改之事。無力能行。蓋觀於土省各官知而不行。土不責問可知。

此訓詞之文。雖僅大關簽名。實軍機各大臣所會同議定者也。

向來英所不願干預之法。至是已變。故又有數大臣。謂必欲土設一足恃擔保。以免將來再行弊政。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有大臣各寇勞司者。謂是年秋。一聞保該力阿亂殺之事。公議堂各大臣。及凡有臣民。莫不同深痛惡。大關所欲罪其首惡一文。必欲實在奉行。非欲其空載在藍書也。既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勒白能之事。則今日保斯尼阿。海菴果斐那。保該力阿之事宜。一律辦理云。一律辦理者。卽干預之謂也。

數禮拜後。又云。各國應明知果操何法。以治土省。可以長治行之有效。吾以爲時至今日。土向來應許之事。均歸廢紙者。欲其必行。不能再緩。譬之借利於人。收債者至。當合券償矣。

又有大臣名腦斯可。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有言曰。治土省之法。若非修改歐洲和好之基。不能立於不敗。譬如人病癩癩。非從原根究。僅恃外面醫治。終不能去死肌。殺三蟲。患仍未已。和局終虛。

觀上各大臣所云。則知其時英國國家與國人無有異詞。亦與各國所見相同。俄朝見英國國家有些意指。悅甚。故於大關請往土京會議之時。所陳會議大略。俄相告司告夫。謂除認保土全權外。半與己同。今摘其與大關之文曰。

各國如欲寔事求是。使不至屢作不靖。是在絕其生亂之根。絕其根。必以保土全權爲緩圖。願歐洲和好大局爲至計。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所定派利和約。土寔首先不。各國理應明告土朝。謂此後何以使各國仍留此約於不廢。土既不能行各國所請。各國應爲代籌一策。以期必行。方今他國慨然於時事孔亟。寔由前此之徒事彌縫。半途輒止。而本國之不能復循故轍。必欲得確寔修治之法焉爲尤甚。蓋亂方未

已。以致碍我利益。我國之所惡也。諒各國亦皆有東顧之憂。是以欲各國合謀同享昇平爾。至本國之並無私意。前次軍機大臣。已屢言於先矣。

會議之先。俄皇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冒司司俄舊京言曰。歐洲各國。一意定議。是所至要。苟或不然。以至不能得土之擔保。予一人必欲獨興舉國之師。吾知凡隸吾版圖者。諒無不公忠體國。應予召募也。

十三日。俄皇遂令興師。而其故詳於俄相親王銜告司告夫檄文之中。今錄其文曰。保該力阿等處。屢遭慘殺。幾血爲之流。屬在歐洲。無不深慟。各國軍機大臣。因此欲保不忍人之心。及交相和好之至意。業經彼此咨商。必欲免除其害。迄今各國軍機大臣。已令兩面息兵。可不至膏血原野。又欲立一安於不敗之基。使回教外人可以自保。土朝官吏不得與彼爲難。以免歐洲再生禍端。本國家見係於本國一國之事者小。係於不忍人之心。及歐洲和好之事者大。是以曾力請各大國同心妥議。實見施行。以濟時艱。以孚衆望。乃各國大臣商議。已有一年之久。尙不能定奪。致土皇乘間得招亞細亞阿非利加二洲中回教凶惡之人。以制回教外人。使其無以爲生。遂致殘殺之慘。震動歐洲。而罪首禍魁。尙未加以法網。是以其惡愈縱。土國

中徧遭荼毒。此皆各國所明知。非吾一人之虛語。觀此情形。吾皇上雖欲力求各國同定意見。不能不興兵以爲之備。吾皇上最不喜言者兵。然歐洲各國仗義行仁之事。尙未保其必行。則不能一日息肩云。請各國大臣將此文。言於各外部大臣知之。再泐一稿留存爲幸。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二月初五。德相畢斯馬克。在公議堂將俄皇在冒司可所講之詞。一爲述及。謂保該力阿殘殺之事。已激動各國仁愛之心。倘各國會議不成。俄皇不能得其平治之法。欲獨自興兵。本國必不相阻。以俄之所欲。卽本國所欲。知其必無他意也。且吾國與俄和好之意。非他人所能問。試觀吾國與俄奧二國。先時所定相助之約。至今如故。從未改易。庶可知矣。此蓋在會議前三禮拜。畢斯馬克明告各國。德奧二國若見所議不成。俄欲出兵。決無不從之辭也。

法國外部大臣公爵狄開雪。亦明錄俄若出兵敵土。法則爲局外。絕不與聞其事云。意大利外部大臣狄魄里尼司。亦於會議前。謂時已急矣。不當顧小利而忘大義。置惻隱之心。政教之事於不問云。

各國大臣將欲會議之時。英宰相告知土駐倫敦大臣屋第恩曰。俄土交戰。雖不能

遽分勝負。然後必俄勝無疑云。由是觀之。各國大臣至土京會議。先有一事甚明。謂不能定議於土。必欲勉強。若非出於各國。必出自俄。出自俄而各國無有異詞。則此後兵連禍結。土任其咎。試觀英國家訓所派會議使臣之詞。可見矣。方英之派少而司褻往土京會議也。其訓詞曾曰。會議時。當宣本國家之意。使土朝知悉。於其暴虐之政。定不能忍。倘今此各國大臣。欲議保全土國之法。土皇決意不從。則此後兵革之危。咎歸土皇。及勸土皇不從之人而已。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二月初五。英所派會議大臣少而司褻。遂至土京。嗣除土不得與聞外。各國大臣先將若何會議之處。略一審定。遂於二十三日會議。連議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猶未畢。二十一日始爲末次會議。其會議時先定要議各事。爲土不從之故。爲之漸減。迨至減除幾盡。土尚不肯俯允。於是少而司褻將其國家所欲言之意。告知土朝。謂土於派利和約。獲益甚大。六大國無不皆守此約。而土皇於其約中。亦有應許修改國政之辭。亦須遵守。若土皇至此事急時。尙不肯從。六大國所議。尙不能行。派利約中所許。滅土之危。可以立待。少而司褻又將其訓詞之意。告知土朝。謂如有危難。本國不任其咎。惟土皇與勸土皇不從之人。肩其責。

而已。各國會議大臣。亦令少而司褒致意。土之會議大臣。謂以上所云。係未次之語。無復有他說矣。

有人謂少而司褒不依其訓詞。言之過當。豈知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五月初五。英國家不但謂少而司褒無誤乃事。且自君主以下。公議堂各大臣。皆謂其告土朝。歸土皇之語甚是云。

觀上所議。知土國家似被六大國從重審問定罪。而陳其罪案者。即英所派之會議大臣少而司褒也。

乃土朝卒不從其所議。自外觀之。得不訝其異甚。然亦不必訝也。其信以爲土交兵。係英者大。不能見土之敗。坐視不前也久矣。是有故在。可得而言也。

前訓少而司褒之詞。已明指英斷不恕土之虐政。倘土不從各國議保土朝永固之意。將來啓釁。咎歸土皇及勸土皇不從之人而已。此係英軍機大臣之意。更有大臣鄭重言之。謂先時土所應許之詞。必欲窺見諸行事云。戶部大臣亦謂須徹底究治。不得徒事敷衍。又有外部大臣謂必欲得土擔保。保其修治之法必行云。以上所云。皆指土若不從。必欲勉強。

豈知至會議前一日。外部大臣大關。致書於少而司裒曰。本國家現已計定。無論陸軍水師。不願與各國用兵。敵土云。此書係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倫敦所發。至少而司裒接閱。已在會議一禮拜之後。先是十二月十九日。即會議前四日。大關已將此意。告知土駐英京使臣。謂土若不從各國大臣所議。本國家決不勉強。然若因此失和。亦不可望英相助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土駐英京使臣見大關。致其外部大臣色非。土之會議大臣所發電報曰。本大臣將貴使臣與英外部大臣大關所云之意。言於本國首相。本國首相感甚。請貴使臣爲首相致謝英外部大臣。又請將首相之命。告知英外部。謂本國家當此時事孔亟。愈望英國家相助。今英之外部大臣。曉暢戎機。心不偏倚。辦理交涉事務。措置裕如。與本國家相好於無間。真沐再造之恩云。

吾不知土之外部。言於首相者何事。致其感謝若是。吾知定是大關所云。不願與各國出兵敵土之意。即質之大關。亦以爲然也。乃土駐英京使臣慕所羅。謂色非所發電報。係知大關有稱頌土大臣密達之詞。故因此致謝云。吾謂不然。豈土使臣不以英不出兵敵土之說。報知土朝。而僅以稱頌之詞回報乎。

要之大關未告少而司裒之先。已於會議前四日。告知土駐英使臣。謂土若不從各

國大臣所議。本國家決不勉強。可以無懼。大關又恐少而司稟多。致敗。急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十三日。致書少而司稟曰。會議業已不成矣。貴大臣必不可稍顯勉強之意。亦不可出言過重。令人誤解有勉強之意也。

大關亦告法駐英使臣。謂各國欲勉強土朝。本國則斷不從命云。即土京會議各大臣欲將所定各條。陳於土朝。大關亦不許少而司稟簽名其上。且見所議之事。漸爲減除。愈以爲快。致土之首相。知少而司稟與外部大臣及宰相。意見歧異。少而司稟回報本國。亦謂至事急時。土首相總有恃於吾之外部大臣。與宰相云。

英國家初訓少而司稟之詞甚善。惜會議之前。人無知者。惟宰相所講不從各國勉強之論。則人皆知之。土亦知之。是以羣知英之法如是。

其法如何。曰一面暗有敵俄之意。一面暗有儻俄敵土。英則相助之意。有一通知國政之新報。論其事亦如是。俄宰相亦知之矣。何以見其然也。當英駐俄使臣見俄宰相之後。回報國家。謂吾見俄相。俄相恐吾宰相所講不從勉強之論。傳至土朝。彼將愈有所恃。不從六國所議。爲之戚戚云。

少而司稟會議後。回至本國。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在公議堂上院言

○曰各國大臣之至土京會議也。首欲土與色飛亞息兵。繼欲得土善治各省之法。更欲力免俄土於戰。是以曾明告土朝。謂土若不從所勸。則亡國之禍。他國不任其咎。莫不惴惴焉。懼會議不成。俄土必將有戰也。

會議時。俄已令兵至俄土交界處待命而行。是以勢甚岌岌。而英宰相所講之論。實有已壯土之寒心。而土更有可恃者。二也。少而司裏謂一則土自以爲俄若滅土。關係歐洲者大。各國斷難坐視。英之公議堂各大臣。及各新報論其事。皆以爲然。英之駐土使臣。亦有同見。英之宰相及外部大臣大關。亦謂英縱不能阻俄敵土。然關係英者大。且有派利和約。何可廢焉。是以土即國破人亡。一敗不能復振。吾英何能不出而自保利益。遵守派利之約。二則倫敦大報。謬謂俄兵不足。軍械餉需。俱不精備。未必能勝。且陸軍疾病者半。未必用兵。可無懼也。

少而司裏謂土若不信俄兵不足。知其必欲出戰。無人阻焉。則會議所定各事。土必遵行。可以免戰。

凡有詳知土國律例者。必以少而司裏之言爲不謬。何也。土律例有云。無論土皇侵伐人國。與其自禦人敵。未得墨夫尼

同致

意旨。土皇不能出兵。欲得墨夫尼意旨。必

先知土之兵與餉俱足。可操必勝之權。而後可。據伊登云。墨夫尼意者。是所至要。如不待其意旨。先行出兵。墨夫尼可廢其皇。激人叛之。其律例如是。故若英與各國同心。不使土有所恃。則不敢不從。不從則勉強。誰謂土之兵力。能敵歐洲各國。墨夫尼能出意旨。與國戰乎。故勉各強者。即所以保土。厚土而不然者。即所以壞土。滅土也。

俄土之戰。咎有攸歸。歐洲東方交涉記

觀上卷所云。則知土終強項不從。英亦不與各國同心矣。俄於是惟有獨自加兵於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俄皇詔國人以戰。曰。朕以恭膺天眷。總理萬方。知爾民人等。忠心體國。憂朕之憂。見土虐回教外人。不忍坐視。必欲土朝改此弊政。以慰於心。與朕實有同意。深堪嘉尚。朕以保爾等性命身家爲急。故自朕嗣統以來。常欲國安於磐石。不事兵爭。即前有海蒐果斐那。保斯尼阿。保該力阿之變。朕惟急與歐洲各友邦。和衷共議。以期不失和好。使土皇立一定章。以免三省官吏。荼毒生民而已。凡此土所應爲之事。皆其先與各國立約許行者也。乃卒至不行。並土京會議紀略。亦置之度外。朕計無所出。於是與各國復立一約稿。將土京會議大意。載於其中。謂此係各國之意。望王起而行之。豈知土卒堅忍不從。爲此定和無策。若非

加之以兵。何以雪公憤而遂人心。今特告爾民人等。土實迫朕以不得不戰。前所云必欲獨興舉國之師者。此其時矣。仰皇天眷佑。今日特命待在交界處五十萬大軍。過界。爾等其知之。此諭。大俄阿來克關恒特二十三年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在克斯乃夫地方發

意。法德奧接閱此戰令。皆心竊然之。無有異詞。英則知俄皇有戰令。即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五月初一日。行文拒之。今摘其文曰。土雖不從約稿。然尙欲行其先時之應許。告司告夫謂土不能行其所許。及各國所勸之意。本國家不以爲然云。

英國家又謂俄出令敵土。是違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派利之約所載。俄與立此約之各國。總欲重視土之自主。及保其全國之詞。又謂俄不與各國商議。獨自敵土。是獨斷獨行。與其先時陳於各國之言亦背矣。

總之英於前雖云戰之咎歸於土。雖因有派利和約第八條。及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約後之批。各國已派大臣在土京會議。至此時而反咎俄之違約矣。英之無常焉如是。其若之何。英常謂俄甚狡譎。吾不知他國能不咎英實不足恃否。

英國家之意。若是之屢變。則有何解。曰。此卽東局可危之機也。當少而司褒會議之後。俄將戰之先。英派來約得爲駐土使臣。見土皇後。知若非一反少而司褒戰則咎

歸於土之意。以咎俄。則事不可爲矣。然欲使衆人皆知咎之不在於土。必欲土行其應許。以明土非迫俄之戰。而後可戰。則歸罪於俄。來約得則其計狡甚。不爾也。爲土設一紀略。謂土之不從約稿。人鮮不謂有恃於英。以激俄之戰。俄見人心如是。遂將戰之咎。獨歸於土矣。

噫。俄則並未言咎歸於土。英之少而司衷。前實奉國家之命。宜各國大臣之意。以告土朝者也。紀略又云。土欲各國不以戰之咎歸於土。必欲使人知願意求和。且將求和之意。歸於各國掌握而可。又云。俄土若出於戰。國人不願助土。吾國家已無能爲力。惟有早自求和。以觀俄之從與否。倘從而戰。則俄可歸各國勸和。可使俄息兵。而土恃有各國在。亦可息兵矣。兩兵俱息。和之基也。倘俄不從而戰。則俄實欲戰。人可咎俄矣。且土更可執派利和約第八條。以退強俄。若不能退。亦以告天下。土實亟欲求和云。

來約得以此狡計。欲爲土皇反其先時咎土之意。不亦可笑也歟。土皇果從其計。通檄各國。謂派利和約第八條之意。不可廢云。

莫外部大臣大關。亦墮其術中。謂不違派利和約第八條。不足以服土。獨是各國則

不然。皆謂土京會議。及倫敦所定約稿。實爲此和約第八條之故。今則其計已窮矣。俄再將此意檄知各國。而英獨曰否。

論俄於印度有何關係歐洲東方交涉記

上云。俄若得土京。不復進攻印度。則英之關係輕於各國。試思俄果有攻印度之意否。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六月。俄皇來文。既明言俄欲得印度。於俄無益。俄必不然矣。自吾思之。即得土京。亦無益於俄。乃吾人疑俄於中亞細亞欲開疆拓地。以爲進攻印度之計。則亦不思之甚矣。夫古時阿來克闢恒特進攻印度。所需者僅弓矢矛戟。而印度所有者。尙不足以勝之。故爲所敗。今則異是。夫俄與土地壤相接。非有天險以限之。亦無頑民牽制其後。尙且自用兵以來。至於息兵立約。時則閱九月。兵則不下有四十萬。若俄於印度。不論以何地爲進取之基。吾知其非用兵五十萬不可。況地半不毛。無路可通也。然有人謂俄用二十萬兵。已可集事。何必五十萬。然即以二十萬兵而論。經此荒闢無人之地。舍駝馬不能行。並其運送一切必需之物。而計之。駝須四十萬頭。馬須三十萬匹。隨役人等須一百五十萬名。艱難險阻。無論其不能達也。即可以達。而途中已歷數月矣。吾英於此。一可於印度先爲防禦。一可絕

俄兵歸路試。思先時。俄攻基法。尙且備歷艱險。何況於印度路更遠乎。至其行兵費用。有武員花德。謂俄每運一彈子。至中亞細亞。費洋十元。然則運至印度交界處。則其費更可知矣。

夫俄兵二十萬。即使不折一兵。竟至印度之界。必欲經開白。罷蘭。兩山隘。吾可於山麓密布礮台。連營以守。又况運兵運餉。有鐵路之速。印度洋之便。以逸復勞。可以必勝。俄必大敗而退。如是則基法等處。素不服於俄者。皆將乘機思逞。以絕其後。俄不能得志於印度。俄之中亞細亞。亦不能無恐。非特中亞細亞。不能無恐。即俄在歐洲。亦將震撼矣。

然使謂英兵一戰即敗。竟爲印人所逐。逃回本國。幾無一英人在印度。俄人豈不大快。然印人若此。非助俄敵英。不過欲盡逐外國人而已。然俄亦外國。印人仍欲以逐英者逐俄。故即謂英敗俄勝。俄於印度。其難方始。未有艾也。蓋欲征服印度。其事甚難。吾英於此。積日累月者。時閱百年之久。而謂俄能一旦得志於印度乎。

故謂俄能侵伐印度者。細究其實。不過如夢中囈語。前有將軍黑丁士。謂懼俄伐侵戊印度。不過夜中魘語。後有人將其言告知活林登。亦云然。謂吾英於印度。無一懼

俄之處云。

以上論俄得印度。論其能不能。以下則論其欲不欲。夫懼俄惡俄之人。皆謂俄非甚昏愚。不思利已。然即使俄未失一彈。未折一兵。竟得印度。何益之有。以吾觀之。英若有印度送於俄。俄亦不欲。且英若不有印度。他國有之。欲與於英。英亦不欲。惟業已有之。凡關於利益之事。不可不爲籌畫。然英仍未得大益也。得其益者少。受其害者多。英若與他國失和。先欲防印度。恐其生變。權爲所分。動多牽制。雖然英比他國。則得印度之益者大。故人皆恐俄得印度。然俄若得印度。不反富而反貧。不反強而反弱。較之英有印度。爲害更烈。俄若與英失和。更難兼顧。萬不能如英尙有印度洋之便。可以駕馭。故欲害俄。使其攻印度。吾之不信俄欲得印度者。非謂俄必無私心。無貪念。謂俄人非盡癡愚。欲得印度以自害也。雖疑俄懼俄之人。亦不謂俄人盡若癡愚。然其所言所行。則反若癡愚矣。

或者曰。俄雖不欲得印度。可於中亞細亞。或阿比尼亞。陵聳他國。以碍印度。然必凡有利益。英俄常相反。而後俄或如是。然吾已明言英俄利益。於印度初無相反。然則利英不利俄者何在。意者其在土京乎。吾卽謂俄可暫得。吾縱本願俄得。並不願英

法兩國之得。以其與俄皆非所應得。吾願土京歸於何人。歸於先時所有之人。以理言之。土國回人之得土京。並其京外屬地。亦非應得。蓋其始得之。以盜竊之行。故雖得土京。爲時已久。終不能爲故地。又况奴隸其民。恣意酷虐。以理而言。土之人民。不宜服於土。乘機以逞其所太欲可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派利立約時。各國認土在與國之中。是一大誤。蓋土京並未屬於土。今縱不能將其地立爲希臘人之國。或司拉甫人之國。或以其人合爲一國。惟有各國互保。作爲局外之地而已。

夫吾若顧英利益。懼俄攻印度。惟有誘俄至土京。以表盡心於國而已。何則。俄若得土京。可以扶衰救弊。將土所荒闕之沃土。復成佳壤。物產於是盛。文教由是隆矣。夫欲知土所轄之地。若何盛衰。試觀希臘國史可知。昔一千二百年間。希臘朝錢糧。有二十六兆磅。以今磅數計之。有一百三十兆磅。雖其時小亞細亞大半已爲回人所得。意大利南方。亦已爲歐洲北人所有。並克復耶路撒冷。及讓於西方人通商。不收其稅。而計之所失甚鉅。而所征錢糧。尙有此數。乃今土朝所轄之地。及地之能出物也。遠勝於前。問其所征錢糧。則於英土交仗一年。僅十八兆磅耳。

欲知土國若何衰敗。可更觀數事以明之。一曰農事。土國天氣之利。地土之沃。甲於

天下。是以物產之盛。他國罕有。且其地跨有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三洲。四通八達。江河海泊。所在多有。通商便之。天下無一國如是之諸美畢臻者。亦無有此諸美畢臻。肆行暴殄者。何以言之。土國中向來興旺之地。及凡有城市熱鬧之場。今盡變爲荒涼寂寞。不見華屋。惟穹廬在望而已。二十年前。有一土國人。紀小亞細亞一年所出之麥。約值銀三百萬磅。倘統其土地之美。盡心墾闢。可以加至十倍。其餘出口貨物。亦可多至數倍云。

一曰勤事。凡製造各物。亦復日減。一千八百十二年。忒挈及司可貪。兩處織布之機。曾有二千張。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已減至二百張。今則恐不至百張矣。又素所著名出絨緞綢綾之處。曰阿必克。曰勃羅麗。因土治法日壞。今比前五十年所出之貨。不及十分之一。不特該兩處如是。阿來怕。及白格達特。亦復如是。一曰礦務。所開銅礦。百分中可有三分銅質。較英礦銅質多至兩倍。煤亦夥。且與鐵礦昆連。便於製造成物。祇論小亞細亞一處。土國初得其地時。興工開採之礦。八十有四。今則開採者僅十礦而已。亦因辦法不善。所得之物較少。

由是言之。欲俄不得。印度。誠不若使俄得土京爲善。夫俄得印度。無利於己。不過使

英不能專注於土。英不使俄得土。亦無所益。不過免其有碍印度。然若以土讓爲俄。有。俄將興其地利之不遑。誰肯勞師費餉。以求不必之印度乎。昔俄宰相早已言之矣。謂人有謂俄欲得印度者。其爲人惑焉。滋甚。俄必不爲其所蒙也。

吾卽謂不若使俄得土京。試思俄果欲得土京否。歷代俄皇及軍機大臣。皆云不欲。卽不以其言爲然。試思俄得土京果有益否。以吾觀之。無益有害。俄若得土京。勢必將京外之地。亦屬於俄。始則救人於水火之中。可以免土之虐。人感其恩。後苟不合於俄。必將生亂。以其不與俄人同類同教者之多也。俄卽能善治其民。不使生亂。猶有一難。俄得土京。必貪其地利之美。惡其本都寒冷。爲遷都之計。然一遷都。則離本都遼遠。勢難兼顧。凡見幾之士。無不知之。故決不想得土京也。至俄之所欲。曾一再明言之矣。昔俄立阿得里安堡和約三月之後。俄戶部大臣名納色羅。致書於今俄皇之叔。名康司坦丁曰。吾兵若進土京。以壞其朝。斷無他國能阻。亦何危險之有。然吾皇之意。以爲不若減土權。以歸吾國管轄。則於吾政事與吾國通商。較之減土朝。以另立新國。獲益更大。吾皇總持此意。以爲合於理云。此書系俄皇家之秘書。故所言皆實。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納色羅又言俄皇志不在得土京。俄皇亦於是年。與英國使臣。西麻論土國衰敗情形。並若何分其土地。曰。地愈大則愈危。故吾非有前皇格得靈。第二之私見。欲得土京。惟願土國自強。得以見重於人國。若其自甘頹敗。不能立國。俄法兩國。應預定其地。歸於何人所得。吾卽不欲兼并其地。吾以爲朶淖伯江邊各地。及色飛亞。保該力阿兩地。可合成一自主之國。以歸吾國管束。至英則可將埃及克里坦一島。歸於已。特不准英行權於土京耳。英若違此。吾則可明告於人。總不欲得土京。然土若於英俄定議之先。遽爾自滅。吾或必欲至土京。吾非謂必不至云。後俄皇又云。倘有強國如英者。欲踞保斯花勒斯峽。吾必不許。以吾國通商。及通地中海各江。必由此峽。若一阻塞。通商立盡。並吾國兵船。不能駛往地中海矣。再吾國若得土京。遂不憚征繕。以爲不拔之基。則俄之衰敗自此始。何則得土京者。及身卽不遷都其地。其子孫必貪其天時和暖。宮室華麗。遠勝本京。必爲遷都之計。如是則國非其國。雖俄無一人不願回教外人復其故地。然卒無一人願其遷都云。

俄國中見幾之士。及留心國政者。莫不云然。皆謂使土國弱小。以其屬邦歸於俄管轄。較之得土京。並其京分屬地。獲益更大。夫不論俄得土京與否。於印度總無所碍。

越向。南符越不碍於印度。

故即以私心測俄。亦無有碍英利益之處。天下之所不可不和者。莫英俄兩國若也。倘傳之東方。英與俄極其和好。則即有亂民。莫不懾服。惟不和則害甚大爾。

英至此與俄亟宜修好之時。不知英國其何從也。吾曾言英俄利益。從無相反之處。至於欲得印度。譬如梯雲取月。必不能得。俄斷不然。客曰。洵如子言。則英國中哲人不少。何以盡惴惴焉。惟俄是恐乎。曰。是由不情不實。幻想者之多也。盡觀前事。昔英定律例時。何以將一無罪之女巫。投之於火。以滅其尸耶。何以竊者竊人之物。僅值五實林。即比律科以死罪耶。何以後有大臣於公議堂中。議改此律。僅有人四分之一能從。其三分中。教師律師以及按察司。皆以爲不可耶。何以活林登與各大臣。謂若一修改。則國將壞乎。何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狄司立論及韞蘭司登。欲修改國政。謂英第一等大國。將降爲第三等民主之國乎。何以宰相派而茂司登。論及開蘇彞士河。則謂如水泡幻影。無益於事。疑法國欲敵英之利益乎。派而茂司登時。爲宰相。故人信之者衆。乃至今日。不過十六年。英國中機無一人不以爲妄言矣。吾雖不爲先知。然十六年後。亦將無一人能信。必有責今人之幻想妄言者矣。

論英與俄戰大有關係歐洲東方交涉記

八年前。法國在歐洲第一富強之國也。乃自與布戰。布得日耳曼各國之助。爲布敗之之後。失法京。傾法朝。割去兩省之外。賠償布國軍費甚鉅。設非極富。將降爲第二等大國矣。

此一兇戰。僅出自法國家之意。其國中八十九郡。有七十八郡不欲戰。然欲戰之人。如癡者然。不知所謂。竟迫法以戰。而英於此時。情形正復相同。歐洲各國。欲英設一議會。議散司徒發拿之約。英國家謂俄將全約交出。與人公議。然後議會可設。俄婉言謝之曰。關於各國者可議。關於俄者不必議。英好戰之人聞之。於是起而言曰。戰也。戰也。

然戰豈易言哉。戰則必將加重捐稅。物價騰貴。小民先受其害。不但此也。俄見英無故與俄戰。必將盡力害英。派其快船。襲吾通商船隻。吾通商船隻。勢必不敢出口。售於局外之國。一朝失之。不能一朝復之。將與今之美國等。

南北文戰時北方船隻爲南方砲船所阻不敢出口盡售於英英敗

其利美至今利欲尙未復也

如是則通商之利。將爲美德二國所有。英之失也實甚。

吾前已辨明俄卽有私心。不能害印度。然今若無故與俄戰。俄自欲盡力以離間印度。後患無窮。不堪逆料。雖與俄戰。可以困俄窮俄。然困獸猶鬪。而况國乎。前末次攻俄時。有歐洲中最富強之國。法也及瀛迭尼亞。與土耳其相助。尙難勝之。今若與俄戰。是英一國而已。而謂反可以制之耶。設他國乘英俄有事。託修疆界爲名。志在得地。英已心力交盡。不能抗拒。則英損滋多。眞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矣。是所望英國執政大臣。長慮而卻顧也。夫兵。兇事也。英律。凡氣爭殺人。坐以弔殺之罪。今若輕視夫戰。以害無辜生靈。則應議何罪。凡有戰。必先盡力計免。必不得已。始可以戰。英自一千六百九十一年起。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止。其中有戰事者。六十有七年。所費軍需。九百十兆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二十二磅。此皆國債。所加利息。二千一百三十兆八十八萬二千一百七十九磅。兩共三千四十壹兆四十七萬一千七百一磅。尙未算及加重捐稅。及所失百姓財產之數。此不過言其大端而已。若徵戰之故。留此鉅款。吾國君民之富。爲何如哉。雖六十七年之中。原有必不得已之戰。不同浪擲軍需。然吾觀史事。竟有不戰不失國體。徒戰者正復不少。今若與俄戰。不獨貧賤小民受其害。富家巨室亦甚可危。何則。此時英國章程。小民公舉公議堂。下院議政大臣

之權。甚於美法兩國。其權極大。一旦有戰。害實先受。心甚不甘。必將與富貴之家爲難。國中先亂。危乎不危。其關係如是。尙欲言戰。是非爭國體。爭利益。惟皮根士非而爵宰相狄司立。徼幸於一勝。以榮其身後之名而已。

後各國派宰相集於伯靈。會議俄土所立散司迭發擊之約。議定之後。卽名爲伯靈之約。英俄不至失和。東局之大事定矣。其定之之法。卽見於伯靈之約。茲不具載。

普法戰紀前序

王 韜

同治九年庚午秋。法因爭立西班牙王子一事。與普構兵。普先興師伐之。懸軍深入。所向皆捷。法王兵敗於師丹。遂降。普軍進圍其都城。一百四十二日。糧絕援窮。法人不得已。願如約議和。同治十年辛未春。盟成。釋兵弭怨。計兩國相持七閱月。法坐是地削國蹙。幾於一蹶不振。而普愈稱雄於歐土。余撫拾其前後戰事。彙爲一書。凡十有四卷。大抵取資於日報者十之三。爲張君芝軒所口譯者十之四五。網羅搜采。得自他處者十之二三。旣成。將付剞劂。而爲述其大略曰。嗚呼。余之志普法戰事。豈獨志普法哉。歐洲全局之樞機。總括於此矣。普強法弱。此歐洲變局之所由來也。普中歐洲而立國。西有法而東有俄。皆強鄰也。曩者爲法所制。幾於一步不可復西。日耳

曼南北列邦。勢渙而不聚。雖推奧爲盟主。亦僅擁虛名而已。以春秋列國之大勢。例之歐洲。普僅等宋衛焉耳。英法俄奧。則晉楚齊秦也。近十餘年間。普國勢日尊。伐噤伐奧。坐成強大。而法方晏然於其際。猶復自恃雄盛。輕啓釁端。此法之所以幾覆也。昔普興而奧衰。論者遂以普法英俄爲四大。今普強而法弱。論者乃舉英普俄爲三雄。然而法國之興衰強弱。實爲歐洲變局一大關係。何則。以地當衝要也。若英雖雄強。其地僻懸海外。無繫於大局。故以法輔英。則英益強。以英輔法。則法不蹶。昔之英法常相攻。以其時歐洲諸國。勢均力敵。皆以足以制英法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俄驟興於東方。以制土強。普崛起於西境。以制奧強。皆足與英法抗衡而爲難。以英法普俄四者並峙。可以維持歐洲。互相牽制。以幸無事。四者之中。弱一个焉。則必不能成鼎足之勢。事變之來。所必然也。果爾。俄以改黑海之盟告英。普以售理火器之學責英。是普俄相合以難英也。其難英者。蓋乘法之敵而起者也。英雖不隨法之強弱爲盛衰。而一日有事於歐洲。必不得逞。以其勢孤也。黑海更盟。俄人僅以一紙書。抵十萬甲兵。英國拱手聽命。莫梗一詞。舉前日勞師糜餉之功。棄之於一旦。英宵自惜哉。誠以瓊頑諸邦。皆無能與俄爲役者也。故在今日。欲維持歐洲之大局。莫如普

與英合。普英合則足以制俄。而勢力既均。歐洲諸小國。可無蠶食之虞。土耳其之爲歐洲諸國屏障者。可以自固。藩籬必不至爲俄所撤。如是則歐洲之局不可變。然而必不能也。普俄交歡方密。英勢愈孤。斷難以一雄而當兩大。他日者。俄爲東帝。普爲西帝。或將並雄於歐土。然果其長並雄乎。是則普之利也。夫國家興廢何常之有。當其戰勝攻取之時。赫赫勳威。莫不震懾。而舉事一不當。弱之者已至矣。法國天下莫強焉。其疆守之廣斥。人民之衆庶。財物之富饒。兵力之猛鷲。器械之精利。防守之嚴固。歐洲中幾無與埒。乃與普一戰而遂蹶。敗不旋踵。未浹二旬。王禽師燬。幾比於摧枯拉朽。其故何哉。由法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法在歐洲恃桀驁。肆并吞。以陰狠濟其雄猜。以窺闕行其貪毒。兼土拓疆。未厭谿壑。諸國幾視之若無道虎狼。秦故其敗於普也。幸之者多。惜之者少。雖以英唇齒之邦。婚媾之國。亦不敢爲之援。顧普雖勝法。而所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者。不可不講。母曰法後日之不能報普也。法之力獨。獨則易集。普之力分。分則易渙。普藉衆邦之勢。始成其強。一旦內構興而外侮作。削弱之機。可以立見。夫法以一國敵衆邦則不足。以一國敵普則有餘。使當日普無南北日耳曼之助。普法二國。比權量力。則勝負之數。未可知耳。是則普安得以勝法爲矜

哉。當今之時。處今之勢。普當持歐洲不變之局。與諸國相安於無事。然後可以長握其權。恒蒙其益。道常奈何。曰。收奧以爲輔。合英以自固。進可以拒敵。退可以保邦。聯弱小以制強大。均勢力以靖兵戎。無創遠交近攻之謀。無貪拓土開疆之利。尤要者。則在親俄防俄。而勿使之東。如是歐洲可以長享太平。而普亦恒得有其強矣。至於合俄而拒英。是俄之利。非普之利也。普俄合而英孤。歐洲諸小國其危矣。英既不能敵普俄。則勢必退處三島。仍其初服。歐洲並兼割據之事。不與聞可也。於其國本固無傷也。歐洲諸小國。其幸存者。既皆北面稱藩於普俄。此時普俄四顧無虞。無所事於用兵。而於是普之忌惟俄。俄之忌惟普。普不取俄。則俄取普。斷無中立者也。兩雄相角。必有一蹶。以地勢論之。俄能並普。普不能並俄。何則。俄大而普小也。由是羅馬一統之盛。將復見矣。普果何所利而合俄哉。但知目前而昧於日後。弊明者智者之所不爲。以普王之仁武不殺。普王子之用兵如神。普首相之慮無不燭。普軍師之算無所遺。而所料顧不及此。墜乎俄之術中而不悟。至甘爲其所用。斷不然矣。顧我所尤深感者。不在國運。而在天心也。普法啓釁之始。不自其先。不自其後。而適在去歲之秋。蓋天不欲法以私忿毒天下也。法蹶普興而俄得志。豈英之福哉。天其或者特

創歐洲之變局。而使此後多事。未可知也。或但弱法強普。使諸國援爲鑿。此後竟無所事。亦未可知也。善體天心者。無虞鄰國之難。而益勵其修。奮武衛。振邊防。習戰守。練水攻。造艦砲。精藝術。師長技。明外情。先自立於無聞之地。而後敵乃不得伺間以乘我。此之謂折衝於無形。而戰勝於不兵。若普法今日之戰。雖爲歐洲之變局。而亦庶幾普法之轉機。善規國運者。毋以勝爲吉。毋以敗爲凶。盛即衰之始。弱即強之漸。句踐臥薪嘗膽。卒以沼吳。燕昭禮士求賢。卒以覆齊。法於此時。正當撥亂求治。勵精奮銳。先盡其在我。而後可以得當。一洒其恥。故普毋狃乎勝有所恃。則驕心乘之矣。法毋惕乎敗有所沮。則怠氣中之矣。驕則必覆。怠則不興。此非承國運而挽天心也。想普法必能知所以自警矣。因序普法戰紀。縱論之如此。蓋爲後日之普法望也。

普法戰紀後序

王韜

嗚呼。觀於普法之戰。而知天下之變已極也。自古兵凶戰危。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流漸至極。至用火器。亦不仁之甚者矣。西國行兵。專恃火器。其製獨精於天下。自有火器之用。而良平無所施其謀。賁育無所逞其力。苴武起牧。無所行其法。凡所謂修陳固列。編伍補闕。坐作進退。騎射擊刺。盡舉而廢之。而惟收功於一發。兩軍交轟。萬馬

騰蹴雷激電駭。骨滅肉消。須臾之間。數十里之內。百餘萬之衆。無不糜爛摧崩。同歸於盡。極其所至。幾不難胥人類而殲之矣。其不仁河如哉。普法兩國火器之精甲歐洲。蔑士外之戰。一日而喪者十萬。嗣後普之所以勝法者。無非假火器以爲功。礮城垣。焚室廬。郡縣邱墟。生靈塗炭。以此毒法民而法法民。從。割地酬餉。幾於一蹶莫振。然則同一火器也。而優劣勝負懸殊。至於如此。此自是而諸國效之。變本加厲。將來火器之慘。烈必至無所底止。噫。此非仁者之所忍言也。殺機肆。生理絕。天心仁愛。必當窮而有轉機。則火器之廢。將必不遠。然今日泰西諸雄國。行軍之道。亦極其變矣。大者帶甲百萬。小者亦控弦數十萬。按其輿圖。僅抵中國一二省。考其版籍。不足當中國一大郡。名曰萬兵於農。而幾盡驅通國之民而爲兵。一旦有事。無不披堅執銳。奔走疆場。爲國家犯難衝鋒。此其所以兵數日多。爲戰愈亟。或不幸而大侵小。強並弱。仗義之邦。起而相角。於是裂山獄。沸波濤。不難殺人盈城。積骨填海。輕性命於蟲沙。消萬有於一炬。歐洲危亡之機。可以立見。故曰火器之廢不遠也。子輿氏有言曰。善戰者服上刑。况乎造不仁之器。豈有不得不仁之報。火器之入中國。自法始。故名神機之銃。曰法郎機。是在歐洲中始作俑者法也。恃其利以毒他國。而卒以自毒。謂非天

道報施哉。前鑒未遠。來軫方道。普亦可據以自警也。徒恃利器。亦蹶而已矣。我嘗博考西國載籍。默驗其盛衰強弱之故而慨然矣。歐洲列國雖長航海。其通東南不過三百餘年。其互相雄長。亦僅在歐洲一隅而已。百餘年來。吞並印度。跨有東南洋。其勢駸駸日盛。然猶未能遽逞也。待舟車既利。鎗礮彌精。長駕遠馭。力乃有餘。至於今日。歐洲列國輻迹幾遍天下。鸚視鷹騰。龍驤虎踞。諸國無不拱手交讓。莫敢撓其鋒。不知彼今日所挾以凌諸國者。卽他日有聖人起。所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夫彼既割據日多。則爭競迭出。欲以誇強而侈勝。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車鎗礮之技。盡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駕其上。顧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後必至鬥智鬥力。兩之俱困。然後已。蓋智巧至是。幾莫能加。未有物極而不反者也。嗚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氣安能久長也哉。曩者歐洲諸邦。兩國川兵。僅以萬計。國中兵額。亦僅數萬耳。後則出師漸至幾萬。額兵漸至數十萬。然拿破崙之戰。稱爲古今所僅見者。諸國之兵。亦祇有十五六萬而已。以視今日。殆不及十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勢揆之。人但見其事事講求。物物精審。似若雄視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極。機詐愈深。情僞相感。利害相攻。禍患之來。氣機已召。人皆謂其強之至者。吾正謂其衰之始。卽彼自以

爲遠勝於古者。殘殺之慘。吾正謂其遠不古若。蓋徒講武備。尙兵力。刻鷲奮厲。以相傾軋而懾制。則必有一蹶者矣。即使鯨騰虎掣於一時。而尋起而摧滅之者。已乘其後。強弩之末。難穿乎魯縞。承雷之綆。終潰於懸湍。天道循環。斷不或爽。嗚呼。自開闢以來。歷觀前史。有如今日之奇巧已極。地力已極者乎。天地生人之變。至於如斯。而尙聽其流而不返。造物亦恐無以供其鑄刻。然則去彫琢而歸醇樸。屏詐力而尙德行。將在此百餘年間矣。察微知著。惟明者智者能之耳。而英國遠識之士。已能見及乎此。一日英廷臣集論於議院。一紳起而言曰。歐洲諸國。今以英俄普奧爲巨擘。然英有迴不如俄普奧者。觀其國中兵士多寡一端。已可見矣。俄兵一百四十餘萬。奧一百七八十萬。普亦一百六十餘萬。而英僅十萬而已。而如比利時。瑞士。土耳其。暹國等。皆藉英力以資保衛。設使一日有事。或俄欲取蘇夷士。普奧欲取鄰近各小邦。則英將何以處之。卽曰英以水師戰船。稱雄海上。而有時有無所藉於水師者。區區十萬之衆。曾不能當其十一。則英於此將奈何。於時總理外部大臣置之未有以應。不知天下大勢。惟理可以持之。豈徒尙力哉。苟以力凌人。則鮮不蹶矣。法之已事。其明驗也。夫欲闢土疆。廣財賦。以厚自封殖。此私也。非公也。恃其力而縱橫自恣。適足

招隣國之怨而已。即使力不能敵。一旦必有羣聚以起。叢而斃之者矣。若夫陸大國保小邦。以期相安無事。維持於不敗。此公也。非私也。一旦苟有敵國外患。雖力不足以與之相抗。而理足以勝之。理之所在。衆自助之。能集羣力以爲力。能合衆心以爲心。則又何兵寡之足慮。俄之欲兼並土國。普奧之欲蠶食隣邦。其所爲者。惟一國而已。俄益大。則普奧不願也。普奧益強。則俄亦不欲也。明其情勢。審其利害。辨其公私。正其所爲。理與力之間。英雖以十萬衆。橫行於俄普奧三國間。可也。顧英此時方亟乎嚴邊防。增兵餉。籌餉糈。自爲支持計。則以時尚未可也。蓋以普法之戰。視之天下大勢。不極其變。則不能復。將來天下各國。必至舟車之致遠同。鎗礮之利用同。兵力之戰勝同。機器之製造同。一切巧術。視爲長技。而後彼乃無所恃以驕人。混同之機。於是乎在。故曰普法之戰。其變之極者也。在歐洲諸國。當必有慘然不樂見聞者。夫惟能覽其弊而反之。則歐洲之民之福也。設或競心侈而爭念勝。猶以此爲未足。而務求其精。以至愈變愈極。逞厥兇殘。未始非歐洲之民之禍也。生靈之殺運不盡。則天地之生機不復。嗚呼。觀世變於今日。安能以一端盡哉。

普法戰紀代序

關名

國家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是不徒在土宇之廣。甲兵之強。土民之衆也。在乎得人而已。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夏少康以一成。一旅之師。朝諸侯而有天下。秦始則以關中一隅之地。而滅六國。以德若此。以力若彼。固不必跨州連郡。兼圻拓土也。普之於法。其始大小強弱。迥不相侔。普中歐洲立國。西有法而東有俄。皆強鄰也。曩者爲法所制。幾於一步不可復西。一旦發奮爲雄。摧陷剔擄。馳電掃鴻。功駿烈。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嗚呼。豈不偉哉。然而普在此時。地不加廣。民不加衆。徒以區區義憤。聯絡南北日耳曼諸邦。同心並力。西向以與法爭。兵鋒旣交。所至輒捷。幾於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於是普強法弱。遂爲歐洲大局之所關。而揆其所以致此者。則由乎有俾思麥以爲之相。世子郡王以爲之將。毛奇以爲之謀主。樂尙書以爲之轉運。士顛密士福堅士田蠻雕飛窩得以爲之折衝行陳。或拔諸僑人之中。或擢自百僚之下。或卽收之於宗潢骨肉間。故能左右輔弼。若心膂。前後驅使。如指臂。臣民戮力。士卒效命。以興此小邦普。嗚呼。謂非得人之效哉。是故有國家者。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得人則弱可以爲強。小可以爲大。振興之機。捷於影響。否則以普觀之。僅抵中國粵東二三省耳。至於生齒殷繁。則又遠不能及也。而卒能盟長歐洲。高執牛耳。

則人爲之也。國之有人。如山澤之有虎豹。江湖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漁夫樵叟。自不敢狎至焉。普旣伐噍勝奧。而今又蹶法。歐洲諸國。皆拱手環視。莫敢誰何。非有人焉。安能如是哉。我嘗曠觀夫普法戰爭之際。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敗勝負之端。而恍然於國之不可不有人也。然其計之得者。則又在東和強俄。西制暴法。蓋與我者我可結之以爲援。好我者我可和之以爲用。然後敵我者我可合全力以制其死命。故在今日握歐洲變局之樞機者。惟普而已。弱法和俄。孤英親奧。此即變局之所由成也。向者特論嘗如此。今觀於王君紫詮廣文所著普法戰紀。而益信王君能實獲我心也。王君之爲此書也。載筆於庚午八月。而斷手於辛未六月。網羅宏富。有非見聞所及。序述戰事。纖悉靡遺。若觀楚漢鉅鹿之鬪。聲情畢見。而尤於近日歐洲形勢。瞭如指掌。其書雖未付手民。而鈔本流傳。南北殆徧。湘鄉曾文正公稱之爲未易才。合肥相國李公許以識議閎遠。目之爲佳士。豐順丁中丞則謂其有史筆。能兼才識學三長者。當今名公偉人。皆譽之不容口。則是書之足傳於後也可知矣。噫。王君向固嘗有志於富強之術矣。其論以爲莫如師其所長。持此說閱二十餘年而不變。觀其弢園文錄中。與周弢甫徵君書。言及練兵製艦造鎗礮。辯習語言文

字。今當事者。皆一一行之。而考王君所言時。固在咸豐初元也。可不謂灼然有先見哉。王君旅寄香海。一星將終。雖伏處菰蘆。流離僻遠。而忠君愛國之念。未嘗一刻忘。恒思得當以報國家。嘗曰。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此羈臣之職也。然則王君此書。非其濫觴也哉。余爲王君悲其遇。哀其志。重惜其才。而猶幸此書之略足以表見也。王君述撰等身。於文多經濟之作。生平尤邃於經學。大抵皆從閱歷憂患中來。嗚呼。天之所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歟。於王君何憾焉。是書一出。願與天下有心人共讀之可也。特余意更有進者。夫天下大矣。人才夥矣。軼羣之材。殊尤之姿。世當不乏其人耳。特恐濫落於荒烟瘴雨之鄉。偃蹇於僻壤遐陬之外。而物色之者有未至也。况乎我中國地非不廣也。材非不足也。人非不衆也。幅員三萬里。北至於朔漠。南至於滇粵。東至於浙閩。西至於西藏。版章恢廓。前此之所未有。陸以長城爲屏藩。水以大海爲襟帶。包江阻河。控遼引越。以此險固。長駕遠馭。足以鞭笞天下而有餘。絲絮出於江浙。茗薈出於閩豫。藥石材木出於蜀。金鐵穀米出於粵。歲以供天下之用。而不見其不足。閩粵之人。帆檣往來。負販於東南洋者。凡數百萬。類皆於其地購田園。長子孫。衣冠典籍。無改我制。習俗方言。不易我素。雖居處二百餘年之久。無

不奉我正朔。懾我王靈。卽遠至於美洲之嘉釐符尼夏華那秘魯。無不爲我中國人足跡所至。生聚既盛。其間豈無爲之魁爲之傑者。有若虬髯故事。前者朝廷兩遣使臣。乘槎遠出。此後豈無奉命絕域。立功徼外。如班定遠傅介子其人者。嗚呼。此蓋天之特欲興我中國。故使東西之交。由漸而合也。中國之興。沛然天下莫之能禦。普之強云乎哉。因序普法戰紀。縱論之如此。有心人當不河漢斯言。

日本國志敘

黃遵憲

周禮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以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爲一書。以反命於王。其春官之外史氏。則掌四方之志。鄭氏曰。謂若晉之乘楚之檣。柎是也。古昔盛時。已遣輜軒使者於四方。採其歌謠。詢其風俗。又命小行人編之爲書。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國俗者。若此。其周詳鄭重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中國歸於一統。不復修遣使列邦之禮。若漢之匈奴。唐之回紇。國有大事。間一遣使。若南北朝。若遼宋金元。雖歲時通好。亦不過一聘問一宴饗而已。道咸以來。海禁大開。舉從古絕域不通之國。皆鱗集麇聚。重譯而至。泰西通例。各遣國使互駐都會。以固鄰好而覘國政。內外大臣。迭援是以爲請。朝廷因遣使巡視諸國。至 今上光

緒元二年間。遂有遣使駐節之舉。丙子之秋。翰林侍講何公。實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憲充參贊官。竊伏自念。今之參贊官。卽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使者捧龍節。乘駟馬。馳驅鞅掌。王事靡盬。蓋有不暇于文字之末。若爲之寮屬者。又不從事於採風問俗。何以副朝廷咨諏詢謀之意。既居東二年。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遂發凡起例。創爲日本國志一書。朝夕編輯。甫創稿本。復奉命充美國總領事官。政務繁密。無暇卒業。蓋幾幾乎中輟矣。乙酉之秋。由美回華。星使鄭公。既解任。繼之者張公。仍促余往。而兩廣制府張公。又命遵憲爲巡察南洋諸島之行。遵憲念是書棄置可惜。均謝不往。家居有暇。乃閉門發篋。重事編纂。又幾閱兩載。而後書成。凡爲類十二。爲卷四十。昔契丹主有言。我於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卽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雖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歷世紀載。又不詳其事。安所憑藉以爲考證之資。其狹隘也。亦無足怪也。竊不自揆。勒爲

一書以其體近於史志。輒自稱爲外史氏。亦以外史氏職在收掌。不敢居述作之名也。抑考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書。掌四方之志。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學問。考古卽所以通今。兩不偏廢如此乎。書旣成。謹誌其緣起。並以質之當世士夫之留心時務者。光緒十三年夏五月。

日本國志凡例

黃遵憲

一自儒者以筆削說春秋。謂降杞爲子。貶荆爲人。所以示書法。是謬悠之譚也。自史臣以內辭尊本國。謂北稱索虜。南號島夷。所以崇國體。是狹陋之見也。夫史家紀述。務從實錄。無端取前古之人。他國之君。而易其名號。求之人情。奚當於理。矧會典所載。本非朝貢之班。國書往來。待以鄰交之禮者乎。此編所書採摭諸史。曰皇曰帝。概從舊稱。

一周禮職方掌天下之圖。以知其要。而太史公曰。吾見周譜旁行斜上。故因而作表。蓋物非圖則不明。事非表則不詳。然三國以後。六代以前。表竟缺如。若圖繪之學。有爲六經圖者。有爲三才圖會者。書皆單行。不入於史。今所撰地理志。以圖附志後。職官諸志。以表入志中。體創自今。義因於古。以便閱者解晰觸目了然耳。

一班固藝文之志。陳壽輔臣之贊。皆有小註。其後蕭大圓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擴充其體。子註愈繁。蓋除煩則意有所悞。畢載則言有所妨。爲斯變體。不得不然者也。今仿其體。附以分註。其有事同時異。而連類並及。或繁辭碎義。而考證必需者。悉爲小註。附於行間。至紀載之外間論得失。則仿裴松之之三國志。劉昭之續漢志云爾。

一此書官名地名事人物名。皆以日本爲主。不假別稱。如官有老中。目付之名。更有與力。是輕之類。即文不雅馴者。仍其稱。別以

小註釋之。穀梁傳所謂名從主人也。然至於敘述稱謂。則以作志者爲主。不爲內辭。如稱若上對別國。不曰我之類。且與中國交涉者。事以彼爲主。稱以我爲主。蘇洵所謂譜吾作也。不敢如葉隆禮之契丹國志。忽內遼

而外宋。忽外遼。而內宋亦不敢如史遷之晉楚諸世家。一一稱我也。

一此書編年紀月。不得不用日本年號。惟日本史中國頗少傳本。近世如李申著之紀元篇。林樂知之四裔年表。雖較詳贍。尙多謬悞。今別作中東年表。著之卷首。以便觀者。

一日本紀里之法。以六尺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每一里有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尺。當中國八里有奇。計畝之法。以六尺爲一步。三十步爲一畝。十畝

爲一段。十段爲一町。每一畝爲一百八十尺。當中國三十六弓。日本計錢之法。如墨西哥銀一圓爲一圓。以一圓析十分之一爲十錢。析百分之一爲一錢。以一錢析十分之一爲一釐。每一錢五六。當中國銀一分。每十錢五六。當中國銀一錢。日本丈尺之法。積十寸爲一尺。積十尺爲一丈。每一尺一寸七分三。當中國一尺。每一丈一尺七寸三。當中國一丈。日本權衡之法。積十錢爲一兩。積十六兩爲一斤。積一百爲一貫。每百六十二錢四三強。當中國一斤。十六貫二四三強。當中國一百斤。日本概量之法。以十撮爲一勺。十勺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大概同於中國。篇中所書。皆日本通行之法矣。特識於此以發其凡。

一志中所載紀數諸表。例以三字爲一位。例以末位爲單數。謂一至九。卽以最卑之位爲

起算之始。如末位爲單數。其上爲十。其上爲百。其上爲千。其上爲萬。累積至九位則爲億。十千萬。例如計戶口。其最卑之位。註明口字。表中作三三三三。卽爲三百三十三

人。又如計銀錢。具最卑之位。註明圓字。表中作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卽爲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圓也。又如表中作三〇三〇三〇三〇。卽爲三十萬零三千零三十。表中作三三三三〇〇〇。卽爲二十三萬三千。所有圖圈。蓋以定位。其地依此可以類推。間有

變例。或以末位爲十百千萬之數。或以末位爲毫釐絲忽之數。均於行間註明。以便計算。或又變二字爲一位。四字爲一位。亦旁綴小點以示區別。

一日本自維新以來。舉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損益。朝令夕改。月異而歲不同。至明治十一二年。百度修明。規模較定。而時更張者仍復不少。今此編悉以明治十二年爲斷。其十五年以後。改易新政。當付之補編。俟諸異日。

一日本古無志書。近世源光國作大日本史。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實欲作氏族食貨諸志。有志而未就。僅有職官志已刊行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貨幣考諸敘。亦有目而無

書。此皆漢文之史。而幾闕不完。則考古難。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

之職制章程。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漢字及日本字聯綴而成者也。日本每自稱爲和國。不可勝

譯。則徵今亦難。此採輯之難也。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達。應對爲煩。則詢訪

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瀏覽所及。繕錄爲勞。則抄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既非耳

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

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則校讐亦頗爲難。兼是三難。又

乏才學。力小任重。每自兢兢。擱筆仰屋。時欲中輟。徒以積歷年歲。阻勉朝夕。經營拮

與事書才之精
据幸以成書。其中蕪雜之譏。疏雜之誦。誠知不免。瞻仰前修。引盼來哲。庶有達者理而董之。所爲每一展卷。輒愧悚交集。旁皇竟日者矣。

一檢昨日之歷。以用之今日。則妄。執古方以藥今病。則謬。故俊傑貴識時。不出戶庭而論天下事。則浮。坐雲霧而觀人之國。則闇。故兵家貴知彼。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若夫八大洲之事。三千年之統。欲博其事。詳其人。則有日本諸史在。

紀英國政治

王 韜

英國僻在海外。屹然三島。峙於歐洲西北。形勢之雄。爲歐洲諸國冠。其甲兵精強。財賦富饒。物產繁庶。諸國莫敢與之頡頏。自言其國中久享昇平。無敵國外患者。已千餘年。近年以來。持盈保泰。慎於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興師旅。與他國之窮兵黷武者。蓋大有間矣。願論者徒誇張。水師之練習。營務之整頓。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縱橫無敵。爲足見其強。工作以衆盛。煤鐵之充足。商賈之轉輸。負販及於遠近。爲足見其富。遂以爲立國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強之末。而非其富強之本也。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甯。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

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爲民上。若非閭里稱其素行。鄉黨欽其隆名。則不得舉。而又必準舍寡從衆之例。以示無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義。一無辜。則必爲通國之所不許。非獨不能保其爵祿而已也。故官之待民。從不敢嚴刑苛罰。暴斂橫征。苞苴公行。簞蓋不飭。腴萬民之脂膏。飽一己之囊橐。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案繫獄。從無敲扑笞杖。血肉狼籍之慘。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七日間有教師爲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苛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國中所定死罪。歲不過二三人。刑止於絞。而從無梟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孥。皆不相累。民間因事涉訟。不費一錢。從未有因訟事株連。而傾家失業。曠日廢時者。雖賤至隸役。亦不敢受賄也。國家有大事。則集議於上下議院。必衆論僉同。然後舉行。如有軍旅之政。則必徧詢於國中。衆欲戰則戰。衆欲止則止。故兵非妄動。而衆心成城也。國君所用。歲有常經。不敢玉食萬方也。所居宮室。概從樸素。不尙紛華。從未有別館離宮。迤邐數十里也。國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嬪。從未有後宮佳麗三千之衆也。所徵田賦之外。商稅

爲重。其所抽雖若繁瑣。而每歲量出以爲入。一切善堂經費。以及橋梁道路。悉皆撥自官庫。藉以養民而便民。故取諸民而民不怨。奉諸君而君無私焉。國中之鰥寡孤獨。廢疾老弱。無不有養。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來告曰。若者爲何堂。若者爲何院。其中一切供給。無不周備。盲聾殘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嗚呼。其待民可謂厚矣。無論郡邑鄉鎮。教堂林立。七日一詣。雍容敬禮。無敢懈者。自能革其非心。而消其惡念。教化之行。漸漬然也。凡此不獨施之於國中。亦施之於屬地。其視屬地之民。無區畛域也。印度民饑。道殣相望。英民惻然憫之。布施金錢者。無數。故雖荒歉而無害。印度地大物博。種植鴉片。販運各處。幾疑爲英人之外府。得以坐收其利。不知印度一歲之所出。適足以供一歲之度支。而有時或有不足。則必罄金錢數十萬以濟之。以此乃足以服印度民人之心。而不侵不叛。由此觀之。英不獨長於治兵。亦長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駸駸乎可與中國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強雄視諸國。不亦宜哉。

俄人志在併兼

王韜

俄羅斯立國在歐亞二洲之間。幅幘之廣。列國無出其右。惜亞洲之地。半屬沙漠。天

氣寒冷。植物不滋。所賴以培國本而張國勢者。惟奮俄故土而已。部落之富盛。城邑之雄麗。誠足與歐洲各大國相爲匹敵。近復取有漠北之地。收其各曠之利。故日就強盛。有非他國之所能及也。今在位之主。承父兄統緒。卽修舊怨。往伐土耳其。大獲勝捷。波斯來侵。又奮兵擊退之。乘勢逐北。割其屬部。威聲之著。邁越前人。自其前王大彼得以來。中間女后專政。悉能任權術。羅英俊。內修外禦。名震鄰國。則國之當興。蓋亦天意有在矣。論者謂俄之嗣主。其深宮所籌畫。累世所設施。類無不以乘間抵隙。專伺鄰國以期得逞。庶幾天下之大。可藉兵威以力爭經營。觀其遠交近攻。割人境土。得尺則俄之尺。得寸則俄之寸。屯兵置戍。通商裕財。固非專尙武功。徒事侵陵者之可同日而語矣。而淺見之士。狃於所聞。徒知其主好勤遠畧。其民生齒不繁。地雖大而荒涼特甚。國雖強而帑項不豐。今又興士構兵。以致屢遭敗衄。遂以爲俄之憑陵小國。黷武窮兵。適足自斃。固不足爲患於天下也。不知俄之君臣。謀所以致一統之盛。而大無外之規。蓋匪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於歐洲。則必求逞於亞洲。二者將有一遂。其取基華霍罕。卽不能忽然於天山南北。其與日本易島。卽留意於東西洋海。而銳意與土構釁。亦卽窺歐洲之漸也。以彼蠶食鯨吞。已成併兼坐大之勢。偷

復閉關自守。則後嗣稍弱。或致外侮迭生。悔將何及。且其四境之外。犬牙交錯。如南之波斯。西之瑞典。普奧悉皆環顧而伺。即訂以婚姻。重以盟誓。要不能藉以固圉也。一旦釁隙可乘。則將蒐乘簡卒。秣馬厲兵。以相從事於封疆。且西域回部毘連於東。蒙古土番游牧於南。竊掠侵軼。時所不免。是俄固戰爭之國也。能戰則兵威足畏。而有以遂其龍驤虎視之謀。徒守則積弱可虞。而不免成鼠入牛角之勢。俄其講之稔矣。計深慮遠。及身圖之。亟出於戰。即晉范文子所謂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故欲內保山河。必謀外服強鄰。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俄之所忌。向惟英法。今普又崛起於中。而奧之與意。要皆勢鈞力敵。英之印度。尤與相近。今已次第收入版圖。且政教號令。初無歧異。素得回人之心。俄在今日。豈能無所顧慮乎。幸法爲普蹶。未嘗一日忘報普之心。兩國互相牽制。而奧意亦不暇遠謀。故俄得與英聯婚。俾疑忌中藏。而開釁無自。而乃得以專力於區區之土耳其。聊爲嘗試。然智者見禍於未萌。卽微以知著。俄既勝土。則入其國都。據其土地。撫其民人。收其財帛。列國必共起而謀之。歐洲將不能共享太平。俄不勝土。則失之東隅。將收之桑榆。其禍亂相尋。又不惟歐洲之不幸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綢繆於陰雨之前。

備敵於疆場之外。謀人國家事者。宜有以熟思而審處之矣。

中外合力防俄

王韜

地球四大洲中。幅員遼闊。民庶殷繁。自中國而外。當推英美俄。而俄尤爲巨擘。近時以強國著者。則普之崛起爲最速。綜觀今日天下大勢。維持歐洲之全局者。普而已。而繫於四洲之安危者。俄而已。普俄英法。四國並行。則可橫于天下。蓋在今日講天下大計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法弱而英孤。普俄如能相合。協力同心。經營天下。則歐洲諸國。將莫與抗衡。且普俄方有志於東方。欲肆其雄圖。而逞其吞併者。志不獨在歐洲也。而俄尤騷擾乎馳域外之觀。今者要約波斯。翼助阿富汗。顯然與英爲難。英亦無如之何也。恐其幸歐洲之無事。舍歐洲而逞志于東方。於是東方獨承其弊。此則大可虞也。然則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以防俄。亞洲之中。中國爲先。次則印度之英也。又其次則日本也。越南。暹羅。緬甸。朝鮮。或附中國。或屬英人。或鄰於日本。則等諸自鄙以下。無譏焉可也。若在泰西則普奧也。或曰。此諸國者。皆散在各地。形渙勢分。恐不能殫力一心。聯聲合勢。如六國之約。縱連衡以擯秦。不知所以防俄者。皆以自爲而非爲他國。且亦非無端開釁於俄也。原有備無患。畫疆自守。

以持其不變之局而已。嗚呼。天下事至今日其變極矣。歐洲諸國。皆由西而東。有火車以通同洲諸國。有輪舟以通異洲諸國。聯絡遠近。勢同衽席。又以電標爲之通達。信音。雖數萬里之遙。捷於頃刻。邇於咫尺。此固數千年以來所未有也。僅行之數十年間。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羅。有若春秋時之列國。一變之效。何其速歟。而儒生之拘墟於見聞者。尙復昧昧於其故。而不知上達天心。下權人事。夫亦可哀也已。夫春秋時之秦。與戰國時之秦一也。而何以強弱迥異。則以前日有晉爲之蔽。而秦不得東。逮三晉分而韓魏弱。秦乃得蓄力乘時。而肆其蠶食矣。逞其鯨吞矣。今日之俄。其勢亦猶夫秦也。土耳其雖弱。而得英法以助之。遂強。曩者法普之戰。此歐洲變局之所繫。而兩國強弱之一轉機也。其勢亦大有關於東方。而論者乃以海外之戰爭。有同鬻觸。無足稱道。此其言豈知審時度勢者哉。英法競爽。起以制俄。而東方可幸無事。法蹶普興。而俄又倖與普親。則俄得晏然無忌。專力以圖東方。試觀邇年來英國印度總督。欲築鐵路。由緬甸至雲南。其貲已集。不日可興。而俄先築路於印度北方。以當其衝。雲南之役。由是中輟。中國與俄毘連之境。如黑龍江。如伊犁。如堪察加。如吉林。皆爲俄人所據。俄以精兵三萬。駐劄吉林界外。用以東壓朝鮮。

西窺遼地。前歲曾遣測量之士七人。自京師而回。取道於天山。一帶平坦之地。直達伊犁。量度形勢。擬將築路以通車。又取日本之唐太島。藉以鑄器屯兵。以備緩急之用。其志豈在小歟。總之俄圖歐洲難。而圖亞洲易。以助土者不獨英法兩國也。今雖法惟自保。英似無援。而普奧近與俄鄰。俄苟取土。必不作中立之勢。英法普奧。一日尙強。則俄人之兵力。一日不能西也。若亞洲則惟中英日本三國而已。而三國皆不相聯屬。中日近又隱挾猜疑。則俄之得志益可知。已此數十年中。俄人豈能相安於無事哉。我中國如能結好英日。以彼爲援。互爲唇齒。然後勵精圖治。發奮爲雄。盛兵備。厚邊防。乃足以有恃而無恐。至於富強之術。宜師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後強。則未有不強者也。稔悉中外情勢者。可不亟爲之計哉。

遣使親俄

王韜

我朝廷近擬遣使至俄。誠中俄結好締和之一大關鍵也。特宜早而不宜緩。宜速而不宜遲。宜遣之於土俄交攻之際。英俄相忌之時。此時講信修睦。立疆分界。申其前說。而爰定新盟。爲使臣者亦易於措詞。且親俄以禦侮。結俄以自固。亦在此一舉。而其效有可觀者。今者新疆雖已底定。而土俄兵事亦罷。英俄立約修盟。歐洲之局

大定。在俄之意。方且駸駸乎有志於東方矣。左相近。又遣員往俄索還舊地。申畫昔疆。此雖準乎情。度乎義。事理之出於不得不然。而要未嘗不撓俄人之忌。今者忽有簡遣使臣之命。其爲恒駐耶。其爲暫遣耶。不得而知也。其爲私移界碑一事耶。抑爲新疆交涉事故耶。亦不得而知也。而我深惜其遣之已晚矣。我朝自與泰西諸國通商四十餘年矣。泰西大小諸國。無不備仰懷柔。咸遵軌度。其間如英如俄。尤繫於中外之樞機。顧英與我遠而恒有齟齬。俄與我近而尙形恭順。其故何哉。蓋俄之通商。不過在東南一隅。其貿易足跡。幾遍乎中原。心計直規乎罔外。於其國勢之盛衰強弱。實有互相維繫者。又英之所長。尤在以兵力佐其商力。商力裕其兵力。自通商。印度以迄東南洋。無不率以此法。至于今日。情形固已稍異。英俄相忌。而復相制。幾於鷹瞵鶚視。而莫之敢先。論者以爲我今日親英則俄忌。親俄則英忌。惟是俄自畫疆遣使以來。世修和好。未墮曩盟。固未可外示之隙也。英俄迭構猜嫌。屢已形見。在歐洲則爭土耳其。在亞洲則爭阿富汗。顧俄雖土廣兵強。非印度內亂。不得爲英患。而英則無一日不可爲俄患。蓋俄之兵力。全在歐洲。倘英俄啓釁。俄由陸路調兵東來。勢非易事。卽在歐洲禦之地。關要隘。恐爲法國所牽制。是右兵力亦無所施。英

之經營印度。俄之規畫東方。皆有狡焉思啓之心。惟英由加爾各搭。築有輪車鐵路。直達賓質。其地距西藏不遠。而俄亞洲之邊防。未極講求。黑龍江尙無鐵路運載。俄人雖有意興築。而以年中出入度支觀之。非二三十年不爲功。俄亦自知其然。故與土結盟息兵。但得稍償其割地酬餉之求。而卽從歐洲諸大國之調停。毋事苛索。職此故也。俄旣得志於土。而又與英捐嫌修好。則他日者英進而俄亦進。英退而俄亦退。比中國于方罫之間。而競下其一子也。嗚呼。遣使於土用兵之時。與遣使於土議和之後。其形情迥然不同。此事早已言之。惜乎當事者漠然置之也。至今日而中國之安危強弱。在善處英俄之間。而英俄安危強弱之所繫。亦在乎中國。蓋中國者。天下之關鍵也。以地勢觀之。關歐洲之全局。則在土耳其。繫地球之全局。則在我中國。英人之意。旣欲強中以禦俄。俄人之意。獨不能使我中國親俄以制英耶。此猶之戰國之齊。附秦則秦強。附楚則楚奮。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結中國以自重。而中國亦宜聯絡於二者以恆享其安。今者我國皇華之使。絡繹於道。如英如美。皆已遣使往駐其國都。竊謂此外亦宜次第舉行。而尤當加意者。若如俄使才之選。要當鄭重。總內有以結其歡。而外無所招其忌。且也遣使親俄。而慎固邊防。宣揚威德。亦寓乎

此焉。凡近俄疆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頓軍營。成壘。必當煥然改觀。而於俄界買賣之處。設立領事。以資保護。而密加採訪。戍兵騎隊。必以熟識俄語之華人。尤宜專設書塾。肄習俄國之語言文字。預以儲他日之用。遣發幼童。往學各藝於俄京。然後考其輿圖物產。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國政人心。明其土風俗尚。更進而交其國中賢豪長者。而後親俄之實效可觀已。嗚呼。泰西諸國。無不具有深思遠慮。不可測度。特以英力已雄。俄勢尙緩。審時度勢。莫能知其究竟。顧遣使以睦鄰。則固今日之急務也。昔春秋戰國之際。羣雄紛峙。而能道結強鄰。威加與國者。以此法也。

合六國以制俄

王韜

嗚呼。俄羅斯今日之在歐洲。其猶戰國時之秦哉。俄羅斯地跨三洲。控弦百萬。正無難投鞭斷流。移山平陸。氣變風雲。力翻嶽瀆。虎視六合。鷹瞵八荒。其最與俄近者。土耳其也。土疆宇遼闊。雖略足與俄頡頏。而甲兵之強。器械之利。船砲之精。士卒之練。則土遠不如俄矣。而土壤毘連。犬牙交錯。日逼處此。時有可虞。則土猶戰國時之韓也。且夫俄何嘗一日忘土也。百餘年來。所以肆鯨吞逞蠶食者。無所不至。割據其土。侵掠其民人。播煽其藩封。甚間其與國。何難一旦舉數十萬之衆。渡黑海。搗土都。

收其圖籍。有其版章。以快其併兼之志哉。而不敢遽出此者。雖虞列國之議其後。亦以土猶崛強。自持不肯遽下。不若韓之朝割地。晷求和。拱手而以險要之區。膏腴之壤。授於人也。此外與俄近者。莫如奧。幅員寬廣。而無形勝之足據。利便之足乘。則奧猶戰國時之魏也。其次則普。普猶戰國時之趙也。兵強士練。足以與俄一戰。惜物產未繁。財用未充。猶不足以持久。意大利界於歐洲之中。雖國勢未盛。而向爲盟主。遺烈猶存。此時擁兵自衛。勢同中立。則猶戰國時之燕也。至英法兩大國。則猶戰國時之齊楚也。英雖僻在海外。三島孤懸。距俄甚爲窳遠。而持歐洲大局。以與諸國相雄長。駸駸乎據壇場。列敦槃。而執牛耳焉。若夫西荷比。噠。葡。瑞。各國猶泗上十二諸侯也。向嘗謂戰國之時。秦之所以得志者。固在列國之路。秦使秦坐成強大。而其初則在韓趙魏三分晉室。晉分爲三。其力薄。其勢孤。不能制秦。而反爲所制。然後秦得東向以爭天下。春秋時秦未嘗不强。而不敢出雷池一步者。以晉爲之蔽也。土耳其機者。歐洲諸國之屏障也。土弱而後俄強。故俄至彼得羅而後興。秦至孝公而後橫。歐洲諸國。誠能知戰國時。秦之所以一六國之所以亡。則必鑑於前轍。合而拒俄。併力同心。以保土。土存。俄何能西向而與歐洲諸國爭哉。設使普奧與俄結好言歡。貪目前

之小利。忘日後之大禍。三國相約共滅土而有之。如昔日之分波蘭。則將來必不能制俄。而普奧之失地喪師。日就削弱以併於俄。亦必隨其後矣。又使英俄因土以相爭。普法繼之復仇而交戰。其餘諸國。或從違於兩者之間。則歐洲必至於糜爛。不獨有歐洲昇平之局。而反使俄得以乘其疲罷。收其餘燼。而英法普奧。此時甲兵鈍敝。器疏散亡。人民愁苦。財賦空虛。不復能與俄從事矣。嗚呼。此豈歐洲之福哉。羅馬一統之盛。將屬之於俄乎。此其失計。悔何可追。徒令後人爲之咨嗟太息耳。故欲制俄。莫如合六國。英法普奧意國之在今日。可合而不可分。可和而不可戰。可親而不可仇。其心瞭然若指掌。說者謂俄雖土廣人衆。而財用之富。不如英法。水師之雄。戰艦之精。皆出英法下。且英法能渡海以攻俄。俄不能越境以攻英法。以大勢觀之。似俄弱於秦。而英法強於齊楚也。嗚呼。天下事亦觀其漸而已矣。昔者六國以易秦而自滅。安知今日歐洲諸國。不以輕俄而貽悞。俄與英法之合。勢礮方張之際。則隱忍戡兵。俾土得延殘喘。於普法之戰。則陰助普以踏法。法蹶普興。英法遽離。而俄併土之謀遂逞。則俄之所爲。亦已形見。俄之積慮處心。夫豈出英下哉。英在今日。固能持盈保泰。善用其強。特恐俄國之興。未有艾也。願歐洲諸國。毋蹈昔時六國之覆轍也可。

英重防俄

王 韜

土耳其一國。介於歐亞兩洲之間。地廣而人衆。惟兵甲不强。財用不足。政治日非。禍亂迭出。君昏儒以尸位。臣貪酷以虐民。天主教相爭。各立門戶。有同水火。爲志士者。又復一意偏袒。凌轢挾制。入主出奴。以播毒炤而煽其狂飈。蓋幾於國不可爲國矣。以是亂者蠶起。藩屬悉叛。俄人思乘機而發。爲封豕長蛇之薦食。顧猶外託於仁義之名。而內施其併兼之實。何則。恐各國之議其後也。自土不從諸國之勸。而陳師鞠旅。已直逼土之境上。虎視蛟騰。兵燹之啓。間不容髮。乃猶謂我非欲併土也。其誰信之。英以土爲西歐之屏障。唇亡齒寒。深可危懼。故前時英法助土攻俄。亦爲歐洲大局計也。今法爲普蹶。已與英離。英既不能合法。則其勢已孤。用是土國之事。英不敢以一國支持其間。每當盈廷集議之時。故緩其詞。一若土國之存亡興廢。固已無預乎已事者。而實則其心未嘗一刻忘也。夫土之安危。其係於歐洲者猶輕。其係於印度者實重。何則。英以屹然三島。孤懸海外。中有普奧意法數大國爲之阻蔽。且英素以水師戰艦。雄於天下。無論俄不能越境以侵英。而戰於海中。非俄之所長。俄卽併土。亦未敢遽出此也。惟土旣入於俄。則亞洲一隅。已無所阻。必將次第掃除。

波斯。翦滅阿寬汗。以窺伺印度。英至此勢恐不能與之相敵。而泰西大小諸國。亦無有爲之援者。誠以俄侵歐洲。諸國之所同患。諸國必將起而與之抗。俄謀印度。英國獨承其害也。兩虎相鬥。必有一傷。而諸國且以鷓蚌之持。收漁人之利。此雖非英俄目前之情勢。而異日固必出乎此者也。或曰。英于土國之亂。謀出萬全。非兵力不爲功。而其用兵。又非徒事乎野戰也。必扼吭控背。守其險阻。據其要害。而後諸國乃不能飛越。此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也。然謀必預乎先機。事必立於不敗。以爭此一着之先。而後可也。一在黑海以達於地中海。此俄人之所必由也。一在地中海以達於印度。道經埃及之隘口。此亦俄與諸國之所必由也。二者皆必以重兵鎮守。則庶乎可以維持大局。并可遠以保土。而近以自守也。

英宜保土

王 韜

泰西諸國。其地跨亞細亞歐羅巴兩洲者。俄羅斯與土耳其而已。土耳其疆域之廣。不逮俄羅斯。而擅膏腴之壤。據形便之地。百年來逐鹿紛紛。迄無止戈之日。固恃其地大兵強。不肯遽下也。邇來復有英法以爲之左右手。如遇兵事。必爲之護持排解。故土之不爲俄所併兼者。實英法兩國之力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助土攻俄。

合圍西巴士多卜魯城。併力相持。何殊楚漢鉅鹿之戰。後始退而議和。然用兵餉費。初未嘗責償于俄也。何則。恐和議之不成。而兵事之未有止境也。英法兩國合力以拒俄。猶尙如此。況在今日者。夫英法之于土。非事所愛惜。而必欲拯其危亡也。俄羅斯境上得歐洲之大半。然北地荒寒。其餘半皆沙漠平原。長于陸攻。而短于水戰。故僅能比肩英法。而未足以定羈一丸。若土耳其機之士。一日爲俄所鯨吞蠶食。則地兼三海。拓疆萬里。波羅的海。獨爲俄據。黑海在其北。地中海在其南。于歐羅巴一土。已扼其吭而拊其背矣。俄日造戰艦。練水師。厲器械。蒐士卒。因利乘便。據形勢之雄。據上遊之要。一旦以數十萬之衆。席捲西。諸國甘能鼻歎。已平。故英法之助土。非愛土也。以歐洲安危大局之所關。其勢不得不然也。日懼俄之奔土。而事夫有所止。慮方自此始也。英法之強。俄所素懼。故自是以來。未敢濶開釁端。而輕延大敵。不得不隱忍戢兵。以聽土之自存。自法爲普蹶。英法遽離。而英勢驟孤。俄于是請廢黑海之盟。會議紛然。迄無成說。而俄鸚視鷹瞵之槩。鴟張狼顧之形。已見端于此矣。總之土不能自強。而英法爲之輔。猶可言也。無奈土國殘暴不仁。君昏臣暗。政令之不修。紀綱之不立。日以刃俎待其民。腴脂膏而供醉飽。部落痛心。藩封解體。勝廣之徒。起於

肘腋。此英法之無如何也。土又恃英法之援。時與俄崛起齟齬。俄之積忿愈深。而隱圖益着。俄至今日。勢必與土從事矣。歐洲昇平之局。或不可保。法始與俄合。而今與俄離。故俄未能遽逞其封豕長蛇之薦食。然俄十兩。兵鋒之交。恐在不日間耳。在俄裏糧坐甲。惟敵是求。雖明知英必預其間。亦無所懼。蓋勢同騎虎。事類潰蛇也。卽英以全力與俄抗。俄亦必傾國與爭耳。此一役也。俄蓋右進而無退。俄之執籥而審處者。固已久矣。顧此時英將遽與俄戰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必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俟土勢之不可支。然後走而乘之。或曰。按歐洲情勢。頗類戰國。故儀秦游說之術。縱橫之謀。有可以行之者。今者俄土之役。俄強而土弱。土之非俄敵也。夫人知之矣。英正當于始戰之時。盡力以助土。則土猶得完聚其民人。保守其城邑。而俄不得盡收伐土之利。卽英國援軍之來。土亦能供其資糧。屨以其兵張左右翼。藉作聲援。不然者。土危亡在旦夕。俘其貨財。割其土地。資其戰守之具。以爲我用。後日英雖從而援之。而土亦不能自立矣。不知遠近異地。攻守異勢。主客異形。英俄雖勢鈞力敵。而英援軍深入人國。貴在出奇以制勝。且助土一事。關於歐洲全局。尤不欲以一國獨任也。使俄人首發難端。先行攻土。俾鈍其甲兵。而罷其士卒。倘土一戰而北。遭俄

糜爛。正可激諸國之憤。而作三軍之氣。俄得利則驕。土失利則憤。而後英可從而一戰也。此俄所以曰。英必不驟與俄戰也。雖然。英俄果不交兵。無論俄勝英勝。歐洲之局。必統于一尊。馳域外之觀。爭寰中之霸。正恐天下自此多事矣。嗚呼。有深謀遠略者。可不亟圖自強也哉。

土勝俄不足恃

王韜

土爾機地跨歐亞兩洲。幅員雖廣。而向來政治煩苛。人心渙散。屬藩外叛。蠹賊內訌。又復重回教而輕各教。出主入奴。互立門戶。有若水火。肘腋之間。無非禍亂所萌。變機所伏。兼以近如希利尼諸小邦。皆素與土相齟齬。俄人據其上遊。龍盤虎踞。鸚視鷹瞵。久欲逞其鯨吞之勢。肆其蠶食之謀。以土隸其版圖。特顧瞻諸國。有所忌而不敢遽發耳。今者普法相仇。英勢孤立。持盈保泰。厭于用兵。而俄遂乘間以起矣。始改黑海之盟。首興難端。而英不敢詰。此即圖土之漸也。英非不知之。而法方爲普所蹶。他國無可與謀者。故遂隱忍而姑從之。而不知我早有以窺英之微矣。及今日討土之亂。伐罪弔民。俄爲有辭。俄英亦環顧諸邦。無足爲指臂心腹之用者。則亦惟作壁上觀耳。俄土交兵。人皆料土非俄敵。以俄之勁旅。攻土之孱兵。追奔逐北。電掃颺馳。

則又何難。乃不意俄屢敗而土屢勝也。說者謂俄在歐洲。號稱大國。昔與英法鼎峙而爲三。普奧不足與之比。權量力也。普國之興。俄實使之。法雖衰矣。俄則愈強。今亦偕英普角立爭雄。勢均力敵。然則土亦安能獨與俄抗哉。向者英法助土攻俄。盡其謀慮。竭其兵衆。然後始下西巴士多卜魯。而得邀一勝之威。俄亦自此行成。解甲釋兵。修盟講好。蓋勝俄若是其難也。今土屢勝。俄屢敗。人幾疑俄非前日比。而不知俄之深謀積慮。蓋以緩諸國之援。懈諸國之心。而藉以驕土人也。土自此以爲俄不足與戰。諸國皆憑軾旁觀。然後俄驟出奇軍。進搗土京。以制土之死命。亦俾諸國猝不及爲之備。此正俄之善于用兵也。俄之欲攻印度。以止英之援土。此所謂先聲以奪人。而聲東以及西也。俄之意中。果欲取印度。亦何必在斯時。以印度雖係英之藩屬。然寄之以專圖。鎮之以重兵。苟非印度有繫。未可得也。蓋內亂不生。外變不作。俄亦何嘗不知之哉。特先以此破英之胆。使英分兵而爲之備。則雄兵猛將。皆以爲守印度之用。以自固其屏藩。而俄則但從而牽制之。此所謂以有用之兵。而置之無用之地。而其助土也不必力。英既有助土之名。而無助土之實。則歐洲諸國。誰其同心併力。以爲土之援者。而土于是乎危矣。然則如何而後可。在英惟有聯諸國以拒俄而

已傳諸邦。議于要地。欲戰者戰。欲和者和。各抒所見。以折其衷。夫欲採歐洲之大局。以定於一尊。非出於戰不可。戰則英俄之勝敗。爲歐洲諸國之從漳。蓋英法普俄四大國中。必有推尊執牛耳者。而後其勢乃定。否則今日和。明日戰耳。彼土耳其機者。不過集衆矢之鵠耳。嗚呼。歐洲固戰鬥之國也。未有昇平三四十年。而無兵革者。今則鐵甲愈堅。大炮愈利。無非藉火力以殺人。血肉糜草木。脂膏塗原野。霆擊雷崩。海翻波立。而無一不底于消亡而後已。故戰而在今日。亦最不忍之事也。歐洲戰鬥。其將自此止乎。若僅俄土相鬥。則其小焉者也。

三十一

皇朝蓄艾文編卷六十一

外史二

英俄經營亞洲

江都于寶軒驢莊輯

王韜

嗚呼。英俄兩大國之經營亞洲。非一日矣。其處心積慮。可云併力而一志。論者以爲俄近而英遠。俄貧而英富。其圖維雖同。其將來之所至必不同。其以俄爲近者。謂俄在亞洲。其幅員遼闊。實與歐洲相毘連。所分東西二土。一曰西伯利。一曰高加索。皆在我中國之北方。與滿洲蒙古相接壤。其地之俄人。性情風俗。與北方亦相髣髴。且能操中國方言。俄國販茶之商。皆自與華人交易。以有易無。毋相欺也。俄人亦能忍辱耐煩。不憚勞苦。絕無貴倨氣習。而於中國北方。道里夷險。無不稔習。黑龍江一帶。所設買賣街。日益繁旺。俄人更以重兵宿將。駐戍其地。以示鄭重。若英則不然。其國復然一島。懸於海外。所有屬地。皆以戰艦水師。互相聯絡。慮誠周而計誠密矣。譬之一人之身。有所隔絕。其血脉終不相貫注。是英不如俄也。其以俄爲貧者。謂俄土地雖廣袤。而在亞洲者。多荒寒不毛之土。幾於千里蕭條。杳無人烟。俄人雖竭意整頓。然限於地勢。終難大有作爲。習雖地跨三洲。而立國則在歐土。一切師旅遺發。糧餉

轉輸。皆由歐洲。為之綱領。其欲與歐洲呼吸相通。則必先建築火輪鐵路。使之八達四通。無所阻滯。始可以操左券。顧經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驟措。俄固有志焉而未逮也。以事勢揆之。非數年加意籌維。必不能耳。俄雖土大人衆。而財賦之富。則不如英。英苟欲用兵。一旦可集貲千萬。若興鉅工。衆商無不願傾橐解囊。頃刻可以立就。而俄則不能也。英屬印度。年來已心悅誠服。無不願託英之宇下。茲以重兵駐其地。以資鎮守。一有事故。命將簡師。咄嗟立辦。故英之立國雖遠。而其屬土則近也。况又據膏腴之壤。扼形勝之地。因利乘便。擇縱自如。視俄之土瘠民貧。無以施其長駕遠馭之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則俄不如英也。故英俄同一經營亞洲。英易而我難。俄遲而英速。識者度勢審時。而知其有如此者。故為亞洲計者。紛然不一其說。或謂宜備英而親俄。或謂宜聯英而拒俄。不知此皆未得其中也。善為守者。不予人以有間。善為備者。不示人以可疑。我惟自立於不敗之地。亟圖自強。藉以治中而馭外。毋使人得以乘隙而抵我。雖俄大英強。其能為我患哉。

西人重日輕華

王韜

地球四大洲。亞細亞幅幟為最廣。風氣之開亦獨先。中國聖聖相承。皆達人而居天

子之位。制禮作樂。肇維文明。故三千年前。已爲聲名文物之邦。盛德覃敷。震於遐邇。海外大小諸國。其仰慕我中華。如在天上。日本雖在東瀛。與我中國一海遙隔。而文字攸同。風俗無異。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漢唐。惟我中國不勤遠略。閉關自守。不與外通。歷代史乘所載海外諸國。登王會之圖。預共球之列者。皆其慕化而自來。向風而嚮。初非中國招攜懷遠。撫綏而柔輯之也。日本屹居海中。屹然四島。宜其便於舟楫之利。而考其所至。自通中國外。惟高麗百濟新羅。爲我聲威所訖。此外則有所隔閼。逮至明代。歐洲諸國日強。精於駕舟。不憚遠涉。往往於鯨波鼉浪中。探測新地。以爲通商互市之區。曩者東南洋諸國。其來朝會盟聘者。皆爲其所併兼。翦滅傾覆。不能自保。而我中國絕不一問。海禁既開。番舶咸集。且以澳門爲駐居所矣。於是接踵東來。海疆日以多事。顧其時視我中華。多歆慕豔羨之懷。而絕少鄙夷輕藐之意。不謂通商立約三十餘年。而情形大異。以昔視今。苦判天淵。日本自二百年前與西國告絕後。惟與荷蘭相通。自章利堅以兵船臨之。然後講好結盟。開埠互市。維新以來。崇尚西學。倣效西法。一變其積習而煥然一新。甚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幾與歐洲諸國無異。蓋其意以爲非此不足與之抗衡也。然至此日本財用益絀。帑藏益虛。國債

積至鉅萬。外強中槁。難持久遠。其取之於民間。前時不過什二。今則幾至於敲膏吸髓。取之盡鑄。銖用之如泥沙。前則與民共其利者。今則山林有禁。川澤有禁。前時民納賦稅之外。足以自食。溫飽無虞。原無殊於海外桃源。今則密體塗足。竭力以供其上。而猶不足。國中現銀盡輸於外。而所用者紙幣而已。凡此皆所謂不終歲之計也。而西人方且以其一切遵循乎已。謂之有志自強。喜而矚之。欽而重之。平時交涉之事。每不至於掣肘。如於我中國。每存凌侮欺藐之心。若以爲不如日本遠甚。彼嘗謂中國雖大。而上下相蒙。政以賄成。聽其所言則如是。而觀其所行則大不然。矜誇自大。而漫無實際。朝廷雖以詔督撫。而督撫未必奉行。督撫雖以令府縣。而府縣未必遵守。等若弁髦。視同具文。因循也。苟且也。粉飾也。鋼蔽也。一切必循成例。顛倒部員之手。所謂師用西法者。皮毛而已。日本之效西法。雖亦僅其一二。而軍艦可自駕駛也。鎗砲可自製造也。陸軍水師。皆能以西法演練也。一旦雖無西人爲之指揮。亦能縱橫於大洋之中。交戰於洪濤巨浸間。以徵倖於萬一。若中國則卽予之以戰艦。問有駕駛之人否。無有也。卽予之以大炮。問有施放之人否。無有也。平時則喙長三尺。臨事則手重千鈞。聚訟盈廷。制斷無人。窮年不能成一事。終歲不能踐一言。其所謂

大員者。務取乎老成持重。遇事模稜。嘖嘖審顧。則以爲思慮周詳。逢迎揣摩。則以爲事機審密。取士之法。專以無用之時文。而不知少爲變通。此無殊驅中國之人才。而陷之於坎穽。導之於黑暗也。嗚呼。循其道而不變。曷能勃然振興也哉。夫中國以大而弱。日本以小而雄。在能與不能之間而已。西人之所論如此。竊以爲西人所見。淺之乎視我中國也。我中國之所恃者。道而已矣。天不變。道不變。夫以剛道治天下者。必折。以柔道治天下者。必久。彼輕改祖宗之憲章。斲削天下之菁華。苦生民以媚遠人。竭脂膏以奉外物。其外龐然。而其內囂然。正所謂疾在膏肓。而猶不知自治也。君夫我之所以治國者。其先取之於漸。其持之以恆。漸則斯民由之而驚。恆則斯民守之而不改。乃所謂善變者。彼西人烏足以知之哉。

六合將混爲一

王 韜

上下四方。謂之六合。是統地球言之。雖同在覆載之中。地有山河之險。人有良頑之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各安其政。悅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之者也。然道有盈虧。勢有分合。所謂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此也。今者中外和好。幾若合爲一家。凡有所必準萬國公法。似乎可以長治久安。同享太平之慶矣。而不知此乃分離之象。天

將以此而變千古之局。大一統之尊也。蓋綱常則亘古而不變。制度則遞及而愈詳。若聽其各域一隅。各長一方。不復知有聖教。三綱淪而五常斲。甚非天心之所忍出也。故草昧之世。民惟睢睢盱盱。民情渾渾噩噩。似可以長此終古矣。乃未而變爲中國文明之世。未幾而變爲忠質異尙之世。且未幾而變爲郁郁彬彬之世。可知從古無不變之局。而其致之也。必有其漸。其成之也。必有所由。中國自三代以還。其間不無陵替之端。其治不無舛謬之迹。然未及百餘年。必有聖君賢相。出而整頓之。以挾回氣運。而旋轉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備之精。機變之巧。如泰西各國。以勢力相雄長。以情僞相攻奪而已。今者託爲和好之說。漸無畛域之分。彼之所能。我亦效之。我之所短。彼則授之。如戰艦之足資守禦。火炮之足資摧陷。機器之足資成物。而利用開礦之足資富國。而阜民。以及火車輪船。通標電線。一切可以無遠弗屆。無微不通者。莫不紛紛則效。以速其成。若中國之人。聰明有所不逮。材力有所不及。斯亦無能窺其奧而擅其長耳。若猶是匠心可以獨運也。機警可以相伴也。則金銀財貨。彼此同其寶也。物產材料。彼此同其用也。而謂軍營器械。果能獨擅其利乎。戰陣爭鬥。果能獨操其勝乎。推之權子母。操奇贏。莫不皆然。則又安得謂人拙而我巧乎。凡今之由

分而強爲合。與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牖其衷。使之悉其情僞。盡其機變。齊其強弱。極其智能。俾一旦聖人出而四海一也。蓋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勢爲之也。道無平而不陂。世無盛而不衰。屈久必伸。否極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挾其所長。以凌制我中國者。皆中國之所取法。而資以混一土宇也。至於戰艦失其堅。火礮失其利。財用無所行其計。器械無所擅其長。陸讐水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然後此言驗矣。若夫拘於目前之見。狃於已然之迹。成敗利鈍。謂可逆觀。智取術馭。謂可長守。不審倚伏之機。不明順逆之故。是猶醯鷄處甕。別有一天。夏虫語冰。莫知其候也。故謂六合將混而爲一者。乃其機已形。其兆已著。惟見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語之。而非徒可以口舌爭也。請以此言驗諸來者。

琉球向歸日本辨

王 韜

琉球東瀛小國也。在日本薩峒馬島之南。島嶼紆蟠。皆海中拳石。周環三十六島。如虬龍流動之形。故稱爲流虬。後乃爲改琉球。貧弱特甚。世受役於日本。自古未通中國。隋時有海船望見之。始知有其地。唐宋以後。漸通中土。明初入貢。太祖賜以閩人

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戡貢甚謹。我朝煦育寰瀛。體恤尤至。其貢舟三年一至。許其販鬻中土之貨。免其關稅。舉國賴此爲生。資本皆貸於日本。販回各貨。運日本者十之八九。其國人貧甚。不能買也。國分三路。曰首里。曰久米。曰那霸。王居首里。而商買萃集爲大都會者。則推那霸。土磽瘠。產米絕少。非官與耆老不能得食。民間惟以地瓜爲糧。地無麻絮。以蕉爲布。有類織蒲。其民性情。耕作貿易。皆以婦女爲之。男子則携茶具。挈孺子。相聚於樹林之下。紫陰掩映。細語喁喁。不啻羲皇以上人也。日本雖雄視東瀛。要不能使之隸入版圖。則以累世效職。貢受正朔。藉中朝之威靈。作東海之藩服。以迄於今。自日本用兵臺灣。意爲琉球間罪生番。明目張膽。遂以琉球爲內屬。通國之人。皆謂琉球向已臣服日本。列於屏藩。而其入貢於中國也。則不過二三百餘年間耳。此言也。未知其所自來。如謂出自日本史冊。則實有大謬不然者。彼謂唐開元二十三年。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七年。琉球已納稅貢於日本。日人測量琉球海面淺深。建立石牌。今按此言實由杜撰。攷大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壽三年秋。僧圓珍附唐商欽良輝船赴唐。路遭颶風。漂至琉球。遙見數十人執戈矛立岸上。良輝哀號曰。我等將爲琉球所噬。若何。圓珍祈佛。忽得東南風。獲免。按其時爲唐宣宗大中

七年。相距彼言納貢之時一百十八年。日本人應與之久相稔熟。何以祈佛求免。一若從未相通者耶。此其可疑者一也。測量海道。誌其淺深。此泰西諸國立約通商之後。航海舟師。方傳此法。在唐千餘年前。何得有此。蓋偽造之言。一時流露於不自覺。此其可疑者二也。彼謂明正統六年日本花園天皇嘉吉元年。薩摩將軍統兵征討高麗。借糧於琉球。又謂萬曆三十七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四年。以琉球國土。薩摩將軍徵其地稅。歲貢米千石。定律十有五條。此說亦殊荒謬。而事非無因。考大日本史。薩摩人河邊通綱。垂賴朝旨日本。亡匿鬼界島中。琉球別名。後鳥羽天皇文治四年。即宋淳熙十三年。遣兵擊鬼界島降之。此為琉球始通日本之証。至日本會取琉球。亦見於變。慶長十四年。義久或作鳥津家久取琉球。然十六年即書琉球入貢。則其立即釋歸可知矣。若其要立條約。亦事之所或有。要不能如是之苛細也。考大日本史云。及足利氏執兵權。琉球遣使貢方物。自後以時來貢。薩摩島津氏世掌接伴云。此即彼所謂日本王將琉球封薩摩將軍者也。將軍當作藩侯譯誤不知世掌接伴。不過職貢之年。使臣入境中。彼為之接伴耳。日史記載甚明。豈得妄云以國土界之也哉。納米千石。蓋即入貢禮物。琉球地瘠民貧。別無所產也。定律十五條。如彼所云殊不足據。

又嘗考之日本別史。琉球一名阿兒奈人島。居海島之中。東西狹。南北長。距薩摩南二百里許。其俗以鈔掠爲事。世以爲啖人之國。相傳其始爲天孫氏。當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卽唐元宗天寶十二年。使臣藤原自中國回。漂流琉球。候風十餘日。得南風而發。是則日本之通於琉球。實後於我國矣。日史又云。長寬承安間。卽中國宋孝宗時。十二島中內屬者五。不屬者七。嗣有叛人逃匿島中。乃率師討之。以懾服島人。掠一人而還。於是歲納絹百匹。足利氏立始貢方物。考足利爲上將軍。蓋在元季明初。其時琉球久爲我國貢獻之邦。然則琉球之在日本。地雖相接。而會朝聘問。反在中國之後。今據其史冊稽之。班班具在。夫豈能與我爭哉。且其可辨者。殊不止於是也。自明以來。琉球臣服中朝。極爲恭順。入貢有定期。立王有勅封。豈三百餘年來。日本如贖如聾。毫無聞知耶。其可笑一也。日本未與泰西諸國通商之先。琉球已與西人往來。英國牧師波白。於道光末年。至彼國公使之請。而成和議。其所定條款兩端。未嘗一字及琉球。載在盟府。人所共見。乃遂以此指琉球爲日本屬地。掩耳盜鈴。其可笑二也。向時日人曾著論刊之日報曰。我國以琉球航海之人。遭風被戕。爲台灣生番所害。遂興師旅。往征台灣。究未知琉球或屬日本。或屬中國。未有明文。

據琉球人云。事明朝如父。事日本如母。或云琉球所屬豈有一定。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耳。考日本史籍。琉球於上世卽屬日本。但近代以來。不過入貢土物耳。非臣服也。而其中朝則列於屏藩。世受冊封。稱爲貢猷之邦。共球之國。然則東瀛日報。出諸口人之口。所云尙如此。何況其他。遠徵之前事。旣如彼。近証之人言。又如此。琉球之屬於中國也明矣。要之據理而言。琉球自可爲兩屬之國。旣附本朝。又貢日本。今考日本國史。於琉球入貢年月。釐然可考。然要不過與渤海三韓新羅百濟同列於外諸侯而已。又烏得藉口於奉藩納土。比於內諸侯一例。而遽滅其國。俘其王。兼併其地。夷而爲縣哉。日本史官所記載。在明治紀元以前。皆信而可徵。源光大日本史。成於我朝康熙九年。卽日本後西天皇寬文十年。其時相距慶長十四年。已六十二載。乃猶列琉球於外國列傳。則可知琉球爲自立之國矣。蓋琉球之於日本。不過盟聘往還。貢猷不絕而已。即使叢穢彈丸。弱小不能自強。亦當相與共保之。俾得守其千餘年自立之國。斯乃所以聯唇齒而固屏藩之義。今反翦滅而傾覆之。狡詐彌縫。囁嚅掩飾。以便其私。將以此欺天下乎。而天下不任受其欺也。將以此誑鄰國乎。而鄰國不任受其誑也。嗚呼。彼作僞者。曷不卽將其國史而一考之也哉。

附琉球入貢日本考

明景泰二年。日本後花園天皇寶德三年。耶穌一千四百五十一年。琉球遣使來。明萬曆十一年。日本正親町皇天正十一年。耶穌一千五百八十三年。琉球入貢。明萬曆三十九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六年。耶穌一千六百十一年。琉球入貢。中朝順治六年。日本後光明天皇慶安二年。耶穌一千六百四十九年。琉球入貢。中朝順治十年。日本後光明天皇承應二年。耶穌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琉球入貢。中朝康熙十年。日本靈天皇帝寬文十一年。耶穌一千六百七十一年。琉球入貢。中朝康熙二十一年。日本靈元天皇天和二年。耶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琉球入貢。中朝康熙五十二年。日本中御門天皇正德四年。耶穌一千七百十四年。琉球入貢。中朝康熙五十七年。日本中御門天皇享保三年。耶穌一千七百十八年。琉球入貢。中朝乾隆十七年。日本桃源天皇寬延元年。耶穌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琉球入貢。中朝乾隆二十九年。日本桃源天皇寶歷二年。耶穌一千七百五十二年。琉球入貢。中朝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後櫻町天皇明和二年。耶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琉球入貢。中朝乾隆五十四年。日本光格天皇寬政二年。耶穌一千七百九十年。琉球入貢。中朝嘉慶元年。日

本光格天皇寬政八年。耶穌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琉球入貢。中朝嘉慶十一年。日本光格天皇文化三年。耶穌一千八百六年。琉球入貢。中朝道光十二年。日本仁孝天皇天保三年。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琉球入貢。中朝道光二十二年。日本仁孝天皇天保十三年。耶穌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琉球入貢。

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

王韜

嗚呼。海外萬國。星羅棋布。各謀其私。大制小。強陵弱。奪人之國。戕人之君。無處無之。雖有公法。徒爲具文。日本之滅琉球。夷而爲縣。泰西諸邦。通商於其國中者。無一仗義執言。秉公論斷於其際。而反從中袒庇。隨聲附和。助其流而揚其波。日人亦復亟以辨論喋喋。幾於唇焦舌敝。此無他。理不足則言有餘也。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取亂侮亡。國之至計也。琉球弱小。而密邇於日。日人以其不能自立。從而滅之。以恢廓我疆土。開拓我版圖。誰曰不宜。即使異日者。史官秉筆而書之曰。日人滅琉球。日人亦毋容辭也。不有廢滅。其何以興。不有併兼。其何能大。往者東南洋諸島國。孰非爲中朝之藩屬。登王會之圖。而預共球之列者哉。歐洲諸國東來。蠶食鯨吞。靡或有遺。中朝未聞其遣一介行人。而往問之也。誠以天下事何常之有。強則爲我所

欲爲而已。今日取琉球。明日取朝鮮。後日取越南。復至暹羅緬甸。次第翦除。亦視我之兵力何如耳。不然者。新羅百濟三韓。孰非國耶。而今何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日人之所以滅琉球也。恐他日日人之所滅。不止於一琉球。亦未可知也。我甚惜日人之不能以此爲對也。乃必強辨之曰。琉球爲我屬國。即此一言。已不能自解於中國矣。琉球屬日本。獨不屬中國乎。日人可以屬國之故而取琉球。中國獨不可取之乎。日本取之。而中國欲復之。日本則俘其王。毀其國。分裂其土宇。中國而欲復其君。反其地。撫輯其民人。此二者孰是孰非。孰曲孰直。世必有能辨之者。日人大規文彥字曰復軒。創始經營琉球者也。其作琉球新誌。自序云。琉球渺乎南洋一島國耳。雖併其大小數十嶼而爲一域。要不足以爲獨立國。固久爲我國之附庸矣。朱明以還。修聘於漢土。受其冊封。稱中山王。蓋其聘於中國。則奉中國正朔。朝於日本。則用日本年號。一邦兩屬。未知其爲誰屏藩也。是以名分稱呼之際。有疑其當否者焉。余請舉十證以辯之。夫琉球之爲國也。論其地勢。則自日本九州山脈之起伏綿亘。而迸走於南海。一覽地圖。瞭然可辨。其證一。論其開關。上古天祖神孫。關西南諸島者。既已併入其區域。考古史而可知也。其證二。論其種類。則邦人與中國及無來由。

所異者在鬚髯之濃美。與鼻之高。頰之匾。而琉人骨格容貌。宛然與我同種。其證三。論其言語。則每音單呼。無復平上去入。而平時所說。與我古方言之存者相合。其證四。論其文字。則雖一二長吏用漢文。至民間應酬。率皆用我國字。且觀其善和歌。可知其性情與我相同。其證五。其政體則所立官號。雖倣中華。然親雲上親方等名稱。呼皆同日本。而立制亦用我世祿之法。其證六。論保衛。則每值其國治亂。我朝饋金穀遣兵卒以濟之。若中國則越人肥瘠。殊不相顧。其證七。論歸化。則在推古天皇朝。南海諸島。早已服我皇威。而中國則隋攻之不屈。元侵之不從。直至朱明之時。治奉正朔。是其服從自有先後。其證八。論征伐。則永萬中源爲朝取之。慶長中島津家久服之。中國則徒以一封書爲之招諭焉耳。其證九。至論王統。則所謂舜天。卽我鎮西八郎之裔。而奕世綿綿。以至今日。其證十。此十證者。彼自以爲確然可信者矣。抑知皆一人之私論而已。其言又曰。又況日本既敕爲藩國。華族授以一等官。則名稱位號。確然一定。無復容疑。嗚呼。卽此一言。可破十證之謬。蓋至是始爲內藩。始稱華族。則前此爲兩屬之國無疑矣。是則日人安得辭滅國之咎哉。正可返而自思矣。

越南通商禦侮說

王 韜

越南自經法取嘉定六省之後。隸於版圖。視同屬地。駐重官。置戍兵。極意經營。歐洲船舶東來。恃爲外府。越人曾於拿破崙朝遣使請還地。法王一笑置之。旋又簡發大員西往索地。不知越在今日。惟有與泰西諸國通商結好耳。蓋事實因時而達變。道在取法以自強。越南開國數千百年。文物聲明。夙爲東南洋諸島國弁冕。地雖瀕海。而境土則毘連華夏。山州修阻。丁戶殷繁。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與各島之孤懸海中者。形勢迥別。兵革之事。夙昔講求。雖船艦鎗炮。不及泰西各國之堅利。而廣南灣一隅。言防守者倚爲天塹。其地海形爲半月。海水趨灣。其勢甚急。海船溜入灣內。無西風不能外出。西商夾板至此。爲之惕然。而今昔異情。強弱異勢。所以爲自保者。尤不可不亟亟也。東南洋諸島國。向時皆隸王會之圖。航海梯山。歲勤職貢。共球畢集。琛寶遠來。幾於史不絕書。至今日而翦滅併兼。皆爲歐洲諸國東道之逆旅。惟越南與暹羅緬甸三國。鼎峙而稱雄。南掌雖倖存。然不過彈丸片土。無足繫於輕重。顧邇來緬甸之北古。已割爲英人埔頭。雖修好言和。猶眈虎視。越南則已以西貢六省割喪。而其心猶未厭也。法人之在越南。無殊虎狼屯於階陛。其中詐力傾軋。殊費防維。意計所至。不可測度。前又窺伺唐外。規取順化。而商人貿易直達乎東京。其志實不在

小然則越南將聽其自然。束手坐待乎。勢處今日。要當速爲自保計。則惟曰通商以禦侮而已。泰西諸國以越南瀕海繁盛。舟楫利便。未嘗不動其欣羨。所以未遽來者。以越南素不與諸國通商。而法若私據以爲己有。一旦接踵而至。未免撻其所忌。曩者普法之戰。普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爲東道主。以戰艦水師。不足比肩於法而中止。故法之得越南。亦歐洲諸國之所嫉也。今欲絕法國之覬覦。則莫如與歐洲諸國通商。而求中國爲之介紹。蓋越南固我中朝之屬國也。以分言則屏藩。以勢言則唇齒也。越南一旦果爲法之所有。則川滇亦在可虞。以泰西之事例言之。英以並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豈堂堂天朝。而不能庇一越南也哉。卽揆之於萬國公法。亦勢在必爭者也。時平則歲享其貢獻。勢急則局外置之。在天朝當不其然。今可遣使人請。事下總理衙門。與歐洲列國公使酌商。嗣後各國通商。互相保衛。以明泰西各國。不以滅人之國爲己利。立約要言。藏之盟府。其說若行。則法必有顧忌。而不敢妄動。然後我勵精圖治。振作有爲。製鎗礮。造舟艦。練兵旅。舉賢才。學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若夫越南貿易於各處。其法亦當稍爲變通。貿易一道。亦惟是通有無。濟緩急。平貴賤。今越南之至外經營者。出賤而進貴。所耗無算。每

易爲人所蒙。卽就香港一隅觀之。可知已。今莫如設行市於香港。循港商之例。自爲販鬻。并不必假手於他人。至於採辦機器火器。以供國家之用者。亦惟於港爲便。無論國中境外。有明於泰西情形。其才足以興利除弊者。不防破格簡用。藉試其所言。昔年美國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頭。當時亦僅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以爲當與泰西諸國通商。不必以一國爲限。而美國遂不得獨奪其利。英人之始通商於我中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隱有德色。而天朝一視同仁。凡有來者。悉爲牢籠羈縻之。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此二事者。皆其明驗較著者也。設使越南當日既與法人言和。而泰西諸國。皆與之禮義相接。貨賄相通。開關除禁。以示無外。法雖狡當不敢逞。雖然。及今而爲之。猶未遲也。今日者。幸值法之厭兵。無意於遂遠志。而騁外圖。諸國亦非與之甚睦。不能崛起於歐洲之間。獨持牛耳。越南誠能與諸國通商。則其舉動有違背乎公法者。諸國必群起而議之矣。聞法之得西貢。雖曰外府。實則石田也。地方所出。不足以供其設官養兵諸費。法人自其國中。歲撥二十萬金以濟之。一二年來。法國帑藏竭蹶。主國是者。方且有捐棄珠崖之議。以爵紳拒之。說遂不行。若諸國既來通商。侵其利權。則彼將無所售其詐矣。又何足患哉。故通商可以禦侮。越南今日之

要務。要不外此也。

越南當親法自存

王韜

越南一國。向亦閉關自守。歐洲諸國東來。東南洋諸島國。已盡爲其通商口岸。翦滅併吞。靡有或遺。而越南境土。毘連。甚爲密邇。乃屹然獨峙。莫之敢犯。向年曾設計焚洋人夾板師船。片帆不返。至諸國過海南灣者。相戒動色。恃其天險。宜若可以自固。然法國覬覦其間。竟以一旅之師。久駐境上。兵連禍結。曠歲積時。終至割其六省之地。與之通商立約。自此而越南之敵國外患日深矣。所割乃越之南土。面臨大海。名曰東埔寨。卽向日真臘之故都也。至此而膏腴盡失。精華不存。越南幾弱矣。然猶可自爲也。夫法之在歐洲。英鷲雄毅之國也。鴟張狼顧。歐洲列邦。且畏之。固何有於越南。此時虎狼屯於階陛。寇戎伏於門庭。越南當如何臥薪嘗胆。勵精圖治。發奮爲雄。乃二十餘年間。宴然如無事。故法得以乘之也。法國通商中土。以西貢爲東道之逆旅。然法之志。固不僅在貿易也。何則彼之物產。販諸歐洲諸國。已利市三倍。初不必遠涉重瀛。特爲壟斷也。其兵船買鯨之無地不至者。蓋務在長駕遠馭。以耀外觀耳。爲越南謀者。謂莫如盡與諸國通商締好。互立盟約。或可藉以禦侮。誠以歐洲諸大

國。素以不滅人國爲尙。一旦有事。可以居間立論。排難解紛。執萬國公法以相周旋。然而以意揣之。恐不能也。越南之受制於法。猶暹羅緬甸之兼轄於英。雖由其外觀之。法嚴而英寬。法暴而英仁。而其處心積慮則一也。法以越南爲己私。猶英以暹羅緬甸爲可獨屬也。然則雖使歐洲列邦。盡與越南結盟好。通貿易。其不能以賓奪主。約束法之所爲。可知也。暹羅緬甸境中。豈無法人。英與有事。一舉一動。法不能問也。易地以處。亦皆然矣。故卽與泰西諸國通商。亦無所裨。事至今日。萬不獲已。惟有盡人以聽天。如曰歐洲爲禮義之邦。行仁而講義。必不輕滅人國。貪其土地。利其人民。則阿洲亞洲美洲。固遍有歐洲人之足跡矣。試問此三洲中。遭其併兼者何限。南洋諸島國。歐洲列邦。實盡之。今所存者。越南與暹羅緬甸。鼎足而爲三。將來之事。難以逆睹。而現在情形。已幾乎岌岌矣。法今欲以駐中兵船。逕取東京。正爲摧枯拉朽。勢必至拱手而讓之也。東京旣割。越境日蹙。而法之慾壑。必猶未鑿也。危亡之形。殆如朝露。而論者猶謂欲禦外侮。莫如亟圖自強。內以治民。外以治兵。振刷精神。以期自保。顧此乃老生之常談。何解於目前之危急。蓋能坐而言起而行者。在乎得人而已。而有時事至於無可如何。國雖有人。終莫能救。戰國時子與氏。其德亞聖也。其才王

佐也。其平日之言曰。湯以七十里而興。文王以百里而王。若可卜之於操券。而及其策五十里之賒。不過曰避地圖存。効死勿去已耳。究無計以免強齊之逼。今日吾欲爲越南謀。亦幾窮於思慮矣。除乞憐仰息於法國外。無能下一箸者。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香港略論

王韜

甫里逸民。東遊粵海。荏苒三年。旅居多暇。勤涉書史。以香港僻在一隅。紀述者罕。於是芻諏故老。延訪遺聞。成香港略論一篇。聊以備荒隅掌故云爾。

香港本南徼瀕海一荒島也。道光癸卯五年。和議成。以島界英。而英始得以港爲屬地。隸入版圖。香港四周。約百餘里。三角羣峰攢聳。英人既定居。闢草萊。墾蕪穢。平隴確。就山之麓。結居構宇。卽其躬環曲折之形。名之曰上環。中環。下環。其境距廣屬之新安九龍以南。約十里。地雖叢爾。稱名頗繁。曰紅香爐峰。曰裙帶路。其西北曰仰船。曰赤柱。其東曰登籠。曰灣仔。而香港其大名也。山上多澗溪。名泉噴溢。活活聲盈耳。味甘冽異常。香港之名。或以此歟。山中產花崗青石最饒。所植多瓜菜。而蔗尤盛。下環有田。略種禾苗。山坡之上。樹木鮮少。以供民樵爨。常被斬伐故也。居民多蛋戶漁

人結茅構廬。栽種圃地。隨時捕魚爲業。魚汛既過。隨而他徙。英人未至之先。爲盜窟。山中有鐵鑊二百餘。列木爲柵。若城堡。英人至。烈而焚之。其土著不盈二千。博胡林一帶。有屋二十餘家。依林傍澗。結構頗雅。相傳自明季避亂至此。蓋自桂藩之竄。耿逆之變。遺民無所歸。遠避鋒鏑。偷息此間。不啻逃於人境之外。此爲跡之最古者矣。至於他所。紀載無聞焉。英人既割此爲外府。創建衙署。設立兵防。其官文有總督。武有總兵。皆有副貳。有臬司。有巡理廳。有輔政司。有政務司。此外有佐理堂。有創例堂。皆所以輔贊總督者也。有量地官。度地建屋。修葺道路。有庫務司。總理港中稅餉。有船政廳。稽司大小船艦出入。臬憲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審之人。十有二員。以習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間所舉公正之紳士。亦得與焉。專在持法嚴明。定案鞫獄。期無妄濫。有錢債衙。專理商民逋欠事。有虧國餉者。亦卽在是衙比追。而民間所有罰款。亦由是衙以歸庫務。有巡捕廳。專管巡丁。港中晝夜有丁役分班巡察。往來如織。有司獄。專管獄囚。一歲中犯案千百。狴犴每至充斥。顧訊鞠之時。不先鞭朴。定案後。以罪之輕重。爲笞之多寡。禁之久暫。有在獄終身不釋者。故刑法鮮死罪。惟海盜在立決例。法所不宥。此外又有官醫。及驗尸官。遇民間自戕。謀死命案。剖腹審視。

以釋疑竇。其設官之繁密如此。下環兩旁多兵房。山半以石室儲火藥甚謹固。最高山頂。建立一旗。專設員弁。俾司瞭望。兵房外環巨炮。逢期演習。分別功賞。餉糈頗厚。足以自給。軍中皆許攜婦人。其所調遣之兵。大抵本港之外。雜以印度黑人。皆以壯健材武者應其選。自山麓至巔。每相距數十武。輒立木柱。繫以鐵線。聯綴比屬。綿亘不斷。是曰電氣通標。用遞警信。頃刻可達。其兵防之周詳爲此。港中之屋。鱗次櫛比。隨山高下。參差如雁戶。華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異爨。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穉。眠食盥浴。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繭。螻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泉脈發自山巔。流至博胡林黃泥涌數處。皆以鐵箆置地中引之。貫注延接。流入各家。華民則每街之旁。建築水石池。以機激之。沛然立至。汲用不窮。於上環建煤氣局。夜間街市燈火。咸以煤氣炷燃。光輝如晝。仰望山巔。燦列若繁星。尤爲可觀。港中無田賦。但計地納稅。量屋徵銀。分四季首月貢之於官。號曰國餉。此外水火悉有輸納。大抵民屋一間。歲必輸以十金。稅亦準是。行鋪倍之。他如權酷徵烟。其餉尤重。妓館悉詣官領牌。按月輸銀。下至艇子與夫。負販傭

監。無不歲給以牌。日徵其課。所謂取之務盡。錙銖算之。幾無遺。纖悉其賦稅之繁。旺
 如此。傳教者。則有監牧。總司教事。而有官教民教之分。官設者。由官給廩祿。支於公
 庫。民設者。或出自商民。或出自公會。雖名稱不同。而其宣傳福音則一也。所建禮拜
 堂四五所。有保羅英華二書院。又有所謂大書院者。皆教子弟肄業。英文。歲不下二
 三百人。此外更立義塾數處。專讀華文。延師課童之費。皆國課頒給。英華書院。則專
 印教中書籍。流播遐邇。另設女書塾二三所。亦以英文為主。特興廢不常。此外崇拜
 天主者。則有羅馬廟。頗極崇闕壯麗。亦於旁室設塾。招童。此則迦特力教也。巴社白
 頭於僻處設禮拜寺。而以柳氏女冑日爲禮拜。此則摩西古教也。其教民之勤懇如
 此。博胡林地處山腰。林樹叢茂。泉水潺潺。英人構別墅其間。爲遣暑消夏之處。此外
 有跑馬場。周約二十餘里。日暮。飈車怒馬。馳騁往來。以爲樂。每歲賽馬其間。多在孟
 春和煦之時。士女娟媚。其集如雲。遠近趨觀。爭相贊羨。總督又創葺園囿一所。廣袤
 百頃。花木崇綺。遊人均得入覽。其游歷之地。咸備又如此。港中華民之寄居者。雖咸
 守英人約束。然仍沿華俗不變。不獨衣冠飲食已也。如崇神佛。則有廟宇。祀祖先。則
 有祭享。正朔時日。無一不準諸內地。元旦亦行拜賀禮。爆竹喧闐。徹於宵旦。令節能

辰歡呼慶賞。每歲中元。設有盂蘭勝會。競麗爭奇。萬金輕於一擲。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樓閣參差。笙歌騰沸。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旁則酒肆連比。以杏花樓爲巨擘。異饌嘉餚。咄嗟可辦。偶遇客來。取之如寄。居是邦者。率以財雄。每脫略禮文。迂嚙道德。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難至粵者。附海舶來。必經香港。遂爲孔道。香港不設關市。無讎察徵索之煩。行賈者樂出其境。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爲之哉。甫里逸民曰。香港一隅。僻懸海外。非若濠鏡之與內邑毘連也。在曩者。獸所窟。盜所藪。山赭石瘠。颺號土惡。人跡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然必俟其息兵講好而後割而畀之。則誠重之也。所以然者。表海裏山。限制中外。斷不可輕以尺寸予外夷也。觀於此而深有感於有明疆事之壞矣。在明中葉。以濠鏡一島畀葡人。大爲失策。以致接踵而來者。有所駐泊居積。自撤屏蔽。而流漸遂至於斯極。當我宣宗成皇帝時。邊防雖弛。國威尙著。伏莽潛蘖。罔敢竊發。外侮旣啓。內難斯作。搶攘廿載。靡有甯處。嗚呼。斯固誰爲爲之也。夫當日菸烟之舉。原未免持之太促。激忿釀變。一發難收。此雖非始議者所及料。然亦不得不任其咎。然則居今日者。將奈何。惟鑒前則後平。惟懼外則內寧。必修

已而後治民。必自強而後睦鄰。

論英斷不棄屬土

王韜

嗚呼。英至今日。誠稱爲極盛矣。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道之常也。英人深懼盛衰。強弱之相爲倚伏。而凡遇一切軍國重事。雍容籌畫。悉以持盈保泰出之。故雖失法之援。逢俄之忌。當普之興。而猶得中立於歐洲。狎主齊盟。高執牛耳。是非懾於英之強也。蓋服乎英之公而正也。春秋之世。齊桓晉文。假仁義以合諸侯。匡天下。誅敵國。以秦楚之雄。卒不敢與之爲難。英其有焉。蓋嘗論之。英立國於海外。其與歐洲列邦。相距有七千餘里。波濤之阻。固非舟楫不能飛渡也。而其鐵甲戰艦。雄視歐洲。水師之精。無敵於天下。是其患在於本國者輕。而患在於屬土者重。然英固遠游行賈之國也。以舟艦相爲聯絡。其屬土之在天下者。幾於棋布星羅。今請得而羅舉之。日巴拉大。則在西班牙境中。而扼地中海之門戶。英人築堅城於磐石上。建炮台。厚設營兵。已百七十年矣。亞丁。紅海之咽喉也。英亦以爲重鎮。峇朴哥羅尼。扼阿非加利一洲之要。好望角。尤其衝。其形勢之雄。稱於今古。錫蘭一島。雖附印度。而突出海濱。足以制勝。五印度之地。幾盡爲英國所奄有。其中雖有土王。亦僅守府而已。東南洋諸

島中。則檳榔嶼。新嘉坡。皆膏腴沃壤也。而澳大利亞。土地尤廣。稱爲金穴。亞美利加一洲。今雖僅據北隅。而魚皮之利無窮。蓋由英而達粵。其所屬之土。幾於相接。四大洲中。無不有其屬土所在。斯真可謂勤遠畧而善經營者矣。况英貿易之舟。無處不至。以商力佐其兵力。一有軍事。同仇敵愾。無不可用。夫豈有鞭長莫及之虞哉。英人之謀棄屬土者。以每歲度支所耗無算也。此真淺者之見也。且其所謂棄者。欲使如昔年之美邦。能自爲保衛。自爲開墾。而卽自爲立國。不必賴英之庇。然此之謂自棄其民。非謀國遠猷所宜出也。宜乎其相臣棣士理利之言。深謀遠見。爲不可及也。其意在與各國屬土。歡樂與共。憂患相同。無事則共享昇平。有事則相爲聯絡。國內有患。不獨勤王之師。可以各處雲集。得以有恃而無恐。而亦使各屬土。扼要自守。絕吭拊背。俾敵國商船師艦。不得出入。卽可制其死命。嗚呼。截之以水師。聯之以戰船。首尾相助。遠近相應。則本國與屬土。幾無殊唇齒輔車之勢。而何爲出於輕棄哉。不知此但言其常也。而未言其變也。言其盛也。而未言其衰也。言其強也。而未言其弱也。善變者天心。善應者人事。又安能慮及千百年之後哉。

日本國統志一

黃遵憲

外史氏曰。環地球而居者。國以百數十計。有國卽有民。有民卽有君。而此百數十國。有一人專制。稱爲君主者。有庶人議政。稱爲民主者。有上與下分任事權。稱爲君民共主者。民主之位。與賢不與子。或數年一易。或數十年一易。無所謂統也。君民共主。或傳賢。或傳子。君不得私有其國。亦無所謂統也。一王崛起。奕葉繩武。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故夫君主之國。有傳之數世者焉。有傳之數十世者焉。如商之歷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若夫傳世百二十。歷歲二千餘。一姓相承。綿綿延延。而弗墜統緒者。其唯日本乎。自神武肇基。洎今皇嗣位。賢主令辟。史不絕書。雖其間女帝乘權。歷世十一。覬覦僭竊。不謂無人。然卒未有挈神器而移之外家。傳之異姓。授之嬖寵者。七鬯不驚。宗社如故。可不謂奇歟。將軍擅權。此起彼仆。至有進陪臣而執國命。起奴僕而稱人主者。當時之君。如周之東。僅擁虛位。乃至設監置戍。供億匱乏。求爲編戶細民而不可得。然歷年七百。卒無人焉。犯不韙而干大命者。太阿下移。玉步未改。斯又奇矣。霸政久竊。民心積厭。外侮紛乘。內訌交作。於是二三豪傑。乘時而起。覆幕府而尊王室。舉諸侯封建之權。拱手而歸之上。卒以成王政復古之功。國家維新之治。蒙泉剝果。勃然復興。又一奇也。且夫物極必反。事窮必變。以一綫相延。

之統。屢蹶而復振。宜乎劍璽之傳。與天壤無窮矣。然而近日民心。漸染西法。竟有倡民權自由之說者。中興之初。曾有萬機決於公論之詔。而百姓執此說以要君。遂聯名上書。環闕陳訴。請開國會而伸民權。而國家僅以遲遲有待約之。終不能深閉固絕而不許。前此已開府縣會矣。竊計十年之間。必又開國會也。嗟夫。以二千五百餘歲君主之國。自今以往。或變而爲共主。或竟變爲民主。時會所迫。莫知其然。雖有智者。非敢議矣。作國統志。

天地未闢。有神立於高天原。曰天御中主尊。曰高皇產靈尊。曰神皇產靈尊。是爲造化之祖。曰可美葦牙彥舅尊。曰天常立尊。斯時有物如浮脂。生空中。遂化生國常立尊。豐斟淳尊。是爲獨化之神七。由是而有混土黃尊。沙土黃尊。次曰角檝尊。曰活檝尊。次曰大戶之道尊。曰大苦邊尊。次曰面足尊。曰惶根尊。次曰伊弉諾尊。曰伊弉册尊。是爲耦生之神八。自國常立尊至諸册二尊謂之天神。代諸册。以天瓊矛下探滄溟。鋒鏑凝結。成礮馭廬島。餘島皆潮沫所凝者。先以淡路洲爲胞。旋生八大洲。因奉天祖命降居。見脊令相交。逐悟婚媾。生大日靈尊。素戔嗚尊。及國土諸神。大日靈尊。號天照太神。以素戔嗚尊子爲嗣。是爲天穗耳尊。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太神使瓊瓊杵尊統治中

州。勅諸神為輔。賜之八咫鏡。曰。此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吾子孫。永王斯地。視此鏡猶我寶祚。與天壤無窮。又副葦雲劍。與入坡瓊曲玉。三者遂為傳國之重器。於是營宮日向國。生彥火火出見。五百歲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自太神至此五世謂之地

神五 尊生日本盤余彥尊。是為神武天皇。源*國作大日本史賴襄作日本政紀均斷自神武學

史體應爾惟日本所重傳國三器實託始於此余讀神代京蓋賴唐人小說以地為胎生以神為物化其奇誕不可思議然盤去開天女過擄十萬國同然有不足怪者余於撮其大概過而存之 神武踐

位。起日向國。率師東征。討平長髓彥及八十梟賊。開山林。營宮室。遂遷都位於大和

之橿原。先是神武在日向會皇族議曰我祖宗僻居西陲運屬草昧四方未霑王化遂使臣有君村有長各相陵轢莫能統一吾聞東方有美地山岳四周足以恢擴大業有饒速日命者率我祖支屬為長髓

彥所推吾將掃蕩之於是經營四方卒降饒速日命七年而成帝業 國號秋津洲。命大臣主祭祀。掌朝政。論功行賞。遺諸臣任

國。造縣主。立靈時。祀皇祖天神。在位七十六年崩。傳綏靖。諱神守名川耳 安寧。諱磯城津

在位三十八年 懿德。諱大日本彥根友 孝昭。諱觀松彥香植稻 孝安。諱日本足彥國押 孝靈。諱大日本根子彥

年 孝元。諱大日本根子彥國 開化。諱雅日本根子彥太 凡八世。皆垂拱深默。無為而化。相傳孝

靈時。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來居熊野浦。自神武至開化凡九百五十年

崇神天皇。諱御間城八 開化第二子。即位之元年。當漢武皇帝天漢四年也。崇重神道。

奉神器於大和笠緋邑。遣使將兵巡察北陸東海。西國丹波。校戶口。課男女。調役造

舟船開溝瀆。在位六十八年。號曰御肇國天皇。梁書言日本自稱爲吳秦伯後相傳亦稱爲徐福後彼國紀載本以此爲榮其後學者漸染宋

學喜言國體寬文中作日本通鑑源光國駁議曰謂秦伯後是以我爲附庸國也遂削之賴襄作政紀并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余謂秦伯之後本無所據殆以日本斷髮文身俗類句吳故有此訛傳歟至徐福之事見於三國志後漢書倭國傳意必建武通使時其使臣自言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宮闕員嶠方壺蓋卽爲今日本地君房方十習聞其說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禱詞以自沈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歟其徒黨歟至日本稱神武開基蓋當周未然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無事足紀或者神武亦迫王之詞乎未可知也子垂仁天皇嗣諱活目八彥遷天照太神廟於伊勢度會使皇女爲

齋主始以兵器爲祭幣禁殉葬代以土偶。在位九十九年。子景行天皇嗣。諱大足彥帝親征叛臣熊襲於筑紫命皇子日本武尊征蝦夷遣使巡察東北諸國疆土日拓始

分封皇子於美濃。在位六十一年。子成務天皇嗣。諱稚始界山河分國縣國郡置造

長縣邑置稻置始置大臣。在位六十年。仲哀天皇嗣。諱足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

也。始置大連。親征熊襲卒於軍。在位九年。皇后氣長足姬攝位。是爲神功皇后。后爲

男粧。率師渡海征新羅降之。高麗百濟皆歸款。後遂遣使於魏。初仲哀討熊襲有神告后

帝先征之熊襲不討自服后以諫帝帝不從戰失利舉崩后遂發師航海祝曰吾奉天神言越海遠征苟捷有功則波臣當手梳髮分爲二浴於海如其言遂結兩髮如男子親執巨弩至新羅新羅主面縛降后取賀子

申盟約徵金帛八十艘而旋後爲歲貢額自征新羅還至筑紫生子名譽田別世稱爲胎中天皇。初后有娠十月

矣取石挾屢祝

曰凱還生於
如茲後所言庶子麤坂忍熊舉兵要后后擊滅之羣臣奉后踐祚在位六十九年子應

神嗣位年七十矣應神在位四十三年百濟秀士王仁獻論語于文始傳儒教遣使

於吳始得織縫工女愛少子稚郎子立為太子及帝崩固讓於兄大鷦鷯兄避位三

年稚郎子遂自殺兄乃即位是為仁德天皇徵百濟新羅貢討蝦夷國富刑簡在位

八十七年崩仲皇子謀弑太子太子命弟瑞齒別誅之太子即位為履中天皇諱去來穗

別始置史官在位六年以弟瑞齒別有討仲皇子功立為太子即反正天皇反正

位六年崩無子羣臣議迎允恭立之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反正弟允恭天皇在位四十二年始定姓

氏會內外百官詛盟毋許詐冒皇太子木梨輕淫亂通同母弟妹謀毒帝不果人心

屬皇三子穴穗太子又謀去之不克乃自殺穴穗立是為安康天皇在位三年眉輪

王刺殺之初帝殺大草香皇子取其妃立為后后為妃時已生子眉輪王至七歲帝語后曰朕雖愛爾獨眉輪介於心耳眉輪遂伺帝醉臥刺殺之皇弟大泊瀨幼武勒

兵誅眉輪并殺市邊皇子而自立是為雄略天皇令諸國種桑勅后妃躬桑從吳人

得漢織吳織世稱其雄武然性淫好殺奪任那守臣吉備田狹妻致田狹背叛在位

二十三年子清宵天皇嗣諱白髮廣武國押雅日本根子遣臣巡察風俗親錄囚徒在位五年無子以

履中孫市邊皇子億計為皇太子宏計為皇子初雄略衛安康之愛市邊故射殺之市邊二子奉之姓名滿洩於播曰億計曰宏計其來臣

摩國可宿其家察知之馳奏帝喜遂迎立之帝崩。億計讓位於宏計。宏計不從。於是太子姑飯豐皇女垂簾聽

政。飯豐薨。宏計始即位。是為顯宗天皇。在位三年。以同母兄億計為儲君。即仁賢太

皇。二帝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躬節儉。省賦役。比歲豐稔。粟斛值銀錢一文。戶口滋

殖。吏民安業。仁賢在位十一年。子武烈天皇嗣。諱小泊瀨帝聽決獄訟。摘伏如神。而性

嗜殺。嘗使人緣木。親射墜為笑樂。施刑。至劊孕婦。解指爪使掘物。橫征暴斂。國人苦

之。在位八年無嗣。自崇神至武烈凡十

繼體天皇。諱男大迹應神帝五世孫羣。下自近江迎立。徵五經博士段揚爾於百濟。平任那百濟之

爭。在位二十七年。子安閑天皇嗣。諱勾大兄在位一年。弟宣化天皇嗣。諱武小廣在位四年。

兄欽明天皇立。諱天國押開廣庭繼體嫡子。在位三十二年。新羅滅任那。帝命伐新羅。援百濟。始傳

佛教。及醫卜。歷算諸學於百濟。子敏達天皇嗣。諱序中倉大珠敷。在位十四年。弟用明天皇嗣。

豐日。諱橋在位二年。弟崇峻天皇嗣。諱泊瀨部皆欽明子。兄弟相及。自佛法來。蘇我氏父子倡議

崇之。馬子信佛益深。專政亦益橫。帝欲除之。馬子遂弑帝。帝在位五年。皇子厩戶以

信佛故置不問。初繼體時佛教始來大臣蘇我稻日信之大連物部尾與中臣鎌子日不可拜著神而青

國神帝命稻日試禮之至敏達帝會疫人以佛為崇毀佛像稻日子馬子泣請於帝帝手

詔曰汝獨行之勿使他人慕倣用明即位蘇我氏出也帝不豫皇厩戶素奉佛晝夜祈請口誦三寶不絕聲

帝曰朕亦欲皈依三寶佛教漸盛行及崇峻立馬之專政益厲橫帝惡之或獻豬帝指曰何時殺朕所惡者如

此豬馬子開之大懼遂使東漢駱弼帝既戶亦知其謀附而哭曰此過去報也卒隱忍不討賊推古天皇諱豐食欽明第九女用明同母妹也嗣

位即立厩戶為太子立二十九年卒使攝政治建佛寺用歷日定冠位十二階智各分大小定

憲法十七條救撰天皇紀國記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百八十部始置僧官遣使通於

隋命諸王諸臣著習樂在位三十六年舒明天皇立諱田村敏達孫遣使於唐始定斗升

斤兩置將軍討蝦夷在位十三年皇后皇極齊明天皇位即諱天豐財重日足媛稱實皇女先是推古

時蘇我蝦夷以外家故繼父馬子為大臣專大權及是蝦夷子入鹿代父行大臣事

遂謀廢帝伏誅蝦夷亦自殺帝立子古人大兄為皇嗣其母蘇我氏也時蝦夷日僧橫起宮室擬宮

潛謀匡濟察中大兄皇子可以有為帝結之託受經於南淵氏同議車中入史與蘇我氏族倉山田麻呂結婚

會韓使來聘帝御殿入鹿侍中大兄戒守門者銷絕出入自執長槍隱戶側鎌足持弓矢從焉又使人藏二劍

貢櫃中倉山田讀表將盡沈汗聲頓皇直入刺入鹿肩入鹿攀御座乞哀皇曰入鹿剪滅宗室陰謀不

軌臣等謹為宗廟誅逆臣帝起避之既伏誅以席覆尸授蝦夷皇一旋將兵討蝦夷蝦夷悉焚圖書珍寶自殺

自馬子弒崇帝在位四年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讓皇弟輕輕讓於古人大兄古入

固辭薙髮遁吉野後卒謀叛伏誅輕即位為孝德天皇諱天萬豐日稱輕始立年號尊皇極

齊明曰皇祖尊立姪中大兄為皇太子使輔政罷大連始置左右大臣及內臣造戶

籍定國界置國司制班田收授法禁兼并行租庸調法蠲市司津濟稅觀射儀定禮

法制冠服改增官位十九階置八省百官好儒崇佛不重神道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大化曰白雉

太子奉母踐祚。皇極齊明天皇復即位。伐蝦夷。置郡領。遣兵救百濟。親至筑紫。崩於

行宮。在位七年。自繼體至皇極齊明復辟凡十二世一百五十五年

天智天皇。

諱中大兄

服喪六年始即位。遷都於近江滋賀。設學校。定典禮。制刑書。改增官

位為二十六階。始置漏刻鐘鼓。定十陵。隨世次遞除。後世以帝為中興之祖。因奉為

百世不除之陵。時唐滅百濟。舉兵援之。不克。分置百濟來歸民於諸國。賜內大臣鎌

足姓藤原。鎌足薨。帝親臨弔問。在位四年。大友皇子嗣。初天智疾甚。欲傳位於同母

弟大海人。大友時為大政大臣。期自立。令以疾辭。大海人即於省中佛殿薙髮為僧。

入葛野。及即位。大海人舉兵叛。帝屢戰不克。遂敗死。在位僅九月。明治三年追贈為安文天皇大海

人自立。是為天武天皇。諱天淳中原瀛真人小名大海人好佛敬神。建占星臺。置兵政司。行大射禮。詔諸

國習陣法。定律令式。撰帝紀及上古遺事。鑄銀錢。定服色。定禁式九十二章。定臣民

氏族為八等。更爵位號。增加階級。定諸臣子弟及蕃人任進格數。免百姓課役。禮儀

法制。彬彬大備。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白鳳曰朱鳥皇后持統天皇立。諱高天原廣野天智女母蘇我達智娘奉皇太子

草壁稱制三年。太子薨。乃即位。崇尚儒術。頒新令二十二卷。點全國正丁四分之一

習武。始置女官。賜皇女內親王號。授內命婦等位階。詔諸國勸植桑。苧。梨。栗。蕪。菁。在

位八年。傳位皇太孫。始稱太上天皇。文武天皇嗣。諱珂瑠草壁太子母元明始釋奠於大學寮。定答

法。停賜位冠。易以位記。頒新律度量。禁游手博戲民。獎孝順。舉賢良。方正士。詔諸國

兵士分十番。每番教習十日。始以親王知太政官事。列在左右大臣上。持統太上天

皇崩。始用火葬。文武在位十一年崩。改元二曰大寶曰慶雲遺詔舉哀三日。凶服一日。太后元明

天皇卽位。諱阿閉天智第四女母蘇我姬娘配草壁皇子生文武元正二帝置鎮東將軍。征夷將軍。分討陸奧蝦夷。割十二

郡為出羽國。遷都於平城。廢銀錢。製銅錢。文曰和銅開珍詔諸國作風土記。詔百姓背本貫

規避課役。踰三月者。卽土斷輸調庸。又詔諸國郡司治殿最為三等。致流亡十人以

上者解任。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和銅禪位於皇女冰高內親王。是為元正天皇。尊元明為太

上天皇。詔郡司恤民隱。教民耕陸地。課諸國關田疇。屢免田租。始置按察司巡諸道。

詔求直言。勅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修律令。在位十年。改元一曰靈龜曰養老立文武子美麻斯

為皇太子。遂禪位。是為聖武天皇。母夫人藤原氏右大臣不比等女鎌足孫女初元正時。以不比等為太政

大臣。固辭不拜。及擊武。又立其女為皇后。生女阿倍內親王。立為皇太子。於是藤原

氏始盛。帝始置畿內總管諸道鎮撫使。設施藥院。令民有力者。用瓦葺屋。醉心佛法。

建七層堂。置國分寺。任僧元昉。盡惑太后及皇后醜行無忌。又令元昉圖姦太宰少

貳藤原廣嗣妻廣嗣憤甚。因謀反。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二曰神禪位皇女。落髮受戒。自

稱三寶奴。天皇為僧。始此。阿倍內親王立。是為稱德。孝謙天皇。好佛無度。竭民力以

建寺養僧。嘗集僧一萬設齋。會百官。藤原仲滿以美姿容見寵。遂由大納言為紫微

內相。又聽其譖廢皇太子。天武孫聖武而立大炊王。忌宗室。大臣多遭殺戮。在位十年。

改元二曰天平勝禪位於大炊皇。舍人親王子母夫人當麻氏自為上皇。上皇猶專政。賜。仲

滿姓名惠美押勝。尋以寵僧道鏡為大臣。禪師押富妬嫉。遂幽上皇謀反。伏誅。上皇

因廢帝。幽之淡路。帝在位六年。逾歲見迫。薨。帝以上皇龍道鏡屢以為言。上皇遂遣兵圍中宮院

遂幽之。踰歲。踰垣逃為追兵所獲。明日遂薨。上皇祝髮再臨朝。以道鏡為法王。位在正一位上。令百官朝賀。將

讓位。臣下託神語而止。道鏡出入乘鸞輿。服食擬王者。政無巨細皆收決。弟官大納言一門叙五位者

和氣清麻呂於宇佐。廟詔之曰。朕昨有夢。汝宜往受神諭。臨發道鏡召見。悚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將豐永

曰。子此行所係極大。道鏡得天位。當與子從。伯夷游耳。清麻呂曰。吾死生以之。使還奏神語曰。我國家唯神承

緒。敢萌非望者。速加誅戮。道鏡大怒。奪其官位。姓名流之於大隅。在位六年。改元二曰天平神道鏡進異味。遂得疾不起。右大

辦藤原百川等定策。迎立天智孫白壁王為帝。孝謙在位時。嘗行釋奠禮。令天下藏

孝經一本。自天智至孝謙。復辟凡十一世。百有三年。

光仁天皇。諱白壁。父施基。皇子母紀氏即位。首貶道鏡。定常平倉。省官員。裁冗兵。患京官祿薄。割諸

卷六十一 外史二 十九 上海官書局印

國公廨四分一。以益其俸。屢免田租。令藤原小黒麻呂討蝦夷。承凋敝之餘。治稱中興。在位十二年。改元二曰實龜曰天應。禪位皇長子山部。是為桓武天皇。母夫人高野氏。裁內外冗官。省

官司。廢三關。罷造宮職。禁私建寺。私捨田。禁王臣及寺家專山林藪澤利。專務養民。

又詔學士學漢音。置勸學田。頒令格四十五條。命坂上田村麻呂數討蝦夷。疆宇日

廓。蝦夷為日本別種。即土人。日本呼為毛人。其音同委奴。古所謂長鬚國者也。日本開國自西而東。崇神日

本武皆刀征經營。逐之以威。其來朝者或賜宴授官。以要之。然卒叛服不常。陸奧以北盡蝦夷地。和銅初

置出羽國神龜間。又置陸奥鎮守府。皆以備邊。猶屢戕邊民。及吏至。光仁帝發諸道兵。征討遷延。無功。復令藤

原小黒麻呂。蕩平之。及帝之初。乃城名賀營。贍譯以扼地之要。又從坂上田村之言。招東國浮浪士四千人。戍

之蝦夷。遂來降。由是帝設征夷大將軍。以為鎮撫。爾後遂為霸朝。幕府近三百年。僅聚於

奧北一島。有口蝦夷。與蝦夷之稱。維新後。置北海道。設官開拓。今聞日種類僅存數千云。遷都於平安城。

即今西京也。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一曰延歷。子平城天皇嗣。諱安殿。母皇后藤原氏。內大臣良繼女。勅諸王及五位

以上子弟。踰十歲者。皆入大學。分業教習。在位四年。改元一曰大同。禪位於同母弟神野。是

為嵯峨天皇。尊平城為上皇。右兵衛督藤原仲成謀反。奉上皇走東國。帝誅仲成。上

皇還宮薙髮。初仲成有姝藥子。早寡。有二女。上皇在東宮。納其長女。并近藥子。為桓武所遂。及即位。又召

用坂上田村暴藥子等。罪惡。收仲成。上皇怒。聚畿內紀伊兵。與藥子同。蓋赴東國。宿衛皆從。田村將兵。要之上皇。乘遽。遺還宮藥子。仰藥死。詔誅仲成。餘從東走者。不問。帝勅皇女有智子

內親王為加茂齋王。禱與上皇輯睦。齋院始此。帝在位十五年。改元一曰宏仁。頒有宏仁格。性

氏錄。禪位皇太弟大伴。帝親論太弟曰。朕受太上恩。羣臣以肅清君側。朕與太上有隙。然不敢負太

太弟固母藤原氏參辭不許是為淳和天皇。議百川女帝即位尊嵯峨為後太上天皇。斯時始有立嵯峨子正

良為太子。日集大學諸生。討論經史。用人不拘門第資格。於是得人頗盛。史稱其能

復天智遺範。與嵯峨同稱英主云。在位十一年。改元一曰天長禪位皇太子。斯時嵯峨尚在。

仍尊淳和為後太上天皇。仁明天皇立。嵯峨第二子母后橘氏帝性好學。釋奠先聖。自講

尚書。以旱疫停作役非要者。賑窮民。檢冤獄。遺詔薄葬。時嵯峨崩。遵遺詔以故衣殮。

淳和崩。亦遵遺詔。用佛法荼毘。初立淳和子恒貞為太子。後廢立皇子道康為太子。

初帝立恆貞後上皇固辭恆貞長好學自以地處危疑上表請為劉彊不許東宮官謀曰二上皇升遐太子不得安宜奉走東國人告之嵯峨太后帝遂遣兵收東宮官又圍太子直曹太子曰吾知有此事久矣降為親王及後陽成當廢藤原基經率大臣勸進恆貞固拒不受道康母左大臣藤原冬嗣女也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承和嘉祥。子文德天皇嗣。詔國郡司

修繕池堰。勸課耕種。立第四子惟仁為太子。生甫九月。母藤原良房女也。良房冬嗣子以

良房為太政大臣。賜劍佩上殿。源信為左大臣。信兄弟為仁明左大臣皆嵯峨帝子良相為右大臣。兼左

大將。良相良房弟也於是三公始備。舊制三公每缺員至是以擢用信故備官初帝欲立長子惟喬為儲在位

九年。改元三曰仁壽帝性明察。而委任外戚。頻廢視朝。吏民凋敝。盜賊漸滋。子清和天

皇嗣。年九歲。外祖太政大臣良房攝政。相門自此專權。登極大赦。滅宗室祿。修定冠

禮。撰貞觀格式。良房薨。子基經為右大臣。兼左大將。立皇子貞明為太子。生甫三月。

禮。撰貞觀格式。良房薨。子基經為右大臣。兼左大將。立皇子貞明為太子。生甫三月。

禮。撰貞觀格式。良房薨。子基經為右大臣。兼左大將。立皇子貞明為太子。生甫三月。

母贈太政大臣藤原長良女。帝好儒。尤信佛教。在位十九年。改元一年僅二十七。遺禪位皇太子。薙髮。

名素真。數日一進齋飯。毀瘠骨立。後五年崩。子陽成天皇嗣。年十歲。基經攝政。尋以

為太政大臣。遣藤原保則討平蝦夷。渡島津輕皆降。而保則無賞。基經扼之也。帝稍

長。嬉戲無度。至令宮人緣木而培殺之。在位八年。改元一基經廢之。迎時康親王立之。

基經有廢立意。密訪諸皇子。爭自修飾。後詣親王。第衣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服其雅素。初時康嘗

大饗於藤原氏。膳人誤遺尊者。雅足親王為掩濁。滅迹。基經回心異之。至是會公卿議。不決。參議藤原諸葛厲

聲曰。今日敢不遵太政大臣處分者。死議。乃定。誘帝還陽成院。帝始驚泣。年十七。臣子廢帝自此始。光孝天皇立。諱時康仁明第三子母女

繼女。基經仍攝政。詔百官先諮稟。而後奏聞。在位三年。改元一從基經言。立第七子定省。

帝多子。憚基經未敢立太子。及帝不豫。基經入臥內。請有不諱。傳位於誰。帝曰。唯公擇之。基經曰。皇七

子可帝。即召入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力。慎勿忘。既出。率百官上表立之。是為

宇多天皇。母班子女王。親王仲野女。勅萬幾。關白基經關白始此。又詔以基經准三宮。基經尋薨。以其子

時平為大納言。兼左大將。任管原道真為權大納言。兼右大將。帝崇儒好佛。增太宰

府帑。討新羅海賊。圖殷周以來各臣像於紫宸殿。時稱治理。在位十年。改元一禪位

太子。削髮稱法皇。廢後太上天皇號。稱院院號始此。子醍醐天皇嘉。諱敦仁字多長子母藤原高藤女

奉先帝命。以時平為左大臣。道真為右大臣。參決機務。頒延喜式。世稱盛治。惜聽譖。貶管原道真。初宇多禪位。誠帝曰。管原道真當今鴻儒深通。治理朕立儲讓位。皆獨與議。定汝宜重之。帝欲倚之以分相門之權也。及拜右大臣。道真自以家本儒林。而居台。恐不厭衆。上表固辭。

不聽帝親法皇於朱雀院密召道真諭使關白庶政如基經故事道真又固辭時道真以格君致治爲己任知無不言綜理庶政裁決如流衆想望其丰采惟時平負氣不相下及聞關白密旨益不懌因與源光等共請道真欲廢帝立其婿親王帝震怒下詔貶道真作和歌哀訴法皇法皇驚欲見帝申救門者不許通道真男女廿三人流徙各異處舉國冤之

又不用三善清行之言。帝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行上賦斂簡徵調上以仁牧下下以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故也爾後教化漸薄法令滋彰賦役日增田疇日荒速佛法東渡上下傾產造寺捨田施僧極於天不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費十之五矣桓武營

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矣仁明好奢後房之飾謁幣倍賦又費二之一矣及貞觀中宮殿頽災屢詔修復又費一之半矣古以十一取民今豈足供用乎臣嘗爲備中介試閱其一鄉皇極晚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有

二千丁者至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任時僅得九人今聞乃無一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之虛耗可知也臣以爲當今要務在張紀綱飭風俗以復物力陛下察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庶民庶荷用臣

言太平復見臣謂不難謹陳便宜十二事惟陛下裁之其一請肅祭祀凡祈豐穰穰災患當竭誠敬勿徒備故事其二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筑紫絹爲夏衫今史生以白練爲之婦女婢妾非執綾不服富者以誇

人貧者恥不及一衣費中人之產一饌破八口之家田畝因是而荒盜賊因是而滋望隨階定制諸凡喪葬皆有定則亂其僭忒毋許奢靡則自上率下源澄而流清矣其三請修口分田今之豪富收兼併之利牧宰抱無

用之籍富者連阡陌而不納租貧者無立錫無以取調須令計口分田閱實班給所有遺田收爲公田任國司沽值或納地子以充無身之調租猶有遺稻存之勿動略計其數必三倍庸庸於國有利於民無損其四請復

大學學田治國在賢得賢在學今至以大學爲坎瀆之府凍餒之鄉望復學田以養貧生又請嚴敕博士公貢舉法專論材藝毋受請託其五請減五節選妓員無襲前朝好內之例其六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

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唇吻括五刑輕重決獨見識書殊非國家仁育黎庶慎重刑章之意也望依舊補六員皆擇明法律者仲俱議科比詳定條章庶無濫獄無冤民其七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

之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皆五六年止給一季料雖事有繁簡官有尊卑然同一從公至於頒賜宜無差別其八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收宰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鞠事雖得白威權已廢知恥之士誰甘爲

卷六十一 外史二 二十一 上海官書局印

吏望拘以文法除反逆外概令收令審鞠不發朝吏其九請定勘籍人數自三官以下諸王大夫命婦諸司衛府式部兵部二省每歲籍人至三千人之多國朝課丁課與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身則見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為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減載之蜀符以為永式其十請選任檢非違使每檢非違使本以紀境內奸濫乃令民納貨者為之何以稱任使望監試明法學生以充任今與字鎮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全給年俸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衛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衛強暴誓以官符禁權貴規取山澤侵奪田地吏易施治民得安居然害猶有甚於此者今諸守度僧每年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課通租者天下之民禿首者居三之一皆畜妻啖腥甚至羣聚為盜竊鑄錢貨望痛禁懲之奪其度牒使返本役六衛舍人本以扈宮闈備儀從自宜結隊警備而散居諸國名存實亡此皆部內強家遭國司糾勸潛入京師納貨充補者自今既補不得歸住有寧歸者限以暇日取府牒送國衙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請修魚住泊西南三道舟程自極生至河尻凡五泊各行一口今此泊廢自韓泊直指輪田每歲蕩覆舟過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磨備中稅給其費其餘濶既獻言不更重陳帝雖嘉納然不能用惟於是歲禁奢靡而已 及左大臣時平

薨又曰 弟忠平代之令輔太子益成藤原氏顯政之勢在位三十四年 改元三曰 喜曰 延長禪位於太子子朱雀天皇嗣 諱寬明母中宮藤原氏基經第四女忠平攝政尋改為關白兼太政大臣

兄仲平為左大臣子實賴為右大臣於時平將門反據下摠開府僭號勅平貞盛藤

原秀鄉等討平之 自醍醐以來東國多盜及是平將門反初上摠介高望葛原親王孫也賜姓平子良

下地聚徒為盜攻伯父常陸椽國香殺之與叔父下摠介良兼數攻朝廷將討之將門先馳使詣關疏辨得

釋良兼卒遂據下摠圖割據關東號曰平新皇開府猿島置百官諸國亡賴爭殺官吏應之初將門與藤原

純友善謂之曰吾王族當為帝藤原為關白是時純友為伊豫椽據海島應之潛遣人火京師京師戒嚴守

備三關平貞盛者國香子欲報父仇自攻將門不克訴於朝廷授官常陸椽遂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收兵

四千襲殺將門朝廷方遣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未至聞事平乃還純友亦爲追捕使小野好古等擊滅是爲天慶之亂賴朝曰天慶之亂體於延喜之朝觀延喜一朝禮文制度豈不備且美哉時稱太平數舉宴樂召集文士歌頌鬱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愁嘆世以其有寒夜脫衣一事稱之爲仁然所謂雖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及民者也且自貶管原相公而藤原氏勢益盛屢立太子不以賢不以長必立相家所自出豈非深憚藤原氏之故哉亦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余嘗論此事由相家驕傲乘隔上下之所致蓋君相所務不過目前之私紀綱廢墜人才壅滯姦雄魏伺皆慢不省恤及其潰決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况朱雀之公卿

乎。聖爵士。傳子孫。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平曰天慶。禪位同母弟成明。是爲村上天皇。忠平

關白如故。子實賴師輔分爲左右大臣。後忠平薨。師輔繼卒。又以藤原顯忠爲右大

臣。亦時平。禁中大火。惟索得神鏡於燼中。帝留心政治。後世以爲德亞醍醐。言政者必

曰延喜天歷云。惟通帝后妹之爲帝兄妃者還納爲侍。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曰天歷曰天德曰應和曰康保。子

冷泉天皇嗣。諱憲平母藤原師輔女。實賴爲太政大臣。關白庶政。初村上以冷泉有疾。欲立其弟

爲平爲冷泉儲貳。諸藤原氏以爲平婚於源氏。阻之。及村上崩。實賴稱遺詔。立守平

爲冷泉太子。亦同母弟也。冷泉立二年。改元一曰安和。有告源高明橘繁延等謀廢立者。諸

藤原氏矯詔討之。悉處罪。京師大擾。是爲安和之變。爲平妃右大臣源高明女藤原師尹欲奪其位會帝病甚中外謂當有禪位人

告高明反不之信師尹等遣遺兵圍其第。尋冷泉讓位於守平。是爲圓融天皇。實賴仍攝政。尋薨。伊尹兼通兄

弟相繼爲關白。皆師輔子兼通最專制與弟兼家復爭政常歛皇村上中宮其妹也其在時兼通竊

請其手書曰。攝關有闕。當兄弟相及。不宜踰等。常置之懷袖。及伊尹病篤。兼通乘間進請。帝帝攝強進。書帝見母后手迹。不禁愴然。乃起任內大臣。旋為太政大臣。又倡請為關白。時人語曰。嘗投虎口。勿觸攝政口。與兼家

益嫌隙。兼通疾兼家喜曰。吾將為關白。兼道大怒。疾入朝。請曰。臣今日行。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天祿。最後除目左大臣。賴忠當代為關白。兼家謀反。當解見。在帝不得已從之。曰天延。曰貞元。

曰天元。傳位於皇姪。是為華山天皇。諱師貞冷泉長子。母藤原伊尹女。賴忠關白庶政。實賴子也。華山初

任藤原義懷。藤原惟成。勵精圖治。後以女御祇子死。哀毀迷亂。兼家令其子道兼。給

之遜位。落髮為僧。帝念祇子不已。兼家欲遂立圓融。子道兼。傑黠多智。使之給帝曰。上不如捨身。斷一切

宮事不可復止。乃至華山寺落髮。道兼將刺曰。臣猶未與父母訣。遂去。不復來。明日。義懷惟成聞馳至寺相視。失聲愧輔。翌無狀。並強髮為僧。在位三年。改元一。圓融子懷

仁立。年七歲。是為一條天皇。母藤原兼家女。兼家遂罷賴忠而代攝政。准三宮。位在三公上。

尋為太政大臣。薨。子道隆。道兼。道長。相繼攝政。初兼家有疾。削髮。稱法興院關白。皇

太后亦削髮。稱東三條院。相臣院女院始此。一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六曰永延。曰永祿。曰長保。

白寬嘗曰。朕得人之盛。不愧延喜天曆。史稱其心疾道長。而力不能制云。讓位於冷

泉子居貞。立己子敦成。為居貞儲貳。居貞立。是為三條天皇。母藤原兼家女。道長專政。綱紀

日壞。帝有目疾。道長諷使遜位。不從。陰令醫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在位五年。元改

一曰讓位於太子敦成。是為後一條天皇。母藤原道長女。立道長第三女為后。長帝九歲。帝

長和。讓位於太子敦成。是為後一條天皇。母藤原道長女。立道長第三女為后。長帝九歲。帝

尙幼時。以奩具爲戲玩。道長益專恣。廢太子敦明。初三條將禪位立其子敦明爲新帝儲貳母藤原濟時女也時道長請立敦良帝不

聽敦明長帝十四歲內不自安朝臣憚道長擬東宮屬者皆固辭至厥役者不肯供職太子不能堪欲逃位道長遂廢之立同母弟敦良道長薨。道長獨典樞機三十餘年進女於帝

欲言曰臣復何望惟營法成寺董役者未被賞耳帝即敕行并賜寺封五百戶此時禁諸國營宅過制及六位以下版築作垣檜皮葺屋而道長營寺僧儼宮禁取材木徒役於官尋以其子賴通代帝在位二十一年。安曰萬壽曰長元

良立。是爲後朱雀天皇。賴通關白如故。帝垂拱仰成。時僧徒漸橫肆。在位九年。改元

長曆曰長久曰寬德禪位太子親仁。是爲後冷泉天皇。母道長第四女賴通爲關白

屢火皇宮。陸奧西長安倍賴時父子叛。鎮守府將軍源賴義討之。九年始平。而將士無賞。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四曰永承曰天

將讓位欲立智仁爲新帝儲貳召關白賴通賴通以非藤原氏出不欲立曰事未曉也賴通退藤原能信進御牀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帝曰將置之東宮何謂付之僧曰若然事不可過今日帝悟即日立之尙方有

帝切劍例傳東宮賴通不肯曰若母可人不可得也帝聞之曰吾何用一劍爲帝剛健嚴明。痛抑藤原氏。賴通兄弟皆歛迹。是時藤原氏孰以驕

侈相高賴通造高陽院敷通又與二條益壯麗地實曰我家所爲誰敢議者自帝即位皆畏懼自裁賴通屏居敷通雖爲關白偏位而已敷通又嘗請太和守留任帝固不許後稱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爲國賊若脫則何

有敷通亦拂衣起曰藤原氏爲卿和者皆罷奉日神威今日曠地諸藤原皆退朝廷爲一空帝不得已許之然諸藤原不敢肆。置記錄所。親聽訟。定絹布制。沽價

法。升斗法。皇綱再振。在位僅五年。改元一曰延久讓位太子賴通。嘆爲邦家之不幸云。自此凡

皇朝著艾文編

卷六十一 外史二

二十三 上海官書局印

4761

二十三世三百有四年

日本國統志二一

黃濰憲

白河天皇立。諱貞明後三條長子母藤原能信養女。教通關白。尋薨。代以賴通子師實。帝政自己出。相門斂

手。而愛憎任意。好色信佛。竭民力以事浮屠佛像。在位十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曰承禪

位後。猶專政四十餘年。國勢大敗。不可收拾。掘河天皇嗣。諱善仁白河弟二子母藤原師實養女實源氏。師實攝

政。尋薨。其弟師通代之。旋以師通子忠實為關白。帝屢於夜分覆視章奏。而制於白

河上皇。不能有為。上皇制院。別當設兵曹。置北院士。奉宣旨施行。曰院宣。因所愛皇

女准中宮死。哀痛。遂削髮。稱法皇。令皇子薙髮為法親王。時出羽酋復亂。源賴義子

義家用兵三年。討平之。請賞將士功。朝議以為私鬪不許。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曰寬治曰嘉保曰

長永曰承德曰康和曰長治曰嘉承。鳥羽天皇嗣。諱宗仁堀河長子五歲母藤原實季女。忠實攝政尋罷。以其子忠通為關白。

法皇聽政如故。僧徒作亂。勅源平二家拒却之。在位十七年。改元五曰天仁曰天永曰永久曰元永曰保安。法皇

令禪位於長子顯仁。年五歲。是為崇德天皇。母藤原公實女幼養於白河法皇長私之。崇德

嗣位。忠通攝政。法皇仍聽政。尋崩。而鳥羽上皇聽政亦二十餘年。久之亦削髮稱法

皇。崇德在位十五年。改元六曰天治曰大治曰天承曰長承曰保延曰永治。為法皇所迫。禪位皇太弟。鳥羽法皇多內寵後納長實女寵專

房稱美福門院生子體仁法皇欲其速得位諭帝禪讓即日促書詔稱皇太弟尊為上皇。世稱法皇

帝欲俟明日審議遣中使往復數次終不聽及暮傳劍璽帝由是與鳥羽有隙

日本院上皇曰新院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第八子母藤原長實女生四月立為儲貳三歲即位忠通攝

政法皇仍聽政院中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康治曰天養日久安曰仁平日久壽受制於法皇鬱疾崩法皇立崇

德弟是為後白河天皇即位之元年鳥羽法皇崩崇德上皇冀復位時忠通攝政其

弟賴長欲取而代之上皇與賴長謀召源為義等遂舉兵後白河使源義朝平清盛

等拒之上皇兵敗流之於譚歧初近衛賴無子崇德上皇冀復位不則立其子重仁而美福門院意

子雅仁稱四宮性輕躁制下朝野愕然及法皇崩左大臣賴長因失寵法皇諛事上皇上皇夜召密語之曰法

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不文不武之四宮今法皇已宴駕何憚之有若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賴長

與兄忠通不睦欲奪其權贊成之初內大臣實能知其謀密啓法皇曰帝有不諱大亂必與法皇乃預署源

義朝賴政等十餘人名屬美福緩急召之時上皇謀頗泄帝召將士自衛捕兵士入京者上皇遂據白河殿召

賴長問道召源為義為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請奉上皇南狩苟不利即奔關東其子為朝請即夜直襲大內

火攻取帝奉上皇代居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仇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

源義朝平清盛等攻白河殿義朝請火攻之上皇大敗徒步走傷足及夜從者肩負出京師無敢舍者投僧房

翌日難髮人仁和寺帝遣兵守之並守賴長以下十二第賴長辭舌死遂流上皇於讚岐清盛因弑叔父忠政

義朝弑父為義并流弟為朝皆以從上皇故也後崇德在遷所刺血書大乘經請藏京師後白河不許崇德大

悲曰兄弟爭國自古有之吾欲悔罪何故不許乃斷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為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

迴向惡道自是為保元之亂在位四年改元一曰元禪位皇太子尙聽政三十餘年擁立五

帝禍亂相踵二條天皇嗣諱守仁母藤原實經女忠通子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聽政藤原信

賴源義朝舉兵反。幽上皇及帝於宮。帝逃避平清盛第。以其兵討之。信賴義朝皆誅死。清盛盡誅義朝子。惟賴朝免死。流於伊豆。平治之亂。殘殺極慘。清盛等皆進官爵。

源平相仇始此。信賴特豪族驕橫人呼曰惡又衛門督有寵於上皇請為大將藤原通憲圖安祿山事迹

原惟平皆嫉忌通憲信賴因共謀除之引義朝為黨圖清盛赴熊野舉事會上皇內宴揭通憲必待宴圍而挾

之而通憲先出奔不得遂幽上皇遷帝仲經宗惟方監視之追殺通憲自稱大臣大宴專決諸政公卿皆俯伏

陪位獨藤原賴召惟方及經宗實以大義且曰平氏還刀必能匡復惟方等悔悟清盛遠途聞變欲避千重

盛決議歸六波羅第潛使人謂事經宗惟方教帝逃出平氏以兵迎入其第上皇亦潛入仁和寺信賴方醉臥

醒而恨曰惟方負我帝勅平氏討賊誘賊出大內別遣重盛攻大內賊進退失據乃敗走信源求哀於上皇上

皇為請於帝不報平氏兵以勅旨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義朝東奔為人誘殺獻其首諸其子皆為平氏

子人皆幼以母三殊色清盛納之亦得免清盛父子皆進官

而崩。太子順仁嗣。甫二歲。是為六條天皇。母伊岐氏 基實攝政。後白河聽政如故。立皇叔

憲仁為太子。甫六歲。初後白河納平清盛妹生憲仁故立之 尋陞清盛從一位太政大臣。平氏始以外戚

攝政。在位三年。改元一曰仁安 未加冠。禪位稱太上皇。憲仁立。是為高倉天皇。時上皇五歲。

帝八歲。後白河薙髮稱法皇。高倉立清盛女為中宮。生子言仁。清盛專恣。貶斥諸藤

原氏官爵。而代以己子。又幽法皇。初法皇憤平氏刑賞自專乃削髮後有藤原成親者以怨望圖

羅第遣兵收成親遂欲收法皇幽之以其子重盛固諫而止及重盛卒未幾日法皇遊瀟自如清盛積怒即遣

宗盛率兵幽法皇於鳥羽後迎於八條鳥丸監察稍疏尋以仁王事又幽之福原板屋三間膳日二次人呼

曰平 御所 諷帝讓位於太子。帝以法皇故。憂鬱崩。在位十三年。改元四曰嘉應曰承安曰安元曰治承 安德天

皇。諱言 年三歲嗣位。關白基通攝政。基實 清盛決事。後白河。子以仁王下令。東國討

平氏。以仁王敗死。源賴朝源義仲各奉令起兵。賴朝開府鎌倉。東海東山道。多屬賴

朝。北陸道悉屬義仲。清盛尋薨。初以仁王下令東國發源氏源氏所在響應清盛大驚遣追討使東

六人昇殿者三十餘人為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內威 義仲進兵京師。清盛子宗盛。

挾帝及法皇奔。法皇逃依義仲。宗盛遂挾帝西泛海。奔筑前。法皇遂勅義仲討平氏

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因下勅遙廢帝。帝在位三年。改元二曰養和曰壽永 皇帝尊盛立。是為後

鳥羽天皇。高倉第五子 母藤原氏 年五歲。基通攝政如故。時尾形惟義攻平氏。尾形惟義起兵筑 宗

盛敗走讚岐。法皇勅義仲西代。義仲遷延。法皇欲召賴朝入衛。藉以除之。義仲憤。舉

兵劫帝及法皇。罷基通攝政。奪公卿四十餘人官爵。法皇不得已。以義仲為征夷大

將軍。尋賴朝兵至。義仲敗死。初賴朝義仲各起兵賴朝嘗以兵十萬擊義仲義仲避之及義仲兵先入

二弟範賴義經謹貢賦入京義仲聞之遽引還遂舉兵圍殿遷帝於院遷法皇於攝 賴朝遣兵追平

氏一敗於屋島。再敗於壇浦。平氏挾安德帝投海崩。遂滅平氏。賴朝分遣範賴義經擊平氏至壇浦宗盛母抱安德

帝投海傳宗盛等及皇太后平氏歸京師斬宗盛遂滅平氏義經索傳國劍璽不獲僅獲鏡璽帝初立以無重器稱踐祚不即位後法皇使人作書諭宗盛索之宗盛不許及是奉還鏡璽於溫明殿賴朝居

鎌倉遣部將北條時政守京師。乃奏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逮捕。加賦稅

充兵糧。別置公文所。後改政所。賞功臣。頒封邑。皆以政所文下行。兵馬之權。忽歸賴

朝。遂為征夷大將軍。賴朝已滅平氏朝廷又敕源義經源行家討賴朝賴朝發兵西上義經行家逃走賴朝又以泰衡庇亂人起兵擊陸奥出羽悉平之諸國皆

賴朝又以泰衡庇亂人起兵擊陸奥出羽悉平之諸國皆自是朝廷擁器如弁髦。藤原氏雖更為

關白攝政。而其進退不關天下事。大權獨在將軍。帝陰圖恢復而不就。蓋自白河以

下。大勢積重難返矣。帝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元歷禪位皇太子。後崩於隱岐。土御門

天皇。諱為仁母承明門院源氏內大臣通親養女四歲嗣位。賴朝薨。賴朝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養民民食足故兵強其後

善糧餉養士卒朝廷不之省及賴朝與請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養食而總守護地頭之權擬之於鎌倉天下之勢一變也大權歸之矣。然吾觀源賴朝奏鑄所領九國通租請諸國做行又奏兵與

以來民不暇農請量刀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有惠政請旌之以風司牧以藤原秀衡治陸奥有善

規及平陸與令凡政皆遵守前規勿變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武務進取而賴朝獨拳拳以養民為政務故

能歲歲出師一舉燹義仲再舉燹宗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內一草一木莫不從風以建此大業也賴朝又嘗

見侍臣衣服屬都命取刀截其首惟其儉以自奉故能於多事之日獨通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嗚呼可謂

知為政之本者矣。子賴家為將軍。為其外祖鎌倉執政北條。時政所幽殺。立其弟實朝為將軍。

又謀廢之。事覺。流時政於伊豆。其子義時仍代執政權。源氏衰而北條氏握國柄矣。

帝在位十二年。改元五曰正治曰建仁。曰元久曰建永曰承元。為上皇所迫。禪位皇太弟。後崩於阿波。順德天皇

立。諱守成後鳥羽第三子。母修明門院藤原氏。源賴家子千壽起兵討北條氏。不克死。幼子公曉復謀殺實朝

義時。乃立藤原賴經為鎌倉主。而自執政權。賴經賴朝妹夫之外孫也。順德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建

久禪位皇太子。後崩於佐渡。九條廢帝。諱懷成母東一條院藤原氏。明治三年追贈曰仁恭天皇。四歲即位。時有三

上皇。後鳥羽曰本院。專決政事。土御門曰中院。順德曰新院。本院素憤王權下移。有

圖鎌倉之志。至是密詔討關東。義時乃遣子弟率東兵入京師。廢帝立高倉帝孫茂

仁。流本院於隱岐。中院於土佐。尋徙阿波。新院於佐渡。是為承久之變。本院素憤源氏。撓朝權陰圖恢復

復置院。西面士親武事。至手造刀劍及管朝遭害。謂威柄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意益不平。嘗擢一西面士義

時。將令奪其在東。食邑朝旨令還之。不奉教。會三浦允義宿衛京師。以事憾義時。本院令親信就與謀。允義

曰。臣兄義村力足。辦此本院大事。承久五年五月。託城南流騎馬集近畿兵。密發使齎詔。諭義村及關東諸豪

義村以告。義時。義時大會諸將。請政子隔簾問曰。汝等聽院宣。赴京師。佐滅關東。抑一心戮力。以全故。右大

將軍之業。以保食邑。乎即時決對。會同聲答曰。死生唯命。誰肯東向。關弓者。諸將請據險。保入州大江。廣元曰。事久乘心。變不如直西。向犯關。義時遂遣子泰。時朝時弟。時房。分道西犯。官軍敗績。泰時入京。有教曰。此舉皆

謀臣所誤遂收權少納言藤原元親等六人送鎌倉斬之初發師令父行子留子行父留義時表曰九條在
聞陛下好戲臣謹遣長男泰時等率十九萬人以供天覽如上意未厭臣且率二十萬人繼至云

位僅七十餘日。自白河帝即位至此凡十四世百五十年始耕源平以除亂卒至太阿倒持互相剪滅
然源氏有劫亂之功其因時變法民亦賴以蘇息北條氏起乃以陪臣執國命矣舉兵

犯闕放廢四帝視君位如奕棋雖有一二有爲之主終
不得伸其志蓋自外戚專政將帥因之其所由來漸矣

後堀河天皇。諱茂仁守貞親王之第三子母藤原氏年十歲即位。北條泰時與叔父時房分鎮六波羅南北

府。京師始有兩六波羅以制全國。泰時頒式目五十條。頗愜民情。時賴經仍爲將軍。

義時死。子泰時執權。帝在位十二年。改元六曰貞應曰元仁曰嘉祿曰安貞曰寬喜曰貞永禪位皇太子。四條天皇。

諱秀仁母藻壁門院藤原氏二歲嗣位。嬉戲無度。在位十一年崩。改元六曰天福曰文應曰嘉祿曰應仁曰延應曰仁治後嵯峨天皇。

諱邦仁七御門第二子母源氏泰時所議立。泰時死。孫經時執權。廢將軍賴經。以其子賴嗣襲職。年甫六

歲。帝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寬元禪位皇太子。仍聽政二十餘年。二皇子相繼踐祚。及崩因愛龜

山。帝遺令其子孫永承大統。而付後深草之裔以封邑。北條貞時則議後深草龜山

山。二統迭承。限十年禪受。厥後南北分爭。實基於此。至足利氏猶沿其例。初賴朝以藤原氏近衛九條二

家更爲攝政。後九條分爲一條二條。近衛亦分爲藤原至。後深草天皇。諱久仁母大四歲嗣位。北條
是北條氏奏請五家更替攝政名爲尊上實分朝權也。

經時死。弟時賴執權。又廢大將軍賴嗣。立後嵯峨子宗尊主鎌倉。爲大將軍。帝在位

十四年。改元曰寶法曰建長。曰康元曰正嘉曰正元。上皇迫令禪位於同母弟恒仁。是爲龜山天皇。時賴死。子

時宗執權。又廢大將軍。而以其子惟康襲職。年甫二歲。時元世祖三遣使來。皆却之。

帝在位十五年。改元三曰文應。曰宏長曰文永。禪位皇太子世仁。是爲後宇多天皇。母京極院藤原氏。八歲即位

元兵攻對馬壹岐諸島而還。復兩次遣使。時宗皆斬之。尋敗元兵。時宗死。子貞時執

權。攻殺外祖父安達泰盛。北條氏始衰。帝在位十四年。改元二曰建治曰宏安。禪位後深草第二

子熙仁。是爲伏見天皇。母元輝門院藤原氏。貞時廢將軍惟康。貞時聞惟康有滅北條氏之志。濶廢之。倒載新代與送還世目之曰將軍。流於京師。

立後深草第三子久明親王主鎌倉爲將軍。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正應曰永仁。禪位皇太子

允仁。是爲後伏見天皇。母准三宮藤原氏。初龜山禪位後。豐後院別當時政。任事不許。後深草興與後深草憤激。訴哀於時宗。時宗入奏。奪伏見。會有盜入禁內。被劍箭。求帝所在。世

以爲龜山所使。龜山懼。賜誓書於貞時。事始寢。伏見又密。人言於貞時。曰龜山每切齒承久。年十一。即

位。在位四年。改元一曰正安。禪位後宇多長子邦治。年長於上皇。二歲時。後深草稱本院。龜

山稱中院。後宇多稱新院。并伏見後伏見。同時有五上皇。後三條天皇立。諱邦治。母西華門院源氏。

新院聽政。貞時又廢大將軍。以其子守邦襲職。帝在位七年崩。改元三曰乾元。曰嘉元。曰德治。伏見子

宮仁立。是為花園天皇。母顯親門院藤原氏。貞時死。子高時執權。年幼。其舅秋田時顯與內管領

長崎圓喜受遺令輔之。權遂移於外戚與家宰。北條氏益衰。及後醍醐時。舉族遂伏

誅。帝在位十二年。改元四曰延慶。曰應長。曰正和。曰文保。禪位於後醍醐天皇。自後堀河至此凡十世九十年兵

時凡九世一百五十四年君之廢立宰輔將軍之進退皆唯命是聽而遲久而後滅亡者主立以嗣源氏遷官猶稱原衝。孫相承終身不過相摸武藏守。務為勤儉以養民。蓋顯以虛名讓之人。隱以實和歸之。已故

雖廢立進退。由我天下不起而議之。其取禍不速。揆之蓋有術也。至高時荒縱則一敗塗地矣。

後醍醐天皇立。諱尊治。字多子母。談大門院藤原氏。尊花園為上皇。稱新院。後宇多稱法皇。帝親政。復

置記錄所。親德訟獄。視北條氏失人心。謀誅之滅。在與藤原實朝藤原俊基陰謀援武人可用者。每會議脫衣冠縱酒結歡。心名曰無禮。

講事覺十箇鎮。將收資朝俊基。高時遂舉兵入京。帝避走於笠置。高時立光嚴帝。名量仁。即帝所立。太子於伏見子。遣兵陷

笠置。迫傳神器不許。帝曰神器非臣下所能與奪。日鏡璽已失。獨日劍必欲相迫。朕將自裁。賊欲遷之。波羅第帝使使行幸儀而後往。帝弟走隱岐。楠正

成起兵勤王。皇子護良親王起兵於吉野。新田義貞起兵於上野。爭應帝。帝還伯耆

名和。長年兒島。高德復舉兵從之。尋高時將足利高氏歸順。諸軍收復京師。迎帝還

關。鎮將北條仲時奉新主及兩上皇東奔官軍邀擊之新主上皇還論諸公聊受新主官爵之罪貶削有差新田義貞遂攻破鎌倉滅北條氏論功

行賞賜高氏以御名尊字遂為足利尊氏護良親王知尊氏惡表請誅之不許帝置

決斷所賞軍功遷延不決而帝左右僧尼伎樂多以內勅得賞又造楮幣事興作舉

國囂然復思武人之治旋聽尊氏議殺護良親王初拜護良為將軍後囚之於鎌倉令足利直義監守直義遂殺之尊氏益

兇行無忌自移兵開府鎌倉誣奏新田義貞義貞奏辨且暴尊氏八大罪有詔奪官

爵尊氏遂舉兵反北條高時子時行招餘黨攻鎌倉尊氏擊時行走之詔促班師不聽楠正成等

戰死尊氏入京帝逃叡山尊氏立豐仁親王為帝建號改元是為北朝光明常足利氏擁

立光明帝初陽尊之及南軍屢敗大得其志不復稟敬肆割膏腴以賞功臣或至奪公卿食邑雖供御闕之不

問有將吏途遇光嚴上皇不下馬前驅呵之曰院也曰院耶犬耶犬則我射之令環射乘輿折輓截輻而去足

利氏論其罪武人相謂曰院且下之苟遇將軍不將膝行乎帝尊氏佯請降誘還後醍醐帝幽之

幽帝於花山院尊氏迫請傳器於新主以偽器授之尋潛逃於吉野諸軍勤王者皆敗義貞戰死兩皇子亦見弑後

醍醐僅保吉野對北朝而稱南朝後人以神器在南尊為正統後醍醐在位二十一

年改元八曰元應曰元亨曰正中曰嘉崩於吉野第八子義良立是為後村上天皇母新待賢門院藤原

氏即位之興國元年庚辰北朝光明帝應三年也越九年光明帝禪位於從子興

仁。為崇光帝。又三年。尊氏因內亂。令子義詮降於南朝。將紆南兵。而專事東海。南

朝許之。義詮遂廢崇光帝。奉南朝年號。後村上帝。密令諸路兵討尊氏。收復京師。收

廢帝。廢太子。及光嚴光明二上皇。送吉野幽之。義詮復敗南兵。取京師。立彌仁親王。

是為後光嚴帝。衆議無神器不可踐祚。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良基。麗也。何不可遂立之。南朝還所幽諸帝。南北兩軍。厥後互

有勝敗。所爭皆在京師。臣子亦各叛服不常。尊氏死。義詮為將軍。義詮死。子義滿為

將軍。後村上帝迭與北軍戰。有宗良親王源親房楠正行新田義興等輔之。屢擢甲

御馬。控御勍敵。在位三十年。改元二曰興。國曰正平。崩。子寬成立。是為長慶天皇。母氏不詳。即位之年

戊申。北朝後光嚴帝應安元年也。越四年。後光嚴禪位於太子緒仁。為後圓融帝。斯

時北軍益強。長慶在位五年。改元二曰建。德曰文中。禪位於弟熙成。是為後龜山天皇。母嘉吉門院某氏。

越十年。北朝帝禪位於太子幹仁。為後小松帝。於時南朝地盡失。獨吉野屬行宮。新

田氏子孫先敗滅。尋楠氏菊池氏亦亡全族。遂議和。從義滿請。授神器於後小松帝。

義滿來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許之。元中元年十月。車駕發行宮。羣臣以戎服從。至京。義滿欲用。來降禮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以神器。安育屈臣下。以辱祖宗乎。或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真

主不可違也。稱後龜山為太上皇。後龜山在位二十年。改元三曰天授。曰宏和。曰元中。南朝為龜山統。凡四世

北朝爲後深草統。凡六世。至是成和。義滿仍請兩統更立。自後醍醐即位之元年。至壬申。一統。一凡七十四年。自北朝光嚴。帝即位之元年。至壬申。一統。一凡六十年。兩統之議。定於北條貞時。遂授後世。姦人取富貴之柄。然南朝土地。甲兵不及北朝。什之一卒。能相持數十年者。賴楠氏。新田氏。數家孫子。相繼以忠義號召人心。故能屢撲屢起。定於一尊。非獨神。器有在爲然也。

後小松天皇。諱幹仁。後伏見元孫。母通陽門院藤原氏。帝於北朝者凡十年。受神器於後龜山。帝嗣位。征夷大

將軍足利義滿。自爲太政大臣。朝議以不相國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即廢而自立。以細川龜山二臣爲攝家。誰能禁我者。遂許之。

尋辭任。請以其子義持襲職。削髮稱道義。宮室輿服皆奢僭。義滿營別業於北山。起金閣。於禁內。稱小御所。每進朝。公卿皆下。階拜跪。嘗遊叡山。擬上皇行幸儀。遣使稱臣於明。受太宗皇帝封爲日本王。及薨。詔贈太

上皇號。帝在位十九年。在北朝時。改元四。南北合一。後改元一。曰應永。禪位於太子實仁。是爲稱光天皇。院藤原氏。母光範門。

始背更立之約。南朝遣臣請如約立後。龜山帝之子不聽。於是南朝餘孽所在起兵。尋皆平。鎌倉管領足利持氏。爲其執事。上杉

氏憲所逐。義援持氏攻上杉。義持辭職。詔以其子義量襲。自削髮稱道詮。既義量卒。

義持再視事。尋薨。義教襲職。帝在位十六年崩。初襲用應永年號。改元一曰正長。後花園天皇。諱彥仁。後

孫北朝崇光曾孫父貞成。親王母敷政門院源氏。年十歲即位。義教遣使貢於明。明宣宗皇帝賜之永樂錢三十

萬緡。自後稱臣奉正朔。世以爲常。足利持氏結城氏朝皆以攻鎌倉執事。上杉氏作

亂。伏誅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亦伏誅。子義勝襲職。薨。弟義政為將軍。南朝舊臣。常

擁龜山裔為亂。至入禁內奪神器。帝之立也。後龜山皇子以不得立。怒奔伊勢。或奉之起兵。足利氏

乘時舉事。事覺。殺義照。至是。藤原有光等奉為主。稱中興宮。夜入禁內奪神器。追者獲鏡劍。遂擁重據。帝

徵山尋討。平之。皇子自殺。南人又立其子居吉。野山中。有赤松氏臣某伴往。事之。乘間刺殺。奪璽還獻。帝

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八曰永享。曰嘉吉。曰大安。曰寶。禪位皇太子。後土御門天皇嗣。嘉樂門院

藤原足利氏之臣細川勝元。與山名宗全。舉兵戰於京師。是為應仁之亂。足利氏開府

設管領。迭任細川斯波氏龜山氏名三管領。而細川最强。又設四職。迭任山名氏一色氏佐佐木氏赤松氏而

山名氏獨盛。至是以龜山氏兄弟爭位。各護其黨。將軍義政已立。其弟義視為後。既而生子義熙。其母欲立之

託於山名宗全。而細川氏輔義視。因是兵細川徵諸國兵十六萬。山名徵諸國兵十一萬。絡譯入京。京人皆

負擔奔竄。及戰。迭有勝負。焚蕩公私屋舍三萬餘區。及山各細川相繼死。乃能爭去。視遂逃。而細川氏所庇之

龜山政長。再為管領。義政罷。子義熙繼為將軍。義政窮極奢侈。徵斂無度。上下困弊。義政喜奢靡

六十萬緡。一緩閣帳。於費三萬錢。故賦歛日增。故事借富商金。以供用。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義政

乃月八九次。又下借貸。不償之令。名曰德政。故事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概五六年一舉。義政乃五年九舉。是以

公私交困。義政猶日恣淫樂。政事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勝僧尼之輩。請請公行。號令抵牾。其營細川山名樹

黨相攻。義政為其所劫。持及讓。之明年。仍上書朝鮮。乞勸合印信。以求書畫珍寶。尋築銀閣於東山。日設茗

繡樂。至於死。是時亂黨交攻。鞏毅兵。焚蕩為廣野七道之內。於時文運衰喪。惟義熙尚好學。父子

俱為戰場。為日本古今極亂之世。諸史謂義政之所致也。

相繼薨。義植。義熙無子。義政召還義。義澄相踵為將軍。龜山政長奉義植攻龜山長豐。不

不克。出奔。細川政元立義澄。帝在位三十六年崩。改元六曰文正。曰應仁。曰文。後伯原天

明日長沖曰。延德曰。明應。

皇立。

諱勝仁後土御門子母准后源氏

時全國大亂。大內義興助義植。大舉入京。細川高國

高國政元養子時政元為其家

宰所弑臣三好長耀討誅之而立養子澄元為管領故高國怒既而高國得管領三好氏又擁澄元等相爭禍亂相尋以迄於亡

舉兵應之。義澄奔高國。尋又舉兵

逐義植。亦出奔。先後死。及迎義澄子義晴為將軍。帝在位二十六年崩。

改元三曰文龜曰永正曰大永

後奈良天皇嗣。

諱知仁母豐樂門院藤原氏

義晴見迫於細川之臣三好氏。奔走不常。讓職於子義

輝。亦屢出奔。斯時北條氏綱氏康等興。是為後北條氏。武田信元上杉謙信。毛利元

就三氏。亦雄據一方。而以家臣弑逐其主。割據其地者。如齋藤秀龍之於土岐。定朝

陶晴賢之於大內。義隆津久見美作之於大友。義鑑三好之康之於細川持隆。各爭

疆土。遍地干戈。而是時葡萄牙人亦傳天主教入於國矣。帝在位三十一年崩。

改元曰文白宏治

子方仁嗣。是為正親町天皇。

母貞德門院藤原氏

時三好氏與其家臣松永氏專京畿

大權。三好義繼因弑義輝。其弟義昭赴美濃。走依織田信長。信長挾義昭西上。以義

昭為將軍。義昭又與信長失睦。於是信長幽義昭。遂代足利氏而興矣。

足利氏遂亡自尊氏至義昭凡

十三世二百三十五年初源賴朝以武人充守護地頭漸成割據之勢北條氏因之至尊氏與當時武人厭王政而習武政懼失權勢皆欲得一人推戴之以專其利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頒金帛既授以兵權又崇以

官銜務充其欲以求遂己私尊氏得國也以此而已成尼大不掉之勢矣足利氏以將軍駐京師而分遣子孫鎮鎌倉鎌倉設管領上杉氏出為執事屢逐主父與兄弟爭權最後北條氏起與上杉氏抗上杉氏之家

臣長尼氏又復出而顯政京師幕府亦設魯領細川氏爲最强已與山名氏爭戰又屢遂生君與兄弟相爭而
其家臣三好氏三好氏之家臣松永氏復逃田而執權所轄諸國樹黨相爭其餘羣雄割據土地各憑强大互
相吞噬舉六十州之地皆無一塊乾淨土禍亂之極蔓延浸淫竟數十年而未已當足利氏盛時權勢足以相
制及其既衰驕奢淫逸既以大權授之家臣又欲借家臣之力以遂其奪嫡立愛之私各徒肆乘勢竊權無復
忌憚乃至五代將軍廢置放逐疲於奔命如弈棋然如傀儡然比之王室猶有甚者蓋足利氏以土地兵馬御
豪傑而無術以相鈐制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若夫同室鬩圖日尋干戈陪臣與寡反據人上至於倫理滅
絕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舉國滔滔不以爲怪斯又曾氏於
君臣父子兄弟間惟利是視故上行下效禍變至此也嗚呼可謂亂極矣 信長任用豐臣秀吉等平

定近畿。位右大臣。代將軍。出令蠲地子錢。弛徭役。置所司代徒治安土。定關東法制。

十五條。頗有規模。惜寵任明智光秀。猝爲所殺。足利氏管領斯波氏封於尾張織田氏世爲新

濃擊今川氏於駿河威名大著帝聞之密遣使齎詔賜以御用香令西上平內亂後又詔賜一戰袍曰朕願四
方莫如卿武聞卿已平美濃其益奮庸賞武以副朕望信長奉詔泣曰臣誓師詣闕之日當服此拜賜也及是

義昭又走依之信長以兵三萬人挾之西上三好氏棄京師去信長留木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宮而東歸
義昭多失行信長上書切諫義昭遂謀伐信長信長迭攻之義昭步安藝詔削其官爵信長又破朝倉氏淺井

氏降六角氏旋滅三好氏近畿悉平分遣秀吉擊毛利氏毛利亦求和又親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獲武田勝
賴及其子割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史稱其以不世出之畧定二百餘年分據之國事貶垂成深爲

可惜 云 秀吉誅光秀。築大坂城。自奏請爲關白。置五奉行以議國事。帝在位二十九年。

改元三曰永祿。曰元龜曰天正。禪位皇太孫。後陽成天皇嗣。諱周仁父誠仁親王母 秀吉爲太政大臣。奏請

以其養子秀次爲關白。稱大關。既平海內。約列侯奉戴王室。惟變更田制。重稅殃民。

又用兵朝鮮。師出無名。內外疲困。卒薨於軍。秀吉家微爲人奴盜其主黃金六兩買刀劍衣服僞

曰汝面類猴汝心亦必如猴矣當命之擊鞋呼曰猴奴試以事多機智遂寵任之使將兵信長已平京畿奏爲

筑前守改氏羽柴奉命西攻毛利氏與之和歸而討光秀梟其首奉信長子秀信爲嗣仲居安土給以近江三

十萬石而命諸將分領織田氏地信長之弟信孝與舊臣柴田勝家瀧川一盛謀誅秀吉秀吉次弟削平之旋

以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於土佐元親降南海平時薩摩島津義久勢甚張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

元親集兵招諭之不從遂以兵十五萬大舉西伐入其國降義久西海亦平又將兵十萬北伐降佐佐成政於

富土入越後與上杉氏連盟而還復遣使相稜諭北條氏政入親伊陸奧招伊達政宗來降皆不答即以兵二

十五萬大舉東伐分遣諸將徇關東六十餘城伊達氏來降氏政父子亦出降殺氏政收陸奧出羽地關東又

平秀吉用兵如神所向披靡於時羣雄咸俯首聽命獨德川氏嘗與戰大敗於長湫隱忍與和既拜關白賜姓

豐臣氏城大坂徙居之而築第吉野名曰聚樂帝與上皇幸其第留飲五日又賞花

於相圃張茗讌於北野大會諸將游宴之盛今古所無親督兵征朝鮮薨於伏見城

今德川家康第五

大老輔嗣子秀賴。家康任征夷大將軍。開府江戶。大封諸侯。行賞立制課。諸侯城江

戶城駿府。命諸侯妻子盡住江戶。間一歲乃交代就國。禁西諸侯造戰艦。開長崎港

通商。尋辭職。詔以其子秀忠爲將軍。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文禪位皇太子。自後

至此凡八世二百一十九年足利氏上不知有王室下不能取羣雄蹂躪二百餘年及織田氏稍定大亂豐臣

氏起於人奴以兵力定海內德川氏繼興用力少而坐享其成至是舉國始知有尊王之義息戰爭者二百餘

年後水尾天皇嗣。諱政仁母中和家康定文臣法五章。延式十七章。武勇式十二章。大

修朝廷舊典。始置老中。定幕府。及列國郡邑制度。滅豐臣氏。尋薨。家康起於參河既敗秀

吉與之和曰吾將與之

定天下以救億萬生靈。謬為恭敬媚事。秀吉嘗於朝會時。親為秀吉整履。秀吉之卒也。握其手。託以遺孤。遺命以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使決大事。設五奉行。如故。使決小事。又設三中老。左右之家康。居伏見城。代秀吉視事。利家先卒。既而奉行石田三成等。以家康將不利。孺子密與上杉景勝通謀。家康促景勝人觀。不聽。曰。我受大閣遺旨。鎮東奧。何受家康命。為且數家康背盟十大罪。家康怒。自將伐景勝。三成至大坂。又移檄諸國。曰。諸君苟不忘大閣恩。當合力討家康。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兵凡九萬餘。家康方攻景勝。聞變。引軍還。遂與三成戰於關原。大破之。捕斬三成。削毛利輝元八國。僅食長門周防二國。流浮田秀家於八丈島。景勝聞西諸侯兵敗。亦乞降。家康以關東八國。自封居戶城。舉所收地。分封諸將。惟秀賴僅食十六萬石而已。既而家康嫁女孫於秀賴。家康居駿府。秀賴居大坂。秀賴既長。羣臣欲挾以復故業。竊散金帛。募死士。然有國將士無一至者。秀賴時營方廣。寺落成。公卿大會。家康遽以鐘銘語涉咒詛。怒。停行慶秀。賴遣使哀懇。又請毀大坂城。乞盟。家康佯許之。尋舉兵攻大坂。使人告秀賴。母子曰。仍有汝管。以一喫飯。處城破。秀賴母子將出。見使人。請二竹輿。不與。時城中火。秀賴母子倉構。避火。東圍軍之以放銃。示絕意。倉中火。又起。秀賴母子遂不知所終。有庶子生十歲。後捕斬之。六條瀨豐臣氏遂亡。

久之秀忠辭職。子家光為將軍。先是南洋各

島國咸來通商。至是以禁耶穌教故。遂禁呂宋交趾。占城互市。英吉利西班牙請互

市。皆辭却。終德川氏之世。惟許中國及和蘭通商而已。帝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元禪和曰寬永

位於皇女興子。內親王秀忠女也。是為明正天皇。家光始置大老小老職。大目附社

寺。奉行等官營。日光廟。頒武家制度十九章。平耶穌教徒。亂於天草。帝在位十四年。

仍用寬禪位皇太弟紹仁。是為後光明天皇。後水尾第四子母壬生院藤原氏年十一即位。敕賜宮號

於日光廟。每歲納幣。以宗澄親王為東叡山座主。後皆為例。帝性好學。令儒臣講程

朱新注。及崩。詔廢火葬。家光薨。子家綱襲職。帝在位十一年崩。改元三曰正保。曰慶安。曰承應。弟良仁

立。是為後西院天皇。後水尾第六子母。逢春門院藤原氏。在位八年。改元三曰明應。曰萬治。曰寬文。以災異頻仍。為失德所致。

遂避位於凝花洞。弟職仁立。是為靈元天皇。後水尾第十六子母。新廣儀門院藤原氏。年十歲即位。時宋學大

興。有著論攻駁者。禁錮之。立朝仁親王為皇太子。自後龜山傳小松之後。不立東宮

者。十三世矣。始用元授時歷。名貞享歷。自用宣明歷以來。及今亦殆千年家。綱薨。子

綱吉襲職。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三曰延寶。曰天和。曰貞享。禪位皇太子朝仁。是為東山天皇。母敬法門院藤原氏。

年十三歲即位。綱吉營孔子廟。用儒臣源光國編大日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隱示

尊王統。斥武門之意。綱吉薨。子家宣襲職。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二曰元祿。曰寶永。以災變自恨

菲德。遂禪位皇太子。尋崩。中御門天皇嗣。諱慶仁。母新崇。賢門院藤原氏。年十歲。朝鮮聘使至。家宣從

儒臣議。答書稱德川氏。曰日本國王。家宣薨。子家繼襲職。年四歲。尋薨。子吉宗襲職。

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正德。曰享保。禪位皇太子昭仁。是為櫻明天皇。母新中和門院藤原氏。時文學

甚盛。萩生茂卿伊藤維楨各習古學。新井君美青木敦書。首唱荷蘭學。吉宗辭職。子

家重為將軍。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元文。曰寬保曰建享。禪位皇太子遐仁。是為桃園天皇。母開明門院藤原氏。

年七歲即位。前將軍吉宗薨。吉宗作律九十章。頒行。性好學。務勤儉。慎庶獄。舉賢良。

稱中興良主。丹波人竹內式部以武技出入公卿家。不喜幕政。漸露復古之志。家重

遂之。公卿坐是奪官爵者十七人。家重薨。子家治為將軍。帝在位十六年崩。改元二曰寬延。

曰寶曆。後櫻町天皇嗣。諱智子櫻町第二女母皇。太后青繪門院藤原氏。處士山縣昌貞。藤井右門者。論斥幕府。處

臬刑。立皇姪英仁親王為皇太子。遂讓位。帝在位八年。改元一曰明和。後桃園天皇立。諱英仁。一子母恭禮。桃園第一

門院藤原氏。在位八年崩。改元一曰安永。無子。光格天皇。諱兼仁。東山帝曾孫與仁親王。第六子母盛化門院藤原氏。年九歲即位。

家治薨。子家齊繼職。俄羅斯乞互市不許。尋侵掠樺太諸島。凡八年始息。松前箱館

皆置奉行以備之。英吉利亦擾長崎。長崎奉行愧恨自殺。帝在位三十七年。改元四曰天明。

曰寬政曰享和曰文化。禪立皇太子。仁孝天皇嗣。諱惠仁。母贈准后。東京極院藤原氏。以家齊為太政大臣。尋辭職。子

家慶繼職。西洋船擾寶島。家齊令沿海民曰。蕃船至則發礮。有貿易者嚴絕之。尋錮

處士渡邊華山等。亦以譯述西書被罪也。上皇崩。始復謚法。自宇多帝至此傳謚。六十世帝令復之。頒天保

歷在位二十九年崩。改元三曰文政。曰天保曰宏化。先是處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實。本居宣長等。或著書游說。或倡言國學。皆潛有尊王意。及是蒲生作山陵志。賴襄作日本政記。日本外史。舉國益知尊王之義。自後水尾至此凡十三世二百三十四年德懿氏威。力日盛列侯懼服人文蔚起而帝室垂拱仰成而已。

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薛福成

俄羅斯一國。商務之旺不如英。水師之盛亦不如英。地產之富不如法。工藝之良亦不如法。陸師之練不如德。學問之精亦不如德。若是則俄當爲歐羅巴諸國所弱矣。然而諸國畏之忌之者。何也。俄之地形。廣博無垠。以一面制三面。有長駕遠馭之威。居高臨下之勢。且曠土既多。以其地之產。養其地之人。而有餘。是得地利。秋冬結冰。入夏始解。雖有強兵猛將。不足以病俄。是得天時。俄之君權特重。非若他國有議院之牽制。且其開國較遲。純樸之氣未散。內外上下。戮力壹心。以圖遠畧。是得人和。夫俄立國之基。初與西洋諸國不同。故不必事事如西洋。而西洋。且視爲最強之國。各有瞠乎其後之勢。况俄自前皇彼得羅以來。效慕西洋政俗。講求製造。風氣日開。數十年後。商務未必不日旺。武備未必不日精。工藝未必不日良。學問未必不日新。以俄事事不如西國。尙擅最強之勝勢。若其諸務。一旦與西國相頡頏。譬猶大江洪河。

出山峽下。底柱奔騰。衝突于平原之地。浩浩蕩蕩。莫之能禦矣。此歐洲諸國。所以長慮却顧。隱憂莫釋者也。夫俄不有事于天下。則已。俄若有事于天下。東則中國與朝鮮當其衝。西則土耳其當其衝。中則印度當其衝。而余默察俄之隱謀。則注意印度爲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于俄。則中國與土耳其。亦豈能一夕安寢。英之執政。知俄之睥睨印度也。乃隨事而豫爲之防。竊聞俄皇之論。亦頗躊躇審顧。不欲輕動。意在撫綏其人民。輯和其部族。墾闢其荒地。聯絡其邦交。沈機觀變。引而不發。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後以其全力生聚教訓。積至數百年後。地廣人衆。勢力且十倍英德諸國。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昔者戰國之初。六國合力擯秦。而秦得閉關息民。養精蓄銳者數世。迨開關出師。六國從風而靡。自救不贍。俄之機勢。大與秦類。蓋積之愈厚。則基愈固。蓄之愈久。則勢愈雄。今日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國之利也。然則中西各國。將若之何。曰。盡其自治自強之道而已矣。若俄之所以自謀。則非他國所能與聞也。

再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薛福成

歐羅巴諸國之畏俄羅斯。其事固灼然顯著矣。夫諸國所以尤畏之者。知其雖敗而

不困也。昔者瑞典國王查理材武過人。戰無不捷。嘗伐敗俄兵。取波蘭。進搗俄都。驟迷失道。爲俄所乘。全軍燬焉。身困壞壁。復割芬蘭以講。和瑞典至今削弱不振。法王拿破崙矜其雄略。嘗驅六十萬銳師。遶萬里。覆俄墨斯科都城。俄人歛兵不戰。遮邊險要。乘風縱火。遣奇軍出間道以攻之。拿破崙狼狽退師。糧盡天寒。士卒飢凍。中塗崩潰。死亡略盡。未幾而俄皇率諸國之兵。徑造巴黎城下矣。英法兩國。助土攻俄之役。俄之礮台兵艦。被燬實多。于是立約定盟。禁俄之水師。不得駛入黑海。未及數年。俄人遽寒黑海之盟。英法且熟視而不能禁矣。夫兩雄相扼。莫急于挫其鋒。乃挫之而俄不加損。設復爲俄所挫。將若之何。莫難於破其都。乃破之而俄且益動。設再爲俄所破。將若之何。是故六國抑秦函谷。而終無如秦何。則六國之併於秦也可決矣。項羽摧漢于彭城。而終無如漢何。則項羽之滅於漢也可卜矣。石虎侵逼慕容氏。而終不能取燕。則慕容垂擊敗拓跋氏。而終不能傾魏。則魏將反傾燕。此皆必至之事。固然之理。無待著蔡者也。何也。俄之爲國。地廣人稀。冰雪堅沍。糧無可因。城無可據。得其地不能守。得其人不能用。故諸國不窺俄則已。窺之未有不敗者。而俄則因利乘便。恢拓疆土。方無虛日。此歐洲諸國所以慄慄危懼也。兵法云。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惟俄有之。非俄之君相所能自爲。乃其形勢然也。或曰。俄之兇黨。蘊其瘵毒。朋謀揖志。冀革舊政。俄皇權力雖重。日夜慮炸藥飛彈之禍。可謂至危。俄民亦以所享權利。不能與英法德諸國齊。民齒鬻然。喪其樂生之心。尙何能日加強盛哉。答之曰。余所論者國勢也。非國政也。俄之國政。寔久亦必改變。與英法德諸國相同。昔者田氏代齊。因其霸國餘烈。往往能與秦楚爭雄。西魏創府兵及租庸調法。歷周至隋。至唐太宗。始收其大效。凡至強之國。其基定數百年前。非必一姓之所爲。則余所能衡者。亦俄之國勢而已矣。遑計其他哉。

販奴

鄭觀應

粵東澳門香港汕頭等處。向有拐販華人出洋之事。各其館曰招工。稱其人爲猪仔。猪仔一名。載至西洋。身價五六十元。稅銀一元。澳門議事番官收費二元。其黨與洋人勾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誘以貲財。或誘以遊博。一吞其餌。卽入牢籠。被拘出洋。不能自主。或于海濱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爲負欠。逼迫登舟。官旣置若罔聞。民亦何從申訴。初則省城外黃浦等處。皆已蔓延。嗣被大員訪懲。甫能封閉。而奧港外埠之根株猶未絕也。蓋美阿兩洲及南洋各島。日汲汲然開礦墾荒。土著寥寥。不能

集事。故不得不招工。但工賞過微。人誰樂往。於是招之不來。出之以誘。誘之不能。出之以掠。計每年被掠賣者。累萬盈千。其中途病亡自經者。不知凡幾。幸而抵埠。卽充極苦之工。倦卽加以鞭箠。病亦不許告假。日出而作。牽以鐵練。日入而息。橫受拘囚。逃走則有連坐之嚴法。處死則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不得。其中不乏右族名門。軍丁愛子。誤罹陷阱。望斷家鄉。一綫宗祧。於焉中絕。言之酸鼻。聞者傷心。英人華利言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緒十七年。華人被拐經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萬餘人。其中有少壯者。有中年者。俱由中國口岸引誘出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尙不至過於困苦。若至秘魯渣華般鳥昆士蘭岑勿他刺租阿。或東海各小埠。則備受酷虐。呼籲無門。誰非人子。能不爲之流涕而太息哉。或謂猪仔登舟。皆經番官訊問。不願者遣回。其飄然長往。絕無顧慮者。皆自願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謀百出。上下交通。當番官審訊時。皆拐匪冒名自稱情願。並非本人。卽一二號呼哀求釋遣者。亦係有意裝點。欺飾庸愚。鬼蜮心腸。險幻至此。華官番官卽公正明察。亦安得不墮其術中。夫販人爲奴。本干例禁。今則名爲招工。實與販奴無異。原西律所不容。昔有販阿洲黑人爲奴者。英國上下議院集商禁止。出賞千百萬。贖還遺釋。

嚴申條約。諸國至今稱之。美國南北之戰。其始亦以販奴而起。後乃設法禁絕。一視同仁。今中外輯睦有年。無分畛域。而竟任彼勾串奸商。爲此違例害人之舉。出入各口。漫不稽查。其玩視中國也甚矣。美國之舊金山。向屬荒野。招中國工人開墾。遂成富庶之邦。徒以華工傭價廉而効職勤。土人以爲奪其大利。焚劫驅逐。無毒不施。土人倡之。議院和之。苛待之條。聞者髮指。其薄視吾民又如此。澳門雖有嚴禁拐販之議。而積久弊生。奸民詭計多端。有防不勝防之慮。勾通洋船。詭稱某島某埠。有地待闢。有事可圖。及至中途。易船他適。愚氓入其網羅。永墮地獄。西士之明理者。亦聞而嫉之。今巴西又欲招工。難免不蹈故轍。似宜查照公法。與各國明訂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報知中國公司領事。查核所需人數。轉報總理衙門。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中國派員駐香港澳門及各要口。華工出洋。先由船主開單具報。請華官登舟查驗。蓋印申報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國之時。船主呈請華官照單覆驗。然後發與工主具領雇用。毋許虐待欺凌。或其地未駐華官。向有中國殷商爲甲必丹者。或各會館董事主之。覆驗後報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給發驗帖。予以經理之權。最要者宜由政府照會招工之國。事前不許苛虐。事後尤宜善待。華工之久歷辛

勤者。倘自願旅於其地。准其入籍。與土著同。不得如美國之無端逐客。庶乎民命可保。而國體亦稍尊矣。至華商貿易出洋。與華工稍有區別。亦應先期報明。給憑查核。以免奸民假託。仍成拐販影射之端。免彼族輕藐華民。有失中朝大體。惟主其事者。須知此舉爲保護華民而設。亦非禁阻華人出洋。不得婪索貲財。徒貽訕笑。是又在當局之慎選其人耳。泰西事例。領事之權。本屬有限。降而至於董事。更無論矣。南洋各島。櫛比星羅。勢難處處設官經理。必須知照各國。准由華商董事綜其事權。庶華人所到之區。皆我保護之權所及之處矣。東南數省。生齒日繁。旣不能概禁貧民之出洋。又不能坐視華工之受害。如此因勢利導。立法維持。救之於已然。不如保之於未然也。爭之於事後。不如察之於事先也。斯古帝王民胞物與之本懷。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策也。

查視秘魯華工記

吳劍華

余昔隨美日秘出使大臣鄭公玉軒往南亞墨利加洲。閉辦秘魯使署事宜。部署旣定。遂派員查視秘境各田寮華工所到之處。接猪仔稟詞。輒數百紙。據其所述苦情。及寮主苛虐之狀。受者喪膽。聞者酸鼻。聞各工每日晨起。以鐵練鎖牽就役。餉食

不過麪包一塊。香蕉二枚。日晚牽歸。監以黑奴。稍怠則鞭棒交下。擊死勿論。夜則嚴閉一室。用鐵環極其手於木榻邊柱之上。轉側皆難。恐其逃也。又有惡犬數十頭。間有逃工。則放犬四出。嗅氣尋覓。十無一免。覓得咬噬拖回。用手鎗擊死。不回則終亦昨死。或用火燒死。或置於水牢之中。泡爛而死。有一寮主。尤凶狠異常。殺華工以千百計。積其顛骨。壘砌花臺。儼是京觀之意。噫。何其酷也。查畢。回秘京利馬。曾請公使與秘廷再三辯論。大聲疾呼。責其非禮。秘廷亦深抱愧歎。奈各寮主皆諸邦流寓。仍各藉其本國之兵威以自固。擁厚費。聚兵衆。儼類分藩割據。政府空文詰責。竟視若弁髦。若用兵聲罪致討。則秘京兵額止有三千。夫何以濟。只得謹謝不敏。余奮然請諸公使。欲練華民團兵。鎗械由紳商捐備。時值秘亂。各國皆創練兵。非獨我國。秘廷必見允也。余願爲練總。於禮拜日督操。教之坐作進退。開闔奇正。但得精卒三千人。足可自往討其首罪。可卽指築華工頭爲京觀者。滅其地歸之彼國。而卽按道里安插華民。以流寓變爲土著。首罪既伏其辜。別寮亦當畏懾。改苛爲寬。否則借一成一族之勢。卽可蠶食各寮。以爲中國屬土。海外扶餘。甯非快事。公使小心持正。聞言驚訝。謝不能。余維撫膺三歎息而出。後雖告之總署。責問秘廷。亦終無如何。於是華工

夫。之受苦者如故。約計年來物故者已有十餘萬人。再逾十稔。秘境華工。無瞧類矣。悲。

皇朝蓄艾文編卷六十二

外史三

江都于寶軒彙莊輯

論歐亞二洲之關係

闕名

竊窺歐洲大局。德意志地瘠人強。自卑相以機謀勝法。兵日精。將日健。常備額兵四十八萬六千有奇。副備各兵。不啻四倍之多。再調備守各兵。則有三兆三十八萬有奇。俄國地廣人稀。副備城守各兵。共四兆五十五萬六千有奇。年耗國帑二百二十八兆九十萬羅卜有奇。其改換軍火項下。二十兆十四萬羅卜。又水師項下四十九兆有奇。光緒十九年。軍餉項下議加四兆。改換軍火項下。議加九兆。費實不支。况俄法聯盟之兵額。較多於德奧義三國之兵額。法備額兵五十四萬三千有奇。戰時調齊共四兆五十萬三千。奧備額兵五十六萬七千。戰時調齊共一兆六十八萬有奇。義備額兵二十六萬六千。戰時調齊共二兆五十九萬有奇。俄兵額數。本多於德兵額數。一兆十七萬六千。故俄法聯盟。非大局之幸。前年德君有增兵之議。雖徑議院辨駁。勢在必行。昔德相卑公有言。三年無事。十年必征。以此觀之。歐洲大局。誠岌岌矣。歐洲各國軍火。英德爲精。而德尤多儲。俄國稍遜。然各廠均仿效德製。限光緒二

十年春。先將西陲防兵。概易五響小口快槍。又限二年。全軍俱易。此等快槍。試以俄尺一寸厚之木板四十碼樹之。二百步外可穿。槍彈尖頭。易鐵爲鋼。故銳利無匹。論其遠界。則可供十里之用。此歐洲各國軍情之大概也。至將來用兵。非俄與德。卽德與法。德法世仇。互相開戰。俄必隨之。俄德交兵。法必助之。奧必助德而攻俄。義亦守盟而侵法。英人則或相機渡海而取漁利。或謀土爾其而霸黑海。皆可如願。我中華正宜乘此機會。振兵於滇界以圖安南。整旅於回疆以謀失地。此著萬不可失。否則俄勝則雄視歐洲。俄負則伺隙於我。俄國年來於東海邊務。竭力整頓。三十年中。所據中亞西亞各地。不下一百四十二萬方俄里。蓋東從裏海。西逼蔥嶺。東西三十度。南北十餘度。而心猶未鑿。尙以未得帕米爾爲憾。日夜圖之。一朝佔據。則天山南北。在在可虞。此當軸諸公所以屢有分界之議也。我國軍火。不若鄰國製廠林立。鐵路轉輸。號令一下。半月可齊。近又日夜從事於西比利亞鐵路。而接連中亞細亞。爲連絡聲勢之計。觀鄰國之政。可以知歐洲大局之變動。而中國之武備不可不修矣。

論朝鮮 緒二十年夏

闕名

朝鮮屬於中華。爲朝貢之國。薄海內外人盡知之。明萬曆十四年。日本益治兵征服。

國旁諸小國。並欲滅朝鮮而有之。二十年師渡海直逼王京。朝鮮遣使告急。乃命將討之。互有勝敗。久之其丞相死。諸倭兵退。朝鮮之患始平。終明之世。通倭之禁最嚴。我朝天聰九年。太宗文皇帝命將征朝鮮。屢戰皆捷。遂克義州。又克安州。

至平壤城。其王李倬懼。遁入江華島。遣其弟李覺來貢求和。許之。七年復背盟。崇德元年。親征朝鮮破之。二十年倬率其子及羣臣朝服出降。獻明代所給敕印。

自南漢城來朝見。禮臣於漢江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李倬率文武羣臣自南漢山五里許。步行來朝。禮畢。坐定大晏畢。賜李倬貂袍褂。雕鞍馬匹。賜王妃及王子黑貂裘。其大臣等各賜貂裘。李倬率衆謝恩行禮畢。上命大臣送李倬等入王

城。二月。上率諸王貝勒大臣班師。李倬率羣臣出京城十里外跪送。行禮畢。

命坐於御座左側。賜茶。禮畢。又命大臣送李倬還王京。是年及三年。准免貢物。四年秋季爲始。照例入貢。自後我朝遣使冊封。彼國遣陪臣表賀。史不絕書。禮至優。恩至渥也。其國八道。分統郡凡四十一。府三十三。州三十八。縣七十。東西距二千里。南北距四千里。北至九連城一千一百十五里。貢道至鳳皇城至京師三千零九十六里。其東北境有三十里之地。與俄羅斯接壤。東南與日本相隔僅一海峽。故俄與

倭人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按光緒十四年冬間。俄高立陸路通商章程。大旨謂俄高邊界。商務暢旺。會同訂立章程。以敦友誼。除業經開埠通商之地。外議以亨貢作爲通商口岸。並准俄國在亨貢地方設領事官。或副領事官。俄國辦理交涉人員及領事邊界等官。准赴高麗各處游歷。前項俄官郵遞信函文牘。倘有緊要事務。准專雇俄人。或他國人。給與專據。遞寄。沿途不得扣留。又准寄居亨貢之俄人。租賃地畝房屋。並建造棧房工廠。仍奉俄教禮節。毫無拘束。租界劃分界址。丈量地基。及售地價值。年繳地稅等事。由高廷會商該管俄官。自後設立工部局。以上一切事宜。均按通商各口章程辦理。並准俄人在租界外十里以內租購地畝房屋。完納地稅。俄國或他國貨物運往亨貢售賣。祇完進口稅。高麗土貨在高麗各口。或在內地購買。由陸路運入俄國者。祇完出口稅。均直百抽五。其禁止入口者。如鴉片。偽葯。軍械。火器之類。此外高麗燒酒。紅參。禁運入俄。俄人在高麗。遇有詞訟。或犯例禁。概歸俄國領事官。或理案官辦理。與高官不涉。高人違犯例禁罪名。干涉俄人者。歸高官按照高律辦理。俄高二國船隻。准在圖們江行駛。其兩岸往來。與河中行船各事宜。應由二國該管官訂立專章。以便行船。及河巡局事宜。以上章程。雖用俄高二國文字繕寫。

二分。然均以俄文爲主。自簽押之日爲始。遵行五年。如欲修改章程。應於六個月以前。先行知照。如不知照修改。再行遵辦五年。此俄高二國陸路通商章程之大略也。光緒八年夏六月。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燬。倭使花房義質回國。日廷議遣尙書井上馨督兵船駛往朝鮮。暑北洋大臣張制軍接閱黎星使軍信。知事機得失。間不容髮。若倭兵先到朝鮮。彼且虜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則難以口舌爭。卽遣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帶超勇楊威威遠三兵輪。即日東駛。又豫調南洋兵輪。以備運送士卒。丁汝昌等以六月二十七日辰刻抵朝鮮之仁川口。而倭國亦於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僅遲半日耳。見我兵船已先在。遂爲之奪氣。二十八日。倭國兵輪續到三艘。共水陸兵一千數百名。花房義質以兵士五百駐王京。與朝鮮議約。開列多款。百端要挾。總理衙門秦孤提督吳長慶率淮兵六官前往。以七月初八日抵朝鮮之南陽府。是時倭使與朝鮮大臣連日會議。相持未決。頗肆咆哮。朝鮮偵知我大軍將到。拒之益堅。倭使於是挈其衆。悻悻出京。示將決裂。馬道馳詣倭船。告以同心討亂之意。而吳軍門遽於十二日率大軍入王軍駐紮。倭使又爲之奪氣。遂與朝鮮立約。尋盟而還。吳軍門督率所部。宵攻亂黨。殲其渠魁。其亂乃平。由是觀之。我朝之

於高麗也。區宇既亡而復存。宗祀已絕而還續。大之字小。恩禮備至。無以加矣。俄人強逼朝鮮通商。以勢相凌。惟利是圖。尙屬西入之故智。至於倭則惟知狡焉思逞。欺其主懦國小。久欲滅之而朝食。今乃啓釁。大致與前事相同。而其忿狠慕戾。則又過之。嘻危矣。

論印度興衰並英人治理之始

闕名

印度舊名溫都斯坦。係亞細亞洲南境之半島。有恒河一道。與印度中國分隔。自北緯七度二十七分。至四十一度四十分。京師西經二十四度六分。至四十九度六分。其地爲三角形。銳角在南。底線在北。其西海邊浸于印度洋中。其東海邊爲孟加拉海灣。北以雪山爲界。卽希瑪納雅山也。自北至南。長五千二百餘里。自東至西。其最廣處。四千三百餘里。其居民二百兆有奇。其地可分爲四截。一爲北印度。一爲南印度。其中之地。大半係昔時蒙古人所據。一爲北德干。一爲南德干。是爲南界盡頭處。直至哥麼林角。而錫蘭。高亦屬德干之內。此半島之西南海邊。俗稱馬拉巴。東南海邊。俗稱科羅滿秩。河之最大者。一爲恒河。二爲信地河。此二河爲其旁之支河。匯合而成。又有勃。特。拉。河。其大幾與恒河相埒。天時之寒暑依地形之

高下而有分別。但一離高山。無處不熱。終年惟有二種氣候。乾燥與雨水。雨水之時。瀉如瀑布。江中之水。泛濫淹溢。風之狂猛。能拔老樹。天氣大率清淑。惟常有疫病。最害人者。莫如霍亂吐瀉。地土之膏沃。出產之蕃富。非他處所可及。礦產五金之類甚多。金剛鑽之美麗。甲於天下。兇惡之獸。及有毒之蟲。亦麇聚於其間。居民種類甚多。除印度人爲土著外。有巫來由人。蒙古人。中華人。該白爾人。阿喇伯人。土爾其人。而近百年以內。又增歐洲人。其中以英人爲最多。各種人每各奉其教。不相聞問。語言之分別有二十種。都城名加爾各搭。居民四十五萬人。其中英人僅有四千。如連城外。民數總計之。有八十三萬人。此城係一極佳之海口。地土低窪。係淤泥所積。大砲台一座。名福爾脫威廉。耶穌教士駐此城。統轄印度教務。獄訟有平反衙門。又有英人喬叻斯所創亞洲博學會。以刊布博議著。各官私學塾。亦皆有之。孟加拉省之總督駐此城內。其衙門頗壯觀。並有無數高堂大廈。故俗稱之曰宮殿城。貿易極大。製造蕃旺。此印度之情形也。印度初有之史記。全係臆造。印人舖張其來歷。言過其實。細推其第一朝。約在中華伏羲以前。首創律例者名瑪奴。其婆羅門教之來源亦古。其佛教之始。在周定王時。當阿力山特王時。希臘人始知印度之名。自彼時起。即

有多人往印度遊歷。阿力山特王奴服本若部一分之地。命彼羅司管理之。後又有
人名賽亂古。司進攻印度。直至恒河。立通商之事。隋文帝時。有教士遊歷印度。帶蠶
種回國。唐中宗時。有回教王之提督名瓜戴。倍收服信地。河兩岸之地。唐德宗時。回
教人得印度之地。於是西人更知印度之情形矣。當時印度內有無數土酋。分踞其
地。其中最強者。係雷噴爾之土酋。彼等爲自主之國。歷百有餘年。古里特朝統轄印
度。以回教拜政。嗣古里特朝以其位讓於阿富汗人。西里斐斯。此家初爲蒙古王之
附庸。後又作帖木兒之附庸。此朝至明永樂十一年。滅絕印度一國。竟爲帖木兒子
孫所得。有名勃勃者。擊敗阿富汗人。立一蒙古之國。幾全踞印度而有之。但其國政
暴虐。國王懦弱。各省督撫有大權。又有僭號稱王者。與之爲敵。所以其國漸衰。我
朝乾隆四年。波斯人內弟爾屠戮得列部。遂令蒙古一朝。衰敗至不可救。當明末至。
國初時。有葡萄牙人及荷蘭人。考察印度海濱。而未嘗至其內地。嘉慶初年。法國
總督蒲爾同。餒及其弟潑累。乘蒙古之衰敗而分裂。欲爲法國開拓疆土。但法政府
令其辦事。而不爲之保護。於是有英人聽候印度公事調度。而有克里佛與浮倫罕
司丁兩人。掌握兵權。取法王路易第十五所棄之地之事。英人始在孟加拉作爲立

足之地。收烏德之土酋。作爲附庸。後設計取緊要之各城。與法人戰伐。賣索爾之王而克之。至嘉慶二十二年。英人幾統轄全印度。或作爲英國經治之省。或作爲英國之附庸。咸豐六年。印度總督陶爾西肆其詐謀。吞併烏德國。加以他項欺壓。令人憤怒之事。至七年五月。遂有印度土兵之變。激成大亂。佔距德列羅克。拏二城。爲叛黨之根本重地。八年。英人裁撤印度公司。而以治理之權。歸於英君主。攻戰二年後。英人卒能平其亂黨。且能開拓疆土。其管轄之權。格外堅固。得未曾有。光緒三年春。英人尊其君主曰五印度大后常。當是時。英人在印度中國。已得極大之利益。卽恒河之上流。今之緬甸等處是也。嗚呼。觀此可知英人之志矣。其初通商。其繼經營。其終蠶食而併吞之。以致數千年之古國。卒爲英人所有。此前車之鑒也。可不懼哉。

俄羅斯財賦兵制攷略

闕名

按俄之錢糧出於捐稅者居三之二。糜於水陸各軍及各國債之利者亦三之二。錢糧分數項。一丁口捐。得十四兆八十八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磅。除去收捐費。四十四萬九千八百九十九磅。淨得銀十四兆四十三萬七千九百九十八磅。一關稅。三十四兆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磅。除去收稅費。二兆三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四磅。

淨得銀三十一兆七十五萬八千八百三十八磅。一鹽課。銀二兆九十五萬七千八百一十一磅。一國家樹林租。五兆四十五萬八千零八十三磅。除去收租費。一兆八萬一千八百九十五磅。淨得銀四兆三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八磅。一雜稅。六兆三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四磅。一高加索山外各捐。七十五萬七百八十二磅。一金礦。二兆六十九萬八百四十二磅。一額外借款。九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四磅。每一年內。共收六十八兆十萬九千二百八十五磅。除去各費。六兆二十萬九千七百九十三磅。淨得銀六十一兆八十九萬九千四百十二磅。此通國中所入賦稅之細數也。其支出者。一國債利息。十一兆八十三萬三千零九十二磅。一辦公費。二十四萬四千八百四十二磅。一傳教。一兆零八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一磅。一外部費。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二十六磅。一兵部費。二十一兆四十五萬二千六百十八磅。一海部費。二兆八十四萬五千一百零五磅。一戶部費。十兆六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六磅。一內部費。五兆八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七磅。一文部費。一兆五十四萬一千八百六十三磅。一工部費。三兆七萬二千一百五十三磅。一義部費。一兆零四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九磅。一報銷部費。二十七萬四千零六十三磅。一廐馬費。九萬四千八百

八十磅。一波蘭部費。十萬一千二百二十二磅。一高加索部費。七十六萬九千九百六十五磅。一籌補費。十三萬六千九百八十六磅。一礦費。二兆六十六萬四千一百五十磅。一額外築砲台造鐵路費。九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四磅。每一年中。共支出六十八兆五萬六千五百零九磅。此支出國用之細數也。按俄國通用之錢。曰良羅布。每一羅布。合中國銀六錢。又一百銀夸布。合一良羅布。茲之以磅計者。蓋英國通用磅。而通商各國。推英爲首。故合成磅數。俾人易知也。且大國必先富而後能強。俄人權算既如是之精。斯其武備自蒸蒸日上。武備維何。曰。俄人兵制。凡民二十一歲以上。身無疾病者。例必隸入兵籍。其有年及瘖瘡跛躄者。汰而去之。隸籍必以正身。不準出資買人充頂。兵役以十五年爲期。其中充戰兵者六年。六年既滿。又充留守兵者九年。有事時調以出爭。無事時依期訓練。更有自願列行陣者。大率皆上等讀書之人。或學成後。復訓練作留守兵。或團練爲材官校尉。此項兵強無六年九年之限。然必滿三十六歲。方準除籍。若有疾或另供差遣。則不必爲此例所拘。民間壯丁。有事悉以備行列。惟喀什芬蘭等處。規制既異。調發亦不同。其例弱小不任戰鬪者。聽之。野番未服教化者。聽之。兵分爲二。一守城池要隘。操演砲馬陣法。一戍營寨屯。

守邊疆險要。平時通國步兵各官。共三萬三千零四十三員。步兵七十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九人。大砲一千四百二十二尊。出征時各營步兵各官。增至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員。步兵增至一百十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九人。此爲陸軍之制。至於海軍所有兵船。分駐兩處。其駐波羅的海中者。船分三隊。一用藍旗。一用白旗。一用紅旗。其駐黑海中者。船分二隊。一用紅旗。一用白旗。合計兵船共二百六十三號。內有鐵甲大戰船四十九號。駐防波羅的海中者。計一百五十四號。駐防黑海中者。計三十二號。其餘分駐馬拉海裏海黑龍江等處各海口。各船中水手兵丁。及學習航海之幼童。總計六萬零二百三十人。武官三千七百九十一員。統以官如軍及提督者十九員。說者謂俄國海軍之制。雖效法法蘭西。而微有不同。蓋提督常與海軍部分投辦理。不似法蘭西之事權歸一云。至於兵丁之報名入冊。以供調遣者。與陸軍章程無異。惟投效者較衆。向章水師以服役二十二年爲期。近數年優禮體恤。改爲九年。以七年充戰兵。二年充留守兵。是以民益樂從。無有規避者。若夫軍中所用器械。向皆購自德國克鹿卜炮廠。近年始能仿鑄。槍用後膛。名必耳淡。亦講求武備者所不可不知也。

毛奇將軍事略

英人李提摩太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四月廿四號。德國總統各省軍務大將軍毛奇卒。德皇聞之。卽發電信至該衙門。略曰。將軍去世。我軍似全沒矣。我心極慟。當卽往視。在德皇之意。謂德國數十年來。整軍經武。威服強隣。微將軍之力。不至此。今將軍既沒。軍事無人。整頓。兵卒雖多。幾與無兵同。悼惜之深。誠情見乎詞矣。於是德皇偕皇后太子親往奠醢。至廿八號。爲出殯之期。德皇步行親送。本國無論大小官員。皆濟濟相送。卽各國欽使。亦莫不親往執紼。經過之街。皆有兵丁排列。男婦百姓。皆罷市巷哭。靈輿所至。觀者塞途。其哀榮之極。幾與德國前皇威良梓宮奉安山陵時。同一情形。並奉德皇諭旨。本國武官。無論大小。一體穿孝八日。向在本營各人。穿孝十二日。幫辦該衙門總管官。穿孝半月。凡歐美各國報章中。述其功勳事迹。皆推爲當代一人。無不贊揚盛烈。甚謂自古及今。如將軍者。不可多覩。德國一旦失此良將。實堪哀悼。溯此五十年中。德國並世而生名人者三。一爲德皇威良第一。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崩。年九十一歲。一爲宰相畢士麻。在位多年。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卒。年七十六歲。所有本國興利除弊。及內外政事。皆由君若臣商辦。一卽毛奇將軍。專管軍務。今九十一歲。

而卒。一國同時有如此三大名人。誠非易事。故舉國謂爲天恩所降。大啓邦家。信不誣也。按毛奇將軍本普人。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年。家貧。幼時因本國被拏破命。第一兵亂。隨父避難至丹國。及十八歲。入營投効。考第一。旋見丹國無甚大志。遂回本國。年二十有二。入營管繪圖事。由此進身。至三十二歲。充國家總管軍務衙門幫辦。三十五歲。又至土耳其國。居四年。土國因埃及省反。請將軍相助用兵。迨進營閱操後。卽云兵。新集。勢不相敵。不可交綏。因卽辭退。乃土國統兵大臣不信其言。果戰而敗。幸他國出爲解紛。埃事方定。至四十二歲。始娶英女爲婦。將軍生而聰穎。能操七國方言。然不輕言笑。四十五歲。奉普國欽派至意大利羅馬府充當參贊。是年又至法國。嗣又至俄羅斯及英國。迨五十九歲。仍回普國總管軍務。其時威良第一尙爲王。太弟及先王長逝。無子承繼。衆立威良爲普王。藉紹統緒。此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事也。彼時普國尙稱弱小。各事棘手。通國合計。僅有二千七百萬。屢爲隣邦所侵凌。法國尤甚。威良初嗣位時。默計大興普國。必須將日耳曼各小國聯合爲一。方可與他國相敵。因與畢相商議。令毛奇將軍迅速整兵。從前二十日兵可調齊。自將軍整練後。不過十日。徵調各兵。卽可全集。其整軍之法有三。兵精而多。一也。調時

迅速齊集。二也。軍中所用槍礮。比他國皆高三也。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與丹國鑿兵。得其沿海地方二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又率兵至奧國。半月間。即平奧國。斯時將軍能戰之名。已大著於歐洲。惟法國尙未深信。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又與法人從事於干戈。遂破法京。虜法皇。得法地。恢恢乎功蓋寰宇。名重當時已。俄皇聞之喜。亦贈以俄國第一等官銜。維時日耳曼各小國。始羣相歸附。推普王爲君。改名爲德意志。屈指不過九年中。即將前此弱小之普國。成爲歐洲頭等有權勢之國。至今戶籍共有五千萬人。無論何國。皆不敢輕視。雖有明君賢相。同時敷治於內。而戰功獨出於將軍。則將軍之績偉矣。然將軍雖以善戰名。而性極好道。藹然可親。從無疾言遽色。令人難受。即平日戰事。亦皆爲強隣所迫。不得已而用之。非真樂於兵刃也。嗚呼。如將軍者。誠德國之大功臣矣。亦千古之大豪傑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各國人士。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因泚筆而紀其大略如此。

毛將軍云。兵皆新集。勢不可敵。以烏合之衆。當節制之師者。尙夢夢不知勝負耶。

寶軒注

紀俄羅斯近事

俄人李提摩太

俄羅斯之隸兵籍者。約有三三百萬人。其地較中國約大兩倍。惟民數較中國不過三四分之一。其國大興希臘教。從希臘教者。有八十兆人。從天主教者。八兆人。從耶穌教者。約三兆人。從猶太教者。亦三兆人。從回回教者。約兩兆六十二萬人。光緒十六年。俄國進項約三百七十六兆之譜。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出口貨值三百十六兆餘兩。進口貨值一百三十六兆兩。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計欠外債二千二百五十二兆兩。其核算係按羅卜十枚爲英金一鎊。每鎊即華銀四兩也。俄國境內計分十一部。每部皆有大臣統轄。此外復有軍機處。爲朝廷辦事之所。總理事權者。爲俄皇之季父。教會之事。別有教部管理。國中省會。計分六十三處。外有十四路。每省皆有巡撫統轄。惟地名品蘭者。不設巡撫。由本地紳耆及世家管理。此俄以前之大概情形也。光緒十六年國債。利息減輕。每百兩。止有年息五兩。每年計節省銀一百六十萬兩。又是年五月間。英國泰晤士報載云。俄羅斯現改章程。前與法和而德介於俄法之間。心滋不悅。俄國現議與法和好。不如和德之爲便也。乃遂改與德和。十月間。俄將伯爾日來復洋槍。賣與鄰近極小之塞爾維阿國。共八萬桿。俄親王米徹司奇勸諭國中。務與中國修睦。萬勿別生枝節。語皆載在報中。次日報端

又載俄於中國之北西比利亞地方。凡事皆宜整頓。惟猶太教人。尤宜逐之境外。蓋因日前謀害俄皇。皆尼希利人。大臣誤會爲猶太人。故下逐客之令。有猶太富人西耳氏。願捐銀二千萬兩。設立大小書院。教育在俄僑寓之猶太人。俄皇不准。俄國招徠流寓新疆之華人。至彼開墾。現在去者甚多。裏海之西。前有東西鐵路一條。今又擬開南北鐵路一條。此俄光緒十六年之大概情形也。又是年所存錢票。人情欣躍行使。故進口之貨。生意甚多。惟出口之貨。尙未暢行。滯銷如故。俄人又立新章於波斯地方貿易。此又俄國商務之大概也。是年正月。俄於西比利亞充軍各犯。罰款甚巨。酷虐之政。人皆不平。於是歐洲各國報紙。盡情議論。俄之白海附近。有阿內加湖。去海四五百里。俄人意欲開渠通海。約須費銀四百萬兩。俄之偏國書塾。共三萬八千處。其能識字者。計每百人止有十二人。俄國官員整頓各事。以爲各書塾課士。不如歐洲各國之認真辦理。又有博學女子上書陳論。皆被孥辦充軍。以戒將來之橫議。八月間。德皇游歷至俄。俄皇甚敬禮之。一切如禮。十月底。俄太子游歷至德奧希臘埃及印度等處。今又擬來中國。此又光緒十六年俄國雜務之大概情形也。略錄之以爲睦鄰者告。

俄朝述畧上

英人 李提摩太

從來國家之興衰。論者動謂關天命。不知人定可以勝天。亦在人之自強而已。昔湯與文王。以七十里百里王天下。少康以一成一旅中興。勾踐有甲盾五千。卒以覆吳。伊尹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歷觀經傳。班班可考。方今西瀛各國。莫不奮發有爲。開疆展土。駸駸乎有虎視六合之勢。而跨有歐亞兩洲。地廣兵強。與中國接壤。犬牙相錯者。莫如俄國。然迹其開國之初。立規模。制禮律。何嘗無非常之人。集思廣益。以期長治而久安哉。攷其時數。察其盛衰。知富強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請略陳之。夫俄本起於唐時。後蒙古強盛。曾併其地。迨至元成宗元貞年間。始又收回本土。及明嘉靖中。俄王長逝。嗣王以蕃的士年甫十三齡。一切政事。均出左右之手。主少臣驕。事事均不恭敬。一日有侍臣顯干法度。王赫然震怒。立置重辟。並召諭宮中各人。此後不得干預國事。一切事務。悉由親裁。衆方以冲幼忽之。詎意英明果決。勵精爲治。從此整飭紀綱。羣臣畏服。並擴其版圖。東收西伯利諸部。其皇后亦極賢明。相助爲理。國乃大治。及以蕃的士薨。奸臣僭位。俄之宗支。誅夷殆盡。惟一德高望重者。礙於人言。不能殺害。特令移

任於禮拜堂中。分其婦於他處。男女隔別。意在絕其種類。統計逆臣亂國。二十九年之久。始經衆民起而平之。公舉羅嗎挪米加踐位。時年方十五。其父卽前住禮拜堂之德。高望重者也。國家當仇離之後。一切發政行仁。與民休息。皆由其父盡心輔助。從容布置。元氣漸復。境內舉安。此中國萬曆十二年間之事也。厥後外與英國荷蘭聯和。借兵借餉。復招西人至俄。教以本國所擅各法。兼與鄰邦通商。交易有無。王父向喜蒐羅各國書籍。至是因延希臘臘頂名儒。至本國建立書院。繙譯各國書史。俾本國各人。廣知五洲政事。內安外睦。教養兼施。百姓共享承平之福者。三十二年。一時有羅嗎挪米加朝之稱。其子耶力西。繼承大統。益加奮勵。夙夜維勤。求賢若渴。所生子皆請名人教誨。有臣四人。極稱得力。一專辦教會之事。查明以前舛錯各節。皆改易更正。務使分者爲合。斟酌至當。一素稱博學之人。平日著書立說。勸人擴充見識。旁通各國要事。並以古昔有名之君。未有不好學者。開卷有益。尤爲論。故多延儒士。繙譯各國書籍。一係因罪避至外國之人。深明各國情形。每以本國不如他國爲憾。因著書立說。使本國之人。羣知感悟。破除積習。囑囑向學。一係天主教中人。從前俄國皆用希臘文字。爲著作之本。自有此人。始一律改用俄文。凡有他國人來。皆

須察其真有學問。方可收用。俾免濫竽之誚。耶力西在位三十一平。內而英才濟濟。外而疆宇日啓。洵一代令主也。嗣後其子彼得。精益求精。大興俄土。皆由前王貽留賢輔之故。統計俄國前後有名三帝。共有九十年太平之局。治化蒸蒸日上。可謂盛矣。過此以往。七十一年。又有皇后四人。整頓俄邦。四境益闢。嗚呼。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前車者後車之鑒也。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因循乃貽禍之階。奮發卽自強之策。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亦在人之自爲而已。吾願有國家者。三復思之。

俄朝迷略下

英人李提摩太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甯。古未有知養民之道而國不興者。亦未有昧養民之道而國不亡者。禹興夏業。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至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漢文帝與民休息。爲守成令主。唐太宗詢民疾苦。爲開代賢君。史冊昭垂。班班可考。今海禁大開。橫覽西瀛各國。其保世而滋大者。蓋亦非偶然也。俄自羅嗎挪。卅朝後。既有四后。又有四帝。請再略陳之。攷俄於唐時有名羅立克者。一脉相承。卅朝後。卅以蕃第四諸君。皆其苗裔也。卅以蕃第四之后。原

籍普國。因事遷俄。故俄人因其子孫繼位。往往有一半人不服。乾隆末年。歐羅巴洲衆人皆謂新法宜行。不可拘守舊章。各國君主。未卽驟准。忽聞法國民變。另立新君。首行新法。各國之君。因亦互相觀感。逐漸更改。整頓新法以養民。斯時俄帝名保羅第四。不願改章。全以勢力壓衆。六年後耶立山第一嗣位。始翻然變計。與民更始。勵精圖治。設立兵部海部刑部商部戶部教部外國部本國部。並分設大臣專管皇家地橋路及宗人內務等府事。全國分爲六道。每道判民爲二。一在教之人。一尋常之人。分別教養。其教有初學中學上學三等。此外仍有大書院六所。武備學堂十五處。又有商務學堂各國言語學堂。凡經辦各事之人。皆曾游歷外國。方膺是任。正在整頓間。法亂既定。其國君拿破崙崛起自立。百戰無前。威併西土。惟英俄兩國爲碩果之存。拿破崙欲英俄自相離異。以遂狼吞之志。三次加兵於英。一在地中海。爲歐洲南面。一在波羅的海。爲歐洲北面。一在英法居中之海。皆爲英水師所破。乃拿破崙不得志於英。復欲逞於俄。共帶水陸兵六十七萬八千之多。其意方謂投鞭足守斷流。俄京破滅。直指顧問事耳。不料旣入俄境。氣候極冷。而俄兵因其勢盛。退守都城。此外倉儲。先自焚燬。法兵無可得食。加以嚴寒。饑餓死者。不計其數。拿破崙不得已。

而退兵。然其欲併英俄之心。固未嘗一日忘也。於是英俄訂立和約。併力拒法。英國既管全海。復助他國餉糈。俄國遂與北邊諸部聯合進兵。虜拏破器而還。各國侵地。歐洲全境乃安。耶立山在位二十四年。於道光五年薨逝。尼哥刺第一紹承大統。當是時。俄在歐洲已駸駸乎成大有權勢之國。詎意肆其貪念。欲滅土耳其。其爲屬地。顧能保獲上者。惟英。因請與英立約。儻英首肯。他國亦無能爲力。乃英國慨然有扶弱之心。與法立約。助土拒俄。故俄兵挫衄。尼哥刺之志終不得逞。於咸豐五年逝世。計在位三十年。嗣其後者。爲耶立山第二。深慨前王未爲百姓籌教養之法。因此人心不服。故以爲他國有何善舉。我國亦當照行。不可落人之後。而又居心仁厚。愛民如子。凡有養民教民各法。皆極力興辦。從前俄民爲佃戶者。終身受困。自經此帝改革。准佃戶或他適。或買地另種。始能來去自由。俄國從前鐵路。止有七百餘里。自此帝接位。二十二年中。已造成三萬四千里。令百姓遠近貨物皆通。其餘輪船電報。更無論矣。又舉辦郵政。一信之費。不過如中國制錢二十文。即可遍國送到。製造機器。各處皆立局所。並迭出新法。以爲制勝之計。境內遍設新學。當同治十年時。初學已有二萬四千座。中學有四百二十四座。至光緒二年。更有大書院八座。內有博學之士。

五千九百二十三名。皇后又相助爲理。設立女書院二十六處。兼習醫道與格物之學。凡信局電局讀書女子。皆可經管。更設報館四百七十二所。講求五洲要事。以通聲氣而廣見聞。從此俄國新學大興。能者日多。光緒七年。耶立山第二已故。其太子嗣立。卽俄國今皇也。現年四十六歲。其考究養民教民之法。較前尤甚。查俄在明時。尙不甚大。此數百年中。開地益廣。宇內人民。計有一百十兆之多。可謂盛矣。然非有羅嗎挪朝以後。歷代賢能之君。曷克至此。是以各國無不欽佩。噫。王者上承天心。下立民命。位愈尊而愈危。任最重而最艱。自占願治之主。無不以愛民爲心。民命所繫。莫如財用。誠能立新學以求教養。阜財源以植富強。有能者任自爲。吾固爲俄幸矣。吾更爲類於俄者勉矣。

德國雜事紀略 一千八百九十年

英人李提摩太

德皇之權。向凡練兵保護本國境土之事。皆自主之。至於與他國齟齬。有交兵之事。則必與兩議院商酌。不自主。而或與他國立和約。派欽差等事。皆自主焉。德國大議院中。凡三百九十七人。又有各省派五十八人在院。專商各省之事者。德國境土幅員。不過中國三省之大。每年進項。約有銀一百八十八兆兩。進口貨約值銀六

百三十七兆兩。出口貨約值銀六百三十八兆兩。正月德國大議院議准出銀幫助商家設立輪船。由德國至非洲東岸一帶地方。現在工價太落。緣各處爭以賤買賤賣爲事。所用工匠。俱各賦閒。而且工價亦極賤。於是德皇降旨。諭工部商部。工匠俱係貧民。豈堪諸商任意賤值買賣。致使工匠俱各受累。朕欲各國工匠會中人。商訂聚議。務使物價皆平。工價適中。不得任意低值買賣。致貧民之受累。爰定於三月十六日。由英法奧意比丹瑞威瑞典瑞士荷蘭葡萄牙各國。俱遣大員至德國商議此事。惟西班牙俄羅斯土耳其三國之官未到。是年三月十八日。德相俾思麥退位。別立宰相名哈爬里非。至三月三十日。工匠會散。未能定准章程。惟定准多保護婦女童孩一事。德國陸路兵餉。每年費銀七千六百萬兩。是年又增三百六十六萬兩。五月初五日。大議院聚會時。德皇親至議院降諭。以三件要事當辦。一設法多教養貧民。二爲練兵不可惜費。三非洲之東。須增欸項整頓之。六月。英德立約。一面分非洲之地。一面換海島口岸。緣此島名海利戈蘭。係英統轄。而與德國口岸切近。德人欲之而未能。後因非洲東岸有一地名山谿巴兒。向屬回王管轄。後多半歸德。少半歸英。今德以銀八十萬兩買歸。而德仍以屬英者歸英。英乃以此海利戈

蘭島易之。此議既定。德議院又議整頓非洲東岸地方。擬動款銀九十七萬兩。十月間。改舊章。緣前此十二年之內。不准工匠立會。今改此章。工匠大喜。共頌皇恩。於不置。於是自立大會。約請各國工匠。俱來德國大會議事。德皇又命馬隊兵卒。自此以後。皆挈長桿臨敵。德奧兩君相會。修和睦之誼。禮也。德國醫學屬柯黑爲最。現在新得治癆奇方。德皇祖母薨逝。各國遺員來弔禮也。三月。英太子至德。六月。意大利太子至德。八月。德皇至英。館於英皇宮苑。十月十四日。德大將軍毛奇九十壽辰。德皇重之。降旨令偏國如過大節。均放學一日。是日毛奇之寅僚戚友。送壽禮銀共四萬兩。此德國一千八百九十年之大概情形也。爰譯錄之。

法國瑣紀一千八百九十年

英人李提摩太

法係民主之國。亦有上下議院。上議院計三百人。下議院計五百五十七人。每當商舉國主之時。由兩院公同定議。其國之教。無論天主耶穌。不分輕重。入教者過十萬人。國家撥款以津貼之。其幅員除屬地外。只有中國兩省半之大。人數計三千八百餘萬。是年進項四百八十四兆兩。國債計有二百四兆兩。是年進口貨值八百廿八兆兩。出口貨值六百八十四兆兩。此本國境內之數也。法國以德皇邀請各

國商議工匠會事。其議院中意見不同。迨折衷一是。始派人至德京與會。五月間。議院有人問法大臣曰。埃及借法國之債。加何措置。大臣以章程告衆。七月間。法與英德二國分非洲之地。定章以馬達加斯加島並地數段歸法國。十月。法人商議以後與各國通商章程。以明年例應換約故也。擬將海關稅則。令各國自定。此法國政府之大略也。至商務亦有可紀者。先是法商於紅海之側。開西歪上河。以通東西海。最稱捷徑。近又擬於南北亞美利加之間。開一河道。通東西海。名爬拏麻河。將來各國無論自東自西。由此河行。可近二萬里。惜數年未竣。議者謂若欲竣工。尙須費銀一百四十四兆兩。又擬工成後。管理此河各處之費。每年須銀一百六十萬兩。惜商於各國商人。此款未能接濟。不免半途而廢。現聞由美國人接辦矣。惟西歪士河。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年。進項計有一千零八十八萬兩之譜。核計一年費用。纔五百一十二萬兩。獲利殊多。爬拏麻河雖未竣工。幸有此河進項。尙可相補。五洲通商以後。每有奸商爲壟斷計。將應用之貨。盡買無餘。迨人購用。他家已罄。而彼獨居奇。賺利無算。此等人各國皆有。前法國某大銀行。盡買五洲之銅牟利。彼控於官。罰其爲首者一萬法郎克。每法郎克計銀一錢六分。仍囚於獄六閱月。其副者則罰三

千法郎克。監三閱月。又其副者亦罰三千法郎克示儆。去年有人獻議挖歲恩河。由海達法京。大船可到都城外。計須費銀二千餘萬兩。未准。此法國商務之大略也。至其雜事。聞有法國著名畫士繪一畫圖出售。購者償銀十三萬六千兩。夫古畫值此鉅金。容或有之。不意若人尙在。而繪事之貴重。至於如此。洵一時無兩。法京有掃墓日。屆期計有五萬八千三百五十五人。法國有一公爵。昔曾爲亂而逃。現投軍營。意圖進取。執之以入囹圄。罰禁二年。工匠中有作細工者。因工價不敷暫停。英國工匠會。每月助以三萬四千法郎克。五月間。俄羅斯之尼希利人。如中土會匪之類。在法地造炸炮若干。擬欲潛入俄京作亂。法人獲之。罰禁囹圄三年。此法國雜事之大略也。拉雜書之。以爲關心外務者告焉。

銀國借款記

英人李提摩太

亞美利加洲分南北。其南之第一大國爲銀國。北之第一大國爲美國。銀國雖大。而地曠人稀。其民數不過四百萬之譜。其地有中土十八省三分之一。向來人民多半由歐洲南半諸國移去者。彼見美國已成一大都會。自以爲既有此最大最美之土地。亦思比隆美國。因由歐洲各處招人開墾。核定每人給地若干。於是遷去者衆。後

嫌此法太遲。又於歐洲借英金二十五兆磅。立一大銀行。凡歐洲人移來者。買地無銀則借之。利從輕減。歐洲人來者愈衆。因此歐洲人在彼處買地。多有至於一縣者。有至於一府者。用此地以爲畜牧之所。將來發售其肉與皮於歐洲以獲利焉。銀國之境。分十三省。各省人見國家出此妙法。招人墾種。亦於歐洲借一百廿九兆磅。借人買地開墾。未幾。將十三省之膏田。俱售於人開闢矣。但有地墾種。而無鐵路以通之。則貨不能運。仍形壅滯。國家又借歐款四十兆至六十兆磅之多。偏國通開鐵路。置火車以運諸貨。遂攸往咸宜。無遠弗屆。彼諸商及各大城之人。又起而欣羨之。以爲國家既得如此妙法以開利源。我亦何妨。是則是效。於是亦從歐洲借款四十兆磅。修街道。建房屋。以便移民居住。又立製造廠。以便國用。亦未始非利之源也。詎日久核計。由國家以及各省各大城。暨諸商借款。共合華銀二千兆兩。核其利息。每人每年均扯三十兩。借款既如此之鉅。有識者恐將來生亂。又恐債臺之不暇築也。因冀國家設一大局。以便地主之售賣。如先年有人所買之地。後此不欲墾種。則售賣於此局中。然皆賠本售賣者。則其所賠之數。即局中所賺之數。後有人見此項利多。又設一局。已雖無本。而先出銀票錢票以支持之。招買各股份。緣先年各省各大城

之借款。皆集股以買者。故此時各大城及諸商股份不及週轉。願行出售。伊並買去。即將此現買之股份票。轉售於人。一轉移間。利遂入手矣。由是歐洲各國人來銀國買其股份。何以故。因其價賤也。由此賣者愈多而價愈賤。人亦愈思購買。甚至有銀百兩。可買百萬之股份。猶不止此。核計一年賣與歐洲人之股份。約有五千萬兩之譜。事至如此。前二年人知該銀行之可慮。皆有慎重之心。歐洲各國亦不敢借給重款矣。按銀本爲民主之國。民間見事勢紛如亂絲。因之遂叛。又別舉一君爲主。將來之結局。不知伊於胡底。溯其修鐵路之借款。多半是英國者。其餘各款。亦英國者不少。亘古以來。四百萬人數之國。未有借二千兆銀之鉅款者。借款之鉅。洵推爲首屈一指者也。不知善後者將何以處之。

論緬甸

英人李提摩太

光緒十一年。法人既據安南。英人深恐日久礙於印度。卽整頓緬甸事。溯查緬甸立國最古。西晉時佛教傳至其地。緬人至今信佛。雍正四年。緬有數省歸英管轄。咸豐三年。緬之南半八萬七千英方里。全歸英轄。北半十萬英方里。並暹羅北中國南之十萬英方里。皆生番。屬北緬甸轄治。英既據南緬。其北緬之王最和易。多年不生事。

端。光緒四年舊王卒。其子提保襲位。臨襲之際。欲殺其宗族若干人。恐其爭也。雖其舊俗。然屬英南半之人。聞之莫不慘傷。卽駐緬之英使臣。覩之亦不治。因勸阻王。不聽。英使臣乃助未遇害者。加以保護。使之出京。時緬王及大臣悉不悅。使之所爲。英廷爲之撤其使。乃緬王不但不思與印度合。而且朝法國。求法人保護。光緒十三年。英人有駐緬貿易者。緬王欲重困之。索銀九十二萬兩。以爲罰款。印度總督聞之。派員到緬。命緬王且勿定案。俟偕英使臣協辦。緬王不允。於是印度總督怒。欲逼緬王評理。發文書與緬王約訂三事。一欲緬王善待英使。二以英使臣常駐緬京。需以禮待。三緬王與他國無論商訂何事。必先與印度督臣商妥。然後施行。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到緬京。又另函致緬王。務於十一月初一日覆奪。倘王不允。印度督臣卽自主辦理。不復與緬王議矣。初四日緬王覆信。示印度以不允意。初七日頒諭使民練兵。意欲奪南緬而逐英人。英大臣在緬甸之冷海口。於初九日接緬王信。知其心懷叵測。又恐其勾通法人。卽於十四日率兵一萬。向北緬進發。一路無敢阻者。惟至珉拉微有阻。當爲英所據。緬王懼。遣臣議和求生。英大臣許之。二十八日。英大臣至緬京。將王並其妻孥。送至印度。後至他非地方安置。如是緬之全地。俱歸英。

轄矣。英初至之一二年。常有山內生番作亂。後亦逐漸削平。四境安謐。法在安南。英在緬甸。皆極力開築鐵路。與中國西南省通商。又安南緬甸之間。皆有生番。鐵路一設。即皆蕩平。土產亦互相轉運。緬有五金及玉石之類。英所據之地。與法相等。共合二十萬英方里。人數不過四百萬。緬甸南半北半。共有二十八萬七千英里。約合中土四省之大。版圖雖大。而生齒大約不過八百萬。俟各路皆開。民必日聚。生齒即多矣。按緬甸安南二處。共合中國七省之廣。十年之間。不覺皆歸於人。嗚呼。可不慎哉。

論安南

英人李提摩太

越南即安南。古屬中國。然叛服不常。其南有地曰交趾。本安南一省之區。而歷一千四百一十八年。當中國明代。有李姓者。爲安南王。其俗王強。即合衆爲一王。弱其本國。疆臣有時自立爲主。皆視強弱爲叛服。一千六百一十年。即中國明季。有法國天主教人在彼傳教。至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安南內叛。別立新王。逐舊王。其舊王一竄中國北京而殂。一入暹羅。遇法國主教名皮挪者。攜其子歸法國。時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也。其子說法國助平安南。且與立約。功成之後。賂以西貢江口外之海島並海灣。法人許之。未幾亂平。立其子爲安南王。後漸昌熾。開疆闢土。遂僭稱爲皇。由是法

與西班牙之天主教人至安南者日衆。詎意後嗣忘天主教之恩。虐待教中人。並有殺害者。法人怒。伐之數次。但法有內亂。舉兵不多。未大懲創。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卽咸豐八年。法人復赴安南。擬踐前約收地。先與英來中國立約後。卽率兵據安南之西貢。又據暹羅一省。名堪伯藉者。爲法之屬地。同治七年。法與安南立約。稱該國水陸地方。荏苒不靖。不能自討。請代討之。且訂安南與他國立約。不得干預法事。迨同治九年。法與德戰。不暇計及安南。同治十一年。示意安南出令止與法國通商。不准他國交涉商務。同治十三年。法於安南各大埠。徧設領事官。統轄事務。安南人懼法之吞併也。因其西山有黑旗人甚勇悍。暗使驅逐法人。又求中國保護。黑旗長劉永福者。亦求中國保護安南。安南因有臂助。又以法兵不多。愈虐奉教人。殺害甚衆。法官亦被侵凌。先是法人視英據印度而羨之。亦欲於亞洲據地爲湯沐邑。光緒八年。以安南無禮實甚。遂乘機伐安南。中國以安南爲藩屬。不甘退讓。而法遂分兵爲二。一構安南。一犯臺灣。中法迭次交綏。知軍將器械。不敵法人。恐安南失。臺灣亦失。於是互議。法人保護安南。中國保全臺灣。法人又要中國將來興動大工。兼用法人。以修和好。而臺灣之兵退。時光緒十一年也。所據安南之地。計分四省。茲將幅幘人

數。大概列左。一交陟六萬英方里。人數千二百萬口。二安南中省十萬六千英方里。人數六百萬口。三安南南省二萬二千餘英方里。人數一百六十萬口。四安南西省名堪伯藉。三萬二千英方里。人數一百五十萬口。共計二十二萬餘英方里。合中國三省之大。惟人數止有二千一百萬口。法國既得是地。於是極力開通北路。以擴廣西雲南商務。開通西路。以平山內生番。西北開路通緬甸。又開西路以通暹羅。暹羅若不振作整頓國中事務。竊恐將來亦爲法人侵滅也。

德國合盟本末

無錫徐建寅譯

德國爲歐洲中原。聲名文物。夙所著聞。其政沿革之詳著於簡編者。卷帙繁多。難以殫述。如爾侖尼芬得海德吐氏興希阿脫等德文之書是也。茲集此編。略叙大概。先述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慶二十年以後之事。次述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即同治六年至七十年。政治之同異沿革。蓋南各邦至今乃合於北。而總稱爲德意志國也。

各邦合盟設氏愛脫議院第一

一千八百六年。即嘉慶十一年法主拿破侖大敗布人於撒遜之伊耶拿。遂於萊因河畔。執牛耳而爲盟主。小邦畏威。附從入盟者日益衆。惟奧瑞典之柏馬尼耶。及荷斯丁不

與。而布則服屬於法。如附庸焉。未及數年。法人專恣日甚。恃勢欺凌。同盟諸邦苦之。迺皆敗盟。轉向法國構兵。幾與古時羅馬之渙散相似。而法亦無如各邦何。所有法境東北。從柏萊克福拉司脫山。以至俄境。此中諸邦。既背法盟。又復同室操戈。日事稱兵。爭雄報復。兵不堪命。旋乃各皆悔悟。咸思休兵息民。共樂昇平。一千八百十五年。即慶慶二十年六月初八日。八邦會議於奧京維也納。共相保護。一議合力以禦外侮。二議同心以免內亂。三議各邦自主。不相吞并。另設議院。名曰氏愛脫。推奧爲盟主。舉議員十七。大邦一邦獨舉一人。小邦合數邦共舉一人。如奧一。布一。拜晏一。撒遜一。漢諾威一。威而顛白而額一。巴敦一。黑辛民主邦一。各洛以斯。及呂倍取希二邦合一。由丹國派之林白希。及魯生布而額二邦合一。由荷國派之撒遜麥膏恩撒遜各部而額太撒遜阿理廷部而額。三邦合一。布倫帥額及拏掃二邦合一。模令布而額錫特利子二邦合一。阿爾敦布而額安阿而得實瓦字部二邦合一。希屯士旦呂士川貝克立貝四邦合一。黑辛達而未司太瓦爾代克黑辛亨白希四邦合一。律百克漢倍希法耶格岳而德伯森門四自主城合一。如有大事。須改合盟之律者。則另設珀來能議院。各邦另舉九十六人。大邦一邦舉數人。小邦每邦舉一人。由氏愛脫先

定所應改者。送珀來能議之。氏愛脫所議。善均從衆。謂十七人中有九人以爲是。即行後仿此。珀來能所議。三占從二。謂六十九人中有四十六人以爲是者。方行後仿此。氏愛脫設於法郎格岳而德盜遠明。其約章各盟邦可與他國相助。或相仇。惟不可傷盟內各邦之權利。初擬設一衙署。名曰奧士脫雷葛爾。因士吞士。以判斷各邦之不和。其後拜晏威而顛白而額黑辛達而末司大不從。遂不果設。各邦如有不和。皆就大邦之刑部控告。刑部審問後。會商於氏愛脫議院判斷之。初議各邦是否應各設議院。須候氏愛脫議院核定。拜威二邦不從。於定議時更改。故約章十三條內。載有各邦應設議院之文。於是各邦已撤之議院復集。小邦亦勉力爲之。皆因此語累之也。內有數條論設刑署。專辦世爵致堂。及百姓往來之事。第十四條。尊重世爵。優於萊因康勿得來生之盟。其他商務驛務。汽車武備。民間戶婚田債。皆未論及。以待後來續議。第十一條。頗有關係。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治三及六十六年。即治三年。所爭論者。皆引此條爲證。其文曰。合盟各邦。於合盟全國。或合盟某邦。應保護其財物及戰事。設同盟某邦。與盟外某國爭戰。同盟各邦。不准與該國立停戰約及和約。凡與某國立約。總宜不傷盟邦之權利。盟內各邦。不得相爭。亦不得強盟邦。違從各邦。有不合意者。請氏愛脫議院公斷。議院不能斷。則另請刑

部斷之等語。惟議立此約。時日迫促。未能悉心討論。尙嫌簡略。仍當漸就周密。以期各邦同心合力。然奧布同盟布人。終不愜意。二十年來。常有戰爭。因致合盟各邦。心志不定。仍有渙懈之象。而較未議約時。已爲有益。本擬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慶二十年九月。開設氏愛脫會。嗣遲至次年十月初一日。始開此會。終年不停。與他議院異。但每年放假兩月。仍留三人辦事。設會三年。以一千八百十八年。在愛克司拉削珀爾德名阿肯。議和之役爲最要。次年在攷士巴脫會議。又改之。頗不便民。昔維也納會時。羣思民皆得自主。任從何教。任擇何學問。新聞紙無所忌諱。豈知議後人皆失望。方知合盟之有名無實。議會不能從長詳議。內亂不能永遠消弭。人皆不滿意者。此也是以一千八百十九年。即慶嘉二十四年九邦派員仍在維也納妥議四款。一原約十三條。各有解法。最易誤會。各邦恒不滿意。須有一定不移。二議院事權太小。與人心中意想不侔。須重其權。三國學鄉塾章程不妥。須更訂定。四新聞紙有弊。須重定章程。各邦自設議院。或合數小邦共設一議院。而小邦不知議院之意。因致民權日重。漸欲更改合盟章程。氏愛脫會每被掣肘。思欲更改。而大邦恐民不悅。憚於改章。於是氏愛脫查明各邦議院。有無議員抑勒邦主之事。又派人徧查各學館。由男爵彭士叨夫通

飭各學重定章程。掌新聞紙者。畀以監督之權。責以稽查新聞。有無謬誤。豈知整頓此四事。而民仍不悅。及在們士派人查察。並無謀亂之民。遂亦弛之。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議。至次年五月始散。名曰番納耳愛脫維也納。以改舊章。六月初八日。各邦主准行從前存疑者。今始明晰。解說甚明。共六十五條。經營數月。頗費心力。第一至三十四條。皆合盟章程。及議院之事權。三十五條至五十二條。爲交涉外務。及合盟兵制。五十三條至五十六條。爲合盟各邦交涉。此係各邦及自主城公議。以保自主之權。不受外侮。無論盟內盟外不便之事。各邦公議改治。以各邦論。則各有自主之權。各邦相待。同於盟外之各國。均照和約辦理。由盟外觀之。則各邦合爲一國。與英國之三島相同。從前珀來能及氏愛脫大小議院仍存。惟珀來能事簡於前。因須復議。以氏愛脫議者定其行止。氏愛脫仍用善均從衆。珀來能仍用三占從二。二十六條。詳載邦民與邦主爭辨。由議院判斷。邦民欲逐邦主。已亂或未亂。議院可平之。邦主如被民所阻。不能赴訴。議院必設法助其主。如兩邦不和。則公請他邦判斷。或各邦派員斷之。如外國來侮一邦。各邦合力拒之。如各邦中有地在盟外。致與他國開衅。延及本邦者。各邦不相助。凡改約各邦。派人在珀來能大院議之。以下論議約之權遂來

脫之書云。氏愛脫小院無議約之權。因派人先在大院議准。發小院通行各邦。所論

三事。一爲交犯。二爲驛政。三爲印書憑照。以下派 接公使 合盟各邦。可以接收公使。如有要

事。方可派出公使。餘則否。以下各 邦議院 大院開議時。諭各邦云。勿誤爲各邦設議院。致減

主權。釀民亂。而有疑畏。總須各設議院爲是。俄人則陰諷隣近各邦勿設議院。以下

各邦欲咸改正營制。迄未成議。所有合盟之兵。有名無實。有損無益。兵餉由民間捐

集。儲於二庫。一曰太平庫。一曰被戰庫。太平庫欸。以養常兵。共六營。大將軍由小院

委派。事急派出。事平遣退。所以無人整頓也。以下 稅則 新稅則雖較妥於舊稅則。而尙未

盡善。因各邦人心不一也。信局火車關稅貿易駕駛等事。均設議。及小邦則各懷意

見。不願議定。一千八百十九年。會於法郎格岳而德。以議通行稅則。小邦不從。而布

則願行。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已立稅約。布與黑辛達而未司

大亦立約。漢諾威撒遜亦相繼立約。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南北稅則通行。係德國書

賈料太所定。茲乃述一千八百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大畧。雖經一千八

百三十年之亂。皆未受虧。尙無更改。故不詳論。議院 小院所議各事。俱屬有益。惜未

成功。其通行者。惟河中駛船之例。萊因河爲要最。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三月。在們士

議定力除積弊。但奧布兩國藉以自利。以下亂事一千八百三十年。布倫帥額公無道害民。被迫遁去。議院奉其弟維令爲邦主。此爲大亂。其他小邦旋亂旋平。亦不縷述。以下亂事小院見各邦有亂。遂禁民聚議。並派巡捕稽察外來之人。民皆嗟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亂民鬪聚。意欲驅逐小院。小院遂派兵平之。又有波蘭之亂。乃會議於拜晏。時法人波人咸與會。厥後波人不服。故俄王奧王布太子在蒙生格來士會議之。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即道光十四年各派公使議於維也納。珀令士美太尼西主之議保各邦自主之權。不授權於議院。又議院審事院。以斷各邦之不平。俄王陽與布奧友喜。而陰令各小邦攜貳於布奧。俄兵屯於開力希。雖極與奧布兵交好。而俄人則欺侮布奧之人。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即道光十五年三月。奧王佛郎士卒。

巴敦會議始立民議院第二

一千八百三十年。即道光十年禍亂甫平。至一千八百四十年。即道光二十年亂機又發。始於巴敦。民欲改易合盟章程。呈請照辦。條陳曰。請另設議院。凡民均得推舉議董。請設陪審官。請授新聞紙館自主之權。請民間可備槍礮。請無論何教。一律看待。請除封建之流弊。氏愛脫不能禁阻。其凡民得舉議董之說。有公黨亂首衣梯士太等三人。先集

一院。請各邦派人會商設立民議院章程。氏愛脫院請其酌量改易。此係氏愛脫院之畏民。民心實不過欲另立民議院而已。柏林維也納民人亦有煩言。布奧不得不從。遂延衣梯士太等公黨之人爲尙書。奧僅改內政。布則全改各政。是以奧及各邦均不喜布。以布欲乘勢邀譽於民。擅各邦之權也。先集之院。在法郎格岳而德。各邦派人到院。而所派之數。未得均勻。布一百四十一人。奧二人。黑辛代末司大八十四人。院內多人欲立君民共政之國。其餘之人。欲效美國之民政。厥後議定立統治之帝。設上下兩院。其巴敦民人所請之事。一一准行。所有國政。總以此議院爲定。不必候各邦會議。由是權歸於民。海該及士脫羅夫。欲立民政之法未成。遂分二黨相爭。而亂起。然民未必定欲效美之民政。當將立民議院時。先派五十人攷查之。氏愛脫院又令各邦派十七人。商議另設民議院章程。此後氏愛脫院無權。數月而散。合盟之政。歸於大公。爵名藏者。遂從民議。每一議董。須五萬人公舉。以下聚五月十八日。三百三十人。會於法郎格岳而德。推噶根爲首領。其中民黨甚少。議立統治之帝。先請奧國大公暫攝之。但擁虛名而已。呂倍取希及他邦。不認爲攝帝。以下民議院。重議德國合盟章程。及德民應享之權利。未幾而群知此院無濟。因院中皆學

館教習。拘文牽義。論多成少。

巴敦亂事

巴敦民作亂。其酋曰士拖爾雷。然呼應未靈。布置

未周。未幾潰散。各邦鑑此而思患預防。從前於民之所欲。無不允從。及亂之後。而悉

收其權。

羅馬教事

是時民欲爭權。而教士亦欲爭權。是年十月。羅馬教士佛士白格。欲重

教堂自主之權。所有教中產業。可以賣買。訂定教士及民人應讀之書。並與羅馬教

主常通音信。業經允准數事。而羅馬教卒不能興。

民院所定之事

民院議民間應享之權利。

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始定。凡在律例衙門視之。凡人皆平等。凡人皆有本身之權。凡

人應充兵。凡人可舉議董審事。設陪審之員。無論何教。不分畛域。無論何人。可印新

聞。封建流弊。及苛刻律例。一概刪除。是時大邦不願從此議。於是柏林維也納。及西

邊各部亂起。奧王出奔。法郎格岳而德民院。函勸各處罷亂。而亂者不聽。民院思欲

加重民權。以曉諭之。

訂定國政

先是十月間。開議國政。議至數月。迄無定見。因合盟各邦

人心不一。不特各邦意見不同。即奧布兩大亦難接洽。據後來英新報所論。布奧極

難和洽。如不和洽。仍與向章無異。民議院在法郎格岳而德所議定者。亦不為無益。

政事之權。有三處執之。其一為德皇。其二為上議院。半為各邦主所派。半為各邦議

院所舉。又下議院皆民舉。以七萬人舉一人。各邦不必互派公使領事。其三係政府。

凡各國交涉。及陸軍海軍。汽軍驛政錢法。皆此府所辦。此府僅有行政之權。亦可駁議院所議准之事。然已議准三次。則此府必照行。而不能再阻。惟推立德王。則奧布各有黨相助。布曰小黨。奧曰大黨。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有二百九十員。推立維廉第四為德皇。不從者有二百四十八員。且議布王世及德皇奧王。又創德皇遞治之議。恐各邦不從。噶根於二十六日。與衆議定遞治。而請布王先治。布王不願遞治。民咸慮合盟不成。民院亦未計及於此也。奧國撤回議院。民院遂請立皇一事。緩議。而他事先行開辦。將俟照章另舉人妥議。漢諾威與撒遜議董不從。而先散。於是兩邦之民。仇其邦主而亂起。又有爾里怕必力報士黨人。即欲仿美國民政者亦乘此起事。以下噶根辭退另派。議員為部尙書是年五月九日。噶根不願為議院首領。臧大公又派一尙書。此等人名曰格雷乏爾。不悅布政。不知臧大公是否已變為民黨。抑畏民黨而曲從之。其以派尙書為有益。而不知未必然也。因是噶根等一百五十人求退。其未退者。臧大公亦不願留之。強欲威而顛白。而格糾費威王不從。以兵脅之。而各議董遂散。布王遂思振頓德。而一時未成。於是延各邦主議於柏林。奧國拜晏不肯就。謙因知布欲專權而斥奧也。惟漢諾威撒遜與布善。遂定恩珀耶約。名曰三王約。其

盟主稱首領而不稱帝。別邦欲入此約者亦可。此約與前次法郎格岳而德之約相同。亦設審院於安弗爾脫。有不平事。可以控訴。是時布拜晏撒遜及散里近士太子恩好爾得漢諾威。及威而顛布而額。及巴敦荷恩初良力次吞士台三自主城。及魯生布而額呂倍取希拏掃瓦爾代克立貝法郎格岳而德。又另設兩議院。惟奧拜兩邦不欲立民院。須仍由邦主獨斷。臧大公仍掌代人事業之職。人皆辭之。奧則留之。蓋尙賴臧之聯絡布邦也。布乃收回法郎格岳而德之使。以與奧絕交。凡在三王約中之邦。皆與布善。其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則與奧善。奧向拜威云。將來安弗爾脫設院。必無成議。噶根聚人於谷他。僉云布議甚妥。不願聽噶根之言。紛紛散去。其後布時欲將三王之約擴充之。以攬全德之權。而久不能成。遂就奧議。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即道光十七年十月三十日。立約於維也納。名曰英透命。猶言暫訂也。約云。由今迄明年五月初一日止。由布奧兩邦。與各邦派員公辦德國之事。所派之員。俱於十二月中旬齊集。臧大公辭退。布遂設新民院。雖奧及中間各邦不願。而布則志在必成。遂於一千八百五十年。即道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設院於安弗爾脫。奧則不能禁其不聚。而卻能令其散去。故四月二十九日即散。四月杪奧相延訂從前議員。聚於法郎格岳

而德中間各邦皆善於奧，而善布者不從。凡聚兩次，遂復氏愛脫議院。而布不從。兵端將啓。此係三自主城主所定。因城民不肯納稅。城主告於氏愛脫院。氏愛脫院欲助城主。令民納稅。其時三自主城主，本在三王約中。布王恨之。但此三城方好於俄。迺不敢與爭。於是三王約將散。乃大會於撒遜之特來司。議久不決。俄人喜番納耳愛脫維也納之約。於是即咸豐元年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始仍用維也納舊約。似無所益。然律例以平等待人。新聞紙有自主權。凡民俱得舉議董。皆舊約所無。不為無益。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即道光二十八年肇亂至此。國政已定。兵禍亦平。與百姓相持。有其道矣。

布奧攻丹及維也納立約第三

布邦久思各邦通行其海關稅則。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即咸豐元年九月。各邦推漢諾威為首。遵行布之稅則。奧人不能立異。布又不與奧共議。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即咸豐三年二月。與布立通商和約。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為始。限行二十年。布奧未能和洽。皆由各小邦挑唆以圖自利。而各小邦亦因此多故。如各邦有明見之人。早知奧之冰山難靠。而立定意見。可免紛爭。後知氏愛脫官議院之立。既能暫而不能久。

又知奧布不兩立。故皆思變計焉。溯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來。各邦屢有內亂。氏愛脫議院雖盡心竭力。而仍無裨益。模令布而額邦主漢諾威邦主。各與本邦議院不合。經氏愛脫議院調停。未能和睦。又中間各邦。因受布奧之侮。故奉拜晏撒遜爲盟主。另爲一會。名曰完士倍克科愛力生。僅圖利己。互相妬忌。率無大益。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撒人與奧人構兵。法人以大兵助撒。奧兵大敗。各邦渙散。皆懾於法之兵威。乃立一會。曰乃生諾爾尤呢阿。意欲聯合各邦。固其自主之權。抗衡他國。公舉數人爲會首。改正各邦制度。會首多舊人。故欲用法郎格缶而德所議之章程。是年七月。初次聚議於愛土那哈。議以布王爲盟主。因奧人雜。不盡德人也。迺會於法郎格缶而德。而此地之賽乃脫不從。請移於科白爾克。所議者三事。一黑辛主與議員不洽之事。二氏愛脫院。與丹麥所論斯勒瑞克疴斯丁二地。三欲改合盟制度。黑辛之事。黑辛本邦議院。欲用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之例。而廢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之例。黑辛主不從。初時本邦議院。未控於氏愛脫議院。氏愛脫尙不之問。及其來控。氏愛脫院直本邦議院而右之。黑辛主大怒。布奧先後爲之勸解。布使謂黑辛主曰。氏愛脫所右。寡君亦右之。請君與貴邦議院合券。而黑辛主不能舉其契。迺聽命斯勒

及痾斯丁事。初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即道光十四年丹王弗勒得力第六定將一愛司蘭。二札脫蘭。三斯勒瑞克痾斯丁。分出另立議院。此第三地。原各有侯爵主之。在德國同盟之內。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丹王薨逝。子基利斯第八嗣位。印頒一例。載明丹國傳位章程。謂斯勒瑞克痾斯丁侯爵不應嗣位。是邦議院不從。來訴於氏愛脫院。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九月。氏愛脫院議定右侯爵而左丹。丹王云。敝邦新例。雖後可通融。而貴院之命。寡人不敢聞。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丹王又薨逝。子弗勒得力第七嗣位。是年正月二十八日。丹王又頒傳位之例。於斯勒瑞克痾斯丁。而不之從。欲推奧斯甸堡侯兼治二地。合成一邦。違丹入於合盟會。以明叛丹。布及氏愛脫院俱允之。布且許其相助。遂派人入氏愛脫院。丹乃興兵致討。侯爵兵敗。布命大將軍爾倫格爾。漢諾威命將軍哈開克率師赴援無功。至八月二十日。在馬爾摩立息兵約。丹許二地合成一邦。由丹與氏愛脫各派員共理其政。侯爵允依丹傳位之例。兩地之兵各散歸本土。暫爲休兵。餘事另議。氏愛脫院初不允。後見其亦尙平安。且院中布人主政者以爲然。遂允之。繼而丹人暴斂於斯勒瑞克。一千八百五十年。痾斯丁東邊起兵攻丹。敗於愛次士代脫。氏愛脫院乘勢擄取丹之居白爾。復於是年七月初二

日。又立息兵約於倫敦。與盟者英俄法布奧瑞典丹。此約斯荷二地。應歸丹屬而行丹政。傳祚用丹統。九月杪。氏愛脫院允之。其後俄人議謂應傳位於基利斯。其母黑辛弗勒得力之妹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又會於倫敦。五月初八日立約。謂是地應屬於丹。另立通行制度。不妨是邦主之權而未果。此約未送。氏愛脫院核定。故布奧不允。於是紛紛糾纏。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始有頭緒。當兵敗時。侯爵行賄於丹。願永不背丹。遵丹傳祚之例。其例應傳母黨而不傳父黨。德之皇族。奧斯甸堡。克羅士堡兩族。共有十一人。俱不能承襲。而應襲者在克羅士白克之幼派。倘無後嗣。則告叨李應襲。與俄爲同族矣。緣此俄人強定之。丹議另立通行制度。與約諸國促之。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頒行。而人多非之。斯勒瑞克多德人。丹人欲強之習丹語。奉丹教。德人不服。群請前定由氏愛脫院與丹各派員共理。未派之先。所有政令。應歸本邦主自行。丹王不從。一千八百六十一兩年。丹國頒定度支之冊。未與拜主商議。丹王仍欲分之爲二地。遂致勅書於荷斯丁。令自募兵。氏愛脫院聞之。令繳還勅書。請丹國速另議通行制度。勅書未還。通行制大統各邦。俟令將所定制度。先送各邦主閱定後。送丹王畫諾。丹相不從。謂丹王曰。若先送各邦主閱看。則將廢王於

是丹王畫諾。弗勒得力侯立爲兩地之主。各邦亦無異議。奧布兩邦。謂須遵倫敦之議。漢諾威及撒遜二邦附和之。各邦心非此四邦而不能違。布奧相合。各邦勢不敵也。丹國不願改。布奧遂欲興兵以挾之。各邦設會於倫敦以勸和。始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氏愛脫院派全權大臣以往。丹不從布奧之議。欲以此二地自屬。此二地欲合爲一邦。推奧斯甸堡侯爲邦主。各不相下。勸和不成。布人奧人發大軍合以攻丹。據斯勒瑞克地。四出攻略。大陸諸城皆陷。圍直縛砦。二月率克之。又發海軍攻丹島小口。交戰數次。亦克之。英人出而平難。遣使來布。請暫停戰。議於倫敦。論辯二月。欵卒未成。丹人力不支。乃俯首求和。是年十月三十日。盟於維也納。願以斯勒瑞克斯丁魯生布而額三地。分歸於布奧二邦。償兵費。惟留士登特拉珀士股不讓。欲以保固。非烏能也。約成。未送於氏愛脫議院。布以斯丁魯生布而額。明係盟邦。而恃勢以凌之。不商於氏愛脫。示愛脫之無權。此時布欲廢氏愛脫舊院。而另立新院。奧人附和之。致氏愛脫院不能永保。布狡而奧愚也。更改合盟制度之事。蓋以日久弊生。本應修改。布則乘勢利導。因利圖便。然亦煞費苦心焉。撒遜外務大臣弗來耶芬比士脫。擬定應改各條。謂應立三會以主德政。一合盟會。二各邦

公使會。三合盟律堂。合盟會者。各邦派員。每年二次會議。一次在南德意志。一次在北德意志。在南以奧爲盟主。在北以布爲盟主。奧布二邦。各派三十人。他小邦合派六十八人。如每年二次。合盟會盟止。則由會派人代理會中之事。此人須三國公派。一奧。一布。一合盟之某邦。此條布人不從。恐小邦專權日甚也。公使會者。有事方聚。聚散皆合盟會主之。合盟會命辦某事。卽辦之。不辦則否。會盟律堂者。專判會友不和之事。奧布皆不從。奧因向爲盟主。不願下替。遂謂若不以奧爲合盟之屬。而爲合盟保護則從之。布因不能逞其乘勢攬權之志。遂謂此意違背昔時合盟章程而不能從。布之外務大臣康脫本土叨夫。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函復比士脫。聲明不願替爲合盟之屬。其書名曰非得耳來狄甫士丟脫云云。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即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布立通商約。請中間各邦入盟。而各邦不願。布欲強之。奧布本有互相猜忌之心。奧人聞有此事。思欲乘勢勾引各邦。使携於布。遂訂各邦重議變通合盟章程。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會。各邦主於法郎格岳而德。而布王不到。此會幾同虛設。布王謂所擬章程。未經先期送核。不便預聞。實則其所擬者本不甚妥。布王雖到。亦未必成。其章程內稱治國之權。分爲五

會。一狄來克多里。總理會也二非杜拉耳康失爾。合盟會也三恩得生白累奧夫代力改止。公

四恩得生白累奧夫少乏命士。國王會也五非杜耳壳脫奧夫直士氏士。律堂也狄來克多里

權最大。由奧布拜三邦。又公舉合盟之二邦。共五邦。派人執掌。非杜拉耳康失爾與

氏愛脫相仿。惟奧布各派三人。故前共十七人。今共二十一。人恩得生白累代力改

止。共三百人。內一百五十人。由中間各邦所派。又一百五十人。布奧分派。三年一會。

率以西五月會於法郎格岳而德。悉聽狄來克多里主意。非杜耳壳脫應派十四人。

如某邦主與議院不協。憑此律堂公斷。惟國王會所無事事。所有合盟之事。仍聽於

狄來克多里等語。布王不與聞。中間各邦無可如何。雖會亦仍無益。有勞得福吞者。

拜晏之密尼司得爾也。建議脫來郎格弗門之法。以布奧各一人。及他小邦合一人。

共三人主之。用各小邦一人者。所以防兩大邦專權也。又有格命脫達夫著書。名曰。

士旦代士盎歐羅比珀來的克司。耶考究歐政也其中論治理德國有兩法。一為撒遜麥宵

恩公之議。請各邦聚會一次。公舉狄來克多里三人。一布。一奧。一他邦。一為撒遜各

部而額大之人。在氏愛脫之議。謂不廢氏愛脫公議。然事權宜歸一人主持。但此各

說皆空言無補。未有成效。不足為典要云。

布奧啓衅改土屯及巴拉加立約第四

中間各小邦。權力微弱。布兵有戰必克。於是布王思乘威力。以修改合盟章程。攬權便已。奧之勢力。雖尙足以相抗。但行事愚而且遲。坐令布終得逞其志。而無所顧慮。奧人明知布人之意。欲斥之於德國之外。且知所建三人共治之議。布必不從。於是既欲免布之見斥。又欲減氏愛脫院之權。徬徨無定見。中間各邦。思立一會。令布奧平權。而卒不成。蓋知布奧各不肯降心相從。以利各邦也。當布奧合攻丹國之役。亦以事勢所迫。不得不然。並非同心合力。終不能同歸於好。後之禍端。蓋卽此役促之。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亂之所兆。况爲政而不但意見紛歧。又將藉以別生枝節乎。布意必欲各邦附從。俾思麥持之甚力。奧欲北境各邦。皆聽已指揮。以擾布。斯勒瑞克及疴斯丁兩地。欲合成一邦。附於合盟。不聽布奧指揮。三人三意。不相和協。互生猜忌。欲免於戰難矣。斯勒及疴斯及魯生三地。若依傳位舊例。向歸父黨。應由奧斯甸堡侯承襲。若依倫敦之議。應丹王基利斯兼襲其地。卽合於丹。今丹國既兵敗地割。則奧斯甸堡侯當襲。謂倫敦議不當遵。亦應奧斯甸堡侯承襲。總不應布奧自取。况疴魯兩邦。本列合盟之內。斯勒雖不列合盟。而合於疴。亦仍歸於合盟。皆係同盟友

邦而非布奧之奴隸。然布之私計。則決不肯留一小邦於北境。恐如中間各邦之助。奧而來相仇。奧則恐布兼併此地。據有海疆。受其鈐制。兩國各懷私見。奧又忘其前言。遂謂倫奧斯甸堡侯爲邦主。則不准其設議院。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即同治四年八月十四日。布奧約廢。奧斯甸堡侯而分取其地。布取斯勒瑞克。奧取荷斯丁。而魯生布而額亦屬於布。布貼繳他拉二百五十萬於奧。溪耳海口。遂爲布之海軍埠頭。其爾命止白克礮臺歸布奧公轄。俾思麥主其議。因以爲功。遂得子爵之封。民皆大怨。蓋斯勒及荷斯二地。前恐被丹國所強分。而求助布奧。今分之者乃非丹。而卽係布奧。良可慨也。布派將軍孟台甫爲斯勒瑞克總督。以安撫其民。民卒不附。奧派將軍噶白命士。以安撫荷斯丁之民。民皆大悅。當時氏愛脫議。仍謂此兩地應相合爲一邦。而奉奧斯甸堡侯爲邦主。布乃恨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正月。聚議於阿耳吐那將軍噶白命士從氏愛脫之議。奧人皆從之。俾思麥致書於奧外部。們士叨甫云。奧之所爲。不利於布。若不改圖。將啓兵端。們士叨甫答書曰。我奧爲所當爲。布人不得獨取兩地。於是兩邦既有違言。皆預備開衅。奧王函令中間各邦。以第七八九十隊之兵相助。布王亦函致各邦。告以奧將侵我。計從何出。各邦復云。須請氏愛

脫議之。布人不願用兵。請以斯勒瑞克及疴斯丁二地。北屬布而南屬奧。奧人不允。於是各國紛紛勸和。由英法俄致書於柏林維也納弗洛倫士法郎岳而德。一議此三地。二議威尼斯地。三議合盟章程。布及義大利及氏愛脫院。皆願與會。奧人云。先能允數事。我卽與會。布邦不得加增尺土。威尼斯本爲奧屬。不得讓與他人。於是英法俄束手。不能再勸。奧人遂令斯勒瑞克疴斯丁兩地之議院議之。布人大恨。因將改士屯納內未經宣布之款揭明之。約曰。凡日後有關於斯勒及疴斯兩地之事。必須布奧會議。今奧人之舉。實背此約。遂即舉兵。飭將軍孟台甫以兵入疴斯丁。當進兵時。示諭疴民云。准兩地相合。設一議院。奧將軍噶白命士兵寡不支。遂由漢諾威退回奧境。布遂派文官入治疴斯丁。奧告之氏愛脫。因謂布背合盟約。今須另派大將軍管領德兵以攻布云云。其背約一語。實所不解。因斯勒及疴斯之事。不涉於德國。雖云合盟約有兩邦不和。須請衆邦公議。但因奧背屯士屯約。故布兵入疴。實未背合盟約也。須另派大將軍管領德兵以攻布一語。奧實背約矣。夫德兵雖可伐。德國內之一邦。但不可因兩邦相仇而擅動。況合盟首禁盟邦相仇。奧之背約不待言而明。凡有一邦背約。應令德國之氏愛脫公議。議定應遵。再不遵。再議之。今借全德之

兵。以仇同盟之邦。已背非杜耳愛亮脫

律例

之第十一及二十條。又背維也納所定

番納耳愛克脫之五十四及六十三條矣。氏愛脫議院尙右奧而左布。是年六月十

四日。議員中九人。從奧所請。六人不從。於是布之執政德沙非克尼。謂如此偏袒。必

出於戰。既不遵盟約。卽宜廢散。氏愛脫遂出議院。乃致函各邦重議合盟會。而剔去

奧人及魯生布而額。北以布爲盟主。南以拜晏爲盟主。另設德國議院。有五萬至十

萬人。舉一議董。各邦之關稅商務章程。一律辦理。北海波羅海之海軍。皆布王主之

當時各邦不允。然日後北德意志章程。實昉於此。未戰之先。知必除舊布新也。布人

雖出。而氏愛脫未散。惟小邦漸渙。不能久延。七月十四日。移於奧克士白克。至八月

二十五日。而氏愛脫全散。後來德國人阿恩德之論曰。是時并合盟之名。亦歸烏有

矣。蓋合盟本非人所樂從。因別無善法。不得不爲耳。此次散氏愛脫院。與前次之散

無異。皆因人心之不一。議院或不明時事。或有意解散而然也。在昔氏愛脫固有利

益。嗣後承平。人皆謂其有功。而實不然。蓋以運會相逢耳。溯自拿破侖破命敗後。各國咸

願休息。如病初愈。必得安靜保養。南邊西邊兵事。不波及於合盟各邦者。蓋布奧之

功也。氏愛脫院無與焉。試觀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亂民。氏愛脫院。幾如紙窗之不

勝風兩。賴有布奧之相助耳。至是而不得不戰。皆持滿審固。莫肯先發。布人謀深慮密。先陰約義大利相助。改章及助援兵。義使高文於三月初旬。陰來柏林密定相助。三月以威尼斯酬之約。於四月初八日誓諾。而各邦不知之。於是布人乃函致漢諾威撒遜黑辛云。奧將伐我。貴邦應與敝邦交好。共改新章。否則將悉索敝賦以從事。限一周日函復。三邦復函皆不從。蓋布之爲此恫喝之詞。欲實知其助奧助布。不聽其局外觀望也。布遂整旅而出。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夏。布急發兵三十八萬。大礮八百六十尊。分三路以進。義大利亦發兵二十五萬助戰。六月。布軍攻漢諾威取之。進入撒遜。先是奧使臣在法郎格岳而德。聞布人致三邦之函。即宣言曰。布若伐此三邦。奧必援之。故布兵既出。即防夾襲。遂另調西里削之兵二軍。至波希米嶺襲奧。是時德國之列邦。模令布而額水林阿爾敦布爾額安阿而得大支各洛以斯安阿而得立貝。及伯磊門律百克昂布爾三城。皆率師以從。惟布倫帥額模令布而額錫特利子雖從布議。而不願以兵從。奧人發兵四十萬。分二路迎戰。與布軍二十萬遇於基亭。而易北河列陣。奧將伯涅特吉率兵至利巴。據古里母堡邀之。七月三日。布軍乘曉霧進。奧軍開礮轟擊。自卯至午。布兵避入林中。陷於淖。伐木縱橫。以

爲遮蔽。奧人猛擊。飛丸雨下。布兵喪亡甚多。幾不支。幸太子弗勒得力維廉。率礮軍至。連發數百出。奧兵潰亂。退據多瓦。布將比爾勒兒。以孤軍追擊。奪百里母堡。奮進陣亡。奧軍棄利巴而逃。布軍礮擊殺傷奧兵無算。布王親督騎兵長區猛追。相臣俾思麥巡視戰地。雍容自如。人服其雅度。是役也。兩軍來會者四十二萬。布獲奧兵二萬。大旂七。大礮一百六十。死屍山積。流血成渠。漢諾威兵被圍。黑辛王被囚於十日。撤遜兵亦敗於扣尼希格拉止。南各邦盡潰。布軍乘勢越波希米。將長驅入維也納。局外各國。咸作壁上觀。奧人大恐。黜伯涅特吉。以亞弗勒得代之。收拾潰卒。急召回戍義大利之兵。以圖背城借一。並遣使布軍請停戰。布王不准。乃求法人居中講解。布王允之。七月二十六日。在尼科爾白克訂暫息兵約。尋退兵。八月二十三日。在巴拉加府立永好約。奧償兵費銀三千萬圓。並以盟主讓於布王。漢諾威黑辛早堡拿騷等邦。皆屬於布。撤遜亦願服於布。約成。仍和好如初。奧人另以一地送法。以酬其勸和之力。是戰自始至終。共四十九日而罷。布獲全勝。而義大利之軍。海陸俱敗。布人仍不失信。以威尼斯地如約歸義。而布之拓地則甚廣矣。其疆域北自波羅海。南至蘇德的山及緬河爲界。人皆忌其貪。而善布者則謂布人不憚勞民傷財。以求

合并德國。自應擴其土地。增其權利。不得謂之貪也。漢諾威黑辛拿騷素梗布議。如阻人行路。自當掃除而去之。其并入布亦宜。撒遜願爲藩服。未遭吞并。至是而梗議盡去。卒成合盟之德國焉。

聯合各邦立北德合盟第五

尼科爾白克之停兵約。奧願立於合盟之外。德分爲南北。不啻鴻溝之界。布爲北德盟主。夙願已償。所有南邦與北德交涉。照外國之例。載於巴拉加約第十條。當時別邦與布亦有條約。巴拉加約中。布地共增一千三百零八萬買耳。增民四百八十一萬五千。蓋漢諾威黑辛衣來託里法郎格岳而德皆入於布也。六月十四日將戰。布王宣言曰。敵邦幸而戰勝。應散去合盟。重訂新章。漢諾威等皆隸宇下。不作同盟。各國俱允之。故戰勝之後而踐其前言也。前年丹國分歸於布奧之斯勒及荷斯二地。至是全入於布。其奧斯甸堡侯爲邦主之說。作爲罷論。載於巴拉加約第五款。但斯勒北邊之民。如願屬丹者聽之。各邦使臣於十二月十五日。會於栢林。憑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法郎格岳而德之定章。重設巴力門院。巴力門由各邦公舉。故咸以爲然。但數邦畧欲更改。方可合意。並議設立巴力門院。後請院中以六月初十日。布人在

氏愛脫之論爲底稿。而訂議之。其意以各邦合力禦侮。而無妨於自主之權爲主。各邦使臣議之數月始定。乃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始行舉典。有德國人著書云。自一千八百年至今爲第一次。由凡民公舉。而不由舉主推舉。所舉二百九十七人。內有一百九十三人。爲布之舊地所舉。四十三人。爲布之新地。魯生布而額等處所舉。六十一人。爲北合盟各邦所舉。是年六月十四日。布王設巴力門院於大王宮之白殿。德語名爾來希他哈。以六月初十日。布人在氏愛脫之論爲底稿。開議新章。限一年議定。議董有兩黨。一曰福士昔里脫帕台。譯言前進黨。一曰乃生乃爾勤白羅帕台。譯言公黨。前進黨謂各邦之所以成合北德國者。因各有自主之權。公黨謂各邦所以有自主之權者。因其能合成德國。所有新章。由爾來希他哈議院擬稿。旋以一年之期將滿。且定稿後。尙須由二十二邦畫諾。又須以合盟告於各國。故各邦催促速擬。於是趕速擬成。是者二百三十人。否者五十三人。遂定斷可行。其內所改者。一爲每民百中抽一人充兵。二爲兵制十年一換。改作五年一換。俾思麥不允。而議董謂惟兵制總須五年一換。亦卽准行。各邦畫諾。七月初一日頒行。此新章之行。大有關係。昔時合盟各邦。情渙而力弱。今則情聚而力強。昔名士他登本得。今

名本得士他登。昔用氏愛脫強民服從。今用巴力門任民公舉。權足以議政。勢足以經武。昔時無益而受累。今則鈇鉞在手。兵權歸一。布奧相爭所起弊政。革除淨盡。中間各邦。閒有立異。今已整齊畫一。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巴敦亦無梗議。漢諾威黑辛替如郡縣。撒遜則服屬爲附庸。雖尼科爾士白克之停兵約。及巴拉加和約。俱稱南各邦。應與北盟邦相合保。自成盟邦之權。然僅能相助以禦外國之侮。及關稅一律。至於合爲一盟。則非所願。故終成虛語。布人之意。以南邦向來從奧。不願與合。奧人則意存妬忌。亦不願南邦之合於北盟。且南北各邦。本痛癢不相關。勢亦難合。法國則欲其各爲自立。以冀南北平權。巴拉加和約中有云。他國與南邦戰時。布人應助之。但未宣布於他邦。至魯生布而額人詰問之。始刊行焉。拜晏威而顛白而額雖願相合。而不願布王處高位。亦願同戰同守。而不願照撒遜之爲附庸。拜威二邦治兵之法。皆仿布制。子爵包士脫致函駐柏林之奧公使云。巴拉加約第四條中。載南北相合。必勢弱而受虧。今若相合。則與此條不符矣云云。故相合之事。尙難行也。黑辛之地。跨於們河之南北。形勢甚奇。旣與布立約。以其軍政驛局電報隸於布。而下議院。又請以其邦全入北盟會。上院不從。巴敦亦願入北盟會。而不敢倡議。可知南北

各邦。今雖有不能相合之勢。然日後如有要事。終必相合也。各省被布吞并。雖有不
服。而懾於威權。卒不能釀禍。然廢省滅邦。在昔所僅見。人皆駭異。乃立會於漢諾威。
欲舉義師恢復舊物。布王擒治之。多遁入法國。於是布人銳意講武。盡人充兵。厚歛
充饜。民皆苦之。蓋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民受其累。不堪奔命矣。前人皆謂合盟則成
大國。而民安樂。今始知其弊。回思昔日輕繇薄賦。感慨係之。故轉徙他國者日多。民
爲邦本。本固邦甯。尤應設法以維繫之也。當時以魯生布而額之事。幾釀大禍。初維
也。納立約時。以魯地與荷蘭。而尙留一隅未之與。因魯爲合盟之一邦。都會有礮臺
城。向有布兵守之。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之戰。魯滅而屬於荷。荷見法強。欲
求好於法。允法之請。以魯售法。將及垂成。乃告於各國。德有違言。謂魯本盟邦。不可
售於法。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於倫敦論及之。議以五大國保魯地爲局外。而民
仍屬荷。廢其礮臺。遣回布兵。但關稅章程。仍與盟邦相合。商務亦入合盟商會。餘政
聽其自主。又荷屬之律百克。昔爲盟邦。今亦否矣。因風俗意念種類。皆異於德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之戰以後。北盟邦人。以魯生布而額之故。於是思深
慮遠。整頓合盟新章。民議院各議董皆在院專心辦事。又多立國會。有縱論及印新

聞之權。平黨亦由此而盛。是年二月。民議院有議董拉士蓋。倡言准巴敦人來院。巴敦人亦願之。俾思麥謂爲無益而不許。因巴敦最信北盟。欲留之以說南邦也。布法之戰。爲時未久。起釁之由。論者頗多。不必詳述。當交戰時。南邦遣使至威尼斯。議欲入盟。蓋見布以戰勝。而欲藉其庇護。亦人情之常也。於是拜晏王尊布王爲德皇。布王感之。遂以拜晏列各邦上。布拜下以酬之。拜晏雖倡此說。而自覺爲難。乃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送合盟政府覆議。三占從二。民議院亦從之。布王遂稱德皇。而稱北盟邦爲北德意志國。派議員三十至威勒士恭上德皇。冕於布王。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正月初八日登極。以盟約之稿送南邦觀之。皆願悅焉。巴敦黑辛威而顛白而額。已於正月前畫押。拜晏則正月二十九日畫押。二月初一日頒行。

一千八百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布王諭開新議院。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例。以舉議董條例之有關於合盟自主者。須彙集之。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爲一次與拜晏立約。是月十五日爲二次。與巴敦黑辛立約。是月二十五日爲三次。巴敦黑辛北盟邦與威而顛白而額立約。所有德國制度。與德國辦事章程。由律例大臣主稿。送

議院及德政府核議。皆允之。遂於四月十六日。頒行德國制度已定。可以經久不渝。所謂前事之敗。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同病相憐。同志相求。相得益彰。固非虛語。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慶二十年初議設氏愛脫。事際急難。迫不得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即道光十八年初議設民議院。空談圓妙。並無實際。此次之盟。在事之人。才幹既廣。閱歷又深。盡心竭力。認定本旨。故能興有益之政。除疑貳之弊。泛應曲當。各得其所矣。昔時兩邦爭長。流弊多端。今皆可免。布爲巨擘。肩任軍國大政。夙所蘊蓄者。皆得發舒施行。但秉鈞者尙有掣肘。因有二人意見不同。將啓爭端。今方伊始也。蓋世道之險。日甚一日。雖今時國政甚妥。辦事甚公。試問秉鈞者。能永保後來繼起之人。無所開斷乎。能永保國祚於無疆乎。蓋治亂興亡。謀於人而成於天。中外古今。莫不同慨也。

合盟新章第六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即同治六年

之合盟。

乃合衆邦而爲一國。事權專一。掌權者有三。一

布王。既爲合盟共主。亦爲大將軍。二盟邦政府有四十三人。係二十二邦公選。三爾來希他哈議院。此院辦事之人。皆民所徑舉。凡民可舉人。亦可被人所舉。各邦既盟。

不能渝盟。遵守合盟之例。更重於本邦之律。某邦如有新例違背盟律者。決不准行。新例有當於理。則採入盟律。方可通行。如布之軍律稅例。多通行於各邦也。以一邦論。皆無全權。布邦亦然。惟本邦之政。仍可自主。無論某邦。雖可自改其君政民政之制。然合盟中。以爲有礙大局。則不能改。如某邦以地界同盟之一邦。或以政權界盟外之國。皆合盟章程所不准也。各邦之民。准其互相遷徙。既到是邦。置業經商。與土著無異。此乃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六月初六日。續定之例。亦與盟律相符。凡民人年歲已至充兵之期。即在所居之邦充兵。惟自起之義兵。可任在何邦充之。設甲邦之民。移於乙邦。而產業仍在甲邦者。只納甲邦之稅。若并產業移去。或本無產業者。即在所居之乙邦納稅。此係是年五月十三日所定之例。合盟新章。民權增大。民人可以任意移居。隨在可以呈稟。可以印新聞。可以設製造大廠。可以招集公司。從前之律。但混說民權。國家之准予民權與否。尙在未必。今有民議院。可以保之。從前民欲遷居。必先問所住之邦。能否收留。耗費甚多。今則毫無阻滯。而不准收留者有三。一爲被逐之罪人。二爲瘋顛癡疲不能自食其力之人。三爲曾受本邦贍養之人。是也。又移居結親之例。不通行於拜晏。合盟新章共七十九款。分十五篇。一篇地界。

二篇盟法。三篇政府。四篇盟主。五篇議院。六篇關稅商務。七篇鐵路。八篇信局電報。九篇海軍章程。十篇派設領事章程。十一篇陸軍章程。十二篇出入款項。十三篇各邦不和之罰。十四篇總結各事。十五篇南北各邦相待之道。凡有權之三處。皆有立法之權。一能改合盟章程。二能改兵制。三能添改領事。四能改信局電報。五能改各邦商務。及各邦與他國之商務。及駕駛章程。旗式章程。民人遷移。六能改合盟進款。即關稅及本地貨稅。名愛克士賽司
即糖烟酒之稅定稅。名代克脫台脫
司即地丁等稅銀號章程。鑄錢印鈔。

布王爲盟主。亦爲海陸兵馬大將軍。可以不允他人所議之章程。如他人所議章程。有關海陸軍政及關稅貨稅而難行者。可以授意政府首領駁之。蓋政府議事甚秘。布王授意時。他人不知也。如其事經政府議院議定。則布王雖必允之。而可令布邦所派在政府之十七員不允。或令議院暫停。或全散議院政府首領。由盟主派委政府。倘議定應罰某邦。布王必允之。每年開閉議院日期。皆布王主之。由他國觀德國。其權在布王一人。派委公使領事。皆布王主之。今各邦尚有派使及收使者。如布邦有派使各邦。各邦有派使布邦。亦可與盟外之國立和約。惟須由德國政府首領畫諾。有關於大局者。政府議院遵三占從二之例。無關於大局者。遵善均從衆之例。議

定未押。先送政府閱定。再由爾來希他哈議院核議。均以爲可。然後請盟主書諾。凡各邦欲互相立約而不礙合盟者亦可行。布王能以合盟之名。用兵於他國。北德各盟之政令。及聯絡德皇與政府。又調護德皇發政施令。不違合盟之例。皆政府首領之責成。所有律例。除海陸兵制外。皆首領所定。首領所掌。係合盟各邦之大局。若一邦之事。則非其職矣。今之首領。即布之首相。所以可將首領事權。管理布邦之政。各邦人皆可爲首領。不必定是布人。政府之權。固無限制。而德國名士爾里內云。首領之職掌。亦無限制。隨時自己酌定。非有律例之可遵。事或未經首領畫諾。而辦理不妥。或政府人員舞弊。領首皆不任其咎。首領有衙署。有相助辦事之總辦一員。司官四員。副司官四員。又有文案等人。以分管政府之信局。電報。領事關稅。及行政府議院所定之例。又兼管商務。近年漸侵商務合同之權矣。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正月初五日起。布之外部。改稱德國外部。屬於合盟政府。從前布外部堂官改稱德國外部大臣。又各邦派人到外部辦公者。稱合盟外部公使。德國使臣之印信用鷹。而旁注北德合盟國乃該生。譯即出使大臣今皆德國給發薪費。

合盟政府。係新創之制。本有立法而兼行政之權。內共四十三人。由各邦派來。仍奉

派來之本邦調度。各邦所派人數。布十七人。撒遜四人。模令布而額二人。布倫帥額二人。其餘十八邦。每邦一人。凡有會議之事。每人須答。或是或非。布之十七人。須同曰是。或同曰非。不得或是或非。他邦不止一人者。仿此。惟布人最多。能不允所定之律。故今定爲三占從二。布遂不能強小邦以相從。凡政府所定之律。而一邦可不認者。有三。一其邦未派人。二派人未與議。三所派之人。未請本邦示。然已未請示。無從查究。以本邦之相臣。畫諾爲據。如此則所派之人。責任較輕矣。邦主與合盟政府之允否。本邦議院不能預聞。凡各邦所派入政府之人。其應得之榮利。與各國使臣同。布人講公法者曰。人云布在德國政府。未有大權。其實不然。蓋各邦欲有更章。無論允者多寡。首領不允。即不能行也。各邦所派之人。及政府首領。可到爾來希他哈議院。述本邦之意。然議院不能強之使來。政府大權。實能包括一切。如章程有關國政者。須將議稿先送政府議允。然後畫諾。交犯通商駛船章程。則先送議院議允。再送政府議允。畫諾。政府又須察看盟內各邦。有無舛誤。及德國所收經費之數。又掌委派領事等官之黜陟。至論執法之三大權。則有限制。因當初未定各邦通行律例也。一千八百七十年春。始刊行各邦犯國法之律。但私法及控告章程。迄今尙未論及。

律百克有大律堂。係政府所設。專治違背合盟之罪。設同盟中兩邦有爭論。可訴諸政府。政府派律堂之員議斷之。其權仍屬政府。相爭之邦。兩造亦可舉人與之共議。又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在來伯昔士專設一商務律堂。兼管駛船章程。與英海部律堂相似。院中司員多人。皆德國給以俸薪。交犯章程。凡犯大罪而逃往盟中各邦。均須所在之邦交出。惟其所犯係國法而非私法。其人在官報館主筆。此二者。邦主不能提案。須政府提之。政府之權能令其邦。定人死罪。

政府各員。分爲七司。一管陸軍及礮臺。一管海軍。一管關稅。一管商務。一管鐵路信局電報。一管刑律。一管戶籍。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初七日。布與撒遜立約。陸軍司中。必各用撒邦大臣一員。其餘五司。皆政府自派。據合盟原約。此七司。均以布人爲班首。每司內至少須有他邦所派者二人。不能全用布人。每邦無論派人若干。而每司中每邦只用一人。每年開政府時推舉之。舊舉者亦可再舉。每年政府既閉。七司仍可議事。此七司皆兼議法行政之權。凡有政事。上可觀君相照准。下可察僚屬遵辦。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爾來希他哈議院。有欲請政府分設各部。而亦有不欲分設者。

因恐分設各部。則奪政府之權。或政府奪各部之權也。議久不決。相臣俾思麥云。總於政府為妥。分部則權分。而合盟章程不能持久。總於政府。則政府首領握其要。分設各部。則與英國之上院相似矣。人皆謂俾相欲攬權。然耶非耶。不得而知之。然小邦派人在政府。尙有事權。設各邦之人。同心合意。亦可分政府首領之權也。分設各部。而人皆布所派。則布權更大矣。益德國不能與他國設部比較。因情形不同也。政府七司。各有專責。以平等視各邦。非獨厚於布也。況合盟章程。非一朝一夕所定。蓋各邦議院從長酌定者也。

爾來希他哈議院。二百九十七人。皆民間徑舉。布二百三十五人。撒遜二十三人。北黑辛三人。模令布而額水林三人。撒遜外抹艾生納三人。阿而敦布而額三人。布倫帥額三人。漢倍克三人。撒遜麥宵恩二人。撒遜各部而額大二人。其餘各邦俱一人。每年開院一次。三年任滿。其舉人之例。係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所定。迄今未改。各邦先分十萬人為一邑。得舉一人。如奇零五萬以上者。亦作一邑。亦舉一人。其邦如不滿十萬人。亦舉一人。昔北德國內有七邦。俱不及十萬人。又分鄉以便於舉人。分鄉分邑。皆政府所掌。英國有專管舉主冊擋之員。德國則否。必將舉主

登册與衆議董觀之。限八日。將不應作舉主駁去。北德國人。年二十五歲以外。居住舉邑之內者。可爲舉主。在營之武員。及有保父之人。乞丐欠債倒帳者。不能爲舉主。北德國人。二十五歲以外。無論在何邦居住。滿一年。或他國人入德國籍者。亦照此例。皆可爲人舉作議董。無論所住何邑。可以舉他邑之人。在營之武員。及有職掌人員。不可舉。非現任。而但領恩俸者。亦可舉。因德民人深知國政者不多。實用此等人爲解事也。現任者入舉。則派員署其缺。署員之俸。由公款支給。抑本人自給。尙無定章。爾來希他哈議董。或充德官。或充布官。則開去議董。故議董更不能作政府之員。議董之俸。及來往柏林之路費。迄今尙未准給。凡不能作舉主者。亦不能被人所舉。議董聚散。皆布王主之。政府亦能請布王散之。若欲重聚。則預傳各董於六日內齊集。九日內開議。合盟約第二十八條。載議事以善均從衆。然議董亦須有過半到院。到院人數未及半。但可議而不可定。其或是或否。用站立。或報己名以辨之。首領一人。副領二人。記董八人。皆議董自舉。只充一年。次年再舉。如新舉議董。先暫爲首領等職。四禮拜後。再舉實任。大約擇從前在議院最久者。先暫充之。倘下年未舉定。則仍上年之舊。待舉定後易之。首領同於英國下議士批克之職。但士批克遇議董分

班。可以入班內共議。而首領則否。首領不到院。副領代之。記所議者用簡寫法。應明日續議者。明日將所記者宣誦之。議院內皆公語。人人可聽。有應密議者。須十人酌定。或首領另訂。即不准他人旁聽。其定是否。是者起立。或按名答之。議董分作七班。拈鬮以定。歸入何班。已舉定分班後。而有人以爲不應作議董者。准於十日之內。陳於議院。惟首領及政府大臣同閱。而定斷所陳之准駁。分班之後。再在各班中公舉各項採訪使。名曰康密氏士。一分派逐日應議各事之次序。二考核民間呈詞。三考核農圃工商情形。四考核各進款。及賦稅關稅等。五考核律法。六考核各項出款。凡院內有款事。即請採訪使考核確實。而後再議。凡充採訪使者。亦可請採訪使商辦。採訪使令書吏記錄前次未定之事。及訪得情形。印出分送各議董。及政府。議院所議者。一由政府交議。一由議院條陳。須議董十五人書押。然後送進。一由民間條陳。凡此三者到院。皆一面印發於各議董。三日後到院宣誦第一次。乃將大畧開議。不能駁回。初次宣誦後。如須另行考核者。由採訪使內選出數人。將一切情形。採訪考核確實。紀錄送院印出。分送各議董。次日到院宣誦第二次。又二日。到院宣誦第三次。如三次無人出而辯駁。則用善均從衆之例定斷。而呈於政府復議。如可其議。遂

著爲律。如南邦如欲入盟。或各邦主與本邦議董不合。此二事皆非民院所能辦。必由政府會商矣。阿而敦布而額布倫帥額模令布而額撒遜阿理延布而額撒遜各部而額大等邦之事。大約政府交議者居多。此自然之道。因德政府各員人本勤慎。且較議董能明白事理也。南邦如欲入盟。經政府核議。善均從衆。不如他事之必三占從二也。然仍候德皇之命。如議董謂政府某事不善。須寫出節畧。有三十人簽字。呈於首領。轉呈政府。仍發議院示定日期。政府派員到院辯論。聽各議董善均從衆。以定行否。議董在開院期內。苟非殺人留血迹可證者。有司不得拿治。然議院中不願保者。仍可拿治之。議董在院無論陳說何事。刑部不能阻止。蓋西國議董本有此大權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之後。信局電報。亦皆歸併德國。從前十八邦信局。皆親王透恩太克賽士所管。其後全售於布。計九百萬馬克。唯撒遜一邦。模令布而額兩邦。布倫帥額一邦。有派信局人員之權。他邦皆布王所派。電報之權。皆布王掌之。雖電報信局之章程。政府及議董可以同議。而仍歸德君主辦。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定各國通行信局章程。信局各員。皆德國所派。信局與別國所訂之約。亦

德君主之。電報信局所餘之款。存作公用。初時各他邦有出多入少。出少人多之異。以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起。每五年扯算而記其數。多入之邦。酌減其應繳之數。此法僅行八年即廢。今已全歸公用矣。鐵路之權。布人亦常思收攬而尙未成。各邦所用權量。皆較準一律。無有參差。德國款項。皆政府及爾來希他哈所定。但各邦自出之物。非政府及爾來希他哈議董所得干預。糖白蘭地酒皮酒烟等稅。惟德國可以定之。次年應支各款。經爾來希他哈政府議定。仍由政府首領查察。如不敷支款。再由爾來希他哈籌商。增徵軍營用款。由兵部海部列冊送爾來希他哈核議。不能駁減。軍中每人每年需用六百七十五馬克。武官俸及器械皆在內。照合盟章程六十二條。軍需款二萬二千三百萬另二百馬克。即一千一百十五萬零十英鎊。以六百七十五計之。應養兵二十九萬九千七百零四名。此款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初一日。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年之數。軍務既平。尙當更改合盟進款。一關稅中抽出數分。如未過關之烟糖皮酒火酒等之稅。皆抽之。二合盟之屬地。在海關會之外者。其稅全歸合盟收取。三各邦信局兌換印花之稅。四信局電報之餘利。五商人繳於律堂訟費。六領事官所收商人之貼款。七上款不足。各邦公攤。

以補之。大約每年藉各邦公攤者三分之一。以各邦民數之多寡分攤。然不甚公平。地大民多。而貧者受虧。地小民多。而富者便宜。伯嘉門有民十萬人。甚富。透里斤排拉司亦民十萬人。甚貧。而攤款同。不公平也。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借國債三千萬馬克。歸布邦掌國債者經理。政府首領及議院派七人監督之。每年開列出款。交於政府及議院。以上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合盟章程也。是年釐定稅則。合盟二十四邦公同酌定。原議用十二年。及有戰事而又改矣。然新章未定之時。有用舊則。但就北日耳曼而論。本不可改。就南北交情與前不同論之。則又應改。而改章頗亦不易。各邦於夏季派員會議。將章程送各邦執政核查。發交各邦議院議定。各邦議院所駁者。不過二三條。然各有會議之權。不能不送請核議。緣是往復延遲。又有善均而無衆可從。故延之。又久也。未戰之前。法郎格舍而德之權。與布相埒。及戰後。關稅商務。俱歸政府及爾來希他哈議院掌管。故從前稅則不得不改。如仍用舊法。則南邦在關稅會中者。不能曲從北邦之便。於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俾相請各邦會議於柏林。立商部及商會。係與政府及議院相對。一掌國政。一掌商政。商部商會之人。即政府及爾來希他哈之人。而另添南邦派出之人。掌關稅之權者有三。一爲德君。

一爲商部大臣。一爲商會。如改關稅新律。則應由商部及商會允准而行。但從前已定之舊律。非商部及商會所能改。惟德君能改之。所定關稅新律。無庸送各邦議院核定。此新律。如政府及商會及德君不欲改。則行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歲底爲限。所定之約章律例諭旨。歸各邦自印頒行。而商會可察其頒行與否。此商部與政府似同而有別。商部首領即布王。商部尙書及掌稅大員。皆布王所派。有阻人變更成法。及開院停院散院之權。德商部之事。卽德政府之員兼辦。原有北邦之四十三人。加以南邦拜晏六人。威而顛白而額四人。巴敦三人。南黑辛二人。共五十八人。內從布員中選出一員爲總辦。不必定是相臣及議院首領也。德商部之權。與德政府相埒。可以往商會中觀聽。每年會一次。當商會聚時亦聚之。凡有關於商務者。須由該部核准。凡欲與會外他國立商務。及駛船條約。不經該部允准。雖德君亦不能專主。凡有新律。由該部頒發各邦遵行。商會議董之或散或聚。皆該部與德君主之所議之事。善均從衆。德政府內另有掌賦稅之司。所掌之事。分三宗。一商務。一稅務。一報銷。每宗從各邦各派送一人。由政府委辦。從前北日耳曼亦如此辦理。後來新立德國。仍循此例。商會議董。卽用爾來希他哈議董。又另添南邦八十五人。內拜晏四十

八人。威而顛白而額十七人。巴敦十四人。南黑辛六人。亦皆不支俸。各邦應舉人之地界。常有相爭。巴敦仍照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所定之例。各邦舉人之例甚嚴。南邦不肯派北邦之人充議董。此與定律不符。蓋定律謂南北不分畛域也。此會非每年一次。有事則聚之。德國政府人三分之一。以爲欲歸商會議者則聚之。不能充爾來希他哈之人亦不能。商會議董兩議院大同小異。所異者。商會不派康密氏士而已。海關之糖鹽烟稅。按南北各邦民數多寡分派之。火酒皮酒稅。在南各邦較之北各邦。有輕有重。不能合計。各邦稅員。皆各邦自派。而聽德國調度。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所定關稅之例。及主諭合訂。名爲德國合盟稅則。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十月初一日。由首相頒行。另有關稅刑律印成全書。一千八百七十年。南各邦合入北德合盟。新盟各邦內。有君政者二十二邦。民政者三邦。又有一省係德君主政。凡有諭令。不但德君畫諾。且須首相畫諾。倘有錯悞。惟首相是問。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始有君民相約之法。亦由德國議准頒行。是年之後。是省亦舉議董入爾來希他哈。惟德國政府。仍無是省所派之人。因不作爲邦也。

南北合盟。一以保衛土地。奉行律例。一以保護人民。培植蕃盛。權在德君及政府及爾來希他哈。此三者之事。與舊北德國相仿。德君卽布王。布王如何傳位。卽德君亦因之。其位世及。必在荷恩初良朝。傳子不傳女。立長不立少。立父族不立母族。惟德國倫立幼主。不能親政。如何辦事。布爾里內所訂德國政例中。未經論及。而布邦向有幼主。不能親政。應派人攝政之例。故攝政之人。但能治布而不能兼德。若另派一人攝德政。又與合盟例不符。倘日後有此。當由議院及政府議定矣。今德君之權。與舊北德國略同。惟稍異者有二。一舊北德國君操戰事之權。今須由政府議准。方能行戰。又爾來希他哈。亦能不給糧餉。以阻止戰事。此但不過爲旁權。一舊北德國君。可便宜行事。今須由政府議准方行。其餘各權。與前仍同。政府中加南各邦共十六人。內拜晏六人。威而頓白而額四人。巴敦三人。南黑辛三人。與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例稍異。其在政府議事。亦與前有異。如有不涉全德國而與數邦關係者。但由此數邦之人議之。從前之例。三占從二。今已改爲關係大局之事。有十四人不允。卽不可行。德政府人已加。而布仍十七人。增布權而無庸增人。首領如未到政府。則拜晏到政府各人中。揀出一人代作首領。政府中軍政司內掌兵丁礮臺者。除德君所

派之人外。常有拜晏所派一人。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與拜晏立約。於政府中立外務司。皆用撒遜威而顛白而額之人。其總辦用拜晏入。凡與外國公使交涉者。皆政府外務司主之。然卒未辦成。政府今有訂定章程。令德人遵照之權。從前此權在德君。今歸於政府。政府與議院俱有立法之權。又掌印新聞紙立會之事。由此觀之。德君之權。減於前矣。今爾來希他哈議董共三百九十七人。其中加愛爾省委員十人。各邦議董。布仍二百三十五人。加拜晏四十八人。撒遜仍二十三人。加威而顛白而額十七人。加巴敦十四人。加南黑辛九人。其餘各邦仍舊。其舉人之法。照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正月三十一日之例。開院停院散院。及如何辦事。如何分班。及分班所辦之事。舉首領。及所議爲是爲否。一切章程。與從前北德國議院相同。凡事之止關係數邦者。但令數邦人議之。又與政府相同。德國人可任創一議。請議院遞於政府。如議院肯爲轉遞。則德民之隱。可以上達於政府矣。

首相職掌。一凡德國交涉大事。外部不敢任者。皆取決於首相。二政府所議之事。皆首相主稿。三專掌通商之事。四北德國及巴敦黑辛之信局電報。皆其所掌。惟拜晏威而顛白而額之信局電報。仍由本邦自管。德國合盟律第五十二條云。信局電報

驛票。皆政府所掌。惟拜晏威而顛白而額之內地信局電報。在本邦及隣邦來往者。本邦自掌。其與外國通信者。亦政府所掌。載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信局約掌之中。此二邦信電之費。歸本邦收用。不似他邦之分撥於合盟。德國亦可與隣近小邦立通信之約。但不能與外國立約。五掌度支國債。賦稅國債。皆海軍陸軍之經費。及布法之役所借之款。首相監督其事。有幫辦六人專掌之。內三人爲政府所派。三人爲爾來希他哈所派。六掌從前賦稅會之事。今南北已合。此會遂廢而并入於政府。及爾來希他哈矣。惟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及一千八百七十年十月初一日。稅則刑律。至今仍用之。爾愛省亦行此三種律例。惟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巴敦三邦。可自稅其本邦自造之火酒皮酒。七專掌爾愛省之事。

各邦之陸軍海軍。除拜晏外。皆分掌於布之兵部海部。此兩部不屬於德。德之兵政。係政府中兵司所掌。威而顛兵制與布相同。所異者三事。一兵衣。二軍營所奉之教。三軍中刑律。其兵自成一軍。亦歸德君管轄。拜晏每年應繳兵餉若干。以協德之兵餉。但此協餉不與他邦之款相合而爲另款。應作何用。仍由拜晏自主。平時之兵。邦主自掌之。戰時德王掌之。其治兵及槍礮之制。皆與德一律。德國火車有關於兵事。

者皆政府掌之。設德國因兵事所用。隨時可增火車鐵路。不必先請該邦主允准。拜晏向來自掌其火車之政。凡涉兵事。亦歸政府掌管。

以上略述合盟新章所。異於昔時章程之處。其相同者。則不贅述。今與昔比。君權較減。政府之權較增。布邦在政府中之權。則與前相同。拜晏威而顛二邦另有特權。但恐不能常保後將。漸替矣。

德國制度甚奇者。德君之權。有時無限。有時有限。盟內皆自主之邦。其權雖有歸於德君者。而各邦主尙有無限之權。有責任最大之首相前已縷論之。有政府府中人員。係各邦派來。其所掌之行政與立法二事。他人不能考其是否也。因係各邦專派所行之事。不必稟命於本邦之議院。有爾來希他哈舉人之法甚寬。其權則小於歐洲他國。此其大略也。至德國將來究竟如何。亦莫得而預揣焉。



一
一
一

皇朝蓄艾文編卷六十三

外史四

英除積弊一

江都于寶軒驥莊輯

英國李提摩 譯
烏程周慶雲節

英自既改制度。民有公舉官長之權。不特皆知自重。且共孜孜向學。於是通達事
 理者。分立學塾以教子弟。考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僅一人入塾。至一千八百五十年。入塾
 讀書者。人已占一十時教會。分立學塾並禮拜日別方勸導學塾不
 取束修至早亦一人占一英廷亦日求整飭學校。其始規模尙小。當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時。僅撥英
 金二萬鎊。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增至一百萬鎊。此英人學問。所以駕於歐洲諸國也。
 自法戰後。徧國人心。深明利弊。思重整頓。至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其所去之第一弊。
 則俯準百工立公所也。舊例禁百工自立規條。至是始弛。機器出口之禁。凡工人利
 他國工價貴而就之者。亦任其便。是時織布廠中之幼稚。勞瘁備至。並為明定章程。
 入廠婦孺。官為保護。幼孩年九歲以下者。不準入廠工作。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重定
 嚴章。每日作工限定十點鐘。當時織廠。皆謂自是之後。織廠失利。必將停工。不知萬
 國通商以來。各廠生意日盛。則非諸人所能料也。當時英廷濟貧之法。料派富室。年
 費英金八百萬鎊。而弊竇滋多。貧民知公家必有以養之。情者恃有貧糧。不事生產。

皇朝蓄艾文編

卷六十三 外史四

一 上海官書局印

而操工之輩以不數仰事俯畜之需。互相觀望。農夫亦以辛苦之所得。不及額定之貧糧。遂相率不屑耕種。流弊至此。救之適以害之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改定新章。凡少壯者不許再領貧糧。否則勒令入養貧局。其力能工作者。一概裁革。於是英之貧民。日進佳境。工價亦漸增。而濟貧民之款。已十減其四。所惜奉行不力。仍有不肯自食其力者。則於風俗人心之故。憂未艾也。追憶一千六百六十年。英沙里王第二在位。英人恐受天主教之害。定律不屏天主教而改從監督會者。不準入仕。一千七百九十年。福克思建議。國家之設此律。不過防天主教耳。今惟監督會人。始準筮仕。其餘長老公理。浸禮。惟斯理各教會。入仕有禁。宜從刪汰。英廷不許。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羅色爲相。英廷始許刪除其律。而大教師之在上議院者。仍增八基督敎人。方許筮仕一語。猶太敎人。遂不能入下議院。閱三十年。始定猶太敎人。亦準服官。仕途中遂無因敎而廢官者矣。數百年前。天主教人掌英大權。苛待耶穌敎人。故耶穌敎既得志。設各律以鈐制天主教。阿爾蘭曾別設議院。皆以耶穌敎人爲議員。遂改舊章。凡以天主教人。不特不能舉入議院。又不準有舉官之權。馴至欲充律師醫生。亦加禁止。且定兩敎人。不得互連婚姻。若禮拜堂之神甫。有主持者。以死罪論。天主

教人若潛伏議院竊聽議事者一經搜獲卽科以重罪。

英律凡人死後產業悉歸長子而阿爾蘭定律若天主教人改從耶穌

幼子可與長子所應得又天主教人死而未立遺囑者其產業不得歸其本教更有耶穌教之律師娶天主教之女爲妻者卽追去律師執照又天主教人購馬疋價不得逾英金五磅違者不論何人但擲英金五磅奉馬徑去天主教人不敢阻

一千八百一一年撤阿爾蘭議院並爲英倫總議院然仍主服官必從監督會警特爲相請去律中太過之弊終亦未有更張當主持清議之際有屋可納者阿爾蘭之信天主教者也公舉爲申理彼教之屈時惠靈吞與披利務欲堅持舊律及聞屋可納講論數次披利在勸惠靈吞以必改於是於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遂取苛律全行刪改又準屋可納入爲議員自此耶穌天主兩相安矣英之宦家世家貿易家富有田產皆獲朝廷保護之益其餘食力之輩漠不關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悉以平等視衆人凡舊律之有害於小民者逐漸改訂初小民未有自主之權故有極大市集祇爲數富戶所共掌當議院舉官時不論人地之合宜與否但視賄賂之厚薄爲用舍若人既由賄得官必剝民脂膏以取償甚至善舉公款亦私贈有權之家求舉已以入議院至蘇格蘭之民政局董事任滿更可擅派私人以代已職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重定新章大旨謂各處人民凡應納賦於朝廷者卽有公舉董事之權蘇格蘭一省如有舉人入議院之權者兼可舉董事入民政局從此積弊盡去英人既

有舉官之權。若不觀新聞紙。何能知國事。當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各新聞紙銷出報一卷。公家必收英金四辨尼之稅。小民力能閱報者。通國不過三十萬人。且有私自購閱者。遂致報雖見多。稅反見少。大吏察知其弊。定減稅新章。報銷乃遂林立。至印報所需之字。本亦有稅。更盡除之。報館愈盛。英之郵政局。向歸官辦。取價甚昂。約華程一百五十餘里。已需英金八辨尼。於是儉約之家。不能常通書札。其貿易中通信者。亦簡而又簡。或私相探受。或以函札雜入官文書中。故郵政局雖占利藪之名。而所入終寥寥無幾。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有羅蘭希利者。出一法。謂公家先製小票。售諸民間。每票取英金一辨尼。每信一封。約計路之遠近。酌定一極廉之價。即取此票粘於信面。少或一張。多或數張。送至郵局。即爲代寄。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英始批准。舉國大便。既而泰西諸國。仿照辦理。所獲之益。不勝僕指。即以英倫舊時。勻計一年之內。一人僅寄信四封。改法而後。勻計一人三十三封。另有不加封套之信。僅收半價。是年共有一千兆紙之多。又新聞紙及書籍等。有二百五十兆封。共收英金五百五十萬鎊。除局費外。計獲一百萬鎊。誠公私交便也。英廷將改制度。查有各礦公司。僱用婦孺。入地挖取礦子。受苦不堪。一千八百四十四年。頒行定律。限以時刻。過

則有罰。另設監察礦務官以督之。二十五年前。英國曾申販買黑人爲奴之禁。而中美洲海島之黑奴。依然販買。旋有英官惠被福施及補施教。欲全舍黑奴爲平民。惟蓄奴者。謂若輩赦免。我則盡失其利。主持赦奴官曰。可陳明買奴之價。當籌款以償。蓄奴者無以對。遂由英廷籌英金二千萬鎊。代償奴價。而盡赦黑奴。此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事也。英廷刑法過於嚴峻。而公家終不議改。猶幸早定陪審人員之例。灼知其情僞。如貿易者有罪。則延市井中人陪訊。耕種者有罪。則延畎畝中人陪訊。刑章雖重。陪訊人員。可略爲變通。改比。其間有大吏曰羅米禮。以爲陪訊人員。往往改比輕律。但律文有定。改比無憑。且犯小事而傳重律者。究所不免。因獻議於下議院。酌減刑章。前後十年。苦心孤詣。議院爲之酌改數條。既而又有大員曰麻欽吐詩。亦商勸英庭。輕減刑章。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上議院始許之。蘇格蘭省。本準陪訊人員。代罪犯聲明委屈。而他處則不準。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始一律準其代訴。凡前之死罪。多條。今僅刪存其七。可想見民之受惠矣。英國向例。同一物也。售於他國。必使從賤。若購他國之物。必使昂其值。積之既久。本國之物不敢出口。他國之物無人顧問。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蘇格蘭之夏斯哥海口。有院長師米得雅堂者。特創一書。曰富國

策中云民間通用之物。公家忽設一法。使之騰貴。謂特以保本國之業。不知保一業。卽害萬民。此真愚之又愚者也。此書既出。英相鑒特賞之。竟欲查照此策。盡改舊制。惜乎未能卽行。一千八百二十年。英京商務局。又呈公稟於議院。大旨請除收稅保業之法。阻撓者多。其議遂寢。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曼拙忒城人。共立一會。名曰賤食會。皆欲請英廷刪除舊法。其領袖鼓不登。謂欲正風俗。必先厚民生。英相披利亦持此議。於是鼓不登益專求萬國通商。以爲救民之關鍵。又以孤立無助爲慮。徧訪同志。得鉢攔脫。與之締交。請爲協辦。於是貿易中人。共願輸金以供會中之用。二人又徧遣同志。分赴各府州縣。宣講通商之益。會幾何時。徧國通商之政矣。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議院諸員。亦以重稅進口貨。不免困民。於是宰相披利。通閱進口稅章。有應全免者。有應酌減者。凡刪改七百五十類。惟他國進口之糧。應納稅項。未許全免。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阿爾蘭歉收。英倫及蘇格蘭二省。歲亦不登。未能挹彼注茲。披利知阿爾蘭人。無以爲食。而進口糧。仍科重稅。怒然不安於心。卽集守舊班諸員。議蠲糧稅。不聽。披利無可如何。遂辭職。及至廷推繼相。竟無人敢拜命者。知披利所定之法。可期必成也。未幾披利復爲相。凡梗除稅之議者。一概不予延納。遂於一千八百

四十六年。重申前議。行投筒之法。及傾筒。則以免稅爲是者多。知下議院已準行矣。旋申請於上議院。上議院貴紳不願。時惠靈吞尙在上議院。因語於衆曰。天災流行。餓夫載道。下議院此議。願登斯民衽席。奈何阻之。諸貴紳不得已許之。守舊班見披利毅然刪除糧稅。心皆憤懣。俟其別有所議。無論可行與否。一概駁斥。而諸議員亦無有爲其左袒者。披利又不得不告退。而當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英國貿易總數。纔值英金一百三十四兆鎊。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增至英金六百五十五兆鎊。其大有造於英人者。衆莫不知。雖英官仇視披利。竟不許復登朝籍。而英民則無有不感激涕零者。英國向科進口糧以重稅。實爲保業之私心。今此弊旣除。各業稅遂亦漸免。查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科他國進口貨稅。多至一千二百類。比年所徵。不過十二類耳。又船戶一業。不準他國船攬載本國之貨。亦藉國家之保護。然不問民間受害與否。尙未洽保民之道。一千八百四十九年。英廷體察民情。亦命刪除。英民更喜。查是年英之船隻。運載各貨物。合計僅重英權四百九十萬墩。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增至六百萬墩。船中水手共二十五萬人。可見改律者之無害而又有利也。又英於中非洲。有屬地數處。總名曰西印度。其進口之糖。自彼來者。科稅則輕於他國。所以

保其糖業也。因彼處之黑奴已釋。奴少工貴。若糖稅與他國相等。西印度人必至重。至非洲私買黑奴。然英廷不信也。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釐定章程。各國糖稅一體減收。然西印度自改稅章後。其運出之糖較之未贖黑奴以前。僅存五分之一。猶幸農人善於樹藝。故雖受虧於初。後仍逐漸恢復。黑奴亦漸受教化。他事俱有起色。英國自維多利亞即位後。百工日用必需之物。幾無有徵稅者。惟華美之衣服。精潔之飲饌。始科以稅。由其自取也。溯英法大戰時。凡工人一名。每年日用諸物。需納國稅英金十一鎊。卽如一織布匠。因保業之故。其終年所入。半充國課。如價值英金八磅之物。而購之者需十磅。蓋徵二磅之稅也。其重者值金二磅。購之者亦需十磅。則徵八磅之稅矣。又如茶葉一種。以金十磅購之。中有國稅五磅。糖則十磅之中有三磅。架啡十磅中有四磅。胰皂十磅中有二磅。先令。黃酒十磅中有二磅。旱烟十鎊中有八鎊。燒酒十鎊申有七鎊。至麪與肉二物。爲果腹所必需。亦無不有稅。及改絃更張而後。日用之物。全不納稅。今計公家一年。度支所出。共英金九千萬鎊。而其所入。則有烟酒稅四千二百萬鎊。謂此非日用所必需。雖重稅而不爲苛也。又有茶稅四百五十萬鎊。茶之爲物。亦非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故畧科以稅。其餘應徵者。惟富戶

之糧賦。契據之過戶費。皆取之而不爲虐。彼百工人等。但能不嗜烟酒。即無納稅於公家之日。於是數百年之積苦。竟於數十年中一概掃除淨盡矣。

英除積弊二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英國舊律之弊。咸予湔除。於是檢其丁口冊。知民間衛生之法。已遠過前人。考一千年。計英國每三十六人。中年死一人。至一千八百三十年。五十四人中死一人。蓋緣昔年不知潔治道途之法。致死者多。昔英人多患痘症。名醫櫛耐。創爲治牛痘之法。痘症之大害除。名城巨鎮。地密人稠。易蒸穢氣。而發爲疫症者。一經傳染。受害必多。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英廷派員專查一切致疾之物。輯錄成書。徧示民間。又歐洲舊例。死必葬之於禮拜堂左右。及貿易浸盛。墳園之旁。皆築房舍。每鑿井以資汲飲。一遇大雨。坎中積水。流入井中。卽沾屍毒。因議闢郊外地爲叢葬所。卽昔之已葬者。亦各改葬。而病者以少。又令各城市砌陰溝。以洩穢濁。設良法以飲潔水。其房屋之破壞者。令拆去之。由公家築舍使之棲止。又於各部院之外。別立防病部。曾不數年。疫氣潛消。同登壽域矣。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大改制度後。咸以爲諸務大定。從此無庸更張。而公舉官員之法。但畀其權於富戶。而百工人等。未能干預也。旣而百工中有撰百姓民名分篇。文中所論推廣公舉人員之理。無有能駁之者。一千八

百五十二年。羅色在相位。決計推廣之方。以為事在必行矣。不意俄土釁起。英議助土敵俄。而俄禍未紓。印藩又叛。無暇兼圖內政。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軍務大定。重議及之。時守舊班諦息為相。僅許推廣萬分之一。議員之求新者皆不悅。其時求新班中負聲名者。曰帕茂思登。曰羅色。曰杞辣士端。而靈色屢執英政。即於一千八百六十年。自出新意。謂鄉民年納租賦英金十磅以上。城民年納英金六磅以上者。皆準其有舉官之權。帕茂思登不然其說。旋即謝世。遂以杞辣士端為求新領袖。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杞辣士端議改鄉民年納十四磅。城民年納七磅。即可與於舉官之列。時諦息繼帕茂思登為相。力持駁議。不意次年諦息忽改為居城中者。不論年納租賦若干。皆可舉官。鄉民則年納英金十二磅者。亦與舉官之列。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始經上議院批准。於是城民無不操舉官之權。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下議院體察民情。復議舉民亦不問歲納租賦若干。許其一體舉官。上於上議院。而上議院以舉官之權。雖可由城而推之鄉。然豈可漫無限制。是年秋。下議院領袖杞辣士端。於原議中補入舉官新額一條云。按民額以舉官員。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上議院批准。英民遂益無缺望矣。

考五十年則改定英民公舉人員之例。或以縣計。或以城鎮計。應舉官若干員。於民數之多寡不同。也是年始以民人生齒之數。以定公舉官員之額。從前得

操舉官之權者約三百萬人。至是英倫蘇格蘭阿爾蘭三省共五百萬人。而英倫議院之增於舊額者計十二員。蘇格蘭亦有增加。初英之改制。以順民心也。守舊班諸員。每謂許其舉官。必應振興教術。公家因遂注意於此。一千八百七十年。議員福世德獻教民策。宜先查各處學塾之數。歲需經費若干。公家則發帑以助之。民間則籌捐以足之。其所增設者。除平常學塾之外。兼教以經典中之大道。英倫省孩童入塾。準本地紳士操其權。至蘇格蘭省。孩童及入塾之年。而仍縱令嬉戲者。準地方官罰其父母。其無力者。別設義塾以教之。蓋民既各擅舉官之權。必先有舉官之識。則學塾關係至爲重大。英及廷準立學塾後。英民之入塾讀書者。較昔時多至二百二十五萬人。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每百人中能書已名者僅十八人。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百人中已增至八十一人。而冊報學經費。除各大書院及中等書院外。但以初學書而論。每年已需英金四百萬磅。誠可謂盛莫與京矣。歐洲教化之途。總爲三類。曰天主教。曰希臘教。曰耶穌教。歐南之民。半奉天主。歐洲西北之民。半歸耶穌。而其東方一帶。則守希臘教者爲多。三教者同源而異流。各分門戶者也。至英人則半從耶穌。然同一耶穌。又分爲兩大教會。一曰官會。即監督會其初創時。凡禮拜堂及教士之住宅。皆官爲給帑修築。一曰民會。則皆民間贖金而崇奉之者。民會中又以官會所訂教規。與真經之旨不符。遂各自立會。絕跡不至官會堂。

行受教禮。官會固不能強。然民會中人歲入之款。英廷恒強令十捐其一。以充官會之費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刪其例。然猶有科派捐修官會禮拜堂者。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始不準派捐。英民之婚娶者。必至官會禮拜堂簽名。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即赴民會禮拜堂簽名。亦許其爲確證。若民會教士死。向不準附葬官會之坟。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始許一體埋葬。其民會受屈之最大者。莫如不準入大書院讀書。及博取功名。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後。無論民會官會。一體讀書入仕。猶太人之居於英者。自守其教。而其受官會之欺。與民會相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亦準猶太教人入上議院。於是千年以來苛待教會之律除矣。阿爾蘭於三百年前。亨利王第八在位。強逼民人。一切務遵王命。其有仍遵羅馬教皇之命者。以犯法論。二百年前。又強人從監督會之耶穌教。蓋英國君民。昔皆天主教中人也。故有籌公款以助天主教。既而改從耶穌教。即以公款助耶穌教會。在英王之意。亦自以爲不可易矣。殊不知英民信天主者。十仍居八。信耶穌而從長老會者。祇居其一。其從監督會者。不過什一耳。乃英王以監督會爲官會。遂舉應給教會之公款。專交監督一會。帕茂思登爲相時。曾言英廷待阿爾蘭人不公。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杞辣士端甫爲相。即議阿爾

蘭人既半從天主。英廷不可強令仿照英倫之例。至阿爾蘭之耶穌天主兩教人。不必令在上議院議國政。日後大掌教出缺。亦不必由英廷簡派。庶彼此兩無偏倚。官教堂地址。科其租賦之半。又監督會盈餘之款。英廷代爲存儲。俟有大事裨益於阿爾蘭者。則用之。此章定後。徵特教務。悉能妥洽。英廷且可收英金七百萬磅。舉辦有益之事。議上上下下。議院感悟。君主亦遂準行。自此以後。阿爾蘭之監督會。亦即改爲民會。向日官會之名目。一體革除。惟阿爾蘭最棘手之事。莫如地畝。蓋其人半爲人佃田。而其爲田主者。又非土著。農夫欲佃其田。田主願給種者種之。否則惟有懸耒而興嗟耳。然其心則大不服。謂自吾終歲勤動而後。瘠者腴。荒者熟。乃田主不以爲功。或見地之肥美。反令增繳相租。違則別招他佃。於是農夫負屈。求伸於官。而律例無保佃之文。官惟有將就定案。佃戶忿無所洩。遂有暗捐其田。冀墮田主之業者。歷年既久。農又務求一相安之策。爰共私立規條。若佃戶已將本年之租繳清。田主不得另招他佃。倘佃戶不願再種此田。亦由佃戶另覓他佃。而索償其積年所費之資本。此規一定。田主恨之。謂田固我之田也。豈容若輩強占。甚至有佃戶已就其田。蓋屋者。田主責以私造房屋。不特不還屋價。又招新佃。於田租之外。另繳房租。舊佃無

可呼籲。糾衆以毆新佃。釀成命案者有之。杞辣士端憫之。因爲定一保護農人之律。略謂佃戶租田之際。可立租限。以三十一年爲期。若未滿期而田主不允租者。至少給還舊佃以二年之租價。或有多至七年者。倘舊佃蓋屋於其地。或爲有益於田之事。須田主一一償還。始許另招他佃。若在限內。佃戶不願再種。準由本佃招人承頂。應收各費。自行妥議。田主亦不準勒指。新律雖定。阿爾蘭農人仍未能相安。至一千八百八十年。農人忽結死黨。以地黨會爲名。糾約各佃。概不繳租。杞辣士端以爲彼之敢於妄爲者。必所定租地之律。尙有不公也。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又集議員加意整頓。令各地主以公平之價。改定租金。佃戶若有負欠。及不合租約之事。不准地主立時攆逐。佃戶所應居之地。則準其隨時變賣。待佃之厚至此。而不料其梗頑如故。一千八百八十二年。駐阿爾蘭大臣。竟遭若輩謀斃。英廷遂定刑律。凡有地黨會案發。一一從嚴科罪。始得相安無事云。

歐洲百年前情形

歐洲百年以前。各國君長。窮兵黷武。日尋干戈。全洲人民。不過一百七十兆。而隸軍籍者四兆。或由國家選練。或係自願投効。其軍械防費。一取諸民。民安得不困。且歐

英列強是時七譯
烏程周慶雲節

洲全境北至北海。南至地中海。東至亞洲。西至太平洋。幅員如此。其遼廓也。兵燹既開。難營生計。况相爭至廿五年。死亡不下數百萬。實亘古所罕有。嗚呼。慘已。歐洲大小之國不一。有法蘭西者。以暴虐聞。百年以前。有民二十五兆。其君專權自肆。小民呼籲無門。激而生變。揭竿四起。皆求改絃更張。而兵端之開。遂由法國始矣。當中國雍隆之際。法國魯意王第十五。當國六十年。多行不道。罔知治理。然較前王魯意第十四在位時。兵禍已少。且以整頓商務。經營製造。爲當務之急。故百姓雖受其害。尙謂得享太平之福。已萬幸矣。時有名宦蒙特斯邱。新著一書。言英治國規模勝於法國。法人讀而羨之。一舉一動。盡以英制爲則。衣冠亦改而從英。昔者一年之中。購英之貨。不過值英金九萬鎊。改英制而後。增至八億三萬鎊。論者不察。以爲法人好英之服飾器用。實則好英之法度典章也。法人既漸明治國之法。會屬於英之亞美利駕洲人。忽起叛英。自立爲國。並使百姓公舉有才德者以爲君。立國號曰美利堅。法國聞之。其世家中之賢者。與讀書士子。卽欲同至美洲以助成之。法雖嚴行禁止。然尙有人私往者。自是以後。法之士民。不服王之舊規矣。法俗習於奢侈。宮廷尤甚。貨於他國之債。積至英金二百二十四兆鎊之多。統計一年應付國債之子金。須二十

六兆四億鎊。而計其入項。合各色賦稅。不過十八兆八億鎊。日積月累。百姓愁苦。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乾隆四十八年改命嘉龍爲戶部尙書。嘉龍剝肉醫瘡。國債漸次清理。不知

嘉龍雖似善於理財。實賴各銀行之支借。迨銀行之財告罄。依然莫展一籌。因密奏

法王曰。臣力竭矣。苟欲求富。惟有恪遵舊日成規。舉昔年世家教士輕賦免稅之弊。

掃而去之。而令與商農人等一律完納。則舉國人民。必皆悅服。書上。王下詔。世家與

教士等。約期會商。嘉龍承旨。明告諸人。世家與教士聞之。聲勢洶湧。王懼解嘉龍職。

改令世家教士。熟籌良策。詎知此二等人。並無善法。漸漸散歸。法民依然守困。此一

千七百八十七年事也。法國舊章。王獨掌利權。民間罔知國用。比年以來。始行立册

示衆之法。而法京巴黎城中人及農夫人等。亦各關心時局。見度支清册。知王不能

治國。因共相竊議。公舉議事人。集於一處。別籌善法。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爾國

公舉議事者。一千二百人。集議於非色野。法王所居離巴更改舊章。函約世家教士。齊

赴禮拜堂。既入堂。教士世家。不願同處。王改命分爲三處商議。而農商工諸人。必欲

親面會商。庶得秉公之善策。俾通國人皆稱利便。教士世家俱不從。商農工等。即伸

下議院之權。自立主見。謂自今而後。我等公議之會。會中人共訂之律。即爲憲律。彼

世家教士。既不欲與我等會商。則我等公議既定以後。即按律而行可也。

或謂公議係美

國駐法使臣迭非孫爲之謀。商農人等效美國之自立新政云。國權既改。王與教士世家。遂不得不從。然非心悅誠服。

故仍欲收回政權。以作威福。是年七月。召兵三萬。運礮百座。連營於非色野一帶。思以兵力脅民。國會中人聞之。求王遣撤兵士。王不允。且縱兵直抵巴黎。巴黎人且驚且怒。一律罷市。又集城內外諸人。互商辦理之策。僉謂我等不反。無以救各人。於是全城俱亂。一呼百應。且暮間已有願爲兵者四萬人。各鐵工則併力製造軍器。或有舊藏兵械者。盡出於外。恣人擇取。或以農器改鑄軍裝。然尙不敷用。又擁入武庫。盡取刀槍藥彈而出。時法政之最拂衆心者。莫如巴士的大獄。齊擁至獄門外。獄兵知衆寡不敵。紛紛逃散。此七月十四日事也。法人至今以爲令節。每年是日。遠近懸旗設宴。爭相慶祝。咸謂國家改變舊章。凡我人民共享承平之福者。皆由此日基之也。時魯意第十六王。在非色野。聞巴黎之警。以爲有兵三萬。無難戡定。至夜諜報百姓盡挾兵刃。巴士的獄已破。王始悚然。既而問曰。我民竟盡反乎。某官對曰。恐非民叛。直欲爲王整頓國事耳。王大悟。始遣官語國會云。非色野駐兵。已檄令各還鎮所矣。然自此以後。法民之權重。法君之權始輕。是年八月。又逢國人聚會之期。凡昔日不

公不便之法。刪除淨盡。其世家獨享之利。如不納糧稅。世官襲爵。私擅園囿。捐納官階。壟斷市利諸事。一併革除。教士所得十分取一之利。亦從刪汰。城中應辦地方事宜。向爲官主政者。改歸公舉之人辦理。國家應徵賦稅。不論世家民戶。一律完納。官民詞訟。一律判斷。其入仕者。無論世家民戶。以有無才德爲斷。王不能違。惟有拱手唯諾而已。越數日。忽有貧難婦女。羣擁至非色野王宮。請王同赴巴黎。王不願。欲挈宮眷遁。苦無其隙。遂強逼入城。安置於拖來哩宮。大有幽繫之意。法既變通成法。同洲各國。凡與法王休戚相關者。皆思助王以爭政柄。奧皇普魯士侯亦願助之。法之世家。出亡於日耳曼境者。十萬餘戶。更欲殄滅新黨。奪回大權。國會人聞之。致書奧普諸國之君云。某等受國家苛政。多歷年所。今改新法。得慶重生。乃聞貴國欲助敝國王。爭奪國權。則是欲毀我國法。困我民生也。某等心何以甘。於是法人。既與各國從事於疆場。乃潛誘各國之民。皆效法國以變。更其朝政。並謂國家之事。不宜由君上專權。不論何國人民。苟欲爲國家變通舊規。除其君主之權者。法卽助以兵力。各國聞其語。皆不服。英國因使使語法云。凡有國者。無論君主民主。要皆自有主宰。汝之國。汝自爲政。我初不欲干預。若我國本由君主。汝敢亂我國政。斷不相容。法人無

詞以對。又恐君主各國皆助法王。而反其國柄也。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正月。遂弑王。英以法人敢於弑君。遂與絕交。俄以英人所爲合理。遂與英立約以禦法。先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普國奔雖侯統普奧二國兵十四萬。及法之出亡諸世家。向法境進發。欲代法君反正。途次傳檄法人。法民方幸脫國家羈絆。無意講求戎事。迨接普侯之檄。諸壯士聞之。同噪曰。外有強兵之壓境。內有王黨之食言。王召敵兵以害我。留王何用。遂合兵三萬。至拖來哩宮。先縛守宮之瑞士國兵。誅殺無遺。王與妃及諸王子。王之戚屬。俱逃入國會。國會人卽下之於獄。此八月事也。奔雖侯率師至法。唾手而得斐敦。巴黎聞耗。羣謂巴黎境外。今已無險可守。有旦吞者。遇事敢爲。號於衆曰。外兵之來。實王黨召之。不如先殺王黨。以杜後患。於是齊赴獄中。取法王之妃及諸王子。與其家屬親族。並平日有仇在獄諸人。無論男女。共殺一千一百人。乃謀整頓軍伍。以禦普奧之師。巴黎諸將中。有多慕廉者。驍健善戰。公舉爲將軍。遂帥諸將士禦普國之師於發滅。一戰大勝。奔雖侯以普奧二國之師退。法人羣謀所以處置王者。國會曰。昏君貽害我輩。至於此極。豈宜任其優游於世。遂定以死罪。初普奧之難日亟。法人疑竇滋多。凡見有舉動可疑者。概目爲王與世家之黨。殺戮頻仍。慘無天

日。馴至國會中人。亦各自分黨類。自相殘害。遲至二年。始知有羅貝斯別爾者。語甲誣乙。語乙誣甲。遂至各起猜疑。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拘羅貝斯別爾。數其罪而殺之。於是各釋疑團。相安無事矣。

歐洲戰事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夢雲節

英自一千八百一年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干戈之禍。無日無之。其間有禦法皇拏坡崙之役。爲禍尤烈。爲時尤久。迨後厭倦兵革者。垂四十年。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法魯意拏坡崙繼主法國。日殺不辜。嘗念臣民之畏我者。不過目前之事。積久禍起。何以禦之。不若勞師於外。以顯勇畧。則法之臣民。注意戎行。無暇再謀不軌矣。又念歐洲各大國。近方輯睦。師出無名。繼而曰。土耳其有隙可乘。我若設詞強逼。他國必有袒之者。然後以此禍移之歐洲。我願大遂。卽遣使語於土耳其。略謂猶太國舊地。貴國所屬。昔我救主耶穌。降生於是。今朕欲親臨猶太。觀其聖蹟。及伯利恒穴上之禮拜堂。爲此書達貴國。速取此堂大小門鎖匙。以獻於朕。土王覽書大驚。相傳伯利恒有一穴。卽耶穌離母胎處。土就其穴上築禮拜堂。堂有大小各門。恒加鎖鑰。凡基督敎

天主耶穌二敎
總名曰基督敎

人之欲入禮拜堂者。僅予以小門之鎖匙。前法王第一在位。曾以此事

責土。未能得志。越二百年。法查舊案。與土齟齬。仍不得逞。夫土一小國。豈願以區區鎖匙。開罪於法。無如俄所奉之希臘教。實同祖耶穌。而其爲天主教者。又屬俄皇。土苟多讓天主教人。以教堂之大權。希臘教必相形見絀。是未蒙天主教人之感激。先遭希臘教人之怨恨。故斷斷焉未敢相下。及是魯意拏坡崙。又以此事相詰責。土王集廷臣議之。相持不決。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二月。法皇素之益堅。土不敢抗。以鎖匙畀之。法皇則精製銀神。送至猶太之耶路撒冷地方。大開伯利恒穴上禮拜堂之正門。敬謹安奉。法人無不興高采烈。而俄皇尼古喇士。聞土之抑希臘而榮基督也。赫然震怒。遂命檢查俄土交涉之事。有無足爲藉口者。旋得一千七百四十四年之舊約。有數語可指爲土屬之希臘教人。已讓與俄爲主。遂遣使責土。其實約內僅言土國必保護希臘教人。無使失所而已。土國接見俄使。聆其語。皆愕然不解。友邦聞之。亦以俄皇所言無理。英君主維多利亞。致書俄皇曰。以貴皇詰責土國之語。証之俄土和約。其命意所在。絕不相類。果如貴皇之意。則土國所屬人民四分之一。及土之權勢。不已全歸俄屬也耶。總之希臘教人。若欲改隸俄屬。則歐洲竟謂無土國可也。土王又遣使至英。問何以答俄。英主曰。拒之而已。於是土王覆書於俄。於希臘教

人應隸俄屬一端。終不肯讓。法奧普諸國亦深許土之不失國體。然俄皇則怒不可遏。謂土既不能以理喻。惟有以勢爭。遂發兵入土邊。奪丹牛波江畔省踞之。時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七月也。英法普奧四國聞俄踣土地。各遣大臣會於奧之維也納都城。公致一箋於俄皇。大意謂希臘教。昔在土國應沾之利益。今仍一一付之。至新增權勢。強逼土王一節。絕不提及。俄皇覽之無異議。四國大臣遂更致箋於土王。不意土王不感友邦排解之德。反謂書中數字未盡妥洽。異日與俄立約。必須刪改。俄皇聞之。心滋不悅。謂四國大臣曰。土王若能如貴大臣所議。自無不樂從。若妄改分毫。不敢聞命。諸大臣轉商之士。土仍堅執已見。且又遣使至俄營。請返其侵地。不許則與俄相見於戎行。夫土在歐洲。未有強大之名也。其君若臣。又非能軍者也。而敢出於戰者。實恃英爲長城。至法皇魯意拏坡崙。本欲勞師於外。陽爲助英安土。陰實稱兵以鞏皇基。土王知英法皆願助己。欲戰之心。遂不可緩。而俄又以狼鷲爲雄。不甘受辱。是年十一月。俄兵遂進掃土戎悉璫披之海軍。乘勝欲入黑海。英法聞之。檄告俄皇。不許俄之兵船。攔入黑海。俄未覆書。而二國已各遣兵艦。堵截海口。英命喇格蘭。法命勝雅特爲大將軍。部署既定。至俄軍明示戰期。而斯巴斯土撥者。亦黑海之

鎖鑰也。與髮瑯海口聲息相聞。礮台棋布。足資扼守。俄兵四萬人。先駐於此。俄艦又於斯巴斯土撥之河面游弋。英兵之陸續遣往者。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九月。已五萬人。均駐於斯巴斯土撥迤北之開迷噶地方。喇格蘭會同法土二軍。至亞喇瑪小洵干。遙見俄兵駐屯營於河南山巔。三國之師。徑渡小河。俄兵居高臨下。礮聲怒發。三國前隊死者無算。英法二軍。督飭步兵由中道進。輔以巨礮。向上猛擊。俄兵之屯於山巔者。前軍盡仆。全隊竄逃。此爲英法土三軍第一次之捷。喇格蘭既奪俄壘。星夜移會。勝雅璠特。整旅迅追。勝雅璠特忽膺痼疾。卒於師。不然。乘勝直入。則破斯巴斯土撥。易如反掌。徒以法帥病危。俄軍得窮日夜之力。經營布置。英法二軍。惟有築長圍以困之。一日俄忽以馬兵攻土營。土人不虞俄之至也。駭而潰。俄兵直越土營而進。至巴喇克拉瓦。與英兵相遇。其總兵嵌伯。素有胆略。望見俄兵。即令所部兵。列作兩行。不必作方陣。以互爲護衛。按英國軍制。遇敵摩戰之際。結四方陣。前則皆向外。跪露其鎗。刀俟敵近。則刺之後隊。則植立鳴鎗遙擊。前後相護衛也。各兵遵守。俄之馬兵狂衝而來。兵皆並足而立。無一動者。及衝至四五十丈之外。嵌伯號旗忽舉。怒銃齊鳴。前隊俄兵。紛紛死於馬下。俄遂收兵而退。英聞俄軍之出也。遣馬兵先伏要隘。截其歸路。及俄兵馳至。英兵驟起。俄不能禦。大半殲於英手。英軍之

在土疆者。與俄相接。以兵者屢矣。惟總兵羅嵌未親鋒鏑。總帥喇格蘭欲均勞逸。繕發軍檄。但云使臨前敵。初未明言界限。羅嵌得檄。隨諭部衆振旅而出。英總帥遠瞭之。始知其誤會軍書。然追之不及。惟相顧駭詫。羅嵌既出山峽。直薄俄軍。殺俄礮兵。衝入中堅。俄兵潰退。羅嵌亦卽下令退兵。不意俄師又集。羅嵌突圍歸營。閱時僅半點鐘。而出隊時六百七十人。比歸僅存一百九十八人。餘皆死於俄軍。如此恪遵軍令。尤爲難得。故英人至今稱之。然俄皇以英法土三國之師。雄踞南山。亟欲去之一日。命其親王爲統帥。以五萬大拔隊齊出。時大霧迷漫。三國之軍。皆未知俄師之驟起。英總帥於濃霧之中。既不見俄兵之衆寡。又不知欲踞何山。且英克曼之兵。僅有小隊數起。不足以拒俄師。乃令人自爲戰。彼此不相統屬。竭力捍禦。不稍退讓。法營聞警。亦發兵九千。雷轟電掣而來。俄知不能取勝。下令退兵。從此英軍胆畧遠近爭傳。又聞前隊在南山守凍。急籌薪煤寒衣脯糧。運至巴喇克拉瓦軍前。軍士拍手歡呼。而不知其受困也。匪伊朝夕矣。英軍之初至戰場也。淫霖不已。病者日多。凡七閱月。死者共二萬六百五十六人。其戰死者。不過二千五百九十八人。餘皆死於醫船醫院。英人聞之。既公籌鉅款。運送衣糧之外。又請女士內庭。稱親至軍前。掌療病之

全權。派善烹調之蘇烟。往教各兵煮食之法。更撥多金從巴喇克拉瓦海口築一鐵路。以通餉道。向之流於孱弱者。今又見精強矣。此數月中。以英營主將不知增循其兵之道。故不能立破斯巴斯土撥。然總不任俄之一人一騎。得突重圍。俄使人開掘

隧道。三國詞知俄謀。亦各就營開掘地道。兩軍從隧道旁。曾戰一次。英法土之隧道與俄隊緊對開掘為

日愈久相距不過英法四丈五尺耳彼此各發大礮。肆行轟擊。英法二帥。又同時猛進。直向俄衝突。俄

之隧道。遂為英法所踞。俄知萬無可守。傳令駐守城南礮台之兵。全行撤退。此一

八百五十五年九月事也。俄皇愁病交攻。遽薨於斯巴斯土撥。其子愛烈珊德皇。即按

愛烈珊德第二即位於行營。知英法土三國。屯於開迷啞之兵。共二十萬。不得不遣使求和。

英法亦各願罷兵。商請土王。自今以後。凡基督教人之在土者。必當加意保護。又遣

使請俄皇。不再逼土耳其某事。至兵艦之在黑海者。以若干艘為額。俄皇惟命是聽。

四國遂公訂和約。相率班師。英法土既與俄平。歐人皆大喜。惟英之國債。綠是而增

至五千萬鎊。他國之或為應兵。或為助敵者。亦均無所利。土雖暫得保護之益。然英

法二國。早知其不善治國。必難長治久安。惟不欲俄國獨佔其地耳。然十五年之後俄

際顯背前約謂當年國有大喪無心戰事故為城下之盟其齊黑海不應歸俄統屬今反禁限俄艦不公執其

其時法正喪師解圍之際與土均不敢置隊英亦孤掌難鳴然俄艦之入黑海者既不能限以定額俄造新艦

築船塢護以礮台不特土仍可危即當日
英法等國之糜費多金不盡付之流水乎

西歷一千七百年。至一千八百年。前後百年中。英

國兵禍。如一千七百二年。糾約奧和二國。以攻西班牙。法蘭西。揣英之心。不過欲阻
法之王孫。王於西班牙耳。及歷十二年之久。法王孫仍爲西王。歐洲大局。卒無甚損。
不幾悔始禍之失計乎。一千七百四十一年。英連奧師。與普法大戰。蓋普法二國。以
奧國新定繼位之人。於心不洽。宵出於戰。迨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奧允退讓。別迎一
君。而兵事始罷。然烽烟又歷五年矣。一千七百五十六年。英普二國。合兵以攻法俄
瑞奧諸國。以其有害於普。普或不得不出於戰。而與英無干也。英亦戮力疆場。七年
始已者。則應普之求也。當是時。英之丁口。不過十二三兆。商務亦不甚旺。然戰禍既
開。竟有一役而撥出英金八十二兆鎊者。矧數大役而外。與西班牙大小共戰七次。
又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英在美洲人自立爲國。英以兵力威之。前後交戰八年。卒不
能克。始任其立國而罷兵。此八年中。又分兵以與法和西戰。此即英西
美洲之戰而論。已耗英金一百兆鎊。一千七百九十三年。英法釁起。至一千八百十
五年。始克言歸于好。此即法皇拿破崙
後此七十年內。按此書成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英法
兵數次。不如前之好戰。惟助土拒俄。則尙有當年氣概。其餘如希臘遭土凌逼。彼助

希爲自主。則掃蕩土之海軍。而又殘破叙利亞之鴉克海口。使歸土轄以持其平。又如非洲西北岸。有啞喇拙玲人。常爲海盜。則勦平之。又如亞洲與印度接壤各國。曰戈二卡。曰瓶大離。曰阿富汗。曰星特。曰緬甸。曰雪克。皆征服之。又嘗三與中國戰。一與日本戰。其他則一用兵於南非洲。四用兵於波斯。又太平洋新錫蘭海島之役。埃及迤南亞別新尼亞國之役。又南非洲蘇祿地方。英設官所辦之事。不顧體統。致激蘇祿人之怒。皆命將以伐之。和蘭國人遷至南非洲。立爲新國。與英不睦。英亦定之。而隸爲藩屬。此一千八百十年之後。英國用干戈之大較也。此外埃及兵變。英廷聞警。以埃及濱臨新開之蘇彝士河。實英與印度往來孔道。若任其危亂。埃固不足惜。而英則墮矣。於是調兵往平其亂。此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事也。次年埃南之蘇丹人謀叛其王。回教中有馬地者。譯言聖人雖與埃王同奉回教。而心殊不服。英恐埃軍不足恃。欲往征之。不謂從馬地而叛者。蜂屯蟻聚。英兵未至。而鎮守蘇丹之兵。已爲馬地所敗。英兵卽從紅海口之蘇窪嶽登岸。改命戈登至卡二通。與馬地議和。馬地不許。戈登與其部下皆被羈留。英廷急派銳師馳救。及至卡二通。而戈登已於前二日遭害矣。此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事也。繼聞馬地病故。餘衆不成大事。英遂下令撤兵。以冀

蘇丹人自行解散。論者謂英此役。輕舉妄動。一無所成。云年來列國失和。有延請公
正人。公斷曲直之法。創其議者。實惟英美二國。當美南北省大亂之際。英船乘危圖
利。攻劫美國商船財貨。亂定後。核算美船受害於英船者。向英國索償。英答以此事
曲直。不如延一公正人。持平判斷。美人首肯。於是公議。英償美商耗損之款。計英金三
百萬磅
英允之。案遂結。似此絕大之禍。忽請居間。數語。遂冰銷瓦解。誠亘古所未有也。英國
既以觀兵爲戒。然仍不肯不籌兵械者。豈以定章難變乎。溯故相鑾特。曾欲裁減額
兵。僅以一萬八千名爲率。則年費英金僅一百八十萬鎊。前相披利則曰。國家養兵。
與其多而游惰成羣。毋寧少而不敷戰陣之用。今相杞辣士端。亦屢請節省養兵之
費。並不必豫儲各利器。三相之言。如出一轍。而英人不聽。年糜兵債之息。二千八百
萬鎊。整頓武備之費。三千萬鎊。然國家終歲之費。不過二千六百萬鎊。此皆昔日喜
戰之心。成爲習尙。而不能驟改。遂以年耗鉅金。爲不足惜矣。

郵治之隆一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英國通商貿易之廣。五洲萬國幾莫與比者。查五洲出口各貨。運往英國十分之五。
英國運往他國各貨。直占三分之一。而其商務之盛。僅歷百年。工作之盛。至今極矣。

然論其始。皆非英人所自創也。織布之法。起於印度。織綢學於意大利。法蘭西。織呢學於和蘭。玻璃則意國飛尼士海口人教之。紙則法和與日耳曼三國人教之。布正印花。則法人教之。惟葛布之蠶者。英所自有。其細者。則日耳曼比利時兩國所傳也。他若燒造瓷器。導於和人。徧造草帽。習於意國。其製船之匠。南方則學於意。北方則學於丹墨。至晒海成鹽。亦由他國傳授。總之百年前。英國工作諸務。類皆極微。至一千七百五十年後。徧國皆知運貨不便。欲廣開水路。當時由陸地運炭重華權一斤計合華秤所需飲食大半藉牲畜之力運費昂貴其利物浦至曼拙忒一路。尤爲迫不及待。其餘各支路亦紛紛請修。計歷十四年。共開水路四百五十二處。於是貿易興焉。當時英人未講重學。故雖間有機器。恒借水力以運之。有華忒者。悟借汽力以運機器之法。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新機告成。名曰火輪機器。用以紡紗。織布。靈捷無比。當一千七百六十七年。有哈爾該製紡紗機。以一手足之力。同時可紡數十條。越數年。亞寇懷及克楞吞。先後又增損之。愈形便捷。一千七百八十七年。隸英硜吞之牧師卡士威。又作織布自來機器。於是諸法畢備。一人可作二三百人之事矣。機布既盛行。國中產棉花。不敷各廠之用。因查美產甚富。初無法以去花子。故視爲無用。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

有巧匠灰忒內創一機。能去棉子。於是運英之棉花。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即已多至英權一百六十萬鎊。及一千八百三十年。有二萬萬鎊。若以最近之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而論。英收各國之花。合重十七萬萬鎊。紡織之興盛可知矣。查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英國出口布疋。僅值英金四萬五千鎊。約合華銀一億八萬兩。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竟值華銀三垓兩之多。又以織布之法。參入織毛。是年入口羊毛。共重英權三萬四千四百磅。織成各物出口之價。共值英金二千八百萬磅。約合華銀一垓一京二兆兩。總之紡織各法。既得新機而後。統計布廠七千二百九十四所。布疋毛罽絲綢各貨。發往他國者。共值華銀四垓八京兩。然織造日多。需煤日廣。有織之士。皆以煤竭爲憂。乃派員查察。旋稱各處煤礦。歷數百年。不虞罄盡。英人始喜。今考英年所採之煤。共重英權一百三十兆墩之多。且織廠不但需煤多。需鐵亦多。前法國大亂時。英國自練之鐵。每年僅英權七萬墩。不敷則購之他國。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悟得新法。用熱氣六百度至八百度。透入鐵中。亦成熟鐵。且鑄鐵之際。較之藉涼氣之舊法。向皆藉涼氣透入生鐵而成熟鐵。省煤約三分之二。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不但別購他國。且年可餘鐵七兆墩。亦以見英鐵之富也。諸國通商貿易日廣。金銀之用。不敷周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美國初得嘉禮福尼亞省。華名舊金山。繼得澳斯鐵里亞洲。華名新金山。最

後知美洲之羅綺山脈絡相連。計長三千里。半皆金銀凝結。大有取之不竭之勢。故前後三十年中。五洲之金銀。前共歲值英金一千萬鎊者。後則歲值英金三千五百萬鎊云。英自華忒既創火輪機器之後。歷五十年。而海中行船者。仍恃風力。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有富吞者。造一輪船。後美之紐約海口。行四百餘里。而抵雅巴尼。從此造輪船者寔多。英國各埠商貨。往來皆用輪船。遂過大西洋而抵美國。然海道既借火輪。而陸路猶用馬力。則仍得半之道。一千八百三十年。施蒂芬森造一小火輪車。從利物浦海口。抵曼拙忒。計程百里。靈便無匹。然人不知有無窮利益。猶不免於阻撓。故歷十五年之久。成路僅七千餘里。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以後。英之官民。始以築路爲當務之急。今英國全境鐵路。共長華路五萬餘里。其資本合華銀二千五百二十兆兩。每年入款。計華銀二百四十兆兩。輪車之益。且不第運出之貨。多於昔日已也。卽人之賦遠游者。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多至六百兆人。輪車之有利於人尙矣。然更有進於輪車者。人當雷電交作之際。見空中閃電。瞬息萬里。心竊羨之。遂致力於此。久之得借電力以傳消息之法。謂之電報。恃一綫以相通。陸路遂徧設電桿。一

千八百五十年。又推廣此路。從此水陸兩途音問。轉瞬可通矣。考電學新法。有德律風。借電力以通音者。有電燈。借電氣以放光者。通火船火車之腰站。織造廠。製造局。及海口引路。地中開礦。無不需此輪車。電報既通。記載各國之事。非報館不可。初英國新聞紙閱。七日發報一次。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報稅蠲免。遂有日出一紙者。又報價太貴。未能廣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又免鑄字之稅。此日報每紙。僅取英金一辨尼。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增至一千七百五十四種。其所持議論。皆於國計民生。大有關繫閱報之人。互相議論。愚者漸進於明。上下無隔閡之憂。利弊無混淆之患。新聞紙之功大矣。印報之法。初用德人所造火輪機器。每一點鐘。印報一千一百紙。旋又迭出新機。一點鐘可印二萬五千紙。又澆板之法。但將各字排成一幅。頃刻鑄成鉛板。則便之又便矣。考重學家屢創新機。咸稟明英廷。准其專利。故新機之造日盛。而機巧所至。殺人之具。亦層出不窮。英法駐師開迷啞與俄戰之時。即有人創鑄新鎗新礮。今兵艦概以鐵甲包裹。礮難驟損。於是又造大礮。其子重華權一千五百斤。離華路十五里之船。亦能命中。更有借電力以放水雷。轟其船底。全船灰燼。是皆機器之妙用也。英國自得新法後。衣食既足。廉恥自生。違法犯條者。亦絕無僅有。可知

養民諸法之獲益有國家者。正宜於此深長思也。

郵治之隆二

英國李提摩節譯
太島程周慶雲

昔之醫士。於人生。肢骸臟腑運用之妙。不甚了了。今別創機器。能助醫生耳目所不及。治肺病有聽肺筒。治喉症有測喉鏡。又有驗目鏡。取鑑眸子之瞭眊。瞳神之正反。更有顯微鏡諸器。則有隱皆燭。無病不療矣。至於藥餌諸品。有蒙汗藥。如果露方之類。若病須治以刀鍼者。食此卽冥然罔覺。藥力過而豁然醒。則割刺之險已過矣。昔人偶染瘋疾。往往鎖鋼一室。飲食不時。甚或加以捶楚。醫士鼓奴。俚謂欲愈若輩之疾。莫若安其心。適其體。遂稟准公家。訂立療治瘋人章程。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定苛待瘋人之律。而瘋人遂得少受苦楚也。歐人取火之法。初用兩乾木磨以生火。繼以鐵擊石取火。歷久無逾此法。若今之火柴。即自來火。通行不過六十年耳。其製法。取亂山中獸骨。以化學取出磷質。先用機器劈松木。蘸硫磺及磷質而成火柴。至蘸磺藥燐。亦有機器。祇三數人之力。一日可成數百萬枝。故價廉而用廣。英自創紡織新機以後。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美國更創縫衣機器。一人掌之。可成六人之藝。後人就其器而更易者。凡二十餘種。其最後出之機。一分鐘時。可成三千織之多。成衣既

速。貧女俱有生色。四十年前。有人得日光返照鏡。攝其影以印於片紙。如鏡鑑形。毫無區別。近更出留聲盒語人機器留於管上他日啓盒面振轉其機聲出如前語不爽分毫又農人見機器。亦講求肥田新法。遂有化學師造代糞之物。能使地力復元。有惜米德。因一千八百二十三年。靈霖爲患。創田

中開溝之法。上寬下窄。中填碎石。仍與田平。地中之水盡洩。自有此溝之後。糧多於前十之三。草多十之五。英廷以其大有裨益。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貸英金四百萬鎊。令農人悉仿此法。以洩積水。旋又講求格物之理。而農學會起。凡用各新法者。按時聚會。更刊農學報以廣流傳。其於農具則別創新犁以墾地。新機以鋤地。即打麥割麥。亦舍耩板鎌刀而用新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又用火輪力以墾地。比之前用新犁。更翻陳出新矣。查英與各國通商。貿易大興。佃田之價。因之而貴。今貿易之勢漸平。而田租不容少貶。吾願英廷垂念農人之苦。而別籌良法以抑田租。斯善矣。按他國難

印度

英人工作獲利之厚。英各自竭力製新機。若他國不增關稅。則英之貨物。猶可無慮。無如已有數國。增收美國尤重科之行。將自行織造花產。自彼無須遠購。則布價必賤。若行之歐洲。而各國又從而效之。則英之商利。遂失。亟宜別闢新地。以廣商途。或更創新機。庶幾仍占利源也。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英人施蒂芬森初入印度。見其物產富饒。默念我英若與

之互市。獲利當必不貲。回英後。以其所見著爲書云。印度金珠綢緞象牙香水之類。甚充美。英人聞之。創立通商印度公司。集英金三萬鎊。至一千六百年。英女王以利沙伯准立印度商務局。途通貿易。獲利既厚。入股漸多。初時每股本百鎊。年獲利六鎊。後漸增至十鎊及十二鎊。先令旋又減。又設分局四。諸國聞而豔之。如荷蘭。葡萄牙。法蘭西等商人接踵而往。一千六百四十年。商局於印度馬特拉司岸。築立營寨。募印人防守。又百餘年。英法不睦。法將駝潑雷師素有聲。率衆至馬特拉司。驅逐旅印英人。英人奔潰。商局克雷飛書記。以受欺於法。於一千七百五十年。招同志募印兵。駐軍家拏梯省之亞柯忒。法人圍之。克雷飛設計衝突。重圍遽解。從此英之商兵莫能廢。馬特拉司之東北。有本加利省。爲印度王多喇所轄。治其屬有海口曰卡爾咳搭。英於此設分局。興土人無損也。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多喇王忽率師至。占踞分局。總師遁。餘一百四十六人。悉錮之獄。英商聞之。集衆三千二百人。共議復讐。舉克雷飛爲統領。至卡爾咳搭。多喇王以六萬人禦之於攢刺腮海角。克雷飛勝之。本加利兵卽星散。多喇亦遁。全省三百萬人。盡歸轄治。而商局割據印度之地自此始。蓋印度味保護族人之義。日肆侵陵。商局乃迫而謀自保。既割本加利省爲英商之業。其鄰近諸地。亦漸爲蠶食。甚至南境。

家拏梯一省。凡事皆須稟承。以商局而擴爲商國。創生民所未有。然強預國政。英士師米得雅堂。謂其未臻美善。英相亦知之。遂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訂立章程。謂駐印文武。宜歸英調。印度內政。亦歸英廷。會同商局協理。於是印度一國。爲英之藩服矣。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英簡爵臣惠來。勢利侯爲總理印務大臣。以軍旅爲先務。理印七年。其不服者。皆以兵力平之。當時印王暴虐。民不堪命。理印大臣。因設官於家拏梯省。代治其民。而給王以歲俸。諸事不問。家拏梯之西有地曰梅鎖。爲兇徒踢破。逐其王。英官知之。去踢破。復王位。梅鎖之民大悅。梅鎖西有馬喇叭省。恐鄰邦之侵軼。求英保護。梅鎖馬喇叭兩省之北曰醴笛喇叭。大省也。亦歸英轄。大雪山畔。有古兒卜小國。民皆蠻橫。商局惡其騷擾。率師往勦。而取其地。有賊黨曰平大利。亦遣兵搜勦之。緬甸與印爲鄰。時與商局齟齬。一千八百二十四年。相見於疆場。緬不能禦。迤南半壁之地。折而入英。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俄在印北。勾通阿富汗。以窺印。於是商局逐其主。而更立。又派員撥兵以戍之。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阿亂又起。戍兵四千人。盡遭蹂躪。商局聞警。調師破其城。然不敢久駐。印之北有沁得省。聞英兵敗。屢於阿。遂欲掃蕩英人。恢復舊物。英將腦皮兒率師二千四百名往征之。沁得王以印

卒三萬五千人。禦於迷也。你印卒奔潰。越數月。又敗之於臨笛喇。從此沁得省全境。亦歸英屬矣。沁得之西北曰烹齋。有西氣死種人。今上海等處充巡捕者即西氣死人也。亦與英相齟齬。

英欲平之。屢戰不克。悉銳兵赴之。始降。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遂收烹齋全境。又有武德國。隸商局五十年。乃恃有奧援。酷虐其民。二年之內。殺人一萬有奇。商局憫之。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諭武德王退位。庶政悉歸英理。於是西北三省悉平。綜核英轄之地。北至雪山爲界。每年入款。多至英金三十一兆鎊。所屬男女一百九十兆。此外

小國如土司類者。計四百五十處。屬英。其人民亦有五十兆。英之治印也。弊政雖有。而裨益於印者亦非淺。如殺人媚神及火葬其妻。妻殉於火之俗。禁之尤嚴。印民咸德之。惟素奉回教人。恐全教遭

廢。漸起謠言。而各舊王亦以大權被削。仇視英人。波羅門人。波羅門教中人。即如中國之儒生。見世重西學。而不重其學。不免簧鼓小民。印民又見英築鐵路。通電綫。惴惴恐懼。於是上而

王黨。中而士黨。下而民黨。皆躍躍欲動。時英設防兵二十七萬。隸歐者不過四萬五千。其餘皆就印募。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英官調知印度舊王。與土兵通聲氣。然心知

之而未動。是年春。適改用新式恩飛鎗。備畜類之油。給印兵以擦彈。而回教人曰。油中必有猪油。是勒我故犯教規也。於是相率欲叛。總理知失於檢點。爲文諭曰。汝等

之言。實出誤會。我英斷無此心。今如尙懷疑沮。此後擦彈之油。悉憑自備。各統兵官不得勉強抑勒云云。然軍心已變。無人姑信者。昔武德王以虐民。故爲英所放逐者也。使人游說各兵云。能隨王叛英而復武德之位者。必加優賞。又某王之地。昔爲英占。而給以歲俸。及王卒。其子南南薩唏伯請襲。而英不許。至是與故父之舊臣。肆行煽惑。從者日衆。謀叛之禍。先見於米魯忒。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五月。戕英官及婦孺。駐木加利之印兵二十二營。同時亦反。武德之屬曰孔坡亦於六月叛。當其未陷也。英總兵晦勒帥歐兵三百人設守。南南薩唏伯率叛衆圍之。二十日不解。晦勒因與約曰。若容吾輩出奔。以全城犒麾下。南南薩唏伯陽諾之。歐人乃扶老携幼。迤邐出城。不意伏兵猝起。半遭擊斃。被拘者二百六人。少壯擊死之。婦孺鎖禁之。越十八日。盡殺婦孺。棄屍於坑。可謂殘酷矣。是時全印皆叛。歐人遇之。必遭戕賊。理印大臣嵌凝。當危險之際。諜報叛兵皆齎聚北省。乃檄他省歐兵。尅期進剿。又聞英與中國失權。有兵船至中國。遂馳函截留。英又與波斯有兵戎事。其凱撤之兵。亦調至印。兵力漸厚。英廷又派兵助戰。英兵之由中國及波斯國奉調者。皆總兵哈飛綠統之。與在中國立功之戈登齋名從耶喇哈叭。成師而出。向孔坡進剿。時武德人悉聽南南薩唏伯指使。

三遇英兵而三敗哈。飛綠遂克復孔坡南。南薩唏伯遁大。索不得哈。飛綠卽進攻露克。擊離孔坡英路一百二十里。卽武德之都會也。印王前居於此。其民人約七十五萬。爲英在印度最後得之地。雖議立新法。有益於民。而民終不服。英官府收商稅。尤拂民情。是以振臂一呼。亂者四應。時英設巡撫老倫思亨利。膽略俱優。督部下苦守三月。危機百出。及哈飛綠至。僅帶小隊。一入露克擊城。長圍又合。督兵守禦。又歷二月之久。提督嵌勃率英兵五千馳至。始奮入武德巡撫署。挾婦穉而出。哈飛綠則仍守露克。擊未幾染疾卒。人咸惜之。嵌勃既護婦穉出。復率師攻露克。擊破其城。武德遂削平。至米魯忒。印兵旣戕英官。恐英追勦。相率至德里。德里者。回回教王之故都。其中居人。俱蒙古特穆爾之後裔。特穆爾元順帝裔孫信奉回教。見米魯忒叛兵。甚賞其勇幹。米魯忒兵。至是從德里王同反。英之駐防米魯忒者。卽整隊往德里。又有英兵從恩叭喇至。土兵守禦不得入。旋在城外山巔駐紮。相持三月。始有援兵運大礮至。遂藉利器破德里。殘殺回民甚酷。回教王亦就逮。并拘其子弟擊死之。北方亂局始定。然中省猶未帖然也。英又乘勢由北而至中。總兵螺螄與叛兵遇於讒西。遂破其城。旋攻拐畧耳城。又克之。拐畧耳旣定。中省肅清。餘黨散亡。於是印度全國一律平定。理印

大臣謂治亂國必以重典。乃傳電各營。盡法懲辦。此時英官不論大小。皆操殺人之權。所獲叛兵。非處絞罪。卽用鎗擊死。亦云虐矣。及印亂既平。英相帕茂思登創議於下院云。昔印度之政。會同商局協辦。然貿易人但知市井之盛衰。不諳朝廷之治忽。今一切行政。當歸朝廷主治。衆議然之。於是理印大臣。則恪奉英廷之命。以全權辦理庶政。不與商局相關矣。英既撥亂反正。多籌良法以厚民生。凡可以教民者。次第圖之。乃先在本加利立教民之基。每年由國庫撥出英金四十萬鎊。以設學塾。通計每千人中。僅十二人在塾。若女子則讀書更少。教會之女師。恆諄諄勸導。學者始衆。其上等之人。願學英文者。亦漸有成效。他如醫學。藝學。畫圖學等書院。來者日多。又有專教學爲人師一門。俾之轉相授受。而學校以興。卽以迤西海岸孟買一埠。中國流行之鴉片烟多而計每年刊印新書四五百部。報館六七十所。英又許印民公舉官吏。臣孟買出口庶無歧視之心。乃先試之於小邑。漸行推廣。立法之始。如露克拏擅舉官之權者。僅七人。蓋東方人從未擅此權。一旦畀以重任。宜其未能速遵也。又准明哲之士。服官本籍。人咸樂從。至巡捕一役。不識字者居半。恒有身爲巡捕之領袖。而未知本職應辦爲何事。國家乃察辦事之勤能。分外旌獎。於是識字達理者。亦願充當矣。其少

之陷法網者。爲之設立藝學。使習於有用。又舊俗貧富不通慶弔。富者常倚勢。今貧民有委曲。官衡其理。不問其勢。富者亦漸知歛跡。惟溺女惡習。歷代皆然。禁革匪易。論印度之地。大半歸入公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理印大臣出示云武德全省富無戶。論會否虐待英人即將其所有之田產全數籍沒入官。作爲官地。歲入項下。地租約占三分之一。印公家入款其英金七十二兆磅內田地租二分之一。鴉片烟稅九兆磅鹽課六兆磅皆非富國之正法。官之催租。

雖有定候。不使悍吏追呼。又立農學書院以教農人。設會以講新法。皆所以裨益印農也。各省煤礦。公家謀開之。而印人未聞有開礦之事。衆皆不願。故雖開不旺。印與他國通商。核其出入貨價。每年約值英金一百五十兆磅。出口貨以糧食茶葉黃烟爲大宗。如武德所產。以所餘售於外。值三百萬鎊。又沁得省值二百萬鎊。前嗜殺好戰之西氣死人。已能爲有用之事。故烹齋省多至二千萬鎊。英割緬甸之地。緬甸全境歸英統轄事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此書草創以後。

約九百萬鎊。可知英之治印。實於印民有益。偶遇旱災。則爲之開水局。水陸不通。則爲之造輿梁。鐵路長亦二萬餘里。按光緒十八年已有鐵路五萬四千餘里。凡乘火車者。英程一里。約華錢五文。車價之賤極矣。然公司每百金資本。年仍獲利三四金。印民不知防疫。其霍亂疴瘡諸證尤多。卽以喀爾科搭城計。每千人年死三十五人。較之英倫。年死二十人者。

幾增一倍。又天花盛行。乃行施種牛痘之法。土人恐有害嬰孩。皆不願。甚至崇信痘

神不敢種痘以獲罪於神。故患痘而死者。遂多於他處。況各埠又無水溝。穢氣薰蒸。病者之多。職由於此。今掘溝通水。造瘋人院。設醫學塾。並且教習女醫。使人共登壽域。即郵政一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所寄書函。較上屆十年。將增一倍。郵政所送新聞紙。雖無泰西諸國之多。然每年已發出六十萬封矣。英之治印。設額兵十九萬。來至英者六萬六千。餘皆募諸印。查英人之在印。除充兵外。不過六萬二千人。印屬改隸英籍者。則多至二百五十兆人。皆歸英弁保護。此亦亘古所未有也。

法國復立君主

法皇拿破崙補擊破脫。擊坡命係氏族補破擊脫其名也

拘囚海島時。英國實為領袖。其他大小各國。

受害既深。無不欲雪頽年之恥。共集兵一百十萬之多。滑鐵盧一戰。遂為歐洲戰禍

之結局。法之權勢盡滅。各國罰以英金六千萬磅。合華銀二萬萬兩為犒師。強立其舊君布爾

奔氏。王按魯意使之主持國是。又出練軍十五萬人。交英國惠靈吞將之。駐防法境。以

保權利而坐收其罰款。此十五萬人額給軍糈。前後五年。悉取諸法。按期應付罰款。

皆稱貸於人。一千八百十六年。又遇凶年。糧價翔貴。法政府為平糶之策。以濟災黎。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比及三年。田禾豐收。貿易漸多。列國犒師之款。未及期而清還。客兵亦照約撤退。而法之額兵。又紛紛選募。富強之基漸定。雄國之名又著。考一千七百九十年。法民以君主之權過重。逼令布爾奔遜位。凡伏處二十五年。今各國以兵力挾之。卽位。其用行政大綱。悉照君主之法。政府更酌定嚴律。防求民主之害。凡私藏擊坡嵩旗幟者。卽拘置諸獄。其法之南省民人。甚有株連。耶穌教人加以殺害。蓋恐其興復擊坡嵩之治法也。一日忽報巴黎民變。外省亦有蠢動之勢。會匪之謀叛者。亦潛滋暗長。王之世子斗杯麗侯爵。又遭擊坡嵩黨人刺死。國人又不喜笛措碎爲相。未幾。王薨。核其在位八年。兵革不興。農工商賈。皆有生色。往來輪船。年多一年。各海口貿易之數。較王卽位時增一倍。前股分票價。每百金僅值五十七金。王之末年。已值一百四金。國庫支放之款。少於徵收之款。無入不敷出之慮。然又非重殮於民。亦無收稅新法。蓋栽培垂六七年。而元氣已復。兵額凡二十五萬。平常兵艦九十號。別有額外兵艦若干。法勢遂蒸蒸日上。及王謝世。其弟鱗禮第十承大統。王世子斗杯麗侯既遭亂黨刺斃。王嗣已絕。年已六十有六矣。卽位之先。許民開設新聞紙館。又將帑金四千萬磅。分給從前失地失產之人。法民悅之。當王少時。正民情蠢動。家國淪胥。雖流離轉徙。備嘗艱苦。而國事

懵然無知。又惑於天主教。國事興革。惟神甫之言是聽。巴黎都城。常有人揚旗來往。

宣布新律。導以王族皆步行。令提督蘇嚙岱與奴僕為伍。執燭相隨。國之大臣。及上

下議員。無不追隨恐後。法民間王係天主教之耶穌會人。即耶穌會與耶穌教相反耶穌教既

以和蒙混誘民仍奉天主教既而耶穌會中人至各國擾亂其國政各國乃無不惡之按此係耶穌天主兩教之分心懷疑貳。旋巴黎各報館皆言神甫不

應干預朝政。王惡之。下令申禁。民志愈離。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王親閱營伍。巴黎各

士卒。皆齒作聲曰。斷。按西人輕薄已甚之際皆作此聲王大怒。即令盡革各兵糧。而民心更不服。執政大

臣。請降旨斥責神甫。不聽。閱時未久。大臣皆挂冠去。王即命王族玻璃烏為新班大

臣領袖。自辟僚屬。玻璃烏亦溺於天主教。故耶穌會人額手稱慶。時巴黎新聞紙館。

多深明事理。百姓視其議論為向背。見新班大臣舉動乖張。勸民不可順從。玻璃烏

忿甚。旋商之於王。更申報館妄議之禁。左右大臣。無不變色。而王冥然罔覺。越日。閱

報之人。不見館使分送。共知法王不許報館有言。皆咨嗟嘆息。日過午。國家之股票

忽賤矣。巴黎罷市矣。織廠閉門矣。王於是晨田獵。日旰始返。不知禍之將至。及第三

日。忽一報館違禁售報。王立命地方官抄沒。法民大震。遽起作亂。各兵出隊彈壓。擊

斃法民。民遂各至造鎗廠造藥處。奪取火藥兵器。又取器具。堆積要道。羈王士馬之

足。至是巴黎城人無不反者。王令軍士痛加勦洗。究之額兵有數。民黨之來者無窮。行伍中亦各解體。王正盼望間。忽報營兵敗績。悉被民黨逐出。始悔前事之誤。立即收回城命。下詔罪己。并許民率由舊章。不再抑勒。然民黨已圍其宮。無可挽救。王遂出奔僅。殿校數人及眷屬相隨而已。凡十二日抵赤波海口。而濱海有二船迎王。遂辭扈從而別。既登舟。卽至英國。英主聞王至。命以虎璃露離宮居王及其眷屬。法國更立魯意斐禮。不意新王卽位後。不願英國欺禮。英主不得已。請法故王他去。轉徙至波醴密矮國。僑居鼓裏雌。至一千八百三十年卒。按亡在一千八百查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法人大起弑王。詳第一卷王子藕連絲先封侯爵。仍居於法。法前王魯意第十八。以藕連絲爲故王之裔。遇事隱加裁制。及罇禮王第十卽位。雅相引重。清釐四十年前削奪侯邸之財產。悉以還之。藕連絲坐擁多金。爲歐洲富室。而心計甚深。有堅忍之志。今法人以藕連絲能治事。既逐罇禮。遂請藕連絲正南面。履新之日。自易名爲魯。意斐禮。政府承旨安民。民主黨既不喜君主之法。卽不服新王之政。陰謀不軌。魯意斐禮暫時籠絡。民氣終覺不靖。當王在侯邸。富甲歐洲。既承統後。法例不得私有財產。而魯意斐禮以其財盡分子女。年開公費英金一百萬鎊。民間無不媵笑。

時額兵募諸工人農人中。尪弱怯懦。皆貧窶之極。藉糧爲津貼者。王即位四五年。恒申報館妄言之禁。乃訂章程。凡報無官印者。卽屬私報。法民則不問有無印花。一切購之。巡役懼啓釁。相戒不敢過問。國中又有私會。訂章六條。一曰。人人當有舉官之權。二曰。官必由民公舉。且隨時可任意更易。三曰。徧設官塾。准民間子弟入內讀書。四曰。官民財產。宜設法整頓。無任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五曰。貿易必使之流通。六曰。宜請歐洲諸國。不分畛域。以辦大事。法廷恐其擾亂。捕會黨付法司推鞠。陪訊人員以爲無罪。全行省釋。法廷無如之何。惟嚴定私立會黨。妄議國政之禁。民心躍躍欲動。法人拉髮拽透。卽前助美國立民主之政者。念五十年來。苦心孤詣。助他人以成民主。今父母之邦。豈能坐視。乃號召徒侶商議易主。時徧國皆立同心會。藍恩師省遂叛。雖被殺者衆。仍不斂跡。卒逐官軍出省。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法事岌岌之時。忽有飛鼠者。知王與宮眷某日出宮。必道經其門。遂先置機器炮一尊。王車至而二十五彈絡繹飛出。王雖不致損傷。而扈從傷亡者四十人。王震怒。嚴旨捕治。於是君主之黨。遂日以法律約束人民。其新令有臣民肆行不軌者。嚴懲之。有創立報館者。必先繳巨金爲質。一應紙報。不許議王之過。若畫報報紙。必先呈鑒察者鑒定。始許印

遠。上年法民公舉官員。大半君主黨人。王心益定。卽次第安輯其民。法國學校。歷久不講。及布爾奔氏再膺王位。謂民昧易治。遂罷學校之制。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鷄梭大臣掌學部。請重立學校。國家從之。先立幼學塾於各府州縣。共三萬五千所。國家常年撥帑資助。法之車路。本優於英。若鐵路之利。則英先於法。法人遲疑審慎。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議定以巴黎都城爲幹路。分支以達繁盛之城鎮。惟官辦民辦。持議頗久。卒從商辦之議。法之富室。多未知鐵路之益。二年中僅成鐵路一條。法廷以其太遲。改從官辦。法王蒿目時艱。欲於巴黎四境。密築礮臺。宿重兵。置大礮。可向內發。以靖內亂。爲有備無患之計。尊王班議員。惟命是聽。其主於愛民議員。則謂此舉若行。城民危如朝露。不如於巴黎築城垣。開掘重濠。無慮敵兵之來犯。議上王亦首肯。卒之二策並用。籌撥英金六百萬磅。以爲保護巴黎之費。增置大小礮位二千尊。隨時調用。追溯一千八百二十九年。轉禮第十在位。欲博民譽。至非洲北境。平定雅里磧海賊。而隸屬其地。雅里磧人習於殘暴。出沒地中海。劫掠行旅。法前王麟禮第五航海親征。而不用大兵。破雅里磧城。遂屬海賊之怒。竟敢揚帆遠渡。蹂躪法國海濱。法人苦之。一千八百十六年。英國大興師。旅盡掃其砲臺。而夷爲平地。雅里磧人始懼。不敢再擾。歐境然仍操海賊之業。歐人奉救世教。雅里磧人則奉回教。故禮禮第十決計平之。俾救世教人不致受回匪之侮。及大兵壓境。遂得雅里磧城。更以重兵戍之。又有北非洲呼蘭省總管。雅布得堪敵。

亦回教人。權力甚雄。法成將屢欲取之不得。呼蘭人雖疊遭挫敗。然雅布得堪敵恒迭出奇計以禦之。法成將屢請濟師。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在依俚地方。獲一大勝。回教人悉潰。雅布得堪敵乃貽書法將曰。若能任我避居埃及。當舉呼蘭全地屬麾下。法提督藍木理纒允之。所惜法廷無信。卒令檻送下之於獄。此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事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法新王魯意擊破希踐位始命省釋又給以歲俸然已監禁五年矣雅布得堪敵既俘於法。非洲北岸雅里磧全境盡歸法人。魯意斐禮王在位稍久。共慶承年。而法人情性。恆以有事爲榮。因追念拏坡崙第一爲皇帝時。戰勝攻取歐洲全局治亂。繫於法之一國。民間又立歌功頌德等碑。以示敬服。法廷回而感動。一千八百四十年。梯耳大臣致書英國政府。畧謂前皇拏破崙沈埋荒島。爲日已久。今欲取其靈柩。歸葬法國。英相帕茂思登覆書許之。法廷卽遣兵船至聖希利拏島迎取故柩。另易新棺。因殮時傳以藥物。歷十九年。面如生。旣而載至巴黎。王率諸貴冑以禮迎奉。傾城士女。絡繹出觀。旋卽如禮改葬。而民氣大張。拏破崙第一之姪魯意拏破崙。沈默寡言。人莫測其城府。及見法人敬愛其叔。因思乘機恢復故業。遂由英倫挈其羽翼。乘舟抵法。詣鎮守簸瀾海口之營。宣言我先叔皇帝遺骸。不合葬於未能變化之法國。凡我之來。蓋欲變化法人也。隨

解私囊。大犒將士。簸瀾鎮將力卻其賄。約束部下毋睨就。魯意孳破密知事不能諧。遂奔回。然是時法事實多紛擾。以富室不增儲值。百工私立會黨。糾衆停工。遂由兵役拘獲頭目。論皆如律。而赭衣載道。見者痛心。外省遂多蠢動。法廷恐巴黎亦起事。遂命調兵入衛。而糜費不貲。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養兵六十四萬。專防內亂。有理財之責者。思設法補苴。其不納賦之地畝。遣使丈量。凡溢出者。悉數升科。小民羣起阻撓。法廷又加殺戮。蓋至是而法之覆亡無日矣。法國民數。是時已三十四兆。定制凡年納賦稅。在英金八鎊以上。許擅舉官之權。然合例舉官者。僅二十餘萬人。凡殷富所舉之官。又不問民間疾苦。不洽民心。且額設文武各官十三萬員。皆賄賂公行。官常不肅。明哲之士。議改今年納英金四鎊以上。或二鎊。即可舉官。魯意斐禮王力持駁議。求新班中如雅拉歌。如鳥的倫擺。盧如羅衣百蘭客。如梯耳。如拉馬汀諸人。爲物望所歸。皆以變通國政爲當務之急。各大城市。屢舉大會。暢論國家受病之源。然王與守舊大臣雞梭。處之夷然。蓋知以賄得官者。皆以王爲貴賤。各弁兵又久受豢養。必皆能矢護國之忱也。初魯意斐禮早知修好於英。爲治法第一義。故於英國交涉。務從遜讓。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英主維多利亞。親至法國修好。於是法誇於人口。

英主之來。不但修兩國之交。實欽服寡人治國之道耳。數月後。法王亦往英都報禮。時與西班牙有交涉事。彼此曲諒。訂約而歸。先是西班牙君主願與其妹雙嫁於魯意斐禮王之兩世子。法王知英國之意。雅不欲法西兩國過於親密。但聘其次郡主爲法四世子莽春雪侯之夫人。英主嘉其知禮。但云。必俟西班牙君主已嫁。或生有世子。與郡主始可選期成婚。秦西通例王卒無子傳位於女或早夭則傳於妹英恐西班牙女主一王即可撤爾西班牙兵且荷沒則莽春雪侯所聘之次郡主繼西君之位法與西仍合爲一法艦英故預爲裁制也法王充之。乃在舊三年。西班牙君主依然待字。而法王遂以璽書致西廷。竟聘娶西班牙君主及其妹爲兩世子妃。法王既背英盟。英君主致書責問。法民本不服王。今知王既失英助。躍躍欲試。王亦知民不附己。亟思補救。然卒不稍改舊章。惟以結議員優兵士爲緩急之恃。各官又競進苞苴。有大僚受賄事發。日報昌言其姓氏。詆爲鬻爵。又言某織廠失火之禍。實以總辦侵蝕太多。縱火滅跡。又言兵船關領口糧支應處多以雜物攙和。嘗議蜂起。莫能禁止。求新班人瀝訴民間愁苦。請法廷重行推廣舉官之權。大臣鷄梭不許。求新班各員。遂馳書知名士。大會於法都。而外人未知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某日。巴黎人但見旌旗飄颺。各駐重兵。相率罷市。王與大臣不知所措。卽赴大連理宮集議。咸謂安民之策。莫如更易大

臣首相鷄棲遂辭職。而以求新領袖梯耳及烏的倫攝盧爲軍機大臣。又以播歌德爲大將軍。統領京營全部士馬。部署已定。別派馬隊分護推署。是時亂民紛紛。有人持鎗擊馬隊。哨官鳴礮回擊。民之傷亡者五十人。衆心益忿。是夜播歌德命將校督飭衆兵。踞守各街寨柵。民黨畏之。而新軍機謂亂民宜以文德綏輯之。遂傳令撤防。豈知兵甫撤。民又起。巴黎某報館主筆紀蘭亭直入王宮曰。王若戀位。法事萬不能安。諸大臣又共勸之。王無奈。傳位於太孫。而亂民已紛集宮門。諸大臣急護王及宮眷出。法王念歷代蒙難之主。類多避往英國。遂附商輪至英。自稱四迷得先生。法王既遁。政府議立新章。名曰暫朝廷。而舉拉馬汀爲主。拉馬汀與同班諸賢。繕發告示。一二日間。已將法國歷代承襲世職。盡數革除。多設工作大廠。使民有業可執。又籌款購糧以贍饑民。大犒逐王出境之人。變易國旗徽章。又命裁自主之樹於道旁。其時法人謂歷年所受之苦皆因諸事由王爲政民間不得與聞所致此後宜使法民各有自主之權方蘇積困遂於道旁栽種新樹以誌不謬各街市粉牆皆大書自主平等同胞三字。按西語以上三項括以三字譯作華文則六字其軍政之不便者改之。舊律之不合者刪之。新政既立。議院諸官必應重舉。又知向例年納英金八鎊。始許舉官。乃不洽民情。遂革除之。凡已成丁之男子。不論有無納賦。悉準舉官。然巴黎亂民。猶藉口於新章之未盡善。

以蠱惑愚民。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六月。重張旗鼓。暫朝廷無如之何。速命賈翻芽爲大將軍。總統兵事。且恐亂民騷擾。靡所底止。予賈翻芽以便宜行事之權。分道出師。竭力彈壓。歷三晝夜。始克一律盪平。亂民既定。頒發民主新章。其大旨言定律之官。在於議院。議院之官。人人可以公舉。奉行新律者。上有民主之君。下有民主之官。民主之君。以四年爲限。在位時黜陟之權。及全國之兵柄。鄰國之交涉。君得而主之。位滿不少譽。並可再舉以繼君位。八年位滿。亦如之。其舉君之際。衆民皆得與聞。且可用投筒暗舉之法。以杜市恩。此皆新章之大旨也。

法國再立皇帝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法王魯意斐禮既遁。法國民人。多有追憶前皇拏坡崙者。其猶子魯意拏坡崙。深沈有大志。在英爲寓公。法民公舉爲議員。魯意拏坡崙承舉回國。講論治國之法。既而舉君期近。凡願舉魯意拏坡崙爲法民主者。多至五百萬人。即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十二月。迎魯意拏坡崙踐民主位。新君與議員初見。即格不相入。顯見其不肯隨俗浮沈。凡民間狃於故智。潛懷反側者。刻日派兵平定之。於是法民皆覺其大有權勢。彼此惛服。魯意拏坡崙遇議員爭辯之事。一本新章。酌中定斷。其用人行政。皆求

有益於民。故諸事起色。而民有餘資。其以日用所餘。存銀行生息者日增。由官養贍之貧民則日減。議院諸員。見魯意擊坡崙發奮有爲。恐復易民主而爲君王。因之私相擬議。而民主見議院諸事。無不與之相左。心甚惡之。因先與心腹大臣男爵木你提督亞璠部長毛珀肆三人。潛定削奪議院大權之計。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一夕盛設華筵。延賓客及議院諸員。會飲於藹麗雪宮。已而撤席送賓。仍雍容有禮。不意是夜之半。凡議院中著名之員。悉縛送諸獄。天甫明。巴黎人見高揭黃榜。大書特書曰。議院已散。議員逮繫。朕今擁兵五十萬。凡爾官民。敢有違背者。立刻逮罪。又降旨若爲取決於民者曰。朕履大位。於今三年。論其尊則有君上之名。論其權實無君上之實。凡有舉動。多阻於議員之掣肘。今誕告有衆。取決於爾一言。若欲仿民主之舊法。則請別立賢王。朕不敢忝居民上。朕之愚見。擬舉一君主。以十年爲一位。其政府大臣。悉惟君主所擇。分上下兩議院。共理朝政。旨下。法民正躊躇間。而四關不服之人。各出軍械。蠶起倡亂。然魯意擊破崙早防之矣。亂勢未熾。大兵已聚。痛加勦洗。以示威武。閱數日。又諭衆曰。今亂勢已平。可救法之全國於多難中矣。明年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二月。上議院大臣。曉諭官民。復立君主。奉魯意擊破崙爲皇帝。是爲擊坡崙第三法民八百萬。

同心翊戴。其以爲不合者。僅二十五萬人耳。魯意擊破崙既握皇權。遂欲聘后以正位中宮。既而文定夢體著尤姐。遂立爲皇后。魯意擊破崙常言國勢未定。不可任民自主。遂本此意以立新制。民有舉官之權。君仍得而操之。下議院人員。由民間公舉。其所議之事。必由皇帝明定條款。交使議之。其或準或駁之稿。仍送政府。再議其當否。然後施行。政府諸大僚。皆由皇帝欽派。民間不許過問。上議院命貴紳掌之。無額俸。若建立大功。皇帝有特賞厚祿之權。此新制之大綱也。新制既定。法旋有事於外。故得相安無事。時俄欲執猶太教務之權。與土耳其基疊起違言。法皇乘此機會。藉口與俄交戰。以復其伯父之仇。卒破俄之斯巴斯土撥堅壘。法人喜甚。謂在俄國木司寇都城大敗之恥。今湔雪矣。勝俄後三年。法皇念鄰近意國。積困多年。我伯父曾許意之宰相嘉富洱云。貴國若助我平俄。我班師後。當力助貴國整理庶政。今曷不踐伯父之言乎。甫閱數月。果有法奧用兵之禍。兩敗奧師。遂出意大利於苦難。及法奧立約後。會土耳其基所屬之叙利亞有事。法皇又躍然欲動。先是一千八百六十年。土人殺基督教人數百名。而叙利亞之法領事署。遭土人折毀。土耳其反陰助之。魯意拿坡崙聞報大喜。發兵向叙利亞進發。聲音亂定之後。不許輕易退兵。他國揆度情

形。謂法皇占叙利亞之地。必開鐵路。而立通商口岸。不徒裨益於叙利亞。卽他國亦交受其益。然而英相帕茂思。登則不徒欲保土不爲俄占。并欲保土不爲法占。蓋謂法占叙利亞。亦於英所屬之印度有礙也。法皇聞英相之言。無奈班師。於是叙利亞仍隸於土。南美洲西岸諸國。積不相能。紛爭疊起。墨西哥亦東安西亂。靡有己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法皇欲與英及日斯巴尼兩國訂立專約。會各派兵前往。英本不欲與聞其事。故勉派兵艦。同入太平洋。聊以示意。而法日合兵六千。尅期進發。法皇更函致美國。請爲協辦。美廷不許。旣而英日兩國。知其不能猝定。引師而退。法皇乃益兵直入墨西哥都城。墨主遁。法廷請奧皇之弟麥客思迷憐爲之君。墨客思迷憐欣喜過望。旣立爲墨君。法派兵戍之。墨亂旣平。法兵始撤。而墨客思迷憐恐墨民仍欲改爲民主。乃遣皇后至歐洲。求助於諸大國。未幾。墨后殞於中途。而墨民見法兵之去。遂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羣起入宮。擒墨客思迷憐而殺之。論者謂魯意拿坡崙之於墨。名爲治亂。實使其更亂而已。美國南省叛亂。法皇商諸英國。堅欲認南省自爲一國。不受北省之鈐制。英國不許。且以法謀告美。英之不肯協辦此事。見法皇連舉大兵。發奮有爲。早萌疑忌之心。而原法皇之意。極欲與英式好無尤。以杜外人

之窺伺。忽見英懷疑忌。罔知所措。然仍陽示人以鎮靜。絕無張皇之色。時英與他國通商。已歷十有三載。當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英員鼓不登請於英廷。欲見法皇。劉陳通商之益。英廷許之。鼓不登既見法皇。暢談移晷。法皇稱善。大臣聞之。願與訂立通商條約。英即命鼓不登爲議約大臣。輾轉籌商。歷一年之久始定。約中大意。凡有窒礙於通商大局者。兩國皆悉力除之。於是法國出口貨之到英者。前值千七百萬磅。至是增至四千六百萬磅。前之英貨入法者。年值五百萬磅。至是增至一千五百萬磅。是通商之事。兩有裨益也。歐洲之日耳曼。零星小國也。受虐於法者。垂數百年。前有布爾根蒂國。欲合日耳曼全部爲一國。其時法皇魯意第十一在位。百計阻撓。厥後魯意第十四踐位。亦欲兼攝日耳曼皇位。更割取雅灑司及羅來因隸入版圖。魯意第十五又欲分日耳曼爲四部。使之散而無紀。既而拿破崙第一起。逞其雄心。凡日耳曼所有之地。或舉以贈人。或留以入己。至普魯士一國。久已視爲藩服。普王畧有自主之意。即嚴加懲罰。拿破崙既敗。歷五十年。普乘太平之日。君民皆習於勤儉。國勢大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失和。普師大勝。遂合日耳曼北部爲一。法人見其不恃我而驟強。將不利於法。然其時法之兵額。已減於前。自顧不如。何能與

戰。惟有增兵額。造新鎗。使之練習。以伺其隙。然法自魯意拿坡嵩攬奪威柄以來。皇權過重。民氣鬱然。如報館一端。法皇待之過嚴。至一千八百六十年。不得不略從寬典。法民聚議。工作各新法。亦優容之。不加禁阻。又許其民曰。諸大臣有所更易。不必盡出朕意。並諭臣僚興革之事。總以俯順輿情爲主。又展築鐵路。以便行旅。裁減賦稅。以恤民艱。其有不便之事。可達之新聞紙。無所忌諱。又令民於舉官之際。直言新制之便否。以決從違。因言朕一切政事。務求民心之順。然新制雖善。而人之論之者。不以爲德。且疑其別有陰謀。法其殆哉。大臣梯耳與求新班。謂法皇南助意大利。使爲強國。而法轉無以備之。日耳曼在法之北。任其坐大。而法又無以制之。設使南北交攻。法將若何。由此觀之。法皇固未有攻普之心也。特上下議院。皆主於戰。巴黎之民。亦復隨聲附和。法皇爲衆所迫。遂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七月。親統大軍至沒齒。之法

東界

先是各處額兵四十萬。皆甚精銳。乃兵符既下。來者僅二十二萬。又有豫備兵

應召者。皆遲遲未赴。既而定。大閱。發出新鎗。皆未熟練。而兵已臨邊。糧餉不繼。車馬不齊。敵國輿圖。又皆購之日耳曼。安保不故留罅隙。以陷法軍。種種棘手。皆犯行軍之忌。法皇本欲乘普師未出。先渡蘭因河。直入普界。及見軍實如此。未敢輕於嘗

試。至八月始渡沙爾布河。然距日耳曼之界。尙有三十餘日程。安營兩日。仍退之沒齒。以待後應。柏靈聞法興師大怒。合兵四十五萬。普太子爲前鋒。經渡日法交界之澇忒河。法兵方從沙耳布河退至沒齒。日兵已進攻壘碎。名法地法戍壘碎之兵。紛紛退敗。法將馬瑪亨。方欲調兵進駐華忒。而日兵已壓營而陣。法兵力不能禦。華忒一營。遂爲日占。法皇聞警甚憂。而佛紗提督又以敗績聞。初佛紗統軍至賜杯疇。相度形勢。駐軍賜杯疇山頂。日兵仰攻。又乘隙全隊上山。於是駐守賜杯疇之兵。又潰。是日法皇仍駐蹕沒齒。思集各師。并爲一路。以厚兵力。乃一日之內。兩聞警報。自知無能復勝。遂欲退回巴黎。法后亦在軍中。諫法皇曰。今挫敗而回。何面目見巴黎之父老。莫若暫行堅忍。俟得一捷報。然後託辭回都。從之。然警信疊來。軍無鬪志。經畧大臣巴善坐困沒齒。乃退之雷聲飛。日兵迫之。比至家非樂。又與日兵遇。鏖戰尤猛。巴善仍不能突圍而出。不數日。糧盡力竭。遂降於普。普軍遂又使迎擊馬瑪亨之兵。而馬瑪亨之南行也。無險可扼。甫抵死得耐。日兵已至。傳令北退。約會於綏丹。既抵綏丹。卽遣飛騎具奏法皇曰。歸路已截。請陛下速至綏丹。法皇卽命拔隊齊起。既至。其左右力勸法皇速離危地。法皇曰。朕願與諸軍同生死。不忍去也。法軍知旦夕有戰。

事。安營山巔。馬瑪亨身先士卒。日軍礮發。馬瑪亨中傷墜馬。法皇大驚失色。乃諭晤克落提督代掌軍符。晤克落獨運機謀。從新布置。巴黎兵部適命提督魂芬至。又以晤克落所定軍令爲不合。一日三令。無所適從。日人又死戰不退。故法占之地。終爲所奪。又安置大礮五百尊於山巔。連環轟發。法兵退至綏丹。法皇見綏丹之民受此大害。急命高懸白旗。降於日耳曼。又命魂芬提督入日軍。商請息兵。日耳曼貴戚大臣及普魯士王太子宰相畢士麥將軍毛奇兵部尙書芬瑞俱至。會議和約於綏丹城外之燈赤里。繳出軍械八萬三千事。又安置法皇於日耳曼故侯廢邸。方魯意拿坡崙之盛也。爲歐洲中憑權藉勢之君。乃時移勢易。身爲人俘。盛衰之數。可勝慨哉。巴黎人聞法皇敗於綏丹。政府卽下公檄。革其皇位。至九月。又改爲民主之國。方籌禦敵之策。而日兵已至。被圍十二旬。糧盡援絕。不得已。舉巴黎城降日。日人不欲久占巴黎。遂許其行成。約章既定。尅日班師。巴黎有一種人謂叢爾小國。豈敢過虐我法。皆大臣辦理不善。致有城下之辱。於是結成死黨。名曰通用黨。黨之名意無分人我財物均可通用蜂擁而起。遂奪踞巴黎。巴黎四圍之礮臺。亦爲所占。政府民主號令梗阻。而羣不逞竟改民主爲通用之國。及外省調兵。攻破巴黎之賊。自知罪無可道。一逞其殺人縱

火之私。凡名士鉅商華麗屋宇。無一得免。慘已。當時為民主國之主者。即六臣梯耳也。按中國崇厚使法。謁見者即此人。日耳曼列邦既得大捷。以為數十百年來。中法之毒深矣。今既獲

勝。若仍散而無紀。後患不堪設想。於是合各邦為一。而定新國之名曰德意志。一于

八百七十一年十二月。立日耳曼主斐迭禮威良為德國第一皇帝。二百年前。法國

奪去雅灑司羅來。因二府。令仍歸於德。又罰償兵費英金二百兆磅。且約中聲明。成

法之兵。必俟兵費交清。然後撤去。其戊法時軍餉。一取於法。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梯

耳自解民主之位。法人舉故將軍馬瑪亨為民主。馬瑪亨以勢力服民。國人不服。一

千八百七十九年。公舉格雷飛為民主。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又舉薩低喀拿為民

主。按喀拿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行將位滿。為鴨松馬黨匪所刺。幸旋舉招雪。密兒沛廉為民主。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招雪密兒沛廉自辭別舉。福兒為民主。近法國制度。萬事

皆民為主。議院分上下為二。民年二十一以上。皆有舉官之權。及至二十五歲。有才

德者。即可辟入下議院。充當議員。惟上議院議員。則必年在四十以上。其總統必上

下兩議院公舉。然後得膺是位。以七年為一位。政府大臣。則聽民主選任。法民之奉

天主教者。百人中九十有八。然國家不以其多而重之。其視奉耶穌猶太者。亦與天

主相平。故耶穌猶太兩教。亦可向國家具領經費。計一年中。天主教領英金二百萬

磅。耶穌領六萬磅。猶太領五千磅。法之學校。惟天主教中之神甫。獨掌大權。國家歲給學校之費。恆在英金二百萬磅左右。法既大敗於德。遂以整軍爲第一義。軍中制度。採之於德。謂國家設經制之兵。本爲保護全國人民。故國中之男子。身無廢疾者。各應按年入伍。定制年屆成丁。卽令隸兵籍。五年期滿。再隸豫備兵籍十五年。一旦有事。卽可徵發。是以承平之日。額兵七十一萬九千餘名。有事可合兵二百五十萬。軍需每年竟多至二千萬磅。其大小兵船。共四百號。隸海軍之士卒。皆由國家遞派。年費英金七百萬磅。又製造鐵甲兵艦六十艘。經費之鉅。自在意中。况每變一法。糜費無算。當拿破崙第一時。攫他國之資。以爲積貯。浪費不可思議。及去位後。恢復故業之時。歲糜英金四千萬磅。魯意斐禮爲王。歲糜五千一百萬磅。及改民主之國。歲糜六千三百萬磅。及有意外戰事。增至一萬七百萬磅。故所負之債。共計九萬四千萬磅。不給息款。亦需三千萬磅。其債主國中子民。十居其五。故民不肯輕生亂端。以自失其財。所謂債愈重而國愈固也。法之戶口最少。拿破崙大敗滑鐵盧之後。以生抵死。年增二十八萬。既而年少一年。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共三千八百萬口。及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僅三千七百萬口。十五年無所增。窮兵之禍烈矣。法罹戰禍。惟通

商之數不減。通計出口貨。三之一售於英。而所購於英者。不過十之一。英商販貨之法。以鐵與煤爲大宗。而法所購者。亦不過抵英購法貨三之一耳。法之鐵路。不敷民用。統計長英程二萬里。且爲商人所築者十之五。又恐不能獲利。必由國家給息。始敢開築。英國乘坐輪車之費。每年勻計。每人約需英金二磅。法人則不滿一磅。其所付郵政局及電報局之費。尤少於英。法民之爲農者。十人而五。今亦皆擅舉官之權。惟讀書閱報者。仍不見多。蓋以主持教務者。恐其紛心文墨。而妨害農功也。考英國之變制。起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歷四十六年之久。諸事就緒。遂定世及之君位。與上下兩議院。號曰君民共主之國。法之變制。遂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直至民皆願立爲民主之國。歷八十一年之久始定。歐洲各國制度。大半皆定於數百年之前。降至是時。運會已改。仍行舊制。斷不相宜。法國固已指明應變之故者。無如歐洲各國。類皆不願變通。於是若或尼之務。使法人不能行其良法。而後已。然八十年中。君主民主兩班。不肯相讓。甚至不通慶弔。今者君主之權日衰。民主之權日盛。凡法之舊皇族。以君爲重。以民爲輕者。盡驅之他國。使不得再返故鄉。法之制度。整頓得宜。民權不替。可卜長治久安矣。

德意志國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法皇拿破崙之擾歐洲也。日耳曼之普魯士。勢散力孱。一千八百六年。法攻節拿及阿五二四。普師幾不能軍。於是拿破崙視普爲藩屬者七年。一千八百十四年。普王發憤爲雄。曾在禮誼與法兵決戰。仍不能勝。及滑鐵盧之役。普亦與師。隨歐洲列國同退法兵。其應得之利。無不均霑。溯拿破崙盛時。翦取普地幾半。至是全數歸還。又鄰瑞典之補梅蘭芽。全省並蘭因河畔之地。割隸於普。殺克生國王。違衆助法。列國瓜分其地。其近普者。卽交於普。及和局大定。普有地十萬里。有民十兆。當歐洲大亂時。日耳曼諸國。困苦顛連。無可告語。其民以上之威權太重。皆有求改制度之心。普臣洞燭民隱。倡言異日恢復疆宇。驅逐法人。卽當與民更始。然日耳曼之改制有難。於歐洲列國者。拿破崙未擾之先。日耳曼人羣推奧國之君。日爲耳曼之主。拿破崙既掌法權。則改蘭因河之日耳曼列邦爲一族。隸藩爲服。拿破崙敗後。日耳曼列邦已脫奧皇羈絆。今又脫法國牢籠。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棋布星羅。不相統屬。一千八百十五年。列國大會奧都。日耳曼三十七國。仍奉奧君爲盟主。大亂既定。日耳曼民各請其君。俯踐前約。許民舉官。如漢落飛鳥吞栢。已曲從民志。惟普廷聲勢鼎

盛。因知民不敢拂上意。力杜由民爲政之習。且更禁各小國。毋得妄改制度。一千八百八十九二十年間。西班牙與意國所屬之拿坡螺螾國。皆更其制度。煥然一新。日耳曼諸侯見之心。皆惴惴。普王特降嚴旨。以遏亂萌。道路不敢妄議者十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年。法民大起。逐布爾奔王族。日耳曼民遂有議論國事。以求更制者。日爾曼列邦。卽調兵彈壓。民不敢逞。然其心則已定矣。溯一千八百十五年。日耳曼列邦大會之際。但論交涉。不暇旁及通商。故往來運貨。各邦徵收進出口稅。皆意爲軒輊。常有隱匿科罰等事。當時日耳曼全部。首推奧。普次之。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普勢日強。遂屏奧於局外。而於日耳曼列邦聯訂徵稅之約。大旨謂彼此土貨。全免納稅。其自外國入口之貨。則科以通行之稅。由官彙總經收。然後核列邦之戶口。按成分給。其戶口冊。則以三年爲一限。按限重造。以定增減。此章既定。所徵貨稅。增於前者一倍。列邦戶口。已增至四十兆。遠識之士。常以更改制度。合小爲大爲事。普王威廉第四。見日耳曼民各懷自主之心。畧寬禁令。以期無拂民情。爰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整頓各事。頒發新條。普民莫測意向。疑其別有深意。羣起滋事。普王憂之。不得不重議制度。下從民望。令普民擅舉官之權。然民與國家。仍不相安。諸新議員。欲請

普王盡黜大吏。由是積不相能。普王且以民氣易驕。決意示以裁制。先由軍機頒行諭帖。普國舊制不能全改。又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宣改新制之律。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間。議院中有畢士麥。年甫三十有五。狀貌魁偉。祖若父本普之大族。富有金縢。至畢士麥漸中落。年逾三十。折節讀書。慨然以國事爲己任。力助普王。以保大權。然其心豈欲王權之過重哉。習見普民易動而難靜。國權稍損。民亂必滋。普王知其才略。且能力保王權也。深器之。適日耳曼列邦大會於翻覆。卽命赴會。代布忱悃。旋又命往俄京。充出使大臣。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斐迭禮威良王謝世。王弟威良第一卽位。益任用之。次年。又使法。籌商機務。使事未竣。卽拜宰相之命。然議院諸員大半與之相左。而欽佩畢士麥者。惟王與兵部尙書芬瓏。統兵將軍毛奇已耳。是年。普王以爲欲張國威。必自整飭戎行始。而度支之歲入有常。藉非多取於民。豈有餘資以供軍旅。乃甫議加賦。下議院百計沮之。畢士麥以全力助王。嚴諭下議院云。國事不能不治。民間卽不能不捐私財。以濟公費。又核定嚴章。凡各報館。敢有妄言亂衆者。論如律。普王於是得行其志。然前後四年。怨咨謗讟。俱集矢於畢士麥一身。繼見與他國交際諸大事。其識見之超。迥出擬議言思之外。由是掣肘漸少。普之險阻。

艱難在於奧。奧執日耳曼列邦之牛耳。垂數百年。其待普也。鄙之不足齒數之列。故普之切齒於奧也。亦垂百十年。至是普強奧弱。而畢士麥早與俄法二國訂立私約。謂普與有事兵戎。俄法皆作壁上觀。畢相又知意大利受奧之欺。歷已多年。普若敗。奧意必不助。故決計與奧爲難。當與奧之未失和也。畢士麥先力勸奧國與普戮力同心。以禦外侮。一千八百六十四年。連兵以伐丹墨國。遂取意癩私肥及火司天省。但二省壤地與普相接。畢士麥按驗奧圖。謂宜悉隸於普。奧不甘普之坐大。故欲使二省之地。自爲小國。而立飛特里爲主。飛特里者。擅世襲公爵之榮。而與奧皇相交好者也。畢士麥不可。相持一載。

兩國重議。以火司天省歸奧。意癩私肥省歸普。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畢相與與王議曰。奧恃其昔日之雄。不爲我下。然分爭不決。豈有了局之時。臣意若有機可乘。必當力屏奧於日耳曼之外。合日耳曼列邦爲一大國。而普爲之長。庶幾長治久安之道也。是時奧皇與兵部等共籌制普之道。而普之將軍毛奇。則日在軍中。申徹士卒。普與之釁既啓。普軍皆用後膛鎗。普人尼姑喇待寶賜者。蓋人子也。在普從磨銅師習學製鎗。既而遠審視曰。此歐洲鈍器也。我國持此以敵拿坡命之兵。是何異以卵敵石。遂入法之巴黎。瑞士人包狸包狸以製造洋鎗爲業者。得寶賜入廠。即日夜籌思。成後膛鎗。獻諸普庭。賜得寶賜世襲之爵。遠勝奧軍鈍器。開戰之始。奧有一營。慘受鎗死。全軍大震。非特麗楷掙私。普王猶子也。率師猛進。

戰無不勝。直抵沙賭窪。又與奧卒大戰。奧營深得地勢。普軍敗績。奧軍方將奏凱。不期普之援軍。各挾新鎗。又佐新式大礮。猛攻。奧不能支。遂大潰。願以意大利東方之蜚耐天一省。交法皇暫掌。而轉交意國統屬。旋又遣使行成於普。和議既定。昔年助普割取丹國之兩省。盡歸於普。又允合日耳曼爲一國。以屬於普。普在日耳曼全部。痛遏歷代阻撓之國。遂舉漢落。非墨色。惱掃翻覆。凡四地。盡入於己。法皇魯意拿坡崙。見普國之勢。不肯再居法下。心大不安。乃先謂嘗試之計。致書普相畢士麥曰。貴國與奧國交戰時。朕先許貴國。不加阻止。今果大勝。朕意貴國與我國昆連之地。如某某者。皆指普之要隘盡交我國管轄。則善矣。畢相答曰。日耳曼之地。雖微至一寸。斷不予人。又告法國駐普公使。若再語及索地之事。恐禍懸眉睫矣。法皇既接畢士麥覆書。又得使普大臣騰奏。羞憤不堪。然不敢遽爲開戰。普亦虛與委蛇。欲俟南北諸邦。盡合於普。則無慮法之強矣。迨一千八百七十年。普與法戰。法人大敗。事詳第五卷日耳曼全部諸邦。無不願合於普。於是普魯士取國號曰德意志。而尊普王爲德意志皇。遂成歐洲強國。共民四十七兆。有上下兩議院。上議院諸大臣。半皆德皇所命。下議院諸員。則爲民間所舉。舉官之民。分爲三等。按其納賦之多寡。以定舉官之數目。且德

民時有託人代舉議員者。至德之定例。下議院議員各給以俸。每日約得英金一磅。不准辭謝。普人之奉耶穌教者。不足三分之二。奉天主教者。三分之一。其餘則奉雜教。耶穌天主。分司教化。其費皆由國帑開支。德皇之於學校。尤重視之。計入塾讀書者。四百八十萬人。每禮拜城孩繳學費英金三辨尼。鄉孩則繳一辨尼。特派大臣。總司學校之事。普人之爲男子者。二十歲即入伍。充兵三年。期滿始許歸農。然他國有失和之事。凡自二十三歲至三十二歲。仍應聽候調遣。蓋所謂豫備戰兵也。過此九年。自三十三歲至五十歲。充豫備守兵。敵師入境。則拒之。不必入他國之境也。此定於一千八百十四年。歐洲他國之兵制。今大半效之。德皇充轄額兵。共四十九萬二千。失和之際。可以出戰者。一百五十萬。軍中法令。最善最嚴。偶有徵發。不論遠近。約二禮拜。即可齊集。其稱貸於人之款。則輕於他國。舍借充鐵路經費不計外。僅欠英金三千萬磅。國庫入款。年共英金三千二百萬磅。已足敷用。此皆收諸國家自有之公地。及樹林。鐵路。礦產。鐵政局等。若民間所納之田賦。不過一千萬磅耳。而其開礦。每年所採之煤。重英權五千八百萬墩。約占英國三分之一。國中之民。半藉力耕。以糊口。其與他國通商。發至英國銷售者。每年值英金二十五萬磅。英國運進德境之

貨。值二千三百餘萬鎊。德國出口貨。則不足二千二百萬鎊。鐵路共四萬五千里。其中三分之一。非國家之業。而歸國家所掌。德民不喜作尺牘。每年郵政局所發。不過七百兆封。與法相似。惟喜閱新聞紙。郵政局帶寄之報。與英國不甚懸殊。若發電信。則較法人爲多。然擬之英人。亦僅得其半耳。

意大利國

英國李提摩太譯
高程周慶雲節

當中國漢時。泰西有大國焉。合歐羅巴之南半洲。阿非利加之北半洲。亞細亞之西半洲。有衆五千四百萬。其都城在今意大利國之羅馬府。即以羅馬名。傳數百年。國分爲二。曰東羅馬。建都於肯思丹。即土耳其都城。故國別爲西羅馬。仍都羅馬。又越數百年。西羅馬遭歐洲北境人侵略。有託論巴提法蘭克日耳曼諸部落。或同種而異名。或同名而異種。有時聚歛金帛而去。有時竟占其地而不去。且妄立制度。若爲意國之主者。相沿數百年。意王無如之何。至中國宋代之初。始將昔日他族盤踞之地。控制周匝。其扼塞處。更築壘自固。亦有礮臺。及鑄造軍械之廠。於是國勢大定。戶口遂繁。當時歐洲各國。多未開化。惟意大利聲明文物之盛。歷三百年。且得糞田之法。收穫倍盛。倫巴提及吐絲加泥省農人。尤首屈一指。富室多居城中。出其資本。立工廠。

工作既成。百工亦安。又收廢爛之棉布等類。以造紙。天下幾無廢物。當時歐洲各國。有感於猶太國之聖蹟。恐爲回教人蹂躪。各派重兵。爲之保衛。乃回人占踞猶大。歐兵之攻之者。歷二百年。始免兵禍。其間涉重溟。跋巨浪。必藉船隻以資運送。飛泥雪意商適承其乏。所獲各國運兵餉之費甚夥。故意之海口。如飛泥雪披沙耕羅亞三處。獨攬歐洲商務之大權。若是英法建都城於倫敦巴黎。城中大半草房。惟意之房屋。則層樓飛閣。至今人皆稱羨。橋梁之堅。石路之坦。及禮拜堂宮殿之類。則雖以歐洲今日工程。莫能駕乎其上。其水道之通暢。亦冠各國。而人情世俗。則又敦崇節儉。所定之律例。爲歐洲各國所取法。其全國之中。有民主數小邦。各擁兵以自強。大者恆蠶食其小者。如飛泥雪耕羅亞海口。如迷蘭帕飛耶二城。皆自爲民主。又互相嫉妬。時有戎兵。而教皇與歐洲西帝奪教權。成不解之仇。意人有從西帝者。亦有從教皇者。跪跪之象。朝不保暮。而意無良馬。故常挫敗。旋設計與蓄馬之家訂約。如北人來侵。即出馬以助。又就所居之地。築一礮臺。募精兵守之。旣而國威日震。嚴禁民人擅藏兵械。此歐人仗權治國之濫觴。然意之朝權旣盛。而國勢日衰。至中國明時。歐人繞道非洲大浪山。望好得通印度之捷徑。東方諸貨。不必取道於意之海口。商務

遂敗。於是鄰國亦日肆覬覦。如日耳曼、法蘭西、西班牙。皆強逼割地。其北有瑞士國。僻處萬山中。心豔意之平原沃衍。其東有突厥。從亞洲竄擾至歐。先踞東南一區。亦欲得意爲己有。歐人無不畏之。意備受凌逼。垂三百年。拿破崙慨然曰。昔之意大利。固歐西第一大國也。吾祖宗支派亦分於是都。今乃至此。吾獨何心。能無悲乎。若乘此威令大行。合各小國而爲一大國。吾願畢矣。迨拿破崙已放於希利納海島。猶時語人曰。意雖四分五裂。其民言語文字。風氣無不盡同。終必歸於一主。然拿破崙利己之心。當時已見。如西半之撒邨耕羅亞吐司千並羅馬省之等處。六百萬人。割以隸法。又使拿破崙螺螄七百萬人。別合爲一國。惟一應制度。爲之改革。民得自由。則拿破崙之功也。又代各地新定律例。并告之曰。異日朕必更取今時鼎盛之勢。合三分而大一統也。故意事至此。有不能不合之勢。拿破崙之敗也。列國會議。凡妄事更張者。一如其舊。雖非意民所願。時勢所迫。民自潛伏不動。然私會已徧國中。甫閱歲時。入會者已多。至七十萬人。一千八百二十年。西班牙變制。意人大動。至拿破崙螺螄與撒邨兩地。皆揭竿而起。凡昔日所議。如民各舉官。創立議院。諸大端。坐而言者。悉起而行。奧俄普聞之。徧告各國。欲以權力壓之。英則不願與聞。法亦如之。俄皇愛

烈。珊德見理略明。謂意人變制。乃出於民。亟宜以君權遏之。於是奧即舉兵入意。意民毫不設備。惟有任何列國所欲。仍受約束而已。自此以意民不敢妄有舉動。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變制度。再逐其王。奧普之民亦即響應。意人皆謂時不可失。於是各會舉旗而起。其在逃之各會首。皆自外歸來。其避於倫敦之文人麥蕪。避於蒙退非禮耶之武員嘉禮巴地。亦束裝回意。亦有避亂於外之老將。及披沙海口書院中之士子。與其耕羅亞雷根之紳商。協力同心。謂宜先逐奧人。然後公請意人爲君。時新教皇披霞第九。略有從民所欲之意。故有意人欲奉之爲君者。說者謂教皇與大臣。歷代不讓。民有尺寸之權。故雖有甘言。仍欲以權勢制服其民之團練義兵。願助意逐奧。請於教皇。已俯允矣。旋忽下令撤回。意民怒甚。次年二月。教皇所轄之民亦不服其約束。遂自立一國。教皇遁至甘塔寺。魯意拿坡崙已爲法帝。聞教皇被逐。忽矍然曰。教皇其主也。今爲民逐。若不速救。奧必先我爲之。且各國從天主教之民多矣。我若助教皇以復其位。不但教皇感我之恩。教民亦必死力以助我。是一舉而收各國之民心也。爰命伍牒拿將軍。率師五千人。使奉教皇復位。羅馬人遣嘉禮巴地率師拒之。然羅馬府防堵雖嚴。守具未足。法兵竟破其城。立取各門之管鑰。盡交

教皇。教皇遂回羅馬府。法且駐兵以保護之。意之北奧兵又壓境。奧民益懼。於是各首領再出奔。不意意人有嘉米祿第嘉富洱者。世襲通侯鉅富也。先在薩諦尼亞國。意之西充議員。旋游歷各國。推究其政治得失。及歸已灼知興國之要有三。凡民舉

增海島入議院之官。國家於機密事。宜應與商辦。一也。民間與各國通商。國家不加禁阻。二也。必使小民皆擅自主之權。三也。本此三者以治意。不難合意爲一。一千八百五十年薩諦尼亞國請嘉富洱侯入政府。遂爲薩相。歐洲各國均謂叢爾一薩。舉措悉合機宜。心甚重之。迨英法助土敵俄。多謂薩諦尼亞大可袖手。乃嘉富洱侯沈機觀變。蹶然興曰。意有積怨於奧。今奧雖無與戰事。然援累代成例。凡關繫歐洲大局之事。奧必與議。異日英法俄土議和之際。安知奧國不列於其間。而我意益無以自重。遂馳書英法。願以兵二萬五千助戰。二國大喜。至其所派之統帥。英法尤深器之。乃至俄釁既平。意基亦定會訂和局之際。薩固無所損益。而大有造於意之全局者。則以與英法兩國之交。固如膠漆也。當時法皇魯意拿坡崙。凡有順其意者。卽願助其力。而取其利。嘉富洱侯知之。卽求法皇之助。法皇遂與薩國訂約。約中之意。法欲逐奧人之踞意者。而取倫巴提蜚耐天兩省以歸薩。而薩則舉殺蜚及泥司之地以奉法。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正月朔。各國駐法使臣。循例入宮賀歲。魯意拿坡崙於奧使前。忽露戰意。英廷聞之。力勸奧皇。母啓兵釁。奧皇不聽。是年四月。奧兵闖入薩境。而占其地。法皇聞報。遂出師。星馳至薩。戰於馬進塔。奧兵大敗。繼又戰於銷翡麗璫。奧幾全軍覆沒。是時法人若再助薩一戰。當可滅奧之跡。豈意法皇遣人見奧皇。問其敢再戰否。如不欲戰。法亦不逼入於危地。奧皇願求罷戰。而意人聞之。皆謂法皇竇意媚奧。而忘昔之助意以敗奧也。法奧之約既立。薩亦不得不畫諾。嘉富泐侯則曰。使我挂冠則可。使我畫押行成則不可。迨和局既定。奧以挫敗之餘。勢難再踞上游。因以巴提倫一省。及其民三百萬歸薩。惟蜚耐天仍隸於奧。此時意大利羣小國中。有吐絲加泥者。有怕兒馬者。有摸蹄者。其民以業已起事。不願再受教皇約束。遂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改訂新章。意民數百萬。皆願改隸於薩。於是薩之戰事。不過三閱月。而所隸之民。驟增至九百萬。嘉禮巴地將軍。號於衆曰。法皇無信。本不能倚爲長城。且知法之助意。不過欲得殺斐及泥司之地。殺斐與泥司。固明明薩所屬也。一旦割而畀諸法。薩豈甘心。嘉禮巴地籍隸泥司。心更不服。其時意國之北。旣得教皇之援。卽頓改薩舊規。意之南境。聞之。豔羨不已。細細理海島。亦在意南。相率叛其主。

推嘉禮巴地爲政。從之者二千人。皆昔年麾下之士。自耕羅亞海口乘舟而至島者也。嘉禮巴地欲乘此合意大利全部爲一。其軍中之口號曰。意大利肥土愛滿月。意即王薩國聞之。謂我與意本屬友國。今叛者即用意大利之名以爲口號。未免左右爲難。時嘉富河侯已爲薩之大臣。會議之際。因言筮仕以來備歷艱難。未有如此之艱手者。薩廷旋致書嘉禮巴地。勸以不可妄動。嘉禮巴地答書甚詳。中言本無圖南之意。乃拏坡螺螄之民。按拏坡螺螄海。有丁口九百萬。其王飛蝶南第二。舉虐。民有疾首蹙額。甚至歐洲各國。復憎之。力請南行。又嘗剴切勸諭。不可干名犯分。而拏民不聽。今求王恩。無以爲罪。書奏薩王。亦無如之何。乃爲時未久。意南之民。盡隨嘉禮巴地而起。是年八月。嘉禮巴地率師渡海。直登拏坡螺螄海口。無拒之者。民人則奉爲救主。簞食壺漿以迎。越三禮拜。始抵拏坡螺螄都城。拏王飛蝶南第二。已挈其妃先遁。都人待之優渥。較沿途又過之。而駐於佛吐瀾之營。倔強不降。嘉禮巴地掃盪之。於是拏坡螺螄全境。悉由嘉禮巴地爲政。拏坡螺螄人願與薩國合而爲一者。十凡八九。於是與薩合爲一大國。按嘉禮巴地。奇人也。唾手而得一國。毫無繫戀。惟於嘉富河侯。則不能無芥蒂。先請於薩王。罷斥之。既不獲命。即著一論於日報云。嘉富河舉意全境。賣之於法。我生斷不能與之相合云云。然嘉

禮巴地治國之道又與他人不同。既不得行其志。亦自忘其大功。潛回佳珀雷辣小海島之珂里。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嗚呼。可不謂傑人矣哉。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值奧普交戰。嘉富河恐意不能安。令整頓陸師八萬從陸路。以傾國之水師從水路。會於奧境以助普。不意將不知兵。屢遭挫敗。猶幸普軍大敗奧於沙賈窪。奧不能振。越二日。奧皇願將蜚耐省託法皇轉贈於意。魯意拏坡崙自以爲功。使使告於意曰。朕之本意。固欲意大利自北而南。合爲一國。今幸藉手告成。謹奉蜚耐天全省。歸於貴國。貴國其無辭。當此之時。意大利全部之民。已有來蘇之象。僅教皇所轄之男女五十萬。尙受其虐待。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羅馬府人揭竿而起。以抗教皇。嘉禮巴地又自佳珀雷辣島率其舊部。直抵羅馬。以助民黨。不料教皇恃法之助。法兵又所向無前。於是民黨不旬日而散。法之兵威。震動歐洲。英君主惟多利亞宣諭於議院曰。朕之所冀者。祇法國撤羅馬戍兵耳。法之戍兵。一日不回。意法失和之勢。卽一日不定。法皇聞之。悚然。甫閱旬日。撤退羅馬之兵。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意兵大隊入羅馬都城。奪教皇之地。羅馬人願附於意。意至是始合而爲一。綜計疆域之廣袤。與英國不相上下。惟戶口則畧減。至其地脈肥美。天氣寒暖適中。東西南北皆有海道可通。便於

商旅。有屹然大振之機焉。夫意之隕風敵俗。垂數百年矣。教皇與神甫之治民。以不教其民爲第一義。意之舊君。又不知教化有益於民。屈指意人初合之日。一百人中。不識字者。多至八十人。既立君民共主之國。灼知國之大政。教化爲先。於是設新學以教之。每年撥出英金一百萬磅。其國本有崇奉天主教之廟宇。二千四百座。其中男女三萬人。坐耗資糧無補於民生國計。意廷定例。凡國內之淫祠。一切廢之。其廟產所入。凡住廟諸人。每年酌給贍養費。俾免饑寒。其餘悉充學校之用。查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出口貨物。值英金二千二百萬磅。入口貨物。值英金三千四百萬磅。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出口貨物。增至四千萬磅。入口貨物。增至五千六百萬磅。其中以糧價爲最巨。意人令盡洗昔年羅馬人之習。不肯輕啓兵端。惟武備兵費。遞有所增。養兵共二十萬名。創英權一百墩之大礮。緣是糜費度支。查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費英金三千八百萬磅。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漸增至七千二百萬磅。較其歲入之款。竟虧至二千四百萬磅。國債因之積重。故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負英金一百三十五兆磅。今已增至四百五十兆磅。幸比年入款漸多。不至增債。其鐵路則甚濡滯。所築不過英程七千三百餘里。電綫英程一萬九千里。民間由電報及郵政局。以通音問者。勻計每

人歲發書札僅四函。其民之欲論國事者。無論報館。無論著書。公家毫不禁止。是以民皆樂受其範圍。非無故耳。

俄羅斯國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俄羅斯儼然強國也。然二百年前。幾無有齒及者。歐洲之士。從未見俄軍之車轍馬跡。及考其所屬之地。則跨歐亞二洲。廣漠無垠。其族類互殊。壤地互隔。又彼此格不相入。已可異矣。俄之始有事於歐洲也。在英改君民共主之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俄帝彼得即位。年甫十七耳。後人以其成就大事。尊之曰大彼得。未即位時。其姊實膺君位。承昔日陋習。不令彼得讀書。彼得既踐位。盡改平日所爲。見歐洲各國之人。每考其所作之事。而自顧不如。遂立志改其國政。仿歐西軍制而立新軍。適瑞典鱗裏王第十二。率師一萬入俄境。俄以八萬人禦之而敗。彼得益發憤。務竭其力。訓練之久。之遂不在他國下矣。俄本無兵船。彼得乃至英國之福德海口。及和蘭之安思丹海口。親奉造船之匠爲導師。以從事斧斤之役。及鑿成回國。又挈帶工匠。使以造船之技教俄人。閱數年。俄之北境。卜勒梯海面。桅檣林立。遂成海軍矣。木司寇俄之舊京也。與歐洲各教會相距過遠。彼得至卜勒梯周視形勢。擬遷都於是。隨擇耐

華河畔之水田以建新都宏規。轟定洪水忽來。凡所布置者皆衝沒。彼得又竭五月之力重定根基。即京彼羅名爲名旋令其民通各國語言文字。修道路。設巡捕。立郵政。

定新律。昔年會計用珠算。乃延英之蘇格蘭人。教以筆算。又設礦政局。以開各礦。立醫院以教人醫理。凡此新政。皆親爲裁定。俄國風俗習染東方諸國。故婦女不出閨門。皆由父母爲之媒定。今下令。凡欲諧伉儷者。男女二人相處至六禮拜。即自行訂

定。父母主特婚嫁者。禁之。俄之衣服。則尙寬博。其領下之鬚甚長。又令悉學歐西之例。盡薙其長髻。徧懸新式衣形。使民有所效法。其偶穿故衣者。命剪短之。俄之改歲。

在西歷九月間。令改用歐洲新歷。與歐西各國同。按俄歷較西歷相差凡十二日。蓋歐西各國運教皇之所推算。改定新歷。而俄國則仍

詩。舊庶政一新。彼得羅堡又成一繁華都會矣。木司寇故都。離歐西太遠。既有鞭長莫及之慮。然新都雖定。南有土耳其。不能通於地中海。西有波瀾。不能通歐西各

國。其當俄衝者。又莫如瑞典。瑞典邊疆之麗芬。芬蘭。建三省。皆足以梗俄人海路。遂奪而取之。波瀾瀟隔俄通歐洲之路。先奪其一地。以便出入。繼又三與奧

普訂約。滅波瀾而剖分其地。波瀾由是遂亡。一千七百十一年。土耳其受俄之逼。獻亞叔夫地於俄。旋又舉其克咄。開迷啞卑沙喇筆三地。及濱黑海之各地。盡畀之。至

中國伊犁之西北。即阿那迤北之地。雖素屬於俄。幾等石田。然其東則有大膏腴地。廣人稀。棄置可惜。又東畧而得之。波斯畏俄之威。則以姪兒姐。踢飛斯兩省之版圖。盡歸於俄。自彼得創開邊之議以來。凡裏海黑海中間之地。俄寔盡之矣。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俄又及於中亞洲。時英人正得印度西北之烹齋省。俄言英既惟所欲爲。俄在亞洲之商務。必爲英奪。而阿富汗北方。如機窪布喀喇一帶。更閒不用。髮。不可不慎爲之防。俄廷遂遣兵艦泊阿那河。又至古春鏗地方。由機窪布喀喇循河而行。凡戎馬所經之地。悉踞爲俄有。旋進獲他侈強及苦堪等地。遂命機窪爲俄屬國。布喀喇勢成孤立矣。俄自開邊以訖今日。西至歐洲。計增英程八百里。南至地中海。四百五十里。北至瑞典都城三百里。其東南開自亞洲。亦復屢有增益。所得阿富汗之地。謂假道於是者。多至一千里。距英屬印度之地。不過三百里耳。俄人自大之氣。歷數十年如一日。是以尼古喇帝即大彼得暮年。憑權藉勢。不崇學校。報館偶有謗訕。立拘主筆懲儆。國中之事。無論教養。悉由己定。其生平已以整軍輝武爲務。及英法助土敵俄。俄皇大敗。薨於軍。俄民之心。遂大變。故愛烈珊德第二即位。盡改舊章。許報館訟言得失。以廣新法。木司寇彼德羅堡兩京驟增報館七十家。指陳各國制治之

道。又論俄國宜多立學校。以教其民。然俄之亟宜整頓者。學校外尚有務農一業。查俄國之田。掌諸富室。佃戶既耕其田。子若孫不能離田一日。設田易新主。佃戶亦隨之而售於新主。雖以歷代賢君。無從措手。高德玲皇后第二在位。欲去之而未果。后孫愛烈珊德皇第一繼世。欲竟后志。仍未就緒。尼古喇士皇第一卽位。三次派人查辦。均難措手。愛烈珊德第二卽位。亦亟願圖之。雖多田之家。梗阻百端。而皇終不改。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卽從業田之大家。選舉若干員。俾按照國家所定大綱。悉力參酌。前後凡三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始將五十萬隨夫。按俄之佃戶曰隨夫。謂當隨田耕種。不許移居他處也。全行釋放。凡昔日人田聯合之弊悉除。俄自立國以來。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屆千載之期。通國之士。以是年爲再造元黃之歲。宜有改絃更張之舉。時愛烈珊德皇之器識。雖不甚宏遠。而其心實欲整頓制度。以惠小民。於是特創新章。謂從前問刑衙門。流弊至鉅。是年特頒詔書云。自今以往。國家簡派問刑官吏。必以明白事理爲先。兩造既至。援律判斷。又仿照西法。立陪審之員。以杜上控之弊。俄民之入行伍者。偶犯輕罪。不許妄責。又查尼古喇帝時。有多人發遣遠方。至是悉赦之。溯昔年遠遊者。國家領照之費。每紙須英金八十磅。今亦悉從刪汰。又各省會中。皆准民人公

議機務。各府州縣亦許設公務局。局中董事由本境人公同推舉。並由各董公舉賢能。送入省會。以充總董。其商務工務章程皆由公議局妥議。國家應徵之稅亦下局使之分徵。又俄人之崇奉希臘教者。素不准他教相參。今亦弛禁。至希臘教之充神甫者。讀書較少。俄皇又令整頓讀書之法。俄之農人計五十中曾讀書者一人。俄兵每百人中能識字者一人。其工匠更寥寥無幾。愛烈珊德皇在位時。各報館恆言民不識字。謀生之計。因之而拙。有識者皆以爲然。於是民間始有書塾。乃行之未久。因議執政之短長。遂申立塾之禁。又限教會專讀道經。不許閱視日報。以絕其議論國事也。其幅員至北冰洋。南訖地中海。東暨太平洋。西亦幾及於大西洋。統計地球之陸地爲俄所管轄者。直占七分之一。按彼得即位時俄之屬地有英程五百萬方里。至愛烈珊德之世已式廓至九百萬方里。歐洲君主之國。惟俄一成不變。一百四兆人。悉聽指揮。不敢妄動。皇之私財。每年約得英金二百五十萬磅。一旦謝世。其歲入之款。仍歸皇子。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采普國軍制。男子年二十一。至二十七歲。令入伍當兵六年。期滿充豫備兵。九年故承平之世。有兵七十五萬。有事可增至二百二十五萬名。又有馬兵十四萬。日可殺克。無事之日擇地耕種。不納賦稅。若命之出征。亦不給以餉銀。俄國度支軍餉。每年英金四千萬磅。

學校三百萬磅。官俸亦三百萬磅。教會中則僅費一百七十萬鎊。國家雜費一百四十五兆磅。核其歲入之款。大致已可敷衍。其國債之數。當未與歐洲交戰以前。已負英金三百六十兆磅。及與土戰。又約費一百三十兆鎊。所出國債。空票甚鉅。若圖法既改。此項鈔票。必須折扣矣。查其每年出口之貨。值英金八千五百萬鎊。以麥麻及木植爲大宗。入口貨略多於出口。皆西國織造諸物。然較歐洲他國通商之數。已覺其細。每年掘得之煤。約英權三百八十萬墩。僅占英國五分之一。其鐵路雖長至華程四萬八千里。值英金二百兆磅。然工程不佳。管理亦未合法。況俄地之大。僅此區區。致無數膏腴所茁上等之麥。徒以無路之故。不能出海。今聞已有展作鐵路之意。如加敦河之畔。富有煤礦。遂議築路以運煤。又有一道。欲東開至西伯里亞恰克圖黑龍江一帶。又一道。欲開至亞洲中境之博卡喇一帶。然必俟借集鉅款。始可藉手也。按西伯里亞鐵路已漸次廣開俄之新基於是矣俄之新疆雖大。而未獲其利。其治波瀾之考究司。又治亞洲之中境。每年均虧累不鮮。吾知自此而後。俄人若有開拓之心。必不甘再獲石田矣。

土耳其國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耶穌降世時。有韃靼種類人白匈奴。往來裏海。以至中國。其人有勇畧。善騎好戰。歐

亞兩洲人。無不懼之。有一部落南犯博卡喇。在今中國新疆之西北方踞之。旋改其名曰突厥。突厥種類

今華文譯為土耳其。而不知其又為屋土曼也。後亞刺伯人謨罕默德出世。即回教之祖也。西人名之曰殺拉生。四出傳教。不服則威

之以兵。於是西方人信從回教者居半。東行至博卡喇。與突厥頻年交戰。突厥不能

禦。降於回人。既受回教。尚武之心。垂數百年而不改。其往東則闢亞洲甚遠之地。往

西得小亞細亞。及敘利亞諸地。猶太國之都城曰耶路撒冷者。回教基督教人。視爲

聖蹟珍重之者。亦爲突厥所得。凡遇基督教人觀聖蹟者。必虐待之。又基督大主教

爲回教人掉其髮。曳過街市而禁之獄中。西人本稱耶路撒冷爲聖域。故於教主耶

穌死而復生之處。建禮拜堂。回教人常入堂騷擾。歐西各國之人不平。遂欲合兵以

逐之。然前後二百年。歐人之死於兵事者。積至二百萬之多。突厥益得志。屢發亞洲

兵。以逼羅馬肯思丹。遂據爲突厥都城。累年用兵。幾有氣吞全歐之勢。當時歐洲東

南各國。因互爭教權。不能合力以禦寇氛。於是希臘全境。與四圍之海島。盡爲突厥

蠶食。塞爾維阿。羅馬屬國也。改爲突厥省地。又歷數年。波斯年暨啞吧呢啞。亦爲所

得。開迷啞本屬意之耕羅亞海口。突厥又奪之。恆加利諸小王。共爭王權。乘機又割

一大地並鯨吞噬喇咖及謨大鼻。逼令歲時貢獻。既而埃及國亦稱藩於突厥。惟意大利海口之對岸。有一種人。名悶吞藹竭鈴者。處萬山中。戎馬不能到。生齒又繁。歷四百年。恆與突厥相齟齬。突厥人不敢相逼。一千五百七十一年。突厥發大隊兵艦。直趨意大利海面之黎攀塊。於是飛泥雪及耕羅亞兩海口之兵。會同西班牙。與教皇所派兵船。合力禦之。突艦敗遁。強悍之勢。遂日以衰。土耳其蘇丹即突厥王也。不得志於他國。改而朘削其民。官吏之弊。積久愈深。民人雖有地畝。不敢耕種。雖有房屋。不敢安居。生齒日少。國用日蹙。基督教與回教之戰禍。歷久不息。昔基督教之屢遭削弱者。至是大逞報復之意。恆加利人。首先恢復故業。飛泥雪人。遂突厥駐防之回兵。希臘波瀾國人。勝突兵數次。遂各漸復其所失之地。突厥累代猖獗。其幅員之廣。大於法國三倍。其天氣不寒不暑。其地脈不瘠不礮。山中沙際。黃金燦見。取用不竭。水銀鹽鐵煤銅諸物甚繁。故可與歐亞非三洲通商。其初得美地。務以權勢壓其民。當中國宋代之時。有諾爾曼部落人。自法至英。遂占英國之地。久之彼此聯姻。不復能分賓主。惟突厥不然。其爲匈奴種類。與博卡喇等處之土著。永不相合。其國中生色之處。實惟基督教人是賴。如離門雅係東方基督教之一門及猶太人。皆在突國開設銀行。希

臘國人

臘希與俄羅斯同教亦名東大教

則在其國中爲商人。爲水手。其餘各教人。又有爲之耕田。裨益

於突非淺。至突厥之本國人。則皆奢華淫蕩。且萬事不顧人之痛癢。惟己所適。夫抵突厥之教。不喜求新。自名其教中之經卷曰。富爾干尼。譯之乃果然二字之義也。其國中治民之律。採於果然。風俗所尚。亦備載於果然。突人奉之而不敢改。至所定律例。大都定於亞刺伯之蠶人。況已在一千二百年之前。更有永不能行之事。乃竟一成而不知易。其愚不可及矣。查回回雖以教爲名。全不以學校爲重。故學塾寥寥。突厥之婦女。更不知教化。每購幼女。略教中饋諸小節。售於富室。以充妾媵。黑海裏海之間。有地曰姪兒姐。此風尤甚。突厥之視其民。不啻仇敵。國之大政。蘇丹獨掌之。又強迫其民。務從回教。乃有基督教人。不爲法令所懾。則多徵其糧賦。始有安身之處。若蘇丹欲得其產業。仍可任意強奪。至國之糧賦。掌於一人。先代衆民納諸國庫。然後藉詞肆虐。凡徵收之浮冒。期限之迫促。錢糧之挑剔。皆能出人意表。至於大小各官並公門人等。常向民間婪索。國家並不顧問。推原其故。則因官之由賄而得也。卽如貿易中人。忽獲厚利。或田穀多收。往往遭其朘削。甚至誣罪致死。而沒其財產。以自肥。於是生齒之數漸減。而向之沃壤。無與比倫者。今彌望荒蕪矣。俄羅斯歷代以

來皆欲得突厥之肯思丹及沿海諸地。相傳古有突厥全地。遲早必有屬於俄之讖。
又八百年前。有從安梯巴。即叙利亞昔年馳名之海口。至肯思丹者。行李中有一琢成石馬。其腹鐫

有古篆云。俄羅斯合得肯思丹。既而突厥人亦知有古讖。及鐫於奇器之文。心常惴
惴。然其政令之暴虐。仍不知倭改。國中常有激而思逞之人。俄人知之。於突民之爲
亂者。必陰助之。前後一百五十年間。已數見矣。且九次興師。與之決戰。若無歐洲他
國。出爲阻之。欲突厥之不應此讖也。豈可得哉。英國歷代執政大臣。皆以歐洲不宜
有霸主。故以裁制威權爲要策。聞俄有欲得突厥之心。卽謂俄若佔突。微特歐洲不
能相安。且恐英獨受其禍。故英與他國。有所交涉。恆設法以保突厥。歷年以來。不知
用兵幾次。傷害幾人矣。厥後英之稍渝初志者。僅見於希臘不服突厥之役。突厥當
中國雍乾嘉之際。虐待希臘。不可言喻。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道光元年。希人大起。歐洲
各國。皆坐觀成敗。不願與師相助。乃突厥逞其殘暴。夷滅希人。幾及其半。交戰七年。
仍不能定。於是英法俄三國。馳書突廷。不許再擾希臘。而令希臘明屬於突。每年入
貢一次。希臘內政。悉由自主。亦不許突廷干預。蘇丹得書大怒曰。此係突之內寇。與
他國何干。且希臘之民。卽我民也。豈能任人保護。我惟知亂者必斬耳。於是英法俄

三國。隨遣兵船至希臘。拿代麗奴海灣。是時突厥大隊兵。船卽泊此灣。三國之船。逼近停泊。時戰否未定。英官駕一小船。高懸白旗。欲至突厥兵船商議事務。不意突人忽發手鎗。擊死英官。英船遂還擊。突兵諸戰船。亦大起交戰。四點鐘之久。突兵七十名。兵船五十二艘。掃蕩無遺。從此希臘得脫網羅。遂成自主之國。突厥與俄本積不相能。希臘既歸自主。蘇丹益恨俄。因觸怒俄皇。於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派兵十五萬。以攻突厥。突厥不能敵。俄遂擊退突兵。攻破礮臺。其離肯思丹英程八十里。已有俄兵駐紮。英奧二國聞之。合力阻俄。俄自計突兵敗衄至此。肯思丹都城。已在我之掌握。又何必開罪於人。遂許突和。而予以重罰。蘇丹無奈簽約。約中言割地若干。賠銀若干。並云俄人之流寓突國者。不歸突官管束。自有此役。突則日衰矣。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埃及亦思自主。俄又私助之。突厥不知也。遣兵往定埃及。得俄助而勝突。更遣兵船往剿。不意海軍提督全隊降於埃王。從此埃及名爲突屬。實則皆有自主矣。突厥之波施年。及海鱗哥飛拿省。均有基督教人。回教人過於苛待。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兩省人各叛其主。歐洲他國。力勸突廷不再殘殺。正互商間。又有塞爾維阿省宣戰。以助波海兩省。次年四月。勃而忌里亞民。又不能甘受暴虐。英國促令蘇丹

速籌善法。以安其民。不意蘇丹大違英意。以兵力勦平勃而忌里亞省。誅殺無辜。慘不忍聞。英有日報館。備錄殘事。俄因致書英法諸邦。大意欲與歐洲各國合力同心。先奪其治國之權。如諸國不願。俄獨任之。各國得書互商。共勸蘇丹按理改章。而蘇丹不聽。此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事也。各國知蘇丹不可理勸。遂各袖手。俄皇竟於次年伐突。既至羅美連省。突厥始因向日兵部年老。改派一員。卽日出師。其時俄以爲突厥不敢抵禦。不甚設備。旋聞各路突兵已聚。俄提督退至雪鼈卡嶺邊。突厥瓦思曼提督。又率精兵在羅美連省之潑賴拏。造礮臺。掘濠溝。以禦俄軍。潑賴拏四面皆山。地勢亦極險峻。俄突兩軍相持五月之久。皆以潑賴拏之得失。爲勝負之樞紐。瓦思曼膽略俱優。軍令整肅。俄以區區一小地。耽延進兵之日。不勝忿恨。遂鼓勇前進。以當瓦思曼之精兵。而死者數千。潑賴拏仍不能破。俄皇改命拖得播益提督。至突相度形勢。謂潑賴拏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攻。俄軍遂調大隊。堅築長圍。以絕其外應。糧道由此而斷。突兵不支。遂相率投降。此數月中。據雪鼈卡嶺之俄兵。屢遭突兵迫逐。迨俄破潑賴拏後。突軍之攻雪鼈卡嶺者。前後無援。亦降於俄。其數多至二萬名。俄軍既大勝。速向肯思丹進發。然城下之盟。良非易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七月。歐

洲各大國宰相。會於德之柏靈都城。共商大局。旋定議以爲突厥所轄歐洲之地。姑仍其舊。但大削其在歐之威權。俾漸成疲弱之國。其巴勒嵌山之北曰勃而忌里亞省。許其自立爲小國。每年納貢於突。巴勒嵌山之南曰東羅美連省。其民多奉基督教。即立基督教總督以治之。其民仍屬於突。然省內之政。亦不許突廷干預。瀕意大利海面之悶吞藹竭鈴人。常不服突。今許其立國。且加給以地羅美連省塞爾維阿省。亦準爲自主之國。波斯年海蠅哥飛擊兩省。則交奧國轄治。又有伯沙喇畢省者。初本俄人之地。今則還之於俄。此省有羅美連所管之地。今既還俄。須由突補還他地。此外又有罷吐恆卡爾士阿爾大喊者。皆在亞洲之內。悉交於俄。英既代突講和。突許將地中海之雪補螺螂島。交與英國。又有突人所管亞洲之地。許爲保護。以上各地之事。歸英整理。初戰之時。突厥管轄之歐洲人。計一千三百萬名。罷戰之後。屬地皆成自主。但有四百萬人。歸其治理。若無英人之援手。彼突厥種類人。早已不能轄歐地歐民矣。各國柏靈之會並未禁俄人干預巴勒嵌山鄰近諸省之事於是俄人暗唆其民不久而東羅美連與勃而忌里亞皆大懼議欲合而爲一請勃王雅力山大爲新國之王此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事也俄見勃力山大立一新國並不與之熟商即逼令退位勃民心大不樂

美國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雲節

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有素隸英國之三百萬人。不服約束自立。一新制度。卽以美洲之名名其國。既無開疆拓土之心。其旁亦並無強鄰。故不必養兵以防衛。當一千八百百年。至一千八百十二年。歐洲各國大亂。美獨傍然無與。然立國未久。未忘英國苛待之事。其君華盛頓。恆力勸美人。當與萬國敦睦。英爲美人根本之地。尤宜式好無尤。美人化之。美國土產。運至歐洲銷售。得銀則運歐貨而回。循環獲利。一千八百十二年。英法失和。英欲拘美船查驗。美人不服。英國卽命改章。不再恃勢查驗。豈料美人積憤於心。是年六月。遽以戰書示英。時英有精兵一百萬。海艦一千艘。美人發兵至英屬坎拏大。冀占其地。英人全數俘之。惟海戰時。美國曾奪英艦數艘。英人怒。遂欲破其華盛頓都城。英既入都。據其宮殿。勒令重金取贖。美人執不許。遂縱火焚之。新凹爾連者。美之南省也。英提督怕肯喊姆進攻之。美提督姐尅孫整隊而前。美人皆在土牆之後。礮不能傷。英人露立牆外。美人憑牆擊之。英兵退。既而美人悔之。行成於英。兩國訂約息兵。此後美人專心致志。開墾國中新地。前後五十年。興盛之速。亘古未有。美之始立國也。但有人三百萬。至此幾三千二百萬人。此係一千八百六十年後清冊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已有六千二百萬人至所畜之馬。可以助人力者。多至六百萬匹。牛二百萬頭。乳牛八百萬頭。

驢騾之類。一千五百萬頭。羊二千二百萬頭。猪一千三百萬頭。所出棉花。重英權一百萬墩。糧食年出西量一千二百兆斗。黃烟年計重英權五百兆磅。行船水道。長華程一萬五千里。鐵路九萬里。織造之貨。如絨布等。年值英金四千萬磅。其施教於民也。設立書院學塾十一萬三千所。山長塾師十五萬人。大小學生五百五十萬人。國家每年費英金七百萬磅。又有講道之堂四萬五千座。報館四千家。每年出報一千兆卷。初立國時。共合十三省爲一國。至是則增至三十四省。其魯意瀉拿省。則購諸法蘭西。福祿利達省。則攘諸西班牙。退克沙省。嘉利福尼亞省。即舊金山則奪諸墨西哥。又有內地游牧土人。往往讓其所居之地於美。而願爲之屬。於是所轄之地。共英程三百十萬方里。合華程三千一百萬里。即三十一兆方里然其已墾之地。僅五分之一耳。美國惟畜奴一事。爲人所鄙。南省人畜奴多至四百萬。彼此可以互賣。甚有視黑人如牲畜。孳養蕃息。以致富者。美貨大宗。惟棉米烟三物。皆役使黑奴。以供造作。美屬於英之際。英人常往非洲。講買黑奴。使之力作。美人心竊非之。故立國後數年。美君如華盛頓。姐飛生。哈迷吞。皆以買人爲奴爲惡習。但持之日久。賣奴一業。已成極大商務。及英國新創火輪機器紡紗織布。需棉日多。美國亦造成一機。軋去棉子。此後以種棉爲大利。畜奴

數頭。便可致富。英以本地素不產棉。美棉雖發運日多。尙嫌不足。於是益購黑奴。竭力開墾。南方人見生涯鼎盛。皆黑奴之力。更以畜奴爲樂。北省之新英國亦有之。及美自立國。北方之畜奴者漸少。緣黑奴產於炎熱之地。強令居於苦寒。則如病人不能操作。且人皆視爲惡俗。必欲去之。於是有痛言買奴之弊。加利生報館亦專議畜奴之事。衆皆感動。有同志十二人。立一釋奴會。三年中共立會二百處。閱十年。有二千會。著書立說。不避繁瑣。南方畜奴之人。既藉奴而富。遂視釋奴會人如仇敵。而撥獅鎧地方。有一女釋奴會。一日諸善女會議。忽有衣冠男子入內大譁。非拉德飛鴉人。尤肆猖獗。而北省釋奴會聚議時。亦往往有人滋擾。一千八百六十年。又值重舉新君之歲。北方人乘此計釋黑奴。舉林肯爲君。加利生報館立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林肯始釋南省黑奴。北方亦願於定律中增入永禁買奴一條。林肯北省人。自幼以畜奴爲非者。今爲美君。南方畜奴之主。知黑奴必將盡釋。心不能甘。向美廷陳訴。不願合爲一國。南嘉祿利拿省人。遂於一千八百六十年。首發難端。旋於五省如爵爾嘉雅拉巴瑪密雪雪皮魯意瀉拿福祿利達紛紛應之。又閱數月。又有五省如斐節尼亞北嘉祿利拿天乃西鴉嵌沙退克沙相繼解體。此十一省之地。別爲一國。聲言北人仍欲逼令強合。惟有以兵力威之。

耳。北省人聞報。卽命出師。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北省所派之兵。到斐節尼亞省。與南人大戰於襪拿殺。南勢漸卻。旣而南方又有兵來。北方不敷調遣。遂大潰。北省旣敗。知全國已失其半。然誓必平之。遂下令民間。凡有願出戰者。速報名。旬日間。得兵百萬。南省密雪雪皮江。通墨西哥海面。南方諸省。以有此江也。又分爲東西兩半。部。密雪雪皮海口有一埠。曰紐屋梁。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四月間。北人奪之。南人卽不能與他國通。且海口旣失。則密雪雪皮江喫緊。其同叛各省中。魯意瀉拿退克沙。鴉嵌沙三省。俱在江西。北人若得此江。卽可劃此三省人。俾東西不能相助。北人從海口漸進而北。但存斐克斯婆一礮臺。格蘭脫後爲美君者時爲提督。已奪江面各關隘。又破斐克斯婆。以重兵守之。南省竟分爲二。東西消息不通。南人以斐節尼亞省之烈七門爲都會。介於借墨私河之濱。離都城三華盛頓。不過英程一百三十里。北人派兵二十萬。入破禿馬河。以馬克蘭爲提督。南省命李爲提督。率兵拒之於烈七門之外。北人屢勝。然李雖屢敗。仍奮力追逐。又從間道至北省。思攻華盛頓都城。美廷捉馬提督退回。協同守禦。兩軍又血戰於馬利攔省。李提督兵少而退。是時美廷改派格蘭脫總督北兵。見李旣退。卽星夜至南省東。李提督聞北兵將至。念部下萬

不能敵。而斐節尼亞省萬山中。有一曠野。遂匿其中。格蘭脫率兵十二萬。過辣必丹河。蹤跡得之。連戰浹旬。格蘭脫兵死三萬人。南兵死者亦多。相持十閱月。格蘭脫兵傾營而出。破李提督中權一礮臺。截李軍爲二。李提督退。越數日。李使其兵釋械降於北。通計南省之亂。前後四年。至此始定。而黑奴已早開釋。此風遂息。其時林肯之爲美君也。已位滿矣。美例稱國君曰伯里璽天德以四年爲一位位滿則另舉新君或有連位者國人又舉之以連位。連位數禮

拜。即往格蘭脫大營。北軍大勝。時林肯君亦在前敵。南都烈七門降北之日。林肯君並無欣幸之心。常語人曰。欲豫弭將來之禍。須以恩惠慈祥之心結之。故美君自華盛頓後。民所尊重之者。無過林肯。烈七門降後數日。華盛頓都中有演戲以申慶者。林肯君雅意不喜。然恐辜民望。遂詣戲園。而袍笏登場之際。有南省伶人名布忒者。潛在线肯君座後。取小鎗開放。彈入林肯君之腦。次日遂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四月也。林肯君被弑。安輯南方。大非易事。南方本有十一省。各省舊官。皆叛民所舉。不得不派北人爲總管。美例議院於舉君時。另舉副君。以防不測。副君名仲生。代位三年。常與議院相爭論。南北大事。遂置不理。北省所定新章有一款。須認黑人與白人爲平等。蓋爲治國舉官而言。南人不服。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格蘭脫爲君。南人始服

此制。從此南北合而爲一。彼此相安。繼格蘭脫爲君者曰海師。位滿無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又舉嘉飛爲君。嘉飛願整頓仕途之弊。惜又慘遭弑禍。其凶手即賄買官而不得者。美本民主之國。但其人亦分兩班。一民班。凡事欲民爲政。一官班。謂百姓既已舉官。凡事應由官主。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民班中人公舉克禮孛蘭爲君。當就舉時。允辦二事。一減與外國通商之貨稅。一整頓銓政。其命意如此。然舉以爲君之人。亦不甚服。而官班中則和矣。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舉新君爲哈利生。乃官班中人也。考美亂既定。迅籌振興百工之法。一千八百六十年。其民尙不足三十三兆。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將及五十兆。蓋美自開國以來。全恃渡海之歐人。廣增戶口。歐洲各國。無論日用暢遂如英民。生計困窮如俄民。地氣和暖如意民。天氣寒冷如艾斯蘭海島民。島在英國西北無不以美國地廣人稀。負耒受壓。無憂衣食。故相率麇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美人清單云。十年之內。共來客民四百五十萬。大半居於密雪雪皮江兩岸。又考美國開墾之新地。其土產所出售於東省中途各城市。初本地僻人寥。今已成極大市集。一千八百六十年。出口土產。值英金六十兆磅。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值英金一百七十兆磅。其入口之貨。有大相反者。凡他國入口之貨。悉征重稅。而督率

其民竭力工作。以應日用所需。前英國運往美國之貨。年值英金四十兆磅。今不過三十兆磅。鋼鐵之類。前從英國運美者居半。今全由本國開采。以供鼓鑄。美有織布廠一千所。織羊毛貨廠三千所。織廠雇用工匠六十萬名。鐵廠工匠十四萬名。每年所出粗鐵。重共英權三兆七億五萬墩。出煤年共英權七十兆墩。美之糜於軍旅者。年僅需英金十兆磅。而學校之費。則年撥英金二十三兆磅。至於教會。他國皆由公家籌給帑項。獨美則全由民間捐輸。既不科派。亦不禁止。而民則無不樂輸。共有會堂十九萬一千所。教會之房屋產業。值英金七十兆磅。美國本無國債。故度支出入。沛然有餘。南北釁起。始負英金六百兆磅。大亂既平。竭力設法。以還債項。今負人者。不過英金三百二十五兆磅。至於美之兵額。不過二萬五千名。故軍旅之費甚少。外此國用每年糜英金六十二兆磅。其中國債之息。占三分之一。則國用不過四十餘兆磅耳。綜核目前諸國制度。常年恆費無數金資。以籌軍務。惟美則力矯其弊。可謂各國師也。

教皇

英國李提摩太譯
烏程周慶勇節

歐洲百年內購求新事。立救人之法。汰治國之弊。開萬民之智。與一切興養設教之

事俾盡人脫離苦海。彼不許求新者。恆以天必重罰之說惕之。伊何人乎。蓋即天主教之領袖。奉教二百兆男女。尊之爲教皇者也。九十餘年前。教皇受拿坡崙之害非淺。當時法蘭西初立民主。於羅馬教人。視爲不解之讐。教皇憂之。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欲與君主諸國相連絡。拿坡崙知之。卽出師直抵羅馬。教皇大怒。然事出倉猝。不得已爲城下之盟。拿坡崙罰令納贖以自贖。幾及英金一百萬磅。又佐舊藏名畫一百幅。法兵始退。教皇憤不能平。竊計能與法抗者惟奧。遂渝盟率師。會同奧師以攻法。兩軍既合。教兵又大敗。法遂乘勢進攻羅馬。奪州縣甚多。教皇大懼。重乞和於法皇。法皇益重罰之。教皇以無銀受罰。售去極貴之金鋼大寶鑽石。清償罰款。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法兵又入羅馬。竟迫教皇至巴黎。不數日。教皇遂薨。法皇立羅馬都城爲民主之國。一千八百四年。將自立爲皇帝。遂延新教皇碧霞師第七。同列推戴之中。許其手奉帝冕以進。教皇懼其威權。故亦樂於從事。且以機有可乘。略求還其舊地。法皇不許。教皇意大沮。然猶冀雖不給地。不再削其權也。一千八百九年。法兵至羅馬。凡教皇所有之地。盡歸法掌。教皇不能忍。卽降諭云。拿坡崙無理。吾教亦當以無理待之。拿坡崙見之。派兵入教皇之宮。擒之歸國。教皇既被擒。其所轄之羅馬諸屬地。反甚獲益。蓋教皇爲主之時。

民間以殺掠爲常事。一入拿坡崙之管轄。亂民不敢爲非。其附近羅馬窪下之地。水無所洩。拿坡崙設法洩之。遂成沃壤。羅馬古蹟。拿坡崙一一修之。教皇禁錮五年。復令改居糞吞埃勃碌。一切人等。不許與之往來。迨拿坡崙從木司寇戰敗而回。略從優待。旋復命回羅馬。甫行一程。卽令暫住。至一千八百十四年。各國拘繫法皇之日。教皇尙未至羅馬府也。旣而歐洲列國之君。聚議奧京。許以教皇所有之地。一律交還教皇。回至羅馬府。人咸敬之。治國制度。雖甚不合。民亦不與計較。但積之旣久。漸不能忍。乃潛立私會以圖竊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會黨大亂。時新教皇蓋格利第十六初立。雖與兵卽來。叛者盡散。然教皇心不能忘。遂不願以救民爲急務。歐洲大國。力勸其從新整頓。而謬執己見。歷十有五年。恆與民爭。而教皇部下神甫。又不知治國規模。其腴田之任民耕種者。僅三分之一。民窮財盡。無術營生。而傭工之價過賤。致盜賊四起。國中雖有報館。不任論理。亦不願人好學。及致力於格物。苟有欲創新法。作新事者。皆予禁令。其有購船從羅馬至各海口往來。雖已訂合同。而教皇不許。甚至羅馬人十戶。派一神甫約束之。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教皇薨。碧霞師第九繼立。碧霞師第九性仁厚。然其左右神甫。皆有成見。遂致孤掌難鳴。教民受困過深。